甲骨文字集釋

第六、七卷

李孝定編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木

木前、二、十五、一、 木後、上、十三、八、 木戩、四五、六 木甲編、六〇〇、

按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木字上象枝中象幹下象根契文金文篆文皆同不當云从屮也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後、上、一辭言「田木」甲編一辭言「王令木方」可證金文作 木父丁爵 木父辛爵 木父丙簋 木散盤 木舀鼎 木木工鼎 木格伯簋 木作母甲觶

又卜辭屢見杏字舊均釋杏見王襄類纂第二八葉上郭沫若謂「从木从口與杏同」甲研釋繼於葉考又直書作杏無說葉玉森謂「釋杏釋困並未信」見前釋四卷二十葉屈翼鵬曰「木丁類纂釋杏諸家多从之然以三六二九片證之當作木丁乃廩辛康丁之諸父也」見甲釋八九葉五七一片釋文遍考諸辭屈說良信辭云「丙午卜

湞木丁一牢」前四、十六、三「丁未卜其又木丁于父丁湞」珠六三七「口口卜先于父乙湞木丁」佚五六三、可證也是木字在卜辭或又為人名

杏

杏 前六・十八・十

按說文「杏果也从木可省聲」卜辭僅見杏字王襄釋杏諸家多从之屈翼鵬已辨其非說見前木字條下惟此辭云「帚杏　三屯」字从木从日不从口乃真杏字人名

柳

續三、三一、六 簠微、地望、五〇、 簠微、游田、一〇七

金釋恆續文編六卷一葉上收此作柳無說

按說文「柳小楊也从木丣聲丣古文酉」丣與古文酉字之形迥不相侔而與古文籀文之卯反近疑實从卯也金說可从金文作 散盤 石鼓文作柳並與此同

〔補〕王襄云「古柳字散盤柳亦作」見類纂六卷二十八葉上

杞

[字形]前二、八、七 [字形]後上、十三、一 [字形]後下三七、五 [字形]乙八八九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杞，枸杞也，从木己聲。』文从木旁己，杞伯敦作[字形]从己在木下，與此同。見增考中三十五葉下」

按說文「杞，枸杞也。从木己聲」此與篆文同。孫氏文編、金氏續文編六卷一葉杞下並收作[字形]形者一文，从卩乃柖字見下。又陳邦福引簠室類纂八篇三十九葉下考字條下所引一辭有㠱字未著出處。陳云「㠱即杞異。集韻引漢衛宏說云『㠱與杞同。』㠱杞並从己聲，自可通假。然亦必即是一字，且單詞孤證，亦不足采也。」陳說見瑣言四葉上。金文杞作[字形]杞伯壺 [字形]杞伯簋 [字形] [字形]杞伯鼎 [字形]亳鼎 [字形]杞 絳卣 卜辭言「在杞」前二、八、七。言「杞侯」後下、三七、五。為方國之名，當即金文杞伯敢國。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柏

佚、一九五、

按說文「柏鞠也从木白聲」栔文作帛古文偏旁位置無定當即柏字々在卜辭為地名辭云「辛亥囗貞有獲在柏退」可證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1948

樹

𣗭前·六·七·六　𣗭前·六·七·七　𣗭前·六·七·八　𣗭前·六·八·二　𣗭後·上·十二·十六　𣗭後·上·十三·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樹生植之總名从木尌聲籀文作𣗭」案樹與尌當是一字樹之本誼為樹為樹立蓋植木為樹引申之則凡樹他物使植立皆謂之樹石鼓文𣪠字从又以手植之也此从力樹物使植立必用力與又同意許書凡含樹立之誼者若尌若侸若豎其字皆為樹之後起字古文从木之字或省从屮於是𣎳乃變而為壴既誤𣎳為壴遂於壴旁增木而又誤又為寸於是樹木之本誼不可知矣」見增考中六十三葉

郭沫若曰「𣗭字羅振玉釋樹案其字分明从力余疑朸之繁文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朸縣今山東商河縣治也」見卜通一六〇葉下

葉玉森曰「棥𣪊為祭名从壴从又不从力羅氏考釋商氏類編及兩家待問編均未錄殆疑與對非一字惟卜辭對作𡭊𡭊𡭊所从之丵丵丵並丵形塙非从力蓋對蓺亦用丵也」見前釋一卷二十五葉下

按說文「樹生植之總名从木尌聲𣗳籀文」契文與許書籀文近羅說可从郭謂為朸之繁文則字从豆聲義皆無可取文字繁變之例不應如是也葉氏所舉祭名之字當釋𡔷非對字也字在卜辭為地名

朱

朱後、上、十二、八、朱珠、一二一、

按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段氏注云「又按此字解云赤心木松柏屬當刪於松樠檜樅柏之处今本失其次舊本柢根株末五文一貫不當中骮以他物蓋淺人竄居之以傳會一在上一在中一在下之說耳」朱實即株之本字其次本不誤赤心木一解當是朱之別義自別義專行遂另製从木朱聲之株字以代朱非淺人竄居之一在上一在中一在下之說亦不誤字在卜辭爲地名辭言「田朱」珠、一二一、可證也金文朱作朱毛公鼎朱頌鼎朱師兌簋朱番生簋朱吳尊朱師酉簋朱余伯簋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萅

[glyph] 藏一五一、二、[glyph] 前一、四六、四 [glyph] 藏一八四、三 [glyph] 藏一八一、二、[glyph] 拾七、二、[glyph] 拾十二、六、[glyph] 拾十二、十 [glyph] 前四、三九、四、[glyph] 後上二九、十 [glyph] 福三 [glyph] 續存五〇五 [glyph] 外四二七 [glyph] 粹一一四三 [glyph] 新一一九九 [glyph] 新三一一七 [glyph] 鐵八六六 [glyph] 續編六 [glyph] 餘十二、六 [glyph] 前五二五三、[glyph] 青十九 [glyph] 甲一二四十五、[glyph] 甲二六九九、[glyph] 鐵十三三、

葉玉森曰「上揭諸字當象方春之木枝條抽發阿儺無力之狀下从日或一字。（葉氏以𦱤與[glyph]為一字𦱤字見下）即从日為紀時標識細繹其義當為春字說文萅推也从艸从日屯聲古孝經春作𦱤石經作𦱤並省艸與卜辭近似蓋屯本非聲加艸史籒春乃後起字卜辭又作[glyph]省日再省作[glyph]似許書屮字訓艸木初生仍春象也又本編卷六第四十三葉三版[glyph]龍疑即春龍又同葉四版貞卑侯[glyph]不因疑即侯春乃春地名之侯也[glyph][glyph]注[glyph]之繫文

納沈羣作賓氏引申予說於卜辭中推證春之演變謂一為䒤二為萅三為䒤四為萅五為萅六為旾春字在甲骨文中變遷之例或省日如二六兩體而繁體一三亦可謂篆文从艸从屯从日之萅所由孳甲骨文中之若字象人披髮舉手承諾巽順之狀叒文變兩手為艸髮變為又即為一例又石經春字與五形為近隸世沿用諸異體如萅芚之類亦由此系統化分若逐一比較之一等于萅孔碑隸萅說文通訓定聲所舉大篆从艸屮屮皆木枝之訛變三等于芚類篇本如生執通所定声令隸作春亦作萅三等于萅文萅見集韵四五等于旾古文及隸六等于屯革生之屮屮艸木初生也枝未屮皆春之春文難也形值俗為屮音俗為屯實即一字萅萅萅旾自一三四五等形演變至為顯著屮與春為雙聲屯芚與春為同音其形亦皆二六兩形演變屯中一橫畫則又為木枝下垂之形所謂變其謂屮訓艸木初

生屯訓艸生之難芚則木始生貌猶皆保持發芽春色由此可知文字演化在複雜譌誤狀態中仍有其相當之系統可于流傳之形體中求得焉逮見卜辭中所見之殷曆」見前釋一卷一二八頁

董彥堂先生曰「清于省吾說萅字與若字同例証明萅字上半所从為木形深合于卜辭且為繁體春字的最好注腳錄其說于下『艸部萅从艸从日艸春時生也屯聲按此篆蓋體變當作萅上从屮即叒字也叒部叒之籀文作𠭖𠭖實即若字而石鼓文若字作𦱀則𠭖亦當作𦱀王筠句讀曰从口屮聲是也叒之當作屮此明徵矣』說文職墨徐灝引戴侗說也以為叒是象木而三其枝其說曰『屮象木而三其枝譌為三又古鐘鼎文作𦱀籀文作𠭖乃𦱀之譌若从艸从右則又自籀而譌也』說文解字注箋說文『叒日初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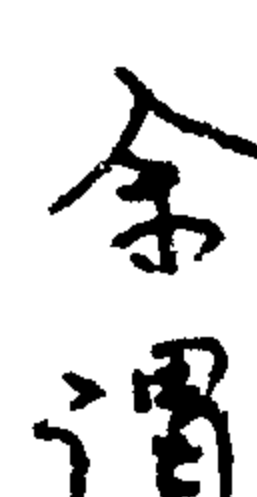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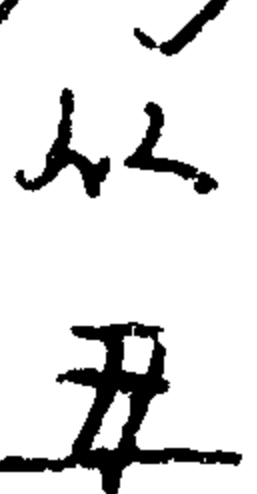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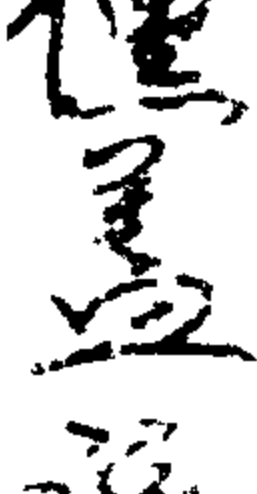
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所謂象形正是象榑桑叒木之形。于藏兩家之說甚是，由此更可知春字所从之木實即叒木也，就是桑木。春字从桑从日，意是桑柚柔條之日也，就是說可以採桑之日。這裏還有三個證據：一文証，金文叒字、卜辭桑字，皆類此春字所從，試比較于次：叒 [glyph] 楚許敦 [glyph] 王孫 [glyph] 孟揖　桑 [glyph] 前一、六 [glyph] 前一、六 [glyph] 前四、一　春 [glyph] 前六、三 [glyph] 同上 [glyph] 前四、七

金文借叒為若，卜辭中則若另是一字。卜辭中桑字如「曰桑貞」「在桑」「田桑」皆地名。商有桑林，相傳是成湯祈禱旱災之所。觀上所舉，可見叒音同弱，表示桑枝柔弱之義。卜辭桑字幾與金文叒字全同，春字所从即是桑字，不過更象其嫩條初生阿儺無力之狀而已。二物証：桑之為木，枝條柔弱，且為春日常見之物，採桑詩歌即可為証，亦錄見于詩。任有的則春

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豳風七月）；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同上）；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大雅桑柔）；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小雅隰桑）。所謂柔桑、條桑、女桑、桑柔、阿難，皆可見桑之為物，枝條柔弱之狀，與春字所从之形正同合。不然別的樹木如松柏桐梓之類，雖春日也有嫩枝新條，但決難如此形狀了。三、事證：蠶桑的發明，相傳始於黃帝的元妃嫘祖，這話雖然荒誕，但至少在商代早有了蠶桑事業，那是無疑義的。新石器時代的西陰村（與仰韶文化同時在書以前）已有了半個經過人工割裂的繭殼（詳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二二頁）。甲骨文中有从糸之字及帛巾等物，又有蠶示之祀（後上二三葉有蠶示三牢之文），桑字之本義更是不用說了。古代農桑耕織並重，蠶桑事業早已盛行于商代，故特借此最有用之桑木為春日樹木之代表。

因以逃為「者字」見卜辭中所見的殷曆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

唐蘭曰「屯字卜辭習見，辭云「丙戌卜今屯方其大出五月」藏一六二·五四「戊寅卜今屯方其出」藏一八〇·二「甲寅卜今屯囚」遺七·二「丁巳卜今屯方其大出」後上二九·二十「□亥卜今屯方其大出」福三「戊午囚來屯囚甲囚」□○六七字形均略同。孫詒讓釋禾舉例下十二。紀甚卜辭禾字作𥝌若𥝌，與此迥異。葉玉森釋春鈎沈。董作賓承其說卜辭中所見之殷曆。楊樹達氏釋字從之。遇肥晏例此釋雖近似，亦不甚確。見此作屮形者實即屯字。金文屯字多作𡴀或變作屯，考文字演繁之例，於垂等字恆增一點，點恆引為畫，如丨變為十再變為十詳釋平論下四六，則屯之一字其演變當如下圖

屮—屮—屮—屯

魏石經春字古文作萅其所从屯旁亦正相近。而說文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一

地也。尾曲。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按許說多誤。屮既為艸，作穗出於地下，說更屈曲。蓋許氏不知屯之上畫僅為蟠繫屈曲，尾僅為芽蘗耳。且屯字本非从屮，卜辭或作[glyph]形，尤可證。余謂 本作[glyph]若[glyph]者，實象枝形。說文杶。杶古文作杻，小徐以為从丑。昔儒紛紛識之，不知作杻仍是从屯也。[glyph]字變為[glyph]，正猶由[glyph]字變為[glyph]耳。說文杶或為櫄，顏注急就篇椿字或作櫄。蓋說文無椿字，杶即椿字也。中山經「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注「似樗材中車轅。」按樗乃今之臭椿，椿本作杶者，實即今之香椿也。[glyph]字正象椿木枝條虬曲之狀，作[glyph]則並象其根矣。然則屯字本象枝形，後世誤析為屯、杶二字，屯字遂浸失其本義矣。以卜辭之辭例攷之，曰「今屯」，曰「來屯」，皆紀時之辭，蓋段借為春若萅也。卜辭紀時辭以[glyph]與萅為最繁。余既考知

孫詒讓釋禾見舉例下十二頁

于省吾曰：「卜辭□字習見，亦作□□□等形，葉玉森釋蒼，董作賓從葉說，唐蘭釋乇，按卜辭有壽字从□，與乇形不相涉。□象木形，上象其枝條，視而可識，了無可疑者也。而卜辭木字從無如此作者，是雖象木形，其非木字自不待言。此字之特徵，即上部是作枝條彎曲形。按古文字木形之各部分辨別明晰（中略），然則□字果象木之何部乎？曰：此當象木條形，即條之古文也。說文條从木攸聲，□本為象形字，孳演已久，加攸為聲符，遂成條字。蓋由象形文演變為形聲字，乃文字遞衍常例。□字或省作□形，但象其條，下部與木混，故省下而不省上也。或作□□，下从凵，凵於古文字中多象器皿形，郭沫若謂象盆中艸木欣欣向榮之形是也。卜辭□字有其

挑楚辭王逸九思疾世「閔睛宛兮靡睹」睛宛即蕭條廣韻二十九篠窈窕作窈篠此例習見漢書律歷志集注引鄭氏「龎音條桑之條」爾雅釋器「斛謂之疀」釋文「斛郭云古鍬字」方言五「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閒謂之斛」注「此亦鍫聲轉也」是从𢇁从秋字每相通以上所舉條既通秋條又通斛通鍬是條之讀秋以音近相借言之已無疑問矣前一、四六、四「丙戌卜令𢇁方其大出五月」通纂殷契徵文征伐二六「口口卜㱿貞令㠯王从望乘伐下𠂤受出又十一月」如釋𢇁㠯為春不但於字形不符且於紀月尤相剌謬董作賓於前一辭以為五月追敘半年前春事是不得其解而為揣測之詞耳故商承祚於佚存考釋篇後一肯駁之余以為商代紀時有春秋而無夏冬唐蘭亦有此說金文宗周以前未見稱叙四季薛氏鍾鼎款識

片。粹編七九五片之蠱雨也。卜辭有𣏟字，亦作𣏟𣏟，係地名。葉玉森釋條，謂即鳴條之條。按彙即釋𣏟為春，又釋𣏟為條，是已不能自完其說。𣏟與後世从攸聲之條，自非同字，姑存以待考。又按卜辭有龝𪓿字，亦有𪓿之𪓿，郭謂為蟋蟀，待酌。唐蘭謂以龜而有兩角，亦允。惟唐讀為𪓿，謂即後世秋字是也。卜辭既假條為秋，又假龝𪓿為秋。後下十六、十四：「今龝𪓿方貞」同版佚存九九一：「有殸貞，及來龝之語。」餘十二、二：「有出貞，來𣏟王其稟丁」之語。方敖係第一期貞人，出係第二期貞人。此外斯例罕見。蓋第一期末及第二期當係條龝互作，自第二期以後，無以條為秋者。是卜辭先以條為秋，繼復為條龝互作，後又專以龝𪓿為秋矣。總之，就以上論述所考知者，𣏟字上象木之枝條，為條之初文。金文作𣏟，篆文作𣏟，後世从木

辭則多與征伐有関。凡此「世」字似表年歲之義，字象枝葉之形，枝葉一年一凋，故一世為一年。曲禮下：「去國三世」，釋文引盧（植）王（肅）說云：「世，歲也。」世之訓歲，僅此一見，未足為証。卜辭「今世」、「來世」，究其上下文，似有今時來時之義，呂氏春秋誣徒篇：「世，時也。」要之今春、今秋，有関乎農事，今世或今時則無関。此是兩者的區別」見綜述二二七至二二八頁

楊樹達曰：「甲骨文有旾字，省形作屮，繁文作萅，葉玉森釋春冬，近日治甲文者大抵遵依其說。然徧考卜辭，有令人懷疑不置者，卜辭言「今萅」而下繫以四月、五月、十一月、十二月者多有之（卜辭以下廿三字係依意節引 孝定注）。按殷人早分一年為十二個月，假使殷人果分一年為春夏秋冬四季，則四月以後若非追溯往事，不得言今春。卜辭皆占未來之事，四月以後自不得復占

今春之事其理甚明畧中然則㞢究當爲何字乎今欲明此字當先取甲文中他字與此字之形相關涉者究之甲文才字作中从害之从作由𢦏僞之𢦏作𢦏本作𢦏皆中之孳生字也然甲文𢦏字有作此者說文𢦏本作𢦏字从才聲由此推知甲文之𢦏亦當从㞢得聲㞢字非即吾人所討論㞢字實形之㞢字如余上來所說字形無誤則㞢之字音殆非如「才」不可矣葉氏謂此字之上多冠以今字其下一字當紀時其說是矣然則此字正確之釋必一、義爲紀時二、音讀如才據此搜求則「𢦏」字最爲近之𢦏爲紀時之字今𢦏猶今年今歲𢦏从東戈聲戈从戈才聲則字音讀如才之條件相合也一年十二月中之任何一月皆可稱今𢦏以讀卜辭又毫無凝滯也前六、四三、四「孫子㞢」黑一、八、十七「孫子𢦏」㞢辭子𢦏与貞人

賓同見如子載當爲武丁之子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竹書紀年之帝祖甲載居殷」如殷王祖甲之名爲載而祖甲實爲武丁之子此又當釋載之確證也下甚」詳見耐林廎甲文說十四葉至十六葉又積微居甲文說三十九葉祖甲名載條說與此同

郭沫若曰「右三例𣅀字葉玉森釋春於辭例頗合如第三四片辭末繫有三月尤覺相宜然謂从凵即从日則非也殷周古文日字及从日之字至多絕無如是作者說爲象盆中艸木欣欣向榮之形較覺妥善小篆及石經古文从日蓋後來之譌變也唯有可疑者金文無紀時之例春字及从春之字均未見殷時曆法如已有四季之分則此紀時之例之中斷若難說明故𣅀之是否即春尚當存疑也」見卜通十三葉

商承祚曰卜辭屢見𡆥𢦏有作𣎆𡿧亦釋春𤰈 葉釋蟬謂以蟬鳴夏𢀛亦夏之別構𦍒字从日在禾中𣎆即秋之初文又有𠘧𠘧𠘧殷契枝譚葉氏藏龜一二拾萬頌界之形望而知為冬象殷契鉤沈二葉𠘧亦見金文春夏秋三字所釋未當且日字于各體書中決無作曰形者董彥堂先生于所著卜辭所中見殷曆亦主葉氏春夏秋冬之說然前一、四六、四丙戌卜令𡿧方其大出五月五月為春于殷曆不可能董氏知之乃說曰這似是在五月追敘本年春季的事若見簠徵之□□卜𢦏貞令𡆥王从望乘伐下𡿧受出祐十一月征伐二六則何以置詞邪東夭民世微先生據五月僅及後上、三九、十丁巳卜令𡿧方其大出三月後上、三一、六丁酉卜殻貞今𡆥王卅人五千征土方受出祐三月前四、五三、四乙未卜貞黍在龍圃𡆥受出

年二月明遂謂殷以三月至五月為春六月至八月為夏九月至十一月為秋十二月至二月為冬（殷商制度考中央大學半月刊二卷四期第十九葉）今而五、二五、一、之𦎫同版有四月五月之文前五、二二、三、𦎫為十月又二（即十二月）又甲、六、十八、二、六、𦎫為七月據此數則不但宋氏單詞孤證不能成立即葉董二家亦難為之說矣且葉氏所舉之夏秋与今字連文極少冬則決無于紀時尤難證明再推四字之紀月則一月至十一月可稱者四月至十二月可稱𦎫一月至十二月又可稱者東字雖無月可證若以上三例例之當亦無定時則者𦎫東者之用決非如後世將一歲分為四季每季三月也且者字見最多約五十以外𦎫約二十餘東不及十𠔿不及五若四字為紀時則春事不應如是之多冬事不應如是之少𠔿乃終之本字金文霝終皆如此作

字从桒从日所舉契文桒字與此字皆不類其下又非从日則字非春字可知唐氏釋屯金文屯字多見其下未有作木形者即屮亦與屯形不類且契文屯字作屯于省吾說見弟一卷則唐氏釋此為屯段為春亦有未安惟讀卜辭之「今𠧪」猶言「今年」則是也孫氏釋禾卜辭自有禾字作𥝌其誤可以毋辯陳夢家釋世與金文世从卅者不同楊氏釋才讀為載卜辭才字習見作十金文、何以假為載之才必作巛已不可解且此字多作𥝌戈字亦未見从𥝌作料者是此字之不當釋才可知矣此字既不當釋才段為載則祖甲之是否名載於此字之考釋已無關涉可以不論于氏釋條於字形復有可說條从攸聲攸秋音近相段亦怡然理順條之為秋亦猶卣酒滋之為卣徒遼切許書無卣有卣卣即酒滋之卣也也至卜辭「今秋」「今春」非如後世四季之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唐于兩氏之説皆是也

枚 𣏟 粹一〇六〇、

郭沫若曰「辭云『癸巳卜复枚舟』枚舟蓋猶言汎舟或操舟上片段玫為之蓋殷語如是」見粹考一三七葉下

按說文「枚、榦也可為杖从木从攴詩曰『施于條枚』」枚無用為動詞者而卜辭數言枚舟字或作玫郭說蓋是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格

各 不从木名字重文

孫海波文編六卷二葉上收此作格以為各字重文

按說文「格木長皃从木各聲」經傳格多訓至釋詁曰「格至也」抑詩傳亦曰「格至也」尚書「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均此義也金文多假「各」為之「各于周康召公」「各于大室」是也許書彳部「假至也」方言「假格至也」假格格各音並同卜辭亦以各為之

槀

𣡗 拾、五、十三、

孫海波文編六卷四葉上下收此作槀無說

葉玉森隸定作𣡗云、「𣡗字疑地名」見拾考十一葉下

按說文「槀木枯也从木高聲」此从高省从林与从木得通孫收作槀可

从金氏續文編六卷五葉上收𣡗𣡗作蒿槀古文从屮从木亦得通本

書前已收𣡗高作蒿且數字皆為地名無義可說姑仍之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朼　前二、十九、五

商承祚類編六卷二葉收此作杗無說諸家从之

按說文「杗棟也从木亡聲」爾雅曰「杗廇謂之梁」此从木从亡商釋杗可从

古文偏旁上下左右每無定格字在卜辭為地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栅

栅　後、下、二九、一二、

葉玉森曰：「此字从三直木一横木，疑栅字之象形文。說文：『栅，編樹木也。从木从冊，冊亦聲。』按冊非聲，乃象栅形。契文冊作冊，象四札二編；栅則象三木一編。」

馬敘倫曰：「此是侖字，象欄栅之形。」見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載馬敘倫學術論文集三八葉。

按說文：「栅，編樹木也。从木从冊，冊亦聲。」樹或作豎，此正象編樹（豎）木之形，字形近冊，故篆文變作从冊也。葉說可从。馬氏釋侖，非是。侖訓思，訓理，均與編豎木之形無涉也。此辭殘泐，其義不明。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櫛 前六、十七、四、甲二、二六、七、新五四二八

王國維曰「此即弟子職云『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又云『右手執燭左手正櫛』之櫛字廣韻作⿰火卽」

郭沫若曰「瀄字王國維釋櫛案此字从水亦有省水者乃地方之專名省水者或如王說然从水則別係一字當云『从水櫛聲也』」見卜通一二八葉上

葉玉森曰「字从卽从炙从水或省釋⿰火卽似尚未塙」見前釋二卷卅二葉上

按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从木節聲」此从木从火即聲王說當是惟有从水作者王氏誤謂一字當以郭說分收入水部也孫氏文編兼从水省與此收為櫛字沿王氏之誤也字在卜辭為地名

[oracle form]

[oracle form] 前、四、五三、四、[oracle form] 前、五一、三、五、[oracle form] 乙、四九八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苿兩刃臿也从木𠀆象形宋魏曰苿也或作釫』與說卜辭所載不知同誼否」見增考中四十六葉下

葉玉森曰「[oracle form]岳之省文」見前釋四卷六十八葉下

按說文「苿兩刃臿也从木𠀆象形宋魏曰苿也釫或从金从亐」契文與小篆同當从羅釋岳下从山从从木岳省不應从木也葉說非辭云「貞囗苿石有从雨戊戌雨」前、四、五三、四、「乙囗王囚苿囚从囚」前、五一、三、五、第三辭僅餘殘字其義均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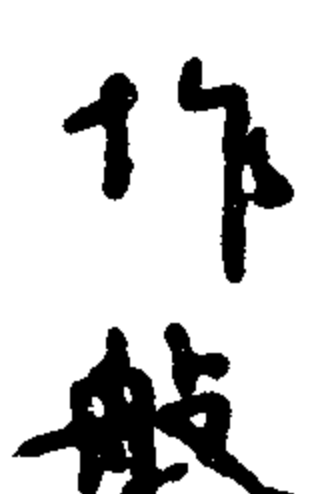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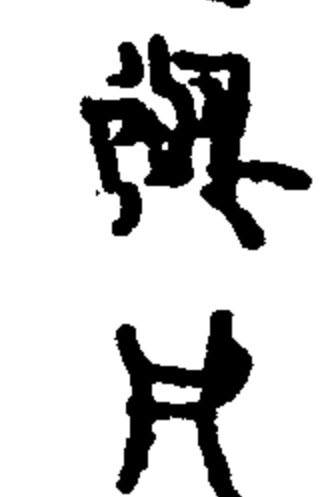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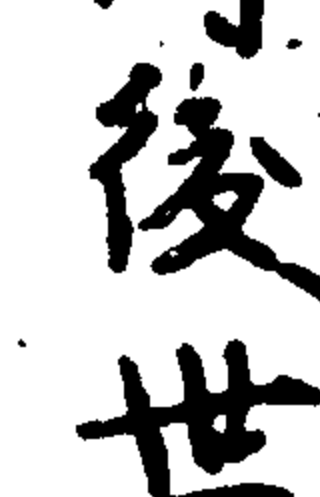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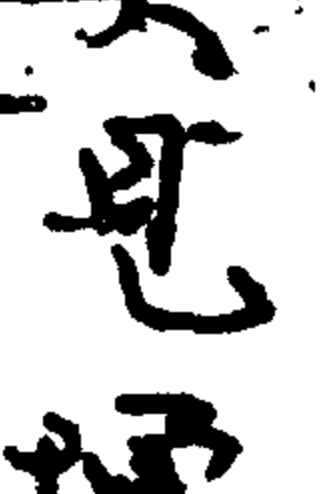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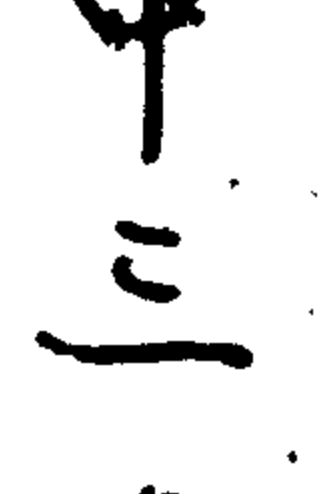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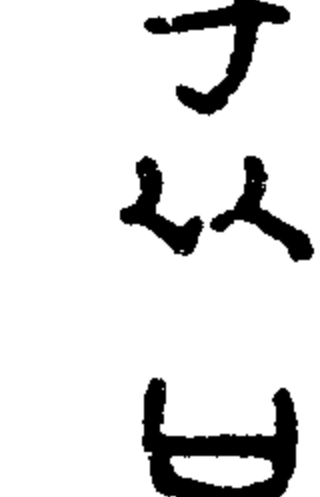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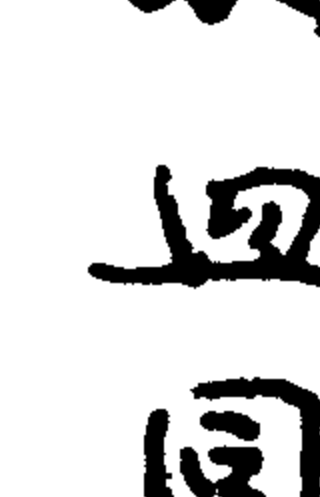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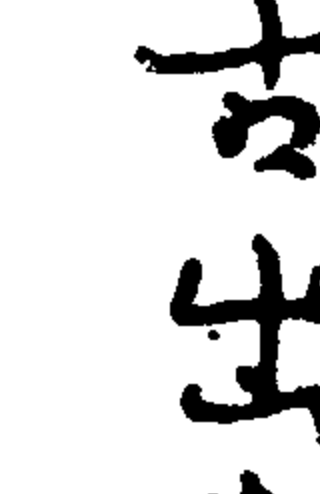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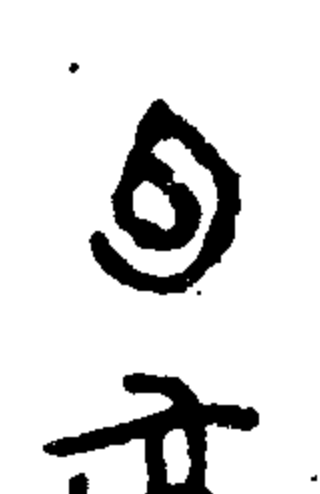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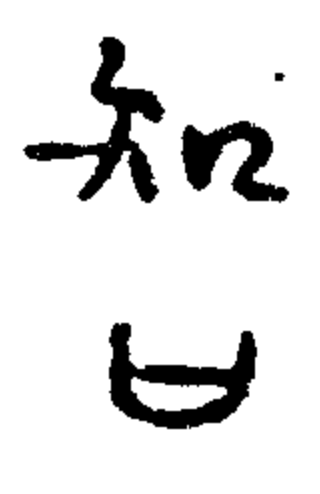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枱

後上十一六　後下三三十　佚四一八

商承祚曰「字从木从巳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有字莫友芝箋異云『集韻止部象齒切枱梩杞耜耛䎣同字引說文同小徐疑其所見本有杞重文唐本與二徐各失其一詳里象齒即今讀枱如祀之音耛則杞之俗耛䎣枱之俗也（案商氏原文䎣下作「杞」乃「枱」之譌今正）自唐人經典相承用耜五經文字遂無枱字僅存二徐說文廣韻又收耜失杞而杞枱並正字無有能識之者矣』今以古字覩之說文一書爲後世傳抄譌脫之字不知凡幾而由甲骨文可增補校正之者固在在皆是也古地名見佚存六一葉下」

陳邦懷曰「此字从木从巳當是杞字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有字音里或體作梩莫先生友芝箋異云『杞二徐篆作枱里徐音詳里』」（下引箋異畧与文同商文）

「所引別署从卜辭杞字苟非唐寫說文時無由識為何字苟非葉先生考訂抑且疑為譌文惜卜辭晚出不令葉先生見之也」見小箋十六葉下按陳書自序及先序均在民國十四年佚存暨唐兩序均在民國廿二年陳說早出按說文「梠臿也从木㠯聲一曰徙土輂輂齊人語也」梩或从里陳邦懷氏引葉氏木部箋異說釋外郭此字為梠可以葉氏又云「按里音最古疑是音隱之舊為唐宋韻書所遺漢人讀里如以周禮匠人「里為式」注云「里讀為以聲之誤也」可知里是以音非若今兩耳切古「以」「已」同聲互用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其見經典釋文及漢碑甚衆亦即梠杞同字之明證」說以已同音互用尤明卜辭梠為地名後、上、十一、六、之𣏟亦然當為同字

槃

□ 戩四五、一、□ 續六二四、三、□ 前五、二七、五、□ 前八、一一、四、□ 甲編二一〇、一、□ 甲編、二六三〇、与戩四五二重出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槃承槃也从木般聲古文作鎜籀文作盤』古金文作般此作凡象形旁有耳以便手持或省耳古者槃與舟相類故般庚之般从凡或徑作凡殆與凡字同後世从舟與从凡同意也又以古金文例之般庚之般亦般盂字矣」見增考中三十九葉

王國維曰「□疑盤字从凵與从皿同意古出字作□亦作□𠧪字作□亦作□知凵凵皿皆象盛物之器也」戩考七十葉下

又曰「說文槃籀文作盤从皿古金文多以般為盤惟般仲盤與齊大僕歸父盤盤字與籀文同」見史籀篇疏證二十葉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

按說文「槃承盤也从木般聲鎜盤古文从金盤籀文从皿」按羅氏引說文籀文作「般」誤槃从般而般从舟舟即周禮司尊彝「皆有周舟」之舟實即槃凡之原始象形文字當作月以與古文舟作𠂆者形近故篆文誤以舟耳凡字許訓「最括之詞」語詞類無本字乃叚象承槃之月為之篆作凡亦月之形譌耳承槃今猶有之作長方形與日字形似湘人謂之「端槃」常德土語即此物也許書十三卷之凡應收入木部槃下改篆形作日解云「古文槃」別於其下出一解曰「最括」一曰「最括也」乃合至「从二二偶也从乃乃古文及」其說支離當刪卜辭般庚或作𦩫可為吾說佐證也又今本說文古文槃作鎜从金例當後起盖銅器時代之新出字也今以許例別收作月形者入十三卷而附論之如於此金文作般兮甲盤盤虢季子白盤盤沇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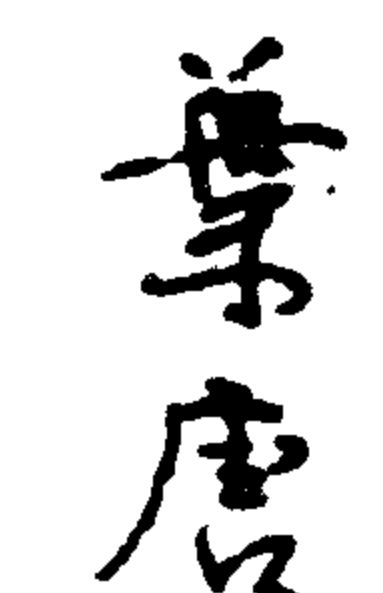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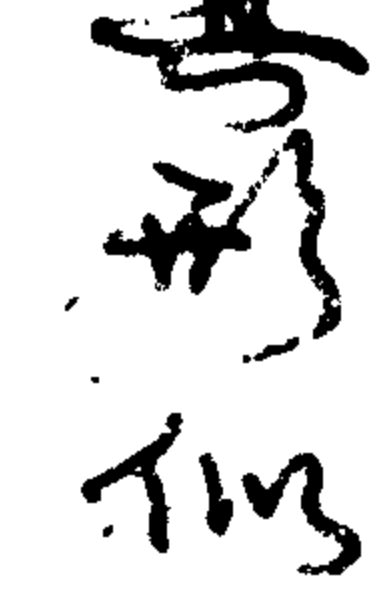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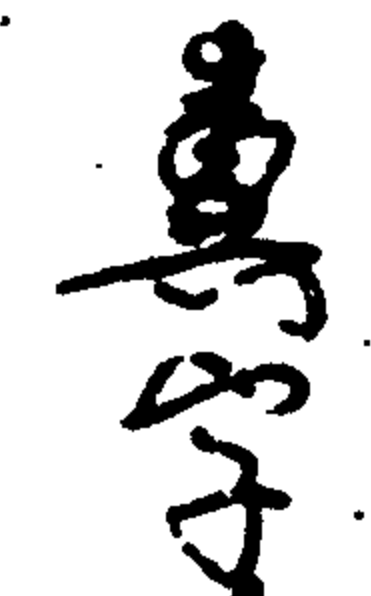
柄

柄 乙、七三七七、

按說文「柄柯也从木丙聲棅或从秉」此正从木从丙與篆文同辭云「丁巳卜旬貞多俞王柄于口」其義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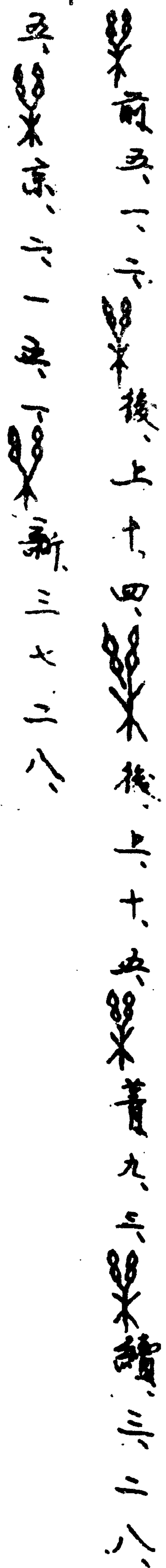
按說文「棊博棊从木其聲」契文作棊與篆文形近羅釋冀（前四卷冀下已引其說）葉唐二氏釋棊於字形為近字在卜辭為地名無義可說故就其形似从葉唐二氏說收作棊亦無碻證也請與四卷冀字條參看

臬

[甲骨字形] 前、五、十三、六、 [甲骨字形] 外、九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臬射準的也从木从自』卜辭有此字但不知與許書同誼否」見增考中四十四葉下

按說文「臬射準的也从木从自」契文與小篆全同辭云「乙酉卜爭貞往复从臬奉呂方二月」前五、十三、六、似為人名「从臬」有臬从也「王卜在臬生亡禍王曰」外、九七、地名均無義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前五、一、六 後、上、十、四 後、上、十、五 菁、九、三 續、三、二八、五、 京、六一五、 新、三七二八、

羅振玉曰、「从絲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調弦之器、猶今彈琵琶阮咸者之有撥矣。虞鐘作 借樂為樂亦从 、許君謂象鼓鞞木虡者誤也」見增考中四十葉上

按說文「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栔文作上出之形、羅說是也。本象琴瑟、許訓云云引申之義也。字在卜辭為地名、辭言「在樂」後、上、十、五、言「今夕步于樂」續、三、二八、五、可證。金文作 邾公䞣鐘 郘鐘 王孫鐘 沇兒鐘 邾公華鐘 肩君壺 齊侯壺 齊鞄氏鐘 上樂鼎 樂鼎 樂作旅鼎 召樂父匜

采

[甲骨字形] 藏二四六、一 [甲骨字形] 前四、四五、四 [甲骨字形] 前五、三六、一 [甲骨字形] 前七、四〇、一
[甲骨字形] 乙一六、[甲骨字形] 乙一六、[甲骨字形] 乙四七八、[甲骨字形] 珠七六六、[甲骨字形] 粹八三八、[甲骨字形]
粹一〇四三

羅振玉曰「象取果於木之形故从爪果或省果从木取果為采引申而為樵采及凡采擇字」見增考中六十一葉上

陳邦懷曰「卜辭言大采者一文曰『庚辰□大采』言采者二文皆曰『采雨王』三條皆見類纂二十九葉 邦懷案國語魯語云『是故天子大采朝日』又云『少采夕月』韋注云『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曰『大采袞職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職也周禮『王者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夕月以秋分故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

夕月其三宗也」章說極是。周禮鄭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繅讀為藻率之藻」知章氏本鄭說也。卜辭所言大宗當為朝日之禮，且知周之大宗因於殷也。卜辭宗雨之宗當同少宗夕月之禮，夕月三宗章說得之。宗雨之宗其亦三宗也歟。三宗者朱白蒼，亦見周禮鄭注」見此篇二十八葉下至二十九葉上

商承祚曰「卜辭有云『大宗雨』陳邦懷先生謂大宗當為朝日之禮，案魯語之少宗即卜辭之小宗，古文小少相通，盂鼎少學作小學，叔弓鎛小心小子小臣皆作少，可證卜辭之大宗雨小宗雨當為祭雨之禮，至周則有所更變矣」見佚存四十二葉下

郭沫若曰「『大宗』見國語魯語曰『天子大宗朝日，少宗夕月』卜辭既有日出

入之祭，則自有大小𣐺之禮。唯大小𣐺之本義未可知。韋昭引虞說曰「大𣐺衮職」又「或云」「少𣐺補衣」。昭自爲說則以藻五𣐺五就爲大𣐺，三𣐺爲少𣐺。然卜辭大𣐺若𣐺均作動詞用，似舊解均未爲得。見粹考一三六葉上

于膏吾曰「前四、四五、四」「☐大𣐺☐」前五三六、一「☐𣐺雨王不☐步」前七、二六、三「☐𣐺姶云自北西單靁」前七、四十、一「☐𣐺雨王不☐步」藏二四六、一「貞翌庚辰不雨。庚辰夕大𣐺」粹八三八「☐𣐺各云自☐」粹一〇四三「之日大𣐺雨王不步」珠七六六「☐夕☐𣐺雨佚」佚二七六「壬戌卜雨今日小𣐺允大雨」商郭三中引陳氏說以畧揆以卜辭文理揆之，大𣐺小𣐺與朝日夕月無涉。卜辭出入日之祭無言大𣐺小𣐺者，陳說誤矣。商謂「小少相通」，郭謂「舊解均未爲得」是也。周禮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𣐺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

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繅皆二采再就」疏「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左昭二十五年傳「藻率鞞鞛」注「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疏「凡言采采者」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左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注「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疏「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左桓十年傳昭二十五年傳「為九文大常五章以奉五色」注「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按周禮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卜辭有三云三嗇云四云六云之均謂雲之色也與經傳言之采三采五采六采可互徵矣要之卜辭之大采小采就雲色言之三色以上四色五色六色謂之大采其二色三色者謂之小采分言之則以紀數字識雲之色以大別言之則但

曰大采或小采卜辭言大小采或與𩃬雨連稱或與㬐連稱郭沫若謂㬐當是冡之古文見粹考八六、或與各云連稱各亦作姶鹿讀為格謂來至也是大采小采就雲色為言殆無可疑雖與周制朝日夕月之禮無涉而言色之多少以大小采為區分則周固於殷其詞原語倒由來尚矣」見駢駢三第三三葉下至三四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區分一日之時間舊派較為完備並以武丁及文武丁兩世為例其紀時之法曰明曰大采曰大食曰中日曰昃曰小食曰小采一日之間分七段夜則總稱之曰夕也」中略大采小采亦稱大采日小采日其時間一在大食之前一在小食之後大采略當于朝小采略當于暮也卜辭中如「乙卯卜㱿貞「今日王往于臺」之日大采雨王不步」日譜一、辭一（武丁時）「□、癸酉卜貞旬二月大采日格雲自北霰風茲雨不延隹好」日譜二、辭四（文武丁時）「壬戌卜雨今日

小采允大雨延伐暑日隹啟」（文武丁時）佚、二七六。「癸亥卜鼎旬三月乙丑夕雨丁卯明雨戊小采日雨風己明啟壬申大風自北」（文武丁時）日譜二、辭六。第一例之「日」以下乃乙卯以後所追記蓋乙卯卜王隹𦎫囷雨未能成行故追記云「是日大采時落雨故王不步也」大采在大食之前是王將出發已落雨乃決定不行第二例壬戌卜雨所得兆必為有雨至小采時果有大雨故追記稱「允」言「今」日是大雨之時猶在日間可知小采為日暮傍晚之時大采小采蓋不得其解國語魯語載公父文伯之母訓文伯語擧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每日之行事云「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伯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

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也此少采即少采此夕相當於少采及暮在殷代則以夕為夜也中引韋注見上以畧韋注以五采說大采三采說少采又泥于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均未允當蓋原文固明言天子一日間之行事也今試就原文作一比較則可知大采相當於朝而少采相當於夕於殷代則為小采與暮也大采小采之時間於此可以確知惟其命名之義或為朝日夕月時五采三采之服章或為日初出日將沒時光采之強弱今已不可詳矣見殷曆譜上編卷一第四葉下至第五葉下

按說文「采捋取也从木从爪」又手部「捋取易也从手寽聲」詩芣苢「捋采其劉」當為捋采之本義捋下段注云「按捋與寽二篆義別寽見𠬪部云『五指寽也』五指寽者如用指取禾采之穀是也捋則訓取易而義不同詩薄言捋之『捋采其劉』傳曰『捋取也』此捋之本義也中略寽下云『五指捋也』宋本云『五指持也』皆未是廣韻六術云『寽持取今寽禾是』是則許當本作『五指持取也』五指持而取之於義乃合」段氏說兩字分別之義失之於泥徐灝段注箋曰「寽捋本一字相承增偏旁許以寽从𠬪而捋从手故分屬二部耳」其說甚允是則捋字之義亦當如寽之訓五指寽即段所云「如用指取禾采之穀」其所取者當為較小之穀粒或較柔之樹葉始便捋取若較大之果實則無由捋取之矣栔文采字或从𣎵或釋果或釋葉愧以

析

析乙、一一八二、析乙、一四八一、析乙、一五六八、析乙、四五四八、陳錄、八二八、庫六、六一六八、粹新、五之C、

胡厚宣曰廬江劉晦之善齋所藏甲骨文字有一片曰東方曰析鳳風曰劦南方曰夾鳳曰光西方曰𣎆鳳曰彝□(北)□(方)□(曰)□鳳曰伇牛骨大字直行下行郭沫若氏撰殷契粹編未收當以為偽但其字體通整應屬於武丁時期又文理通達亦與杜撰拚湊之偽品不同故余獨疑其不偽其後果發現在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發掘殷墟所得武丁時龜甲文中發現有下之一片貞帝禘于東方曰析鳳曰劦□(貞)□(帝)□(于)□(南)□(方)□(曰)□(夾)□(鳳)□(曰)□(光)貞帝于西方曰彝鳳□(曰)□(𣎆)□□□(上)內□(貞)帝□(于)北□(方)□(曰)□□(鳳)□(曰)□(伇)除于文貞人祭名較前片為多之

外其四方風名大體相同金璋所藏甲骨卜辭出書其第四七二片武丁時之牛骨卜辭言「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青三」亦稱東方析則余之所疑有明驗矣總之殷武丁時於四方及四方之風名有專名則由此三片可以明白知之也此甲骨文之四方名與風名者亦可於經籍中徵之山海經曰「東方曰析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大荒東經）「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南經）「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長短」（大荒西經）「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狻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大荒東經）此某方曰某來風曰某者實與甲骨文之四方名及風名相合大荒東經言「東方曰析」甲骨文言「東方曰析」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廣雅「析折分也」是析折義同其形亦近也大荒東經言「來風曰俊」甲骨

文言「劦曰劦說文「劦同力也从三力」又「俊材過千人也」堯典「克明俊德」鄭注「俊德才兼人者」蓋必同心合力其材乃可以兼人是劦與俊義可相通中略又尚書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中略此所謂「厥民析」即甲骨文之「東方曰析」也」下略見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載商史論叢初集二冊

楊樹達曰「東方曰析者此殆謂艸木甲坼之事也」見甲文說五十四葉

按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梨文作㭊又有析字作㭊許書「析十四析象以斤伐木形破木與析均其義也金氏續文編析下收作㭊作㭊㭊㭊錄七二三原拓作乇形乃从人全書誤摹作㭊者數文乃从木从人非析字胡氏所舉中研院第十三次發掘之一辭即乙四五四八片辭言東方曰析胡氏所

論是也金文作析析析格伯簋析鄘侯簋

枼 □前四、四一、五、□前七、二六四、□後、下、二二、十五、□後、下、二六、五、□甲、〇、一、二三、十六、□乙、九六〇、□乙、五三〇三、□粹、一〇三四、□乙、一一五二

羅振玉曰「象果生於木之形卜辭中媒字果字从此說詳前媒字後果字注見增考中三十六葉上」

又曰「□殆果字象果實在樹之形許君云『象果形在木上』世固無此碩果矣」見增考中二十二葉下

郭沫若曰「□羅釋爲果案當是枼葉之初文也象木之枝頭著葉金文陳侯午𨭖錞枼字作□同世僅實筆與空筆微異是猶□之作□之作立矣綸鎛作□拍盤作□兩𩊭鉦作□𩊭鐘作□均稍〻變易後竟譌而從世矣果字卜辭作□从枼言果取樹葉也羅說爲『象取果于木

之形」亦失見卜通八九葉下

按說文「枼，楄也。枼，薄也。从木世聲」段注云「凡木片之薄者謂之枼，故葉牒鍱箼偞等字皆用以會意」實則枼即葉之初文，故有薄義，木片之薄者曰枼，其引申誼也。栔文此字即枼之本字，郭說是也。羅謂是果字，而以許說果字之田象果形為非，不知古文每於一字之見意部分特加誇大，如眉目、咙等字，世人又寧有如此大目大頭大耳乎？且宋字此从亦可以知其為枼而非果。說見上宋字條。又金文果作[glyph] 果簋 [glyph] 蔡公子果戈 與栔文同，金文枼字 見郭文引石鼓 與此同，更可證郭是而羅非矣。卜辭枼為地名，辭云「口步自枼隹今夕」廿後、下、二六、五、「辛巳貞王叀癸未步自枼隹」粹、一〇三四、「貞王勿往于枼京」乙、一二一五、是也。又或為人名，「丙寅卜，古，貞乎象同枼囗宇」乙、九六〇

休 前五、二六、六、前五、二六、三、後上、十二、六、後上、十二、七、後上、十二、八、後上、十五、五、甲一、二三十五、甲二、五四、佚四三〇、錄七二一、錄七二三、錄七二四、錄七三五、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休或从广作庥見類編六卷三葉下」

按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栔文與篆文同字在卜辭為地名佚四三〇以下數文金氏續文編收作析非是此數字亦為地名且字从木如依字以人惟增繪手形耳實非从斤形隸定當作枫且休字皆象人倚樹而息之形人形背樹而立此則象人手樹木二者似應有別惟許書無枫字且枫與休同為地名姑附於此以待考

金文休字多見如 毛公鼎 頌鼎 頌簋 同卣 貉子卣 師害簋 令鼎 不嬰簋 虢叔鐘 無㠱簋 [illegible]庚鼎

休季受尊休效文簋皆象人倚木而休之形或譌从禾或譌从屮或譌从朩

梌

[甲骨文]佚、一〇二、[甲骨文]粹、一〇一九、[甲骨文]前、七、二八、一、[甲骨文]甲編、五八二、[甲骨文]珠、一二六、[甲骨文]珠、一二五、[甲骨文]續、三、二三、八、[甲骨文]續、三、二三、八、[甲骨文]續、三、二四、一、[甲骨文]簠徵、游田、一〇〇、[甲骨文]簠徵、游田、一〇一、[甲骨文]京、二、九、四、[甲骨文]京、二、一七、二、[甲骨文]誠、三一四、[甲骨文]續存、二三六七、[甲骨文]摭續、一六八、[甲骨文]粹、九七七、[甲骨文]粹、九七八、[甲骨文]粹、一〇一五、[甲骨文]粹、一〇一九、[甲骨文]粹、一〇二二、[甲骨文]粹、一〇二五、[甲骨文]新、四八三一、

于省吾曰「契文梌字作[甲骨文][甲骨文]等形，多用為地名，惟前、七、二八、一、有辭云「匿朕小臣亡梌」，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勿見其出梌亡囚」。梌作[甲骨文]，从木余聲，應讀為艅，梌與艅並諧余聲，艅今作俞，說文「俞，空中木為舟也，从亼从舟从巜，巜水也」。按許說不可據，俞字早期金文艅伯卣作[甲骨文]，艅尊作[甲骨文]，晚期金文魯伯俞父盤作[甲骨文]，說文从亼从舟从巜，乃[甲骨文]形之譌，弓鎛「匍

戠余改」余作𠂤乃俞之者余應讀為渝渝變也言勿有變改也易訟九四「渝安貞」象上六「成有渝」虞注並訓渝為變然則契文言亡棆即亡渝謂無變也言㞢棆亡𡆥者𡆥應讀為害謂雖有渝變而無患害也」見駢三第二十八葉下

从木从余說文所無于說棆當讀為渝可以字在它辭為地名

餘、四、一、 前、一、五三、六 前、六、六二、三 前、六、六二、四、 後、上、九、六、 甲、二、十九、二

⿱木貝

从木从貝說文所無

佚、四九、七、 續存、七二七、

⿰木衣

从二木从衣說文所無

柾

粹、四五〇

从木从正說文所無

⿰木斷

粹、九四五、

从木从斷說文所無

栣

新二五五二、

从木从任說文所無

槿

摭、一一〇、新、二六

从木从堇說文所無

⿰木鳳

乙、五六三八、

从木从鳳說文所無

⿰木㐭

粹一二七六

郭沫若曰「⿰木㐭殆稟字之異禾木字古每淆易」見粹考一六七葉上

按古文偏旁禾木二字固多誤混然究以不混者為正此字仍當隸定作⿰木㐭从木从亩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

東

□藏、一一九、三、□拾、十一、十八、□前、一、四八、四、□前、六、二六、六、□前、六、三六、四、□前、六、四六、五、□前、六、四七、八、□前、六、五七、八、□後、上、十一、十、□後、下、四、十一、□菁、一、一、□甲、一、九、五、□甲、二、二八、六、□戩、二六、二、□戩四十、八、

徐中舒曰「東古橐字埤倉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史記索隱引倉頡篇曰「囊橐之無底者也」實物囊中括其兩端□形象之鼎文重字作□象人負囊形橐以貯物物後世謂之東西東西者囊橐之轉音也」見東字說見丁山說文闕義箋引

丁山曰「徐說甚是毛公鼎有□字散氏盤有□字諸家並釋為橐々許君謂以橐省實則所以之□即橐字易文所謂括囊者也囊中無物束其兩端

故亦謂之東。豎實以物則形拓大，東東者橐之拓大者也，故名曰橐。橐與東為雙聲，故古文借之為東方。」見說文闕義箋棘字條

唐蘭曰：「徐丁二君於東字推翻說文之从木从日之說，厥功甚偉。然謂東為古橐字，猶為未達一間也。金文偏旁東束二字每通用，東即束之異文也。」詳見考古四期二葉釋四方之名

陳夢家曰：「卜辭言東母西母，大約指日月之神。祭義『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中略「殷人的帝或上帝或指昊天，東母西母可能是日月之神，而天帝的配偶。」見綜述五七四葉

按說文：「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契文金文日作口若⊙，而東字从⊖⊖⊗⊖諸形，均非日字，足證許說之誤。徐丁二氏謂東即橐字，東橐雙

聲。遂段橐為方名之東。其說碻不可易。卜辭東均用為東西字。金文作東、東散盤東𠤱鼎東克鐘東王命明公簋東公違簋東宗周鐘東辟東簋東東周左師壺均與契文同。

〔補〕羅振玉曰「知東即東者。其文曰『其自東來雨』又有曰『其自南來雨』以是知之矣。」見增考中十二葉下

𣛯 後、上、十五、十五。 通、五六六、

丁山曰「東、本橐字，重之為𣛯，曰二橐。雖然，古之以二紀數不盡言二也，玉二曰珏，錢二曰朋，鳥二曰雙（方言「飛鳥曰雙」，廣雅「雙，二也」），雙生曰孿（玄應音義引字林），二人相對曰偶（釋名釋親屬「夫妻相偶曰匹」，白虎通「匹，偶也」，與其妻為偶），事二曰再（廣雅「再，二也」），再亦謂之重（史記索隱「重，再也」）。徐灝曰「楚辭招魂『分曹並進』，王逸注『曹，偶也』，史記扁鵲倉公傳『曹偶四人』，索隱曰『曹偶猶等輩也』。此當是曹之本義。山則謂曹之本義為嘈曹偶之義，正合𣛯字。詩公劉『民造其曹』，周語『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毛傳韋注並訓曹為羣，斯又𣛯偶義之引申。自造字原則言之，𣛯之本義為曹偶，其形从二東也，殆無可疑」。見說文闕義箋𣛯字條。

郭沫若曰「說文『𣛯，二東，曹从此。闕』。案說文言闕，乃後錄書者所注語，謂原

書此處有闕文非許君闕疑之意唯文適闕遂無由得其音義今見於卜辭者乃國名或即曹省疑衛之曹邑(今河南滑縣白馬城)即其故地見卜通一一二三葉上

陳邦懷曰說文「㯥二東曹从此闕」段注謂「義與音皆闕也」邦懷案玉篇「㯥昨遭切」此字在卜辭為地名今不可考矣見小箋八頁下

丁山又曰「㯥為曹省曹國名下从甘」見嚴夷考載集二本四分四二〇葉

陳邦福曰案㯥當釋曹漕之省說文曰部云「曹獄兩曹也从㯥在廷東也从曰治事者也」會意卜辭㯥蓋地名詩邶風擊鼓云「土國城漕」毛傳「漕衛邑也」泉水云「思須與漕」毛傳「須漕衛邑也」鄘風載馳云「言至于漕」毛傳「漕衛東邑」左閔公二年傳云「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注「衛下邑」又通典「滑州白馬縣

林

林前六、八、一 林前六、十六、三 林錄六二一 林六清八、七、 林粹七二六、

按說文「林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栔文亦从二木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乙未卜在林口王步亡𡿧」前二、八、一是也或為方國之名辭「庚寅卜在口陳貞王𠭯林方亡𡿧」前六、十六、三是也金文作林 中林父簋 林 同簋 林 林抓鬲 林 𫙬公鼎 林 林卣

橆

□ 藏一二〇・三 □ □ 藏一六五・四 □ 拾七・十六 □ 拾十一・十五 □ 前三・六十・四 □ 前五・三九・六 □ 前六・二十・四 □ 前六・二十・五 □ 前六・二一・一

按說文「無豐也从林𣞤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文象人舞形孫海波曰「無卜辭以爲舞字象人執舞之形」文編六卷三葉上此實舞之古文非卜辭以爲舞字也說詳前五卷舞字條下許君說此殊支離盖昧其初形不得其解故望文說之耳許君以爲規模字之𣞤即□之譌變郭沫若以此證□爲母說見四卷毋下非是卜辭「無」□均用其本義多紀舞雩之事金文無字多見均假爲有無字作□盂鼎 □虢季子白盤 □舀鼎 □周公簋 □毛伯𠭯父簋 □敔簋 □無叀鼎 □虢文公鼎 □仲師父鼎 □弔上匜 □

沇兒鐘[古文字形]子璋鐘[古文字形]陳侯簠字亦象人執羽若帗之屬起舞之形其上譌變爲[古文字形]下則譌變成林許君遂不得其解矣

楚 四七

[甲骨文] 粹七三 [甲骨文] 粹八四六 新四四九一 [甲骨文] 粹一三一五 [甲骨文] 粹一五

郭沫若曰「[甲骨文]」殆即楚字之異，疑即楚丘（在河南滑縣者）。三門當即砥柱，南單當即「鹿臺」。見粹考十五葉下粹七三片釋文。

又曰「舞楚」當是舞胥。周禮春官凡司樂舞之職，其下皆有胥，又大胥小胥之職亦司舞事。楚與胥同从疋聲，例可通。毛公鼎「埶小大楚賦」，孫詒讓王國維均謂楚與胥通。尚書大傳引書多方語「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困學紀聞引今書賦作伯）。胥賦即楚賦，與此「可為互證」。見粹考一七一葉一三一五片釋文。

按說文「楚，叢木，一名荊也。从林疋聲。」此从足，古文足疋同字。或从艸，古文屮艸芔茻木林森𣡕諸字偏旁中每得通也。郭釋此為楚是也。又以孫王之

麓

[字形] 拾、六、十、[字形] 前、二、二三、一 [字形] 前、二、二八、三、[字形] 後、上、十一、九、[字形] 後、上、十五、七、
[字形] 續、三、二二、三、[字形] 菁、四〇、七、[字形] 續存、二二八 三、[字形] 外、四三四、[字形] 新、四四
七八
[字形] 甲編、三五七、[字形] 粹、六六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麓古文从彔作[字形]。此从[字形]乃古文彔字。古金文皆如此。卜辭禁字又或从二林。」見增考中九葉上

郭沫若釋粹、六六四片一文作禁無說

屈翼鵬舉甲編三五七版一文作[字形]。說曰「字雖不可識。以諸辭覘之知為狩獵之義。」墟研三七六葉以為地名非也。見甲釋五六葉

按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从林鹿聲。一曰林屬於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

𣡌 𣡌 後、下、三、二

按說文「森多木皃从林从木讀若曾參之參」絜文从三木與小篆同後、下一・十二・二辭云「……」其義不詳

甲編、五七四、

⿱林幽

从林从幽說文所無

前、六、四一、六、　後、上、十八、九、

⿸庚林

从林从庚說文所無

佚、二六四、　粹、九八五、誠、二九三、　甲編、六五三、

⿱林白

从林从白說文所無

乙、七七九七、

⿱林亯

从林从亯說文所無

乙、四一五七、　乙、五三一一、

⿱林交

从林从交說文所無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才

才藏、五、四、才藏、九八、三、才藏、九九、三、才藏、二二七、二、才藏、二六一、二、才餘、六、一、才餘、十二、二、才拾、一、十、才拾、十四、十六、才前、一、一、三、才前、一、四、一、一、才前、一、四、二、一、十才才前、二、四、一、才前、二、四、三、才前、二、五、二、才前、七、三、三、一、十才後、上、二、七、才才後、上、十九、才後、下、三五、一、才菁、三、一、才菁、九、七、才甲、一、十一、十五、才戩、十一、一、才戩、四四、八、

王襄曰「古才字与在通在字重文」見類纂正編六弟二十九葉上

按說文「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栔文才字變體頗多然作以才為正象才在地下初出地上之形許云艸木之初謂象艸木之初生也字在卜辭均假為在金文作才盂鼎才旂鼎才克鐘才善夫克鼎才趠卣才子璋觶才毛公鼎才頌鼎才丙申角才史頌簋才秦公簋才

才興父鼎才才曾姬無卹壺除後二器外餘所見尚多均作實筆卜辭亦有作實筆者然以作空筆者為多此為契文金文習見之差異也

叒

藏六、二、 藏三七、一、 藏五一、三、 藏六一、四、 藏七七、一、 藏二〇八、二、 藏二二〇、三、 録十六六、 拾四、十五、 前六、十六、二、 前三、二七、四、 前四、三一、六、 前四、四一、六、 前五、二四、四、 前六、三、二、 前六、三五、八、 前六、五一、七、 前八、一、四、 前八、七、一、 後上、五、六、 後上、十六、八、 後下、十三、四、 後下、二二、十 菁六、一、 甲二、二九、九、 戩四、七、 戩二四、一、 戩四五、五、

羅振玉曰「説文解字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又「諾䜹也从言若聲」案卜辭諸若字象人舉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古諾與若爲一字故若字訓爲順古金文若字與此略同擇菜之誼非其朔矣」見增考中五十七六葉上

葉玉森曰「按契文若字並象一人跽而理髮使順形易『有孚永若』荀注『若順也』卜辭之若均含順意許君右手擇菜之說非朔誼」

郭沫若曰「辭云『若茲不雨帝隹茲邑寵』乃求晴之卜也『若』為虛擬之詞此例僅見」見卜通別二、第四葉上

按說文「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𤕌籀文」又艸部「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契文上出諸形舊均釋若收入一卷艸部今按以字形言當以釋叒為是惟卜辭此字之義與許書若叒兩字說解均不相類又經籍叒若兩字亦多混淆大抵訓「順」之若字當以「叒」為本字而用「若」則為假借至用為語詞者則「叒」「若」並為假借也席世昌讀說文記云「按諸經『若』字皆當作『叒』或从籀文作『𤕌』易『出涕沱𤕌』釋文云『古

文若字皆如此」是德明所見本當多作𦺈字也古文傳寫誤叒作茻後人竟改从艸部若字矣」其說極是惟謂「古文傳寫誤叒作茻後人竟改从艸部若字」則不知叒亦□之譌變席氏不見真古文故其說猶覺未達一間也蓋□字本象一人跽而舉手理髮使順之形葉說是也其最初之引申義即爲「順」卜辭多用此義並用爲語詞則段借字也□或作□（細字孫氏文編若下所收作□諸文原拓影本甚下多斷損然前、四、四一、六、廾一文作□其下光整而有餘地知□字有作□而他辭之作□者可能書爲省文也）篆變當作□側書之則作叒矣古籍中訓順之若均叒之譌字至語詞之若則與叒同爲段借也王筠說文釋例云叒字不足象形石鼓文有□字蓋叒本作□（師寰𣪕器蓋皆作□）若字象木棄字形若字蓋亦作□即□之重文加口者如□字之象根形是以說文之叒木字書作若木並非同音段借也即其譌

文叒亦當作𦱚是以玉篇叒下有籀文𦲦若下亦有籀文𦲦是知叒若之為一字而𦲦作𦱚之非誣而叒作𦱚之非皮傅也蓋漢人猶多作𦱚是以八分桑字作桒隸辨引二文無作桑者集韻類篇桑古作桒並足徵也𦱚變為卉者猶艸變艹艸變卄曲者直之也若又字變為十者則𠬤變廾之外無有也說文收若於艸部从艸右聲亦似誤虫部𧒷下云若省聲或當作𦱚聲其說由𦱚變叒字形衍變之故甚是𦱚即桒文之𦱚也惟謂叒若一字則非玉篇叒若二字之下並有籀文且形體極近者蓋緣經籍中假若為叒(訓順者)既久且語詞之字復叒若並行顧君不察遂以同一籀文分屬二字之下雖一作𦲦(若之籀文)一作𦲦(叒之籀文)其形小異而實為一字可知然顧君於叒若二文猶分隸二部與許書同固不誤為一字也王氏之誤在叒以為叒木之本字故附會為

〔補〕孫詒讓曰「□字皆作□，說文叒部，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即此字。金文皆借為「若曰」之若，如毛公鼎盂鼎作□，竝與此同。□若古通，爾雅釋詁「若善也」，釋言「若順也」。卜以吉為順，故通云若也。見舉例上十四葉下

按孫釋此為叒，極塙，其說亦是。惟謂金文皆借此為「若曰」之若，則小誤。蓋金文之□即叒字，非若字也。且「若曰」之若亦借字，非假叒為若也。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叒部，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叒籀文。案殷虛卜辭若字作□□，古金文作□盂鼎，或加口作□毛公鼎，此篆文之叒，即古□字之訛變。籀文之叒，又古□字之訛變。離騷『折若木以拂日』，乃借唯諾字為之。許君以若木之若為正字，又以為桑字，以此皆失

之艸部」「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此文是一字羅參事謂「若與諾一字象人舉手跽足巽順之狀故若訓順余案羅說是也」見古籀疏證二十一葉上 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

按王氏說字形与王筠釋例之說略同論許書叒桑之字說解之失是也並引羅氏「若與諾一字」之說當云「叒与諾一字」乃合蓋如羅氏之言則是以叒爲象形唯諾字諾則後起形聲字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桑

桑前一、六、六、桑前四、四一、四、桑後上、一、十一、桑乙、二九九七、桑乙、七七四、大桑 珠、一〇四二

羅振玉曰「象桑形。許書作桑，从叒，殆由𠂤而譌。漢人印章桑姓皆篆作桑，今隸桑或作桒，尚存古文遺意」見增考中三十五葉下

按說文「桑，蠶所食葉木，从叒木」。羅振玉釋上出前三形作桑，其說甚是。字非从叒切而均也。說見前叒字條。後三形金氏續文編六卷八葉上收以為說文所無字，次桑字後。按契文喪字从㗊，若㗊，桑聲。說見前二卷喪字下。其所以聲符之桑多與上出後三形相同，知此亦桑之異體也。卜辭桑為地名。珠一〇四二稱「子桑」，則為人名。

㞢

㞢藏、五、四、㞢藏、七、二、㞢藏、一六八、三、㞢前、一、五三、二、㞢前、三、三一、三、㞢前、四九、五、㞢前、四、三四、七、㞢後、上、十九、十、㞢後、下、三、十、㞢後、下、五、五、㞢菁、八、一、㞢甲、一、四、九、㞢甲、一、二七、十七、㞢甲、二、十六、二一、㞢戩、十二、二、㞢戩、四、五、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按卜辭从止从一人所之也爾雅釋詁『之往也』當為『之』之初誼」見增考中六十三葉下（按增考中六十三葉下之字條下僅收作㞢形者二文而增考下卷所錄各卜辭凡言「㞢于」「㞢于」者亦并釋為「之于」是亦似㞢㞢為一字而增考中「之」字條下則僅收作㞢者形不解何故也）

胡小石先生曰「㞢象人足於今文為止其見於古經傳者如詩草蟲曰『亦既見止亦既遘止』毛傳曰『止辭也』在卜辭則以㞢為代詞其用當於爾雅

見遺珠八葉下

唐蘭曰「之七月」者之猶是也古書恆曰之「子」卜辭則以記時如曰之日之夕及之某月是也亦以茲為之後編下一辭云「茲不卜貞茲夕又大雨茲御夕雨」同片云「于之夕又大雨」十八十三是之茲通用之證見天壤考釋五十五葉下

按說文「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絜文作㞢羅說是也惟羅氏並㞢亦釋為之則大誤胡先生辨之極是惟胡先生謂㞢為吾者亦小有未安卜辭言「㞢于祖某」者字當讀為侑假有為侑也言之日之夕猶言是日是夕也字象人足在地上之形有所之也孫氏文編及金氏續文編並收作㞢者為之蓋沿孫詒讓孫說見舉例上十七葉羅說見中卷有十羅振玉兩氏

之誤也（說詳七卷有字條下）又孫氏文編六卷之下並收作𡳿形者按𡳿乃生字（說見下生字條下）孫說誤金文之作𡳿（沇兒鐘）𡳿（鄦公華鐘）𡳿（齊鎛）𡳿（齊侯盤）𡳿（秦公簋）𡳿（者沪鐘）𡳿（姑口句鑃）𡳿（𩰲鼎）𡳿（邵鐘）𡳿（戎𠂔鼎）𡳿（毛公鼎）𡳿（王婦匜）𡳿（陳子匜）𡳿（散盤）𡳿（盟名鼎）𡳿（同上）𡳿（曾孫無嬰鼎）自餘所見尚多大抵从足止从一與栔文小篆並同小篆从「屮」即「𡳿」之小譌許云「象艸過屮枝莖益大」說非孫氏文編六卷之字條下收𡳿𡳿三形並作「之」非也𡳿乃生字（字見下生字條）「𡳿」乃有（作𡳿栔文通之異構見七卷有字條）戩十二、三辭云「貞王𡳿曰于𡳿」𡳿𡳿連文可證其非一字

㞷

藏、二、二、藏、三、一、藏、五七、二、前、一、二九、二、前、一、四六、五、前、二、八、一、前、六十七、六、前、二、二、一、前、二、二六、五、前、二、二六、七、前、四、十七、三、前、四、五十、八、前、六、二十、一、前、六、四〇、三、後、上、一、十四、後、上、十二、二、後、上、二七、四、後、下、四一、一、菁、三、一、菁、五、一、甲、一、二九、十一、甲、一、二九、十二、甲、一、二九、十三、甲、二、十八、十五、戩、八、十五、戩、三八、四、戩、三九、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㞷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又「往之也从彳㞷聲古文作卜辭從止從土知㞷為徃來之本字許訓㞷為艸木妄生而別以徃為徃來字非也」見增考中六十四葉上

按說文「㞷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契文除三數从止从土者外絕大多數均从止从王竊以為當是从土王聲王㞷聲韻皆同也許君解云从之在土上蓋誤金文作㞷陳逆簋卜辭均以此為往來字

帀

後、下三〇、八

孫海波甲骨文編六卷七葉下收此作帀無說

按說文「帀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周盛說」栔文作與金文作師寰簋鍾伯鼎蔡大師鼎者同孫釋帀可从辭云「辛亥囗貞帀囗」不詳其義

師 𠂤 不从帀𠂤字重文

羅振玉曰「𠂤古文師字金文與此同許君訓小𠂤非詳前官字注」見增考中二十葉下

按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𡱁古文師」卜辭或云「丁亥卜貞今夕𠂤師亡禍寧」前、五、十八、三是叚𠂤為師也𠂤師聲同韵近故得通叚它辭類此者尚多羅氏謂𠂤古文師字似有未安也金文師作師師奎父鼎師傳卣師師嫠簋師散盤師仲師父鼎自餘所見尚多大抵从𠂤从帀與篆文同亦有叚𠂤為師者孟鼎「喪師」作「喪𠂤」是也卜辭又云「王作三𠂤師右中左」粹五、九七、亦叚𠂤為師之明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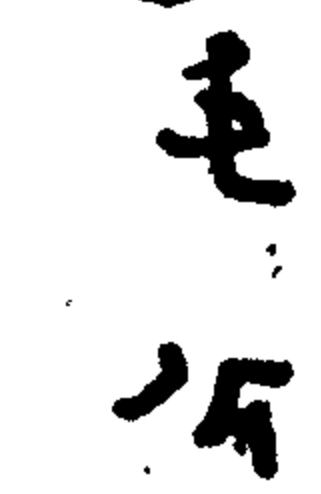
□

□藏、十、三；□藏、十四、二；□藏、六二、二；□藏、六九、二；□藏、七四、三；□藏、一五一、二；□餘、七、二；□餘、八、一；□拾、五十一；□拾十四十五；□前、一、三四；□前、一四二、六；□前、二十八、五；□前、三、二一、六；□前、四、五、七；□前、五十七、七；□後、上、十、十三；□後、上、二九、四；□後、上、二九、十；□菁、一、一；□菁、九、八；□甲、一、七、二一；□甲、一、二三、十六；□甲、二、二六、六；□戩、五、八；□戩、三八、六；□新寫、三五一

孫詒讓曰「說文□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金文毛公鼎作□石鼓文作□□皆从止。龜甲文則作□中亦从止。明古文出字取象足行出入之義，不象艸木上出形。蓋亦秦篆之變易，而許君沿襲之也。」見名原卷上十七葉下

又云「出字皆从𡳿金文則毛公鼎作𡴀伯矩鼎作𡴀石鼓文亦作𡴀皆从止與許說不同栔文从止與金文石鼓符合足徵商周古文皆同从止許說恐非倉史之本恉也」見舉例下三葉下

王襄曰「㞢古各字通格來也與尚書大禹謨『七旬有苗格』誼同」見簠考征伐三葉下

郭沫若曰「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𣪘契佚存四〇七片有辭云『丁巳卜又侑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原釋誤為『廿日』『六日』此之『出入日歲三牛』為事正同唯此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辭彼出入日之侑同卜于一日足見殷人于日蓋朝夕禮拜之書堯典『寅賓出日』又『寅餞入日』此據今文偽古文改入為納分屬于春秋禮家有『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說均是後起」見粹考七葉上

又曰：「夨令彝[glyph]字，羅云：『未詳。』案即出字。新獲卜辭寫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作[glyph]，又三五一片有[glyph]字，董作賓釋出，以卜辭步或作[glyph]，武或作[glyph]，冓或作[glyph]，御（御）或作[glyph]，麀或作[glyph]例之，確無可易。作[glyph]乃从行省。卜辭出字有作[glyph]者（後、上、二九、十），即此所从之右旁也。」見青銅上四二葉。今彝釋文

董彥堂先生曰：「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金文毛公鼎作[glyph]，吳大澂云『出字从止足也，𠃌象納屨形，古禮入則解屨，出則納屨。』甲骨文作[glyph]作[glyph]作[glyph]（此），从彳非以示出行於途次。甲骨文中有增加彳非之例，如[glyph]（御）之作[glyph][glyph]，[glyph]（甫）之作[glyph][glyph]是。文曰：『上吠[glyph]于五月[glyph]。』又曰：『甫貞卜[glyph]𢦏[glyph][glyph]我[glyph]。』」見新寫十四葉下。

按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絜文从止从凵，古文从止者許君皆

說為艸木有趾或艸木盃滋益初形已失不得其解故臆說之如此也諸家釋此為出是也从凵吳清卿說為屨以內字作冂觀之凵冂疑為坎陷之象古人有穴居者故从止从凵而以止之向背別出入也金文作[glyph]毛公鼎[glyph]頌鼎[glyph][glyph]頌簋[glyph]貝壺[glyph]克鼎[glyph]伯鉊鼎[glyph]剌卣[glyph]宅簋[glyph]柏簋盂[glyph]史鼎匕與契文同

□

□續、一、十、五 □ □ 金、三七五、□ 粹、五〇〇 □ 明義士墨本

于者吾曰「續、一、十、五」□于大甲于亦于囗方三牢」金、三七五「乙亥貞其□乙亥貞其□于且乙」粹、五零零「口子彫□」明義士墨本有辭云「□于且乙」□即索字其从又或从或數點與合一也說文「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宋糸」栔許說非是索本象繩索形其上端或上下端歧出者象束端之餘金文索諆角索从索作□象左右手持索形栔文左右手在下與在側一也前、一、二四、三「貞奠于丘□□」隸定應作□後、上、一四、三「王其田□」乃晚期卜辭□為地名亦即□字金文格伯毁□字作□舊釋約非是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注「索求神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出于祊謂索祭也」周禮大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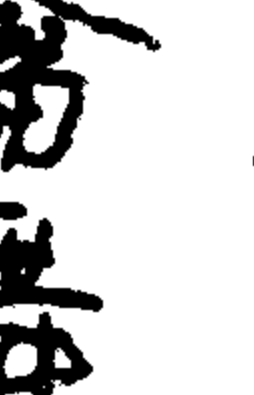
三十四葉下至三十五葉下

按說文「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宋糸杜林說宋亦朱木字」于氏釋此為索是也其說亦祊二字之義尤塙不可易惟謂字或从収象兩手持索之形似以解為象兩手糾合繩索之形尤為切適也字在卜辭為祭名于氏引索祭之義說之亦是丁佛言古籀補補收古鉥文索字作□解云「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故从艸从糸」按鉥文亦从収从糸與契文同非从艸也

南

□藏十四、一 □藏八八、三 □藏一一〇、二 □拾二、二 □拾四、八 □前一、十三、六 □前一、十三、三 □前一、十三、四 □前一、十三、六 □前一、十三、七 □前一、十四、八 □前三、三三、七 □前四、四四、四 □前四、五四、五 □前六、四三、五 □前六、六五、六 □□前八、九、一 □後上、五、一 □後上、二三、四 □後上、三二、六 □後下、三十六 □菁八、一 □甲一、二三 □甲一、九、四 □甲一、十二十七 □戩五、七 □戩七、二 □戩二五、八

郭沫若曰「東西南北字之結構成於許書皆有說。東引官溥說『从日在木中』。西作卤，以為棲之本字，云『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為東西之西』。南作𡴀，『艸木至南方而有枝任，从宋羊聲』。北『从二人相背』。骨文金文之東北字與小篆無別，西字作□（骨文）若□（金文），雖無鳥象，然存巢形，許

書之說於此三字可通行無悖惟南之一字則大有逕庭骨文南字據類編有十七種異文今校見所引从略均係象形文無一从米亦無一有羊聲之痕迹金文南字可得十二種南盂鼎南同上南戜馭敢南兮甲盤南無㠱敢南同上南鬲攸比鼎南散盤南競卣南宗周鐘南同上南余冉鉦此雖有數字類似有从羊得聲之痕迹然亦無一從米作許謂「艸木至南方有枝任」者本从米字義出米謂「艸木盛米米然」今知南之古文既不从米則南之本義自當別為一事矣南於卜辭除用為東南之南及南庚之南而外別有異義如「㞢于祖辛八南　九南于祖辛」林、一、十六、十七、「一羊一南」鐵、六、五、一、確係獻於祖廟之器物由字之形象形而言余以為殆鐘鎛之類之樂器請敘述其證據如左其一卜辭有从南之字為㱿其數多至不可勝數然多

用於卜貞二字之間其義不可識僅有一例見於辭間「甲戌卜㱿貞我勿般茲邑㱿巳乍」義亦不明然其字形則優有可說字作[glyph]乃象一手持椎以擊南與殸鼓二字同意殸作[glyph]諸形鼓作[glyph]若[glyph]即象持椎以擊鼓知㱿與殸鼓必係同類字又[glyph]即殸形[glyph]即鼓形則知㱿南同字而南與殸鼓亦必為同類其二詩小雅鼓鐘四章「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傳以南為南夷之樂籥為籥舞於雅無說鄭箋以雅為萬舞餘同毛傳按雅為萬舞之說實不經見且邶風簡兮之萬舞而執籥秉翟則萬舞與籥舞特後人強為之分耳余以為雅籥實均係樂器之名周禮春官「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牘應雅」後鄭謂「籥如篴三空」按弋說有異見第二𪔂字條先鄭謂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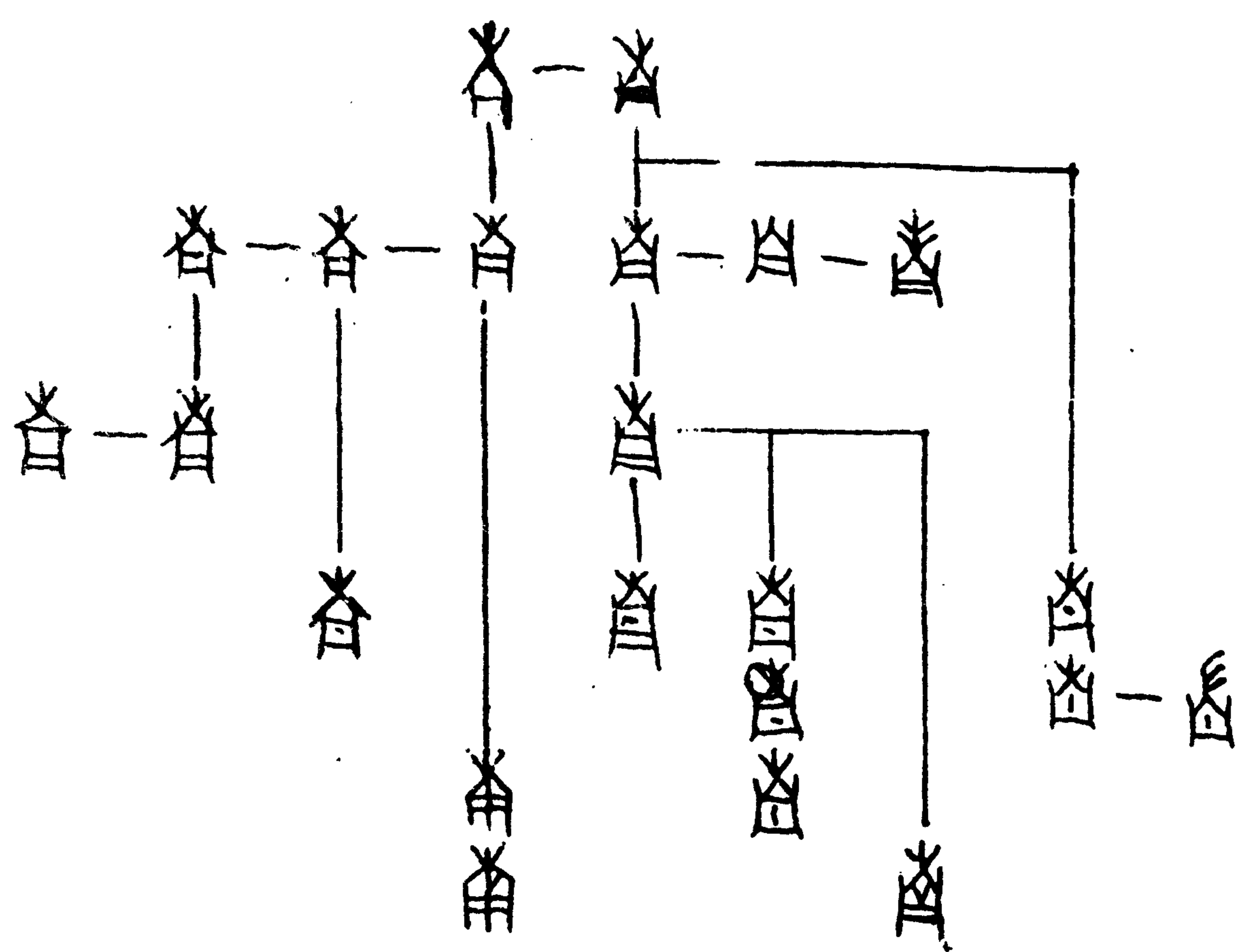
鞾之有兩組疏畫」。雅籥為樂器，則南亦當為樂器。禮記文王世子「小樂正
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南既言鼓，則亦顯係樂器
之名。而鄭注復以南夷之樂釋之，舉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為證，是不特
以疑證疑，乃至以疑證信矣。要之南當為樂器，特其名失傳，故毛鄭均未
得其正解。其三，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
公諫之，謂鑄大鐘以鮮其繼。後又言「王不聽，卒鑄大鐘」，是則大林即是大
鐘，古人之鐘亦可謂之林，林與南一聲之轉也。其四，金文公伐郘鐘有「世
為周爵」句，第四字王國維以為「甫字假為輔，魯頌云『為周室輔』」，與此文
例同。鐘銘中多以此作之字，如「㪤氏作寶林南鐘」，號叔旅鐘「作皇考惠叔大
林南龢鐘」，㪤鐘之「作朕皇考𧃼伯龢林南鐘」，𧃼簋文鐘之「作朕皇考𧃼伯吳姬

子禾子二釜」左關之釜節于𨭬釜」此字容庚亦釋南謂从攴作金文編五卷一八葉按此實从米敲聲也敲與南㐭等實爲一字小篆誤作㐭許書以爲㐭之古字謂「从入从回象屋形」乃沿譌字以爲說也故南實南之譌字南聲與林聲亦同在侵部也字於金文亦有假作他字用者大𣪘其一也器銘記王以奔睽之里賜大命人傳令奔睽奔睽膺王命而答以「余弗敢𡩜」蓋文作𡩜从攴从支作者亦見於免𣪘及免簠𣪘云「令女正周師𤔲𡩜」簠云「令免作𤔲土𤔲奠還𡩜眔吳眔牧」吳乃官名當即周禮地官山虞或澤虞牧當即遂人圉人之類則𤔲𡩜蓋即林衡之別名矣大𣪘之𡩜若𡩜殆假爲婪字由上可知南𡩜南等字實當讀林聲以聲類求之當即古之鈴字其字亦正象鈴形特古人之鈴與鐘爲同義語大鐘亦謂之大林者乃大鈴也𩁹南則汉南之形

音之略變者耳。南如本為鐘鎛之象形，則何以孳乳為南方之南，余揆其意，蓋因古人陳鐘鎛於最南，大射儀禮記云：「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鎛同），皆南陳。……頌磬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鑮，皆南陳。」鐘鎛皆南陳，故其字孳乳為東南之南。此義之孳乳在殷代已然。然文化漸進，則同文異義之字不免發生混淆，故甬南二字遂不得不稍變其形，而甬字入後復增益而為鏞，南為鍊，更變而為鈴，則形聲俱變。其叚為倉廩字用者，則譌變而為亩，鈴亩南三字遂迴不可復合，其實乃同源之異流也。知此可知卜辭之「八南」「九南」「南或」一羊一南，實即八鈴九鈴或一羊一鈴。小雅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實即「以雅以鈴」「或胥鼓鈴」也。又詩之周南召南大雅小雅，揆其初當亦以樂器之名孳乳為曲調之名，猶今人言大鼓花鼓魚琴簡板梆

鼓以節其音曲』據此南樂爲世子及學士小樂正之樂爲大胥之所掌昭然可見卜辭惟周時以南爲小樂正之樂殷時以南爲祭祖之樂是殷禮不同於周禮者也』卜辭見騰義四葉下至五葉上

李旦丘曰「今按南即詩經鼓鐘四章『以雅以南』之南乃樂器之名郭讀爲鈴」見零拾第五卷葉下小注

唐蘭曰「古青亦即南字孫詒讓南契文舉例上三也學者從之而不知其本爲青字也據卜辭方向之南本無正字借青爲之後世形聲俱變遂歧爲二字耳余爲此說似頗詭異然實有確證三非故求新誕也請實我言如下一曰以形體演變證之卜辭青字形體雖繁要以作□形者爲最原始其演變之大略如次

由此可見[古文]爲原始形卜辭[古文]字甚多大抵从[古文]或[古文]亦可爲證也說文

「青幬帳之象从冂屮其飾也按屮小篆作屮壴小篆作壴依此例是小篆之青即古文之𡴀矣二曰以偏旁證之卜辭𣪊字習見孫詒讓釋㱿甚是自王國維改寫為𣪊遂無人能識矣𣪊字實从殳青聲三曰以卜辭用法證之卜辭用此字凡有二義一為方向之名即後來析為南字者其一則所祭品物之名例如青一青二青三青五青八青九青十青之類當讀為「穀」古者段青為穀或又段㱿為之變為形聲字則為從禾㱿聲之穀字矣以字形言之卜辭南方之字本作𡴀實即青字以偏旁所從言可寫為𣪊形之𣪊實即㱿字以段借言前人所誤認為「八南」「九南」者實為「八穀」「九穀」則卜辭此字之應釋為青可無疑焉說文以青為「幬帳之象」而於南下云「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從𣎳羊聲」二說均與字形不合𡴀與幬帳之形既

殊殸字從殳擊声與殸之從殳擊声鼓之從攴擊壴同例可證声可用爲樂器之屬而非幬帳也。至南字本即青字之歧出在漢時小篆變作𡴀許氏遂誤以爲從𣎵羊聲耳（說文今本篆作南或作南者並誤又古文作𡴀實即南字之譌）林義光文源據金文从𣎵南解爲「𣎵之古文木柔弱也𣎵象形」亦涉附會蓋據說文羊聲之說但以𣎵爲屮耳郭沫若作釋南舉甲骨文金文南字以明不從𣎵與羊聲其說是也然其謂「南字之形象而言殆鐘鎛之類之樂器」則非也郭氏所列四證惟第一證以鼓殸二字與殸字相比較者爲確實可信然只能證爲樂器無以定爲鐘鎛也其第二證引詩鼓鐘云「以雅以南」及文王世子「胥鼓南」以事友人羅庸氏及余皆疑之蓋鼓鐘之時既有鐘磬琴瑟之音則雅南安知其不爲雅詩與南詩之樂耶文王世子僅言鼓南亦安知

其非所鼓之樂名也。今姑不論此，而段定二書所言雖是樂器，亦無由定為鐘鎛之類，且「鼓鐘欽欽」，明已有鐘，若南為鐘鎛，則疊床架屋矣。其第三證以大林之林為即南，則僅聲相近，而無所據。第四證謂「甬𣡕覃等字當讀林聲，以聲類求之，當即古之鈴字，其字亦正象鈴形」，又謂「南為甬之形音之略變」，最為舛誤。商南截然二形，不容相混，甬字出公伐郐鐘，鐘之真偽尚不可知，其字則決非商或南，且即使甬即南字，亦安可據後代一孤文，以為祖禰，而反謂商代所書畫為變體耶？按郭氏此釋，其尤要者為第四證，而以此證為最錯誤，其第三證必有待於第四證之成立，故亦不足據，僅據前二證則決不能定為鐘鎛矣。余謂南本即青，青者瓦製之樂器也，何以言之？青之動詞為㱿，象以殳擊青，而㱿之孳乳字為鼓，猶声之

動詞為殸而㱿之孳乳字為磬也。磬為石器，㱿為瓦器，故以石缶為形也。从青孳乳者而有㱿字，知青非角器者；㱿字本作般也。文按見前般字條。說文「㱿，未燒瓦器也。從缶，㱿聲。讀若筩莩。」則以㱿義如坏。坏，瓦未燒也。許氏既不知青義，而訓為幬帳，亦無怪其訓㱿如坏，失其本義矣。漢時讀㱿如莩，莩、缶聲相近。易離九三「不鼓缶而歌」，詩宛邱「坎其擊缶」，瓦缶為樂器，其來甚久。㱿即缶耳。以器盛酒漿言之為缶，以樂器言之則當以青若㱿為正字也。以字形言之，𡉉字上从屮，象其飾，下作口形，路象瓦器而倒置之，口在下也。其中空，故擊之碚然說文「青，苦江切」，㱿然說文「㱿，从上擊下也」，可以為樂也。上古匋樂甚多，如㱿、土鼓、壎等皆是。銅器盛行，後匋樂漸廢，鏞至鼓缶之俗只存於秦地，後人遂只知其所鼓者為缶、為缶、為缶，而青㱿之名俱湮晦矣。夢坡室獲古叢編禮器下几父乙齊鄭適廬跋云「曾見般虔所

㞢旬器有作𠂤形者中空上有柄內范四字與甲骨文同」又云「四字中有斁字疑即器名」按銘四字鄭考釋述謂㱿為器名殆難置信又鄭氏不甚能判真贗所謂銘四字恐是偽作

壳字假為方向之偁其音變而為「那含切」者古從㱿得聲之字多轉入侯韵楚人謂乳曰穀穀有「奴豆」一切與「南」音極近也以形體言則自𡴎而變為𡴎以訓詁言則作𡴎𡴎等形漸專施於南亦以聲音言又變為「那含切」於是南之一字形音義具備與其所以出之壳字全異研究數千年前之古文字其為事至艱壳南本一字釋壳則遺南釋南又遺者孫詒讓釋𡴎為南㱿為㱿雖似分析不精實則不誤後人以釋㱿為非於是「㱿」字遂不可識矣郭沫若以卜辭之「八壳」「九壳」為「八南」「九南」又以「南」為鈴為鐘鎛之屬所以獻於祖廟者不知卜辭言「㞢于且辛八壳㞢卯右或有所脩者必食品而非器物也卜辭又言「宰㞢一牛㞢壳」「口牛一壳」

「二羊一青」「十𢍰㞢青」「卯一牛㞢青」「酉一犬一、青𢍰三𢍰三羊青二卯十牛青一」「卯十牛青三」由此可知青多與牛羊豕同用必讀為穀乃合古侑牲以黍稷也讀南不可解若如郭說則牲與鐘鎛同獻尤不可通故必知卜辭之青字用途有二一假為祭物即後世之穀一假為方向即後世之青然後可無疑滯耳青所以假為方向者青者穀也善也古人喜南而惡北蓋緣日光之故也郭沫若氏謂「鐘鎛南陳故孳乳為東南之南」亦非是鐘鎛後起四方之名先出也」見文字記六十七葉下至七十一葉上

郭沫若又曰「辭云『要帝青』者要殆假為郊青讀為穀謂郊祀上帝以穀也」青舊釋為南于用為祭牲之事苦難解通時唐蘭始改釋為青而讀為穀今案釋青是而讀穀則未為得如「㞢侑于祖辛八青九青于祖辛」通一五九說為

八𣪊九𣪊。既不辭，如「癸未卜，帝鼠㞢侑妣己，青犬；帝鼠㞢妣庚，羊犬。」（庫、一六一六）六
青犬與羊犬對文，則青當是動物名。更有一例曰「貞九宰卯之青」（堂野見氏藏骨）與
卯牛卯羊之例同，尤足証青之必為動物。由上諸証，余改讀之為𣪊。𣪊者，說文云
「小豚，从豕𣪊聲。」𣪊則从殳青聲，故青可假為𣪊也。段玉裁云「左傳晉有先𣪊，字
𣪊子，蓋𣪊即𣪊字。釋獸曰『貔白狐，其子𣪊』，異物而同名也。」今卜辭既每以青
為牲，而與羊犬同列，自當是小豚而非白狐子矣。卯青之辭尚有一例曰「庚戌
卜，𡧊貞：叀于西𡆥一犬一青，叀四犬四羊青二，卯十牛青一。」（庫、一八七、一九）𡆥叀卯均
用牲之法，而青與犬羊牛同用，又于犬羊牛之外無與豕豚同用之例，此均青
當為𣪊之証。」（見粹考一六五葉）
唐蘭曰「余舊讀青𣪊為𣪊，詳殷虛文字記。郭沫若曰『青舊釋為南，今按當讀

為殸」之按文見也引从殸余按郭訂正較余舊讀為優惟尚須略加修正卜辭云「宰生
一牛出青」前、一、六、六一是青與牛同稱之「一羊一青」後、上、五、一是青與羊同稱之「十豕出
青」庫、一七是青與豕同稱之「一犬一青」庫、一八七、一九是青與犬同稱然則青或殸乃
當子之通稱不僅小豕也庇子騎梅」臧與殸」隹注「孺子曰殸」方言八「爵子及
雞雛皆謂之鷇」廣雅釋親「殸子也」是殸聲有乳子之義」見天壤文釋五
十一葉上

孫詒讓曰「𡴎疑即南字與南庚南字作𡴎同說文𣎵部南从𣎵羊聲古文
作𦍒盂鼎作𡴎𡴎二形此上从屮與彼同下羊闕直畫諸文並同不知何義
詩周南「南有樛木」毛傳云「南南土也」鄭箋云「謂荊揚之域」此南或即南土與」
見舉例上卅七葉下

按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𣎳羊聲𡴆古文」栔文作 上出諸形其用法有二一為方名一為祭牲之名郭謂南為鐘鎛之屬唐氏辨之已審郭氏嗣已自承其誤可毋辭費唐氏謂南為瓦製之樂器是也惟謂南叚借為方向之稱則其音變而為那含切則㱿費解方名之稱均屬叚借素之與東當之與西肯之與北其音適相叚之故僾有可說惟苦江切之青及那含切之南一在三部江韻一在七部覃韻聲韻似均相遠（廣韻青讀苦角切在覺韻南相懸遠）何以得相通叚豈殷代音讀有別耶余於音韻一道一知半解未敢臆說存疑以俟高明可也至用為祭牲之名有郭唐兩氏之說相修正最後唐氏謂青之與㱿卜辭均有用為祭牲之名者當讀為㱿有乳子之義其說塙不可易也此字為青之本字讀為方名之南乃叚借字依例應於青下詳之名字之說既備於此青

下當从𦍋也。金文南作 散盤 盂鼎 寽虎鼎 無㠱簋 無叀鼎 競卣 㦰馭簋 伐𤔲母簋 南疆鉦 吳王姬鼎 中𢀖鼎 均與栔文同。許君謂从𣎵羊聲，非是。

㞢

㞢㞢拾、一、十、㞢後、上、二六、六、㞢後、下、十八、十三、㞢甲編、二〇〇㞢乙、三二四㞢珠、三〇㞢佚、九三八、㞢續、二、一五、二、㞢掇、三一一、㞢簠徵、天象、三六、㞢京、二、十六、二、㞢餘、八、八、七、㞢天、七〇、一、㞢誠、四四三、㞢龜、卜、七六、㞢六中、六㞢續存、八〇〇、㞢外、四六、㞢粹、三九六、㞢前、一、四六、五、㞢新、一五九〇、

郭沫若曰「㞢字作㞢与金文作毋大鼎『既生霸』之生字同。卒生者當是求生育之事」見粹考六二葉三九六片釋文

孫海波釋之見文編六卷五葉之字條又餘八八七辭云「癸未卜王易㞢二月」孫氏釋文作「王易之二月」見文餘釋文五一葉下

郭沫若又曰「㞢字作㞢 㞢多生与多子對文蓋猶言『百生』也」見卜通別一第十葉下

陳夢家曰「『多子』與『多生』為對，生或讀作姓，或讀作甥」。見綜述四八五葉

朱世澂曰「按百姓金文作百生（兮甲盤、史頌鼎）尚書酒誥述殷事越『百姓里居』，可知甲骨文『多生』就是百姓。百姓為掌握國家政權的貴族之等（王族、子族之和百姓）」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四四葉夏代和商代的奴隸制

按說文「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契文作𡳾，从屮从一，一地也，象艸木生出地上。小篆从土者，乃由𡳾所衍化。古文垂直長畫多於中間加點，復由點演變為橫畫，此通例也。卜辭生字多與𠦪字連文，郭說是也。其求生之對象多（皆）為先妣，如「辛巳貞其𠦪生于妣庚妣丙牡（牡）白豕牡」、「戊辰貞其𠦪生于妣庚妣丙在祖乙宗卜」（拾、一、十、葉五。森釋「𠦪生」為「蕢之」，誤，見拾考五葉下）、「辛巳貞其𠦪生于妣庚妣丙牡牡白豕」（粹、三九六，此與拾、一、十疑為一片之折裂者）、「□辰貞其𠦪生于且丁母妣

己」後、上、二六、六是也又卜辭用㞢亦多與「之」字相混蓋緣「之」或作㞢前、五、廿一與㞢
形近而譌耳辭云「又有大雨于㞢月」鐵、下、十八、十三「貞㞢七月王入」天、七八、六「貞王于
㞢八月入于商」佚、九三八「丙辰卜㱿貞于㞢八月酒」前、一、六六、四凡此諸辭「㞢」字以
辭義求之皆當釋「之」而據字形則當釋「㞢」倘非誤刻則無以解之也蓋徵
與禮一一一片辭云「癸酉卜亘貞㞢三月帚好」此辭㞢字為㞢之艸率者
當釋「之」「之」辭誤㞢為㞢由此辭之「之」字觀之可以明其致誤之由矣金文生
作㞢師害簋㞢單伯鐘㞢大簋㞢頌壺㞢鄭㝬仲簋㞢囧弗生
㓝㞢辰生簋㞢兮甲盤「諸侯百生」㞢㞢史頌簋㞢頌簋㞢臣辰卣㞢臣辰
壺㞢王生女臣後三文與契文全同它器生字或作㞢或作㞢且有一器
兩生字一作㞢一作㞢者史頌簋知其衍變之迹昭然矣也生或讀為姓卜

辭「多生」全文「百生」可證郭說非是

〔補〕孫海波曰「以文義觀之仍是『之』字。『口貞其來㞢于高口，癸未貞其來㞢于高匕丙』前一、三二、三見文編附錄二五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言『㞢幾月』，㞢當釋生，猶言來幾月也」見綜述

按孫氏所舉辭例字當釋「生」，非「之」字。陳氏訓「生」為「來」，後世文獻中無用此義者，其說亦未足以厭人意也。而卜辭言「㞢幾月」者不一見，亦不能逕以形近而譌（謂㞢譌為㞢也）說之，疑終莫能明也。

𠂹

𠂹 乙六二七、𠂹 乙七一〇 𠂹 乙一一〇〇 𠂹 乙一九一一 𠂹 乙二四九一、𠂹 乙二六二六、𠂹 乙五二四七、𠂹 乙五四一五、𠂹 乙六七〇五 𠂹 乙六七三二、𠂹 乙六七七七、𠂹 乙六八三〇 𠂹 乙八四六二、𠂹 乙八四六三、𠂹 乙七七五〇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六卷十三葉下收此作𠂹其說未聞

按說文「𠂹艸木華葉𠂹象形𠂹古文」又土部「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段注𠂹下云「引伸為凡垂下𠂹之偁今字垂行而𠂹廢矣」又垂下段注云「垂本謂遠邊引申之凡邊皆曰垂俗書邊垂字作陲乃由用垂為𠂹不得不用陲為垂矣」契文上出諸形金氏收作𠂹可从字从𠂹从土於小篆當於土部之垂𠂹象華木生土上而華葉下𠂹之形去土存𠂹亦足以見意𠂹垂古祇是一字是以經傳皆以垂為下𠂹字乃用本字之或體非段借也段說

可商邊逵字本當作隓許訓隓為危又邊遠之義所引伸也字在卜辭為祭時品物之名辭云「貞勿㞢妣庚口十墜卅小宰」乙、二九六四「口五墜于高妣己」乙、二六六「口卯卜𣪊貞𠕋妣庚墜」乙、四七五二「貞㞢于妣庚十墜　勿㞢于妣庚十墜」乙、六六七〇三「壬辰口卜口𣪊貞𢦏子寍御㞢母于父乙豐宰𠕋艮三墜五宰」乙、六七二之二、　可證惟其義未詳又全書卷下並收作𣡕形者數文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辭云「𣡕侯夂余坌丁見尹口𣡕侯㐭邑」柳乙、五三九四、「甲寅卜爭貞㣈介㞢子𣡕」乙、六六六九　可證字象人臂腋生毛之形與𣡕非一字又珠六一〇辭云「丙寅卜貞令逸从盡于𣡕口月」𦳊為地名　乙、七七五〇有𣡕字辭云「貞㞢于妣甲𣡕艮卯宰」則當釋作与它辭作墜者辭例相同足證𣡕墜一字惟与作𣡕者字形有別譌畫可辨楊樹達釋此為朿謂拾、三、六、辭云「母朿」即簡牀也見卜辭求義三四葉下　按契文朿字作朿此當釋乖楊說似有未安也」

剌

剌 甲編、一三二五、

屈翼鵬曰「剌从朿从刀，朿卜辭作𣏟𣏟等形，于省吾隸定作朿，謂即刺字偏旁（駢枝九葉）。而刺字，刺鼎卣作剌，秦公段作剌，並與本辭剌字形近，知剌即刺字也。金文多段刺為烈，于省吾謂卜辭多段朿為職（同上）。本辭殘缺，刺字義不可知，確或竟與朿同也」（甲釋一八四葉一三一五片釋文）。

按說文「刺，戾也。从朿从刀。刀者，刺之也。」刺字契文金文均不从朿，于省吾隸定為朿是也。金氏續文編殆即據于氏以朿為刺字偏旁之說而釋𣏟為朿。文字衍變偏旁每時有更易，不能執泥小篆以上溯古文也。屈氏釋為此刺，可从。金文作剌大鼎 剌 剌刺卣 剌秦公簋 剌䣄嬰簋 剌大簋 剌刺鼎 剌師虎簋 剌揚簋 剌單伯鐘 剌𩁹生盨 剌刺𩰫鼎 剌呂

橐

橐 前、一、四五、三 橐 新、二二二 橐 新、二四三

葉玉森曰「𣎆是為橐戊合文祭名是字亦析書羅振玉氏謂為人名考增上、十一葉」見前釋一卷一二四葉上

丁山曰「字當釋橐橐是蠹之本字象樹木中空形許訓橐失之」詳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九十至九一葉

按說文「橐囊也从橐省石聲」以契文橐作橐覘之丁釋此為橐是也字作橐者以別於東西字或曰有底無底說者各殊安知此非囊字曰橐橐形同而橐假為東西之東以音求之知此必橐字也字正象橐形其中一點則橐中所貯之物兩端象以繩約括之丁氏初釋橐蠹此又說為木中空先後說殊後說失之前一、四五、三辭云「貞勿橐王矢三宰」同片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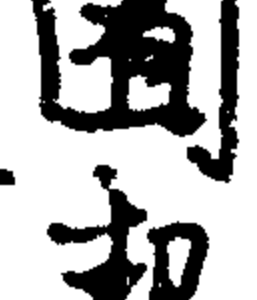
云「貞𢀛于王亥𦎫」，知𢀛為首繁文，它在此為祭名。魯實先氏釋甾為𦎫，謂字有三義（辭存殷篇）。其說曰「𦎫於卜辭有三義，其一，為盛物圓頭之具，如云『登羊三百𦎫』（天壤五一），蓋謂登進羊三百𦎫，即周禮夏官羊人所謂『割羊牲登其首』之制也（牛器）。致之傳記，𦎫亦用為盛肉食之具（左傳僖二十八年云「宵胝納𦎫饋焉」，宣二年云「趙盾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則所謂登羊三百𦎫者，其為六畜之羊邪，抑為羊方之人邪，其為首級邪，抑為折俎邪，固莫可審知。然𦎫於此辭必為盛祭品之具，則無可疑」（見新詮之四十三葉）。魯氏釋甾為𦎫，固尚待商，然說𦎫字之義則是。辭言「𢀛王亥三𦎫」，蓋即以𦎫登三𦎫之首以為祭也。

㘣

(字形) (字形)

孫海波釋國見考古三期六十葉

按說文「國邦也从口从或」契文不从口或字重文或字从戈从口口即口字象有土也戈字即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即國之古文後叚為語辭之或乃復增口為偏旁耳國下段注云「戈部曰『或邦也』古或國同用或國皆訓邦知古或國同字非僅同用也金文作(字形)毛公鼎(字形)王孫鐘(字形)周差鐘(字形)宋班將(字形)都製鼎(字形)彔卣(字形)齊侯鎛或从土知域國亦通用也拾遺十六、九、有口字辭云「貞口下上若」葉玉森謂「口疑國之古文」見拾考二二葉非是

囿

□前、四、十六、三 □前、四、十六、四 □前、四、五三、四 □前、七、二十、一 □甲編、三七三〇 □乙、四九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囿籀文作□』石鼓文囿字亦作□。與卜辭同。或从茻與森同意」見增考中八葉上

按說文「囿苑有垣也从囗有聲一曰禽獸曰囿」□籀文囿」契文與許書籀文同羅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囿秦公簋已為形聲字

圃

甾

羅振玉曰「御尊蓋有圃字吳中丞釋圃此作甾象田中有蔬乃圃之最初字後又加口形已複矣」見增考中八葉上

按說文「圃種菜曰圃从口甫聲」契文不从口甫字重文金文作圃御尊圃

辛巳萱

𡆧

𡆧乙、八五二六、𡆧乙、九〇三一、

金祥恆續文編六卷十四葉下收此作𡆧無說

按說文「𡆧下取物縮藏之从口从又讀若聶」此亦从口从又釋𡆧可从

困

困 粹六一、朱乙六七二三、朱珠二五、朱掇二九〇、朱粹一一七四
朱新四三五九、朱前一、五二、四、

郭沫若釋困為困無說見粹考十四葉上

金祥恆氏收上列困朱二形為困無說見續文編六卷十五葉上

于省吾曰、「朱朱即朱字，稠木之作朱亦作朱，果之作朱亦作朱，朱亦作朱是其證。說文困之古文作朱，然从止从木無由見義，且粹六一、已有困字，朱乃古文根字。古文四聲韻上平二十五痕引古老子根字作朱，上从止，與从止每易棍。稠朱之作朱，果之作果也。說文古文以朱為困，乃借根之初文以為困也。借朱為困，猶借艮銀以為銀也。前一、五二、四、「貞奴牛于朱」。葉玉森謂「廿牛于困殆假作梱也，或為地名」集釋一、四一、按葉以困為地名是也。朱

即根之象形。初文上从ㄓ者，恐其與木形相掍，亦以見下也。以木而加艮為聲，毋乃後起字」。見駢續七葉下至九葉上。

葉玉森曰：「按說文口部『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朱，古文困』。卜辭从止从木，當與困之古文合。『廿牛于困』，殆叚作梱也，或為地名。」見前釋一卷一四一葉。

按說文「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朱，古文困。契文多作朱，與古文同。亦或作困。于氏釋根非是。按木作木，其下之木即象根形，如必易其根之象形，則字亦當作朱若ㄓ木，猶朱之作朱若朱也。何慮與木形相掍？根在下而於文則作木上从止以象之，古人造字必不如此也。且說文去古未遠，困下既有古文作朱，許君必有所受之。于氏乃引後出之古文四聲韻所引古老子根字以實其說，而謂許書之古文為叚借，恐未必然也。至困訓故廬，而古文

則从止从木殊覺費解（說文「梱門橛也」）王筠說文句讀梱下云「釋宮『橜謂之闑』又曰『樴謂之
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即門橛也』門部『闑門梱也』廣雅『橜機闑朱也』廣
雅以朱為梱說文以朱為困之古文莊子『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晏子作『井里
之困』然則古通用困後乃作梱為專字閒見經注而說文不收蓋其作尤後矣」
俞樾兒笘錄說困云「說文口部『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重文朱曰『古文从止木』
樾謂困之為故廬經傳無徵且木在囗中於故廬意亦無取許君所
說殆非也今按困者梱之古文也本部『梱門橜也从木困聲』困既从木梱又
从木纏複無理此蓋後出字古字止作困从口者象門之四旁上為楣下為閾
左右為棖也其中之木即所謂橜也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鄭
注曰『梱門限也』梱有限止義故古文从木从止會意廣雅釋室曰『橜機闑

㭘也」是即以㭘為門梱字然則困梱之為一字可知矣凡困極困窮之義皆以限止義一而引申之其後引申義盛行而本義反為所奪乃更製从木之梱又或以木作閫而困之即為門橛雖許君不知矣幸有廣雅㭘也一訓足證古文㭘之即為梱而人猶莫知困梱之同字何哉」王俞之說皆是也俞說尤為顯豁蓋困朱為門橛之本字梱閫皆為後起困為象形而朱則會意也以文字衍進之通例言象形之字當先於會意且契文既已有困朱二形知許君以困為籀文朱為古文者非也當云「困或作朱」乃合卜辭云「乙酉貞取振河其困于日雨」(粹六)困疑當訓限又云「奴弃于朱」(前一、二六、四)則為地名「貞茲朱旬其雨　茲朱旬不其雨」(乙、六七二三)困引申有窮盡終極之義朱旬其雨者猶言終旬其雨也間所定辭云「癸酉卜𠂤貞旬今至于丁

丑其雨。癸酉至于丁丑凡四日前卜終旬內此貞四日也金氏續文編六卷十五葉困下收釋、一一七四、一文作沐諦審原影本字實作沐乃以水以木郭氏釋沐乃貞人名金氏誤收

圂

[甲骨字形] 拾、十二、三 [甲骨字形] 前、四、十六、七、[甲骨字形] 前、四、十六、八、[甲骨字形] 後、下、三、十五 [甲骨字形] 乙、八一一一、
[甲骨字形] 乙、四五四四、[甲骨字形] 佚、六九二、[甲骨字形] 續存、一三六九、[甲骨字形] 外、九五、[甲骨字形]

羅振玉曰「从豕在囗中乃豕笠也或一豕或二豕者笠中固不限豕數也其从宀者上有庇覆令人養豕或僅圍以短垣囗象之或有庇覆宀象之一其閑所以防豕逸出者」見增考中十三葉上

桂馥說文「圂廁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會意」段注「梋廁上增豕字是也據許意明謂圂是豢豕之所也」前四、十六、七、[illegible]四、五、契文與篆文略同羅說是也字在卜辭或為地名辭云「于圂」佚七九六是也或用其本義辭云「貞𠬝作圂于專 勿作圂于專」乙、八一一一、是也又云「囗卜亡圂𢼄二豕二𡵃」「壬戌卜貞亡圂子專」乙、四五四四「甲戌卜貞般圂」乙七 拾、十「貞般圂」前、四、十六、八、後、下、三十五「言亡圂」「言般圂」皆不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許具題

員

□福一六、□佚一一、□佚二十四 □佚六五〇、□六中一〇七、

陳邦福曰：「福氏藏契第三葉（定按：乃第一葉）云『□貞□⺊□龜』，邦福案□疑釋員，員⺊疑鼎之郎之嬇」見辨疑十四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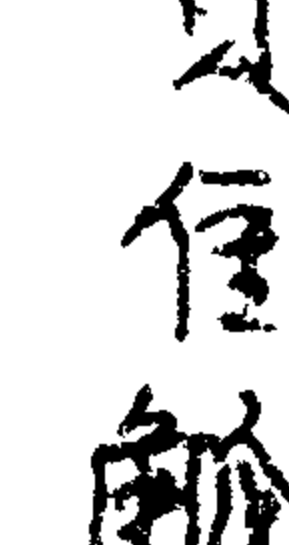
按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籀文从鼎」上出第一形與篆文同，餘與籀文同。辭云「口□至有大雨」佚六五〇 員疑亦為雲。「田子員」六中一〇七 地名。金文作□員父尊□員尊□員壺。

藏、一〇四、四　拾、七、十一　前、四、三十、二　前、五、十、二　前、五、十、三
前、五、十、四　後、下、八、五

羅振玉曰「象貝形作　者與𪔂鼎同作　者與貝父乙爵同」見增考中四十一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卜辭貝字有用為貝朋字者餘似為另一義作動詞解藏、一〇四、四、「取㞢貝」後、下、八、五「庚戌口口貞錫多女㞢貝朋」此作貝朋解本字前、四、三〇、六「貞王貝囚亡來囚自囚」前、五、十、二「貞土方不貝」前、五、十、四「戊申卜㱿貞口㞢其口貝」前、五、十、三「貞牧子貝」後列數條均另一義」見董先生自藏朱芳圃文字篇貝字條上眉批

又曰「貝在殷代確為重要貨幣發掘所得有孔可系者均屬之侯家莊新

甲骨文第五期卜辭有記取貝事「丁亥卜𡆥取貝二朋在正月取」辭一九殷、二七、六、又新出骨辭云「還取貝百」「口取貝六百」殷一七、辭一五一、一五二、在早期卜辭中貝為貨幣，不可參見一二。如「取㞢有貝」藏一〇四、四、「庚戌囚貞易錫多女母㞢有貝朋」可由字體可證為第一期辭，可知商人以貝為貨布在殷墟時期是始終一致的」見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載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一二六葉

按說文「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契文貝象形，小篆則不甚肖矣。許君說解「古者」以下數語可謂我國古代貨幣簡史，然貝於專用為貨幣前，還有一時期用為裝飾，許書賏部「賏頸飾也」即其證也。說詳四卷賏字條下。請參看卜辭貝字除用為

朋貝字者外其用為動詞者如董先生所舉數條疑當讀為敗敗从貝聲也金文貝字多見作□戊寅鼎□丁未角□宜子鼎□丙申角□天君鼎□甲寅角□小子射簋□庚羸卣□師遽簋□□取八卣□趩弔尊□辛巳簋□睘卣□貝隹觚□敬弔簋□弔尊□刺鼎□宰椃角辛巳簋貝隹觚數文據貝形尤甚所見者多不能悉錄

貢

工凸

按說文「獻功也从貝工聲」卜辭假工爲貢不从貝工字重文說詳五卷工字條下

賞

佚、五一八、丙卜通、別一、大龜三版

按說文「賞，賜有功也，从貝尚聲。」卜辭假商為之。商字重文說詳三卷商下。

賴 □ 前六·三六·八

唐蘭曰：「右□即賴字。商承祚釋□（類編六·四），孫海波承之，謂从木从□，說文所無（文編六·二）。按商、孫但就篆形為之隸變，實不識其字也。篆作□者，其實當作□形。古人作字每有省簡，率東本作□而或作□，是其明證也。□者，橐字中有兩貝之形狀。隸殷云：『易師易緣書白□貝』（殷文存上·十九），寓苗辰鼎云：『乍冊友史易□貝』（薛氏款識十六），□作□，昔人亦未識，郭沫若釋賴（青銅器銘文研究十三），非是；于省吾釋橐（吉金文選下·十四），柯昌濟釋橐（韡華集古錄跋尾己·十四），較為近之。□從□與□，橐橐所從之□，說文以為□，相近也。說文橐字從□木，金文作□（毛公鼎）□（盂鼎），從□可證。金文之橐有□，與卜辭之□□一字，特或象一貝或象二貝為異耳。□或□，□象橐中盛貝，以象意聲化例推之，當讀□聲（如橐聲），□或變為束（小篆橐从□木寫為束，金文□字或作束）。

賴後人疑其非聲則改从刺聲作賴矣說文「賴贏也從貝剌聲」蓋齒或畫之後起字矣見文字記七十六葉

按說文「賴贏也」从貝剌聲唐氏釋此為賴是也卜辭「僅殘餘」「庢賴」二字其義不詳漢書史記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晉灼曰「許慎曰之『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史記高帝紀集解亦引此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注「賴利也」魏策「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高注「賴利也」史記樗里子傳集解云「賴利也」晉語「已賴其地」韋云「賴贏也」贏利義同賴象一囊貝古者貨貝故有贏利之義也

貯 八八

□藏、二七二、一、□拾、九、十六、□前、四、二、三、□前、六、四九、八、□後、下、十

羅振玉曰「象内貝于宁中形或貝在宁下與許書作貯貝在宁旁意同又宁貯古為一字說文于宁訓辨積物貯訓積初亦非有二誼也」見增考中十二葉下

按說文「貯積也从貝宁聲」羅氏釋此為貯是說可從金文作□頌鼎 □頌壺 □ □ □頌簋 □尹氏匜 □沈子簋 □ □兮甲盤 □格伯簋 与栔文同

【補】郭沫若曰「甲骨文中有□字前四、二、三、原片折損僅餘三四字辭意不明羅振玉釋貯謂『象内貝于宁中形』然今知宁本□之初字（定按郭謂由為甾之象形字）為貯若宁貝乃以宁為聲則此□字直是□字之異□上作貝文而已」辭見金文餘釋二〇六

甲骨文字集釋第六

至二一九葉釋干鹵

賓

□藏二、四、□藏三四、一、□藏四七、四、□藏二一六、一、□□藏二五四、六、□藏二五七、三、□藏二五七、四、□拾十二、四、□前一、一、二、□前一、一、八、□前一、九、六、□□前一、四六、五、□前五、三十、四、□前六、十五、四、□後上、一、七、□後上、二十、六、□後上、八、十一、□後上、十七、五、□後下、三三、十、□甲一、三、十、□甲一、三、十一、□甲一、十八、十四、□甲一、二六、十、□甲二、二四、十、□戩五十二、□戩九、一、□戩十九、六、□戩二四、一、□戩四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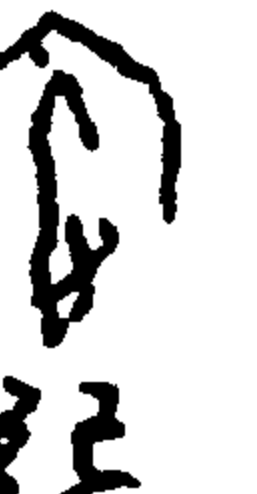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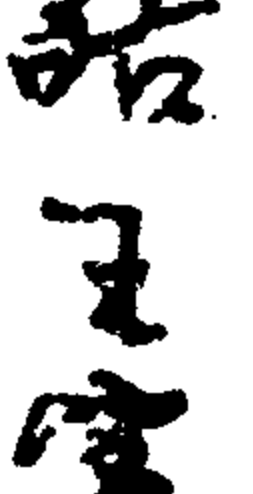
王國維曰「王賓謂先公先王。羅參事曰『祭者是王，則所祭者乃賓矣。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亦謂文王武王。孔傳釋為成王賓異周公者失之』」見戩考五葉下。王所引羅說見增考下五十九葉。

又曰「按卜辭賓字多作□或作□作□作□。虘鐘作□，邾公鐘作□，其所

从之[glyph][glyph]與[glyph]同意皆象屋形古文自有[glyph][glyph]二部首[glyph][glyph][glyph]諸字皆从之文[glyph][glyph]之部首即[glyph][glyph]之省[glyph]部亦然合食諸字从亼可證[glyph]上从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義為賓客客二字从夂意皆如此金文及小篆易从止為从貝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其義即禮經之儐字也如大敦盂史頌敦畧自貿鼎諸器之賓字从貝者其義皆為儐也後世以賓為賓客字而別造儐字以代賓字賓則[glyph]乃賓之本字賓則儐之本字也賓之本字其有者从[glyph]从人其譌變也乃以[glyph]生中之一畫屬於人上如虘鐘之賓作[glyph]若此字从宀从丏蓋已非其朔見觀堂集林卷一第十三葉與林浩卿博士論酹誥書又曰「檀弓孔子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雜記曾子論遣奠曰「父母

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是生則親之死則賓之古代當有此義於禮卿大夫之繹祭謂之賓尸則殷周間稱先王爲王賓亦不足怪也」見同上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賓古文作𡧍貝賓古金文皆从𡧍从貝虘鐘作𡧍有貝與卜辭同惟古金文中未見从止作者卜辭中賓字變形至多或省止或省万」見增考中廿一葉上

郭沫若曰「說文云賓所敬也从貝𡧍聲𡧍古文」此古文之形與金文形近金文大抵作𡧍貝（王孫遺諸鐘「用樂嘉賓」）若𡧍貝（史頌敢「賓章馬四匹」）亦或省貝如邾公鐘之「用樂嘉賓」作𡧍 𠭯鐘之一之「用樂好賓」作𡧍卜辭不从貝从止亦或省止變形頗多如𡧍止省爲𡧍𡧍止省爲𡧍𡧍止省爲𡧍𡧍止省爲𡧍余謂此後之者當係賓之最初字蓋从宀匕匕亦聲賓之脂真陰陽對轉也从匕在宀下與宗同意

又曰「𡧊亦賓字。金文姑馮句鑃賓字作𡧊貝，此省貝耳。羅振玉氏釋家，謂从亥，亥亦豕也」，非是。亥為豕之說始於漢，古人無之。見卜通七六葉上三六七片釋文

又曰「此片原拓析而為二，辭今復合之。辭內容與通纂三六七片（前六、八、一、三）同。彼二𡧊字均作𡧊，或釋家，余釋為𡧊。今此二𡧊字正俱作𡧊，是得其鐵證矣。𡧊者，余謂即武丁時所習見之卜人𡧊。『曰𡧊』『曰𡧊』者，蓋謂罷免其官職」見釋考一四、葉上一一一三片釋文

孫詒讓曰「說文宀部（定按是貝部，孫氏誤引）『賓，所敬也，从貝𡧊聲；古文作𡧊，从完。』此疑即賓之省。金文賓字如史頌敦、最貞叔賓父盨、鄭井叔鐘並从貝从𡧊；虘鐘則直省作𡧊，此與彼正同。𡧊雖為完字，而賓誼較近也」見舉例上九

辭有云「王其賓文。」後、下、七、一。「弜賓于止若。」鐵、二四四、一。「乙亥貞卜允貞賓唐。㞢昔不遘雨。」徵文、天象、八十。曰「其賓」曰「賓于」曰「賓唐」賓字雖用為儐，非賓客之賓也。」見前釋一卷十葉眉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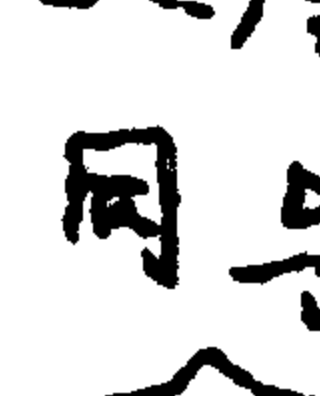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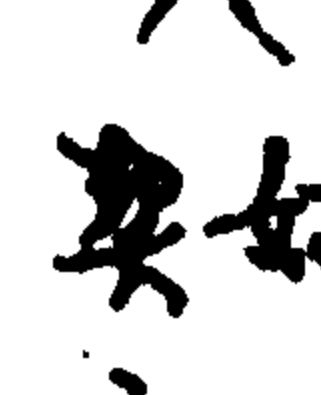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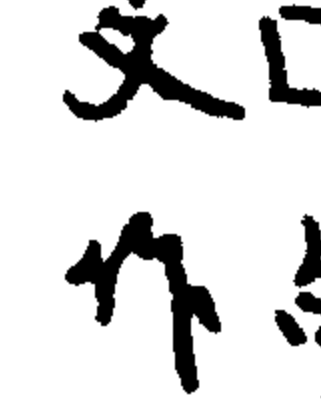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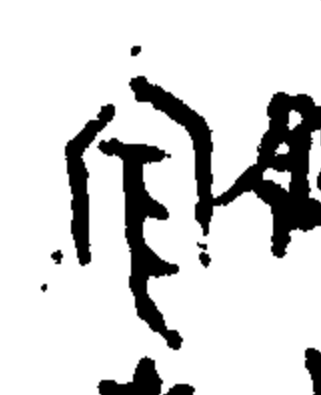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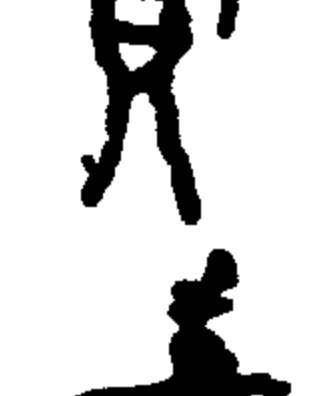
郭沫若又曰「𡧊字常與王字連文，羅振玉釋賓，並以『王賓』為名詞，此說自王國維以來凡言卜辭者均奉為定論。案實大有未諦。蓋『王賓』之字如連為名詞，則是卜辭中凡言『王賓』云云之例均缺主要動詞，不合文範，而它辭有言『王其賓𡧊某某』者（本書第一六一、文後、下、七、一），於王與賓𡧊之間挾一『其』字，則𡧊字分明動詞，是則『王𡧊』者亦猶卜畋遊之例之言『王田』『王從』『王步』而已。余謂𡧊乃小篆㝗字所從出，說文『㝗，冥合也，从宀丏聲，讀若書曰「藥不瞑眩」。』文『賓，所敬也，从貝㝗聲。賔，古文。』今按賓客若賓禮字之見於金文者與此古文之形相同

無从宀作者邾公釛鐘「用樂嘉賓」作宀戲鐘「用樂好賓」作宀均有貝作是則卜辭之㝡若㝐盖从止宀聲若宀聲之字也从止則當為儐道之儐說文「儐導也」从人賓聲擯儐或从手」止乃趾之初文从止示所導也故㝐當為儐若擯之古字譌變而為宀說文以「冥合」說之形義具失矣是故「王㝐」者王儐也禮運「禮者所以儐鬼神」即卜辭所用㝐字之義卜辭亦多見㝐字介在卜貞二字之間乃人名从貝之賓當是賓禮之賓饋贈意洛誥之「王賓」乃假賓為㝐若儐也」王賓者儐文武舊說「賓異周公」同失羅說為名詞則直為文武王國維洛誥解即采此說亦未為得見卜通十五葉至十六葉上

孫海波曰「卜辭賓或作㑌从人即儐字甚賓字之本義為儐从人者即所尊乳儐所以接賓以禮也故字亦訓敬卜辭又有用為賓客字者」見考古三冊

六七至六九葉

聞一多曰：「𡩜說未塙。卜辭或言『賓』，爲其可訓爲客爲宾賓，殆動辭也」。見考古六期一八六至一八七葉

唐蘭曰：「完（宄按指宂字）與完（宄按宂字）同，武丁時卜人名。字當釋爲完，亦即宄字。舊逕釋爲賓非也」。見天壤考釋四葉上九行

王襄曰：「按卜辭之例，凡祭祖先前言『王賓』，後均記『亡猷』，間記祭名。又卜辭習見『王賓戠亡卟』之文，此王賓確非祭祀，當爲朝會燕享之禮。戠即王所賓敬者也」。見簠考人名九葉下

又曰：「宛婦貝从止爲賓之異文。殷契王賓有二誼，一爲祭先祖，一爲燕賓客。誼皆爲王所賓敬者。此王賓與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孔傳以爲『成王賓

異周公之證近」見叢考天象三葉上

陳夢家曰「金文賓有貢獻義」見西周銅器斷代(一)考古學報一九五五第九冊一五八葉

魯實先曰「□□□□□□□□□□□□□□□□□」並是賓之異體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廿五至廿六葉

按說文「賓，所敬也。从貝𡧍聲。𡫁古文」。契文賓字作上出諸形魯氏所舉諸形中有非賓字者王國維氏說字形是也。契文御作𢓊，逆作𢓜，从止从卩，或从倒大字，其構造法亦與賓字同也。至卜辭郭氏謂賓與宗同意，乃从匕象女性生殖神象者失之。字从亻乃人字，定文或从𡰥可證古文偏旁从人从卩从女从大每無別也至卜辭王賓之文大半皆當解為動詞，乃賓敬之義，惟前七、三八、一、辭云「戠其巳祀方乍

則「帝降若我勿已[宀方]乍帝降不若」此辭之[宀方]爲祀字之受詞乃所祀之對象然則羅說亦不可廢也唐氏就字形隸定爲宄若究然就辭例覘之則非賓字莫屬之卜辭从止而金文小篆从貝者亦當如王國維氏所言从止作者乃賓客之本字从貝作者則後世之償字也金文作□虘鐘 契文同與□貿鼎□□□大簋□齊鞄氏鐘□王孫鐘□姑口句鑃 與契文作□者近□弔賓父簋□嘉賓編鐘□史頌簋

責

□甲編、二三四二、□乙、一〇五、□乙、一一二四、□乙、一五四五、□乙、八八九五、□乙、八八八九七

金祥恆續文編六卷十七葉下收此作責無說

屈翼鵬曰「今按屈氏釋金甲編二三四二之□作□字未識或是責字之異體於此當是地名」見甲釋二九五葉

按說文「責求也从貝朿聲」上出諸形以字形求之金說可从卜辭此字所見義不甚明辭云「丙午卜亙責」甲編二三四二屈氏謂當是地名是也「癸巳卜令奴責杞」乙、八八九五似為求責之意「丁丑責豕□牡責」乙、八八九七同片它辭言「朿羊」朿責於此當是同義字疑為用牲之法「庚申貞以索冎禍責亡冎禍」乙、一〇五「庚辰卜貞以索冎責冎」乙、一一二四二辭之例略同責似為方國之名金文作□旂

買

□ 甲編二七六 □ 乙五三二九 □ 乙八七三八 □ 乙九〇一三 □ 佚四六二

□ 粹一五五六 □ 新寫五六六

商承祚曰「象以网取貝之形」見佚考六六葉下

郭沫若釋買無說見粹考二〇七葉下

屈萬里曰「□字不可識」見甲釋四四葉

金祥恆收上出諸形作買無說見續文編六卷十七葉下

按說文「買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絜文正从网从貝网或在下與在上同郭釋買可從金文作□買王卣□買簋□右買戈□吳買鼎与絜文同

包字許訓「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又曰「包褢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褢」與此字外从所相似內从貝古異文也見補釋

唐蘭曰「圓从貝而以冂繞之冂即勹字亦即旬字圓即是貟當釋為貥玉篇「貥𧶆給」新撰字鏡「貥贖也」天治本十卷十七王仁煦切韵「貥𧶆給又貸贖」本掇瑣說文偶遺其字羅振玉釋為珍郭又以為龜甲並非也圓他辭均用為人名此不知何義」見天壤文釋十葉上

丁山曰「貥周陶文有作貟貥古陶文孴錄正承圓形一脈演來依陶文當釋為貥說文不見貥字而玉篇有之云「𧶆給也」貥从貝勹聲勹从冂勹聲按从勹聲等孔的𧶆說文云「𧶆魏詩曰『兕觥觵𧶆』𧶆𧶆今本毛詩桑扈作賕賕賕見於說文云「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此就漢律為說似不知貥即賕本

字現在敢據陶文上溯甲骨文補正說文曰「⿴囗貝賄也从貝ㄐ聲⿰貝句古文⿹勹貝賕或从求聲」⿹勹貝諧句聲則卜辭之⿹勹貝自可指為句讀之邱了」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一〇九葉

又曰「卜辭前六、五二、六，戩四六、五，所見⿹勹貝字當作貨賄解正用⿹勹貝字本義」見同上一一〇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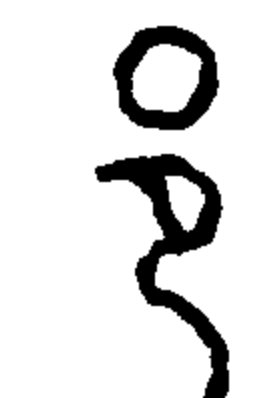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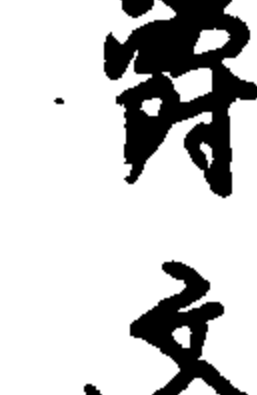
按从貝从勹ㄐ說文所無唐丁二氏釋⿰貝句是也羅氏釋珍於字形絕遠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癸丑卜⿱宀方貞叀⿰貝句令」後、下、三「貞宁貯眔內入御事」前四、二八、三「貞叀⿰貝句令」前六、三三、一是也又此字例與⿱中貝馬二字同見辭云「⿱中貝三⿰貝句馬三」戩四六、五、「⿴囗三⿰貝句馬八」粹、一二六、五（粹考二〇五葉上）郭謂「盖殷人於龜甲亦稱⿴囗貝也」說似未安唐云「不知何義」存疑是也又云「其㞢⿰貝句」前六、二六、三丁云「正用⿰貝句字本義」按此辭

殘泐甚義亦不可確知「癸亥貞气自雩十屯凷」。粹一三五 似亦爲人名柯氏釋此爲包亦未是

賝

甲編、一一八六、

屈翼鵬曰「隸定之當作賝殆是从貝良聲然不可識」見甲釋一七一葉

按从貝从良說文所無

藏六九、四 藏七七、四 前二十三、六 後上十八、二 菁一、一
甲一九十四 甲一十八四 甲二二一十六 戩三二、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邑从口从卪案凡許書所謂卪字考之卜辭及古金文皆作人象人跽形邑爲人所居故从口从人猶㐭爲倉廩所在故从口从㐭」見增考中七葉上

葉玉森曰「說文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按卜辭邑作从口象疆域从人象人跽形乃人之變體即指人民有土有人斯成一邑許君从卪說未塙」

按說文「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契文同葉氏有土有人之說与羅說同意是也卜辭恆言「茲邑」「大邑商」義与許說同金文作

遣簋　公遣鼎　敔尊　禹攸比鼎　師酉簋　康侯啚簋

小臣邑斝　禹攸比盨　齊侯壺　齊鎛　散盤　召鼎

師兌簋　[illegible]文

⿰丰邑

⿱丰田前四、十七、三、⿱丰田菁九、十三、⿱丰田乙、六九七八、⿱丰田續一、四七、六、⿱丰田簠徵、歲時、十七、⿱丰田簠徵、歲時、十八、⿱丰田簠徵、歲時、二四、

王國維曰「古封邦一字。說文邦之古文作⿱丰田，从之田，與封字从㞢从土均不合六書之恉，㞢蓋丰之譌。殷虛卜辭云『貞勿求年于⿱丰田土』（前四、十七、四），⿱丰田字从丰田，即邦字。邦土即邦社（古社土同字。詩冢土即冢社），亦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乃云國社矣。籀文（字亦封之籀文）社字从土丰聲，與⿱丰田之从田，邦之从邑同意，本係一字。毛公鼎邦作⿰丰⿱土又，从土又从邑」見古籀疏證三十之葉，封字條，戴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

郭沫若曰「余釋⿱丰田為邦甚是，然『邦土』殆即相土也。邦音雖在東部，然每与陽部字為韻，則邦相音相近。古人之為邦土者，後人音變而為相土也」見

卜通七十葉

孫海波謂土非桐土即社也見考古之期古史新證書後

王襄曰「古嗇字与穡通象田中藝禾之形殆即禮記郊特牲先嗇司嗇歟」見簠考歲時二葉下

陳夢家曰「古文邦與封為一字啚與鄙為一字說文「邦國也」廣雅釋詁四「鄙國也」封與鄙當是一名一字」見西周銅器斷代(一)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五第九冊一六三葉

按說文「邦國也从邑丰聲⿱㞷田古文」王氏說此字是也字在卜辭有兩義一為邦土連文「貞勿亭年于邦土」前、四、十七、三「丙子卜貞亭年于邦口土」簠徵、歲時廿「貞勿亭年于邦口土」簠徵、歲時十八、邦土亦當如王氏所說即漢之國社也一

為方國之名。「壬申卜亘貞祟禍不于壴𡆥八人郶五人」簠徵、歲時、四、續、一、四、七、二出二、重是也。又云「口子郶口王」乙、七、八、六九殘文，郶似為人名。金文「子」如為于文字則郶義不可知。金文作□師寰簋□□毛公鼎□彔伯簋□豆閉簋□齊鎛□□孟鼎□宗周鐘□子郶父甗□散盤均从邑与篆文同。或文增土从田从土从邑，其義意一也。散盤一文形已譌變。

鄙 啚

不从邑啚字重文說文云「五酇爲鄙从邑啚聲」

酆 豐

不从邑豐字重文說文云「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从邑豐聲」

鄭 奠

不从邑奠字重文說文云「京兆縣周厲王子友所封从邑奠聲宗周之滅鄭徙潧洧之上今新鄭是也」

郱 井

不从邑井字重文說文云「鄭地郱亭从邑井聲」

𨛫 途

卜辭以途爲之途字重文說文「𨛫下邑地从邑余聲魯東有𨛫城讀若

室」

𨞩

鄉

不从𨛜鄉字重文舊釋為饗說文「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从𨛜皀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日

日藏七、一。日藏二九、四。日藏六十、二。日藏六九、二。日藏一九五、二。日餘十六、六。日拾四、八。日拾七、十二。日拾八、八。日前一、五、六。日前一、十、一。日前一、十七、一。日前一、二十、七。日前一、二二、二。日前一、三二、一。日前一、三九、五。日前二、二十、五。日前三、十七、五。日前四、三四、二。日前七、二一、二。日日前七、三三、二。日日前七、四十、六。日前八、七、六。日前八、九、四。日後上、六、七。日後上、十六、三。日後上、十四、七。日後上、十九、六。日後上、二九、六。日後下、三、十八。日日後下、三二、一。日菁二、一。日甲一、一、三。日甲一、十、七。日甲一、十、九。日戩十三、十。日戩十七、十七。日戩二、二十四。日戩二六、三。日戩四七、五。

羅振玉曰說文日古文作㘒象日體正圓卜辭中諸形或爲多角形或正方

者非日象如此由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故也」見讀考中五葉上

葉玉森曰「按契文○□□等字並為圓形刀筆圓優為之予疑先哲因口○（並契文丁字初文或以為方圓 契文亦假口為日但辭中罕見）制造在前恐日作圓形與○相混故改作正方長方形又於形內注一小橫直之符號者乃求別於口厥後譌變為◇○◇形亦逕注此分別符號至从日之字或變作□□□如□□□又省變作□如□是也」見說契一葉上

又曰「先哲同時所造之字其意義或相近或相反組織之法必大略相同如日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是也」

屈翼鵬曰「日雨之辭又見粹編六九一片他辭又有夕雨之辭乙八一六三八 華六六八

以此視之則日謂晝間也」見甲釋九二葉

按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 ⊙ 古文象形」契文日字方圓多角不一其形說以方者為多羅謂刀筆不便為圓其說是也中有點畫所以別於口丁也徐灝說文段注箋曰「秦泰西載籍質七政圖日中有小黑點數十橫積直亙如帶以遠鏡目驗實然日字中畫象之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先哲說無遠鏡焉知日中有此黑子徐說未免附會也金文作 ⊖ 旂鼎 ⊙ 史頌簋 ⊙ 豦簋 ⊙ 無妃簋 ⊖ 仲辛父簋 ⊙ 善夫克鼎 ⊖ 邻王義楚耑 ⊖ 且日句兵戈 謂此乃贗器 ⊙ ⊖ 楚王酓忎鼎 ⊖ ● 剌作兄日辛卣 ⊖ 戈盾作兄日辛簋

時 旹前、四、五、七、 旹前、六、二四、七、 旹前、六、四三、六、 旹後、下、二四、三、 旹甲、六、三十六、 旹乙、編、三〇、 旹鐵、五三、九、 旹新、一五四八、 旹新、二四八三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時四時也从日寺聲古文从之日作旹』此與許書之古文合漢無極山碑時亦作旹尚存古文遺意」見類編七卷一葉下

按說文「時四時也从日寺聲旹古文時从之日」段注云「之聲也小篆从寺寺亦之聲也」窃謂之日亦為會意之亦聲爾雅釋詁「時是也」卜辭恒言「之日」猶是日亦即時之本義也卜辭云「□庚□益旹允□魚六月」前、四、五七、「□亥卜事貞王亦燕旹叀吉」前、六、四三、六、「貞翌丁卯魚益 貞乙丁卯不其魚旹允不」後、下、二四、三、數辭旹字商釋時讀為之日亦甚允洽孫海波云「時一曰之日合文」文編、七、二下、又疑急言之則為時緩言之則為之日未審是否也三、體

石經時古文作旹与許書古文同石鼓文與篆文同

□

□ 拾、十三、一、□ 佚、六〇〇

孫海波文編卷七第二葉下收此作晉無說

葉玉森曰「□為晉之古文卜辭僅見」見拾考三十六葉上

按說文「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易曰明出地上晉」栔文从二矢至亦从矢从一葉氏釋此為晉可从（商承祚類編从葉說 見佚考七八葉上）卜辭云「晉般二」月文辭不詳其義金文作□（格伯作晉姬簋）□（晉邦盦）□（屬羌鐘）与此同

啓 𠭰前六、九、一、𠭰戩三六、六、𠭰甲編一四三七、𠭰乙六十二六一、𠭰攈續二〇八、𠭰粹六四六、𠭰粹六四九、𠭰粹六五一、𠭰藏二四五一、𠭰前一、四三、五、

王國維曰「案上諸𢼸字从又持戶義當為启疑即晵之借字說文『晵雨而晝姓也』此條𢼸字之上有从日之迹知正作晵矣至云『不晵句其雨』與說文晵字之訓正合」見戩考六十葉下

葉玉森曰「按王氏說甚碻殷虛卜辭有𠭰字从日尤顯造字初誼蓋象推户見日鴻範五卜其二曰霽卜辭未見霽字似晵霽為古今文𢼸其省也」見說契又前釋一卷一二〇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啓从日从啟蓋啓與𢼸與𠭰為一字而霽與晴亦一語之

轉」見商代龜卜之推測、安陽發掘報告一期九二葉
王襄曰「攴古啟字，說文「啓，雨而晝姓也，从日啟省聲」此有日卜辭有「之夕允雨辛丑啟」及「不啟其雨」之文，是啟即啓之省無疑」見簠考天象十三葉下
商承祚曰「𣇂或从日作晵，或从月作𣍃。王靜安先生謂即啓字。董彥堂先生謂啓霽與齊韻之轉，霽晴又雙聲之轉。案啟為開啓之本字，以手启戶為初意，或增口作啓，或省又作𣅈。羅師叔言謂肩名以詩門往者，以又启之是也」類編六六其後借以為雨而晝姓之霽。觀其上从日作𣅈（晵），象晝姓启戶見日；以月作𣍃，象夜姓启戶見月。亦可以知其遷變之迹矣」見佚考一葉下

按說文「晵雨而晝姓也从日啟省聲」卜辭此義字多作𢼄若啓是用開启之引申義非純以音近假借之比後又从日作晵會意啟亦聲諸家說此是也詳二卷启三卷啓下

晛

□前五、三七、□後、上、四、十六、□後、上、八、五、□後、下、十八、八、□戩、五十、二、□珠、三一八、□佚、四六六、□續、一、四〇、四□錄、二三、□續存二〇四三、

葉玉森曰「森按此字或作□□□从日从頁說文頁頭也□□象頭踞而向日則面目自顯或即初文顯字加絲乃後起字」見殷契鉤沈又前釋卷五第五葉上

金祥恆續文編六卷二葉下收此作晛無說

按說文「晛日見也从日从見見亦聲詩曰『見晛曰消』」韓詩云「曣晛聿消」韓云「曣晛日出也」契文作□首見日之狀與日出之意正合許云「日見」見當讀為現从日从見會意字隸日部者以義主於日也金收作晛可从郭沫若隸定作暊

釋（考、五三、葉下）商承祚隸定作昗（佚考六七葉上）並未安也。葉釋顯，顯字以日下視隸會意，隸為其重要義符，例不得省棄，云隸乃後加，更昧造字之旨矣。字在卜辭均為貞人之名，義不可知。

〔補〕許敬參曰「字即小雅角弓『見晛曰消』之晛，注『日氣也』。卜辭或云卜晛，當是卜陰晴語」見考古三期八十二葉，又存真九十三葉。

按字象人舉首見日之形，許說是也。契文从㬎乃頁字，篆文从見，二者雖非一字，然其意相同，偏旁中例得相通。舉首見日亦得有「日見」之義也。許云「當是卜陰晴語」非是，字在卜辭乃貞人名。

⿸厂⿰亻日

□藏、一一〇、一、□前、四、八、七 □前、四、九、一 □前、七、四三、二、□菁、四、一、□
甲編、二九四七、□乙、一八、□乙、三六

羅振玉曰「从日在人側象日昃之形即說文解字之⿸厂⿰亻日徐鉉云『今俗別作昃非是』今以卜辭證之作昃者正是⿸厂⿰亻日之古文矣」見增考中六葉上

葉玉森曰「森按羅氏釋昃是也惟說仍未澈昃之初文為□或□从□□作側形乃象人影日昃則人影側也非日在人側之意變而作昃昃古意失矣」說契王國維氏魏正始石經殘石考謂□象日在人下正始石經□同卜辭見前釋卷四第十三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象人影偏斜下从日正為日昃之義是昃乃初文昃反為後起之字矣亦作昃昃从夨夨即說文訓傾頭之夨三體石經古文作□□之所

本也。見殷曆譜上編卷一第六葉上

又曰：「卜辭昃字从日从夨為會意字，夨為大人立正面之象，夨或夨則象人影之側斜，日昃則人影側也。說文作仄易會意為形聲矣。卜辭昃為紀時專名，約當今下午二三時頃也。殷人當猶知此昃字之意義為日照人影之側斜，因而定一日之時間，則立表以觀日影之長短，因而正一歲之節候，亦可以觸類旁通者矣。」見殷曆譜下編卷四日至譜一葉下

按說文「昃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昃之離。』」栔文作上出諸形，諸家說此並是。葉說从夨為人影欹側，較羅說已進一境，董先生說此字之義尤為審諦。卜辭云「昃翟啓也雾。」藏一一〇．一 謂日昃時天將晦冥也。「戊囚又王囚隹丁吉其囚來乞囚。乞出𧍝明出各云昃亦有出𧍝出虹自囚于河

在十一月」前七、四、二此爲紀天象之辭「明」「昃」對文明爲平旦昃猶今語「太陽偏西」之時也「王固曰㞢希（祟）八日庚戌㞢各云自東面母昃亦㞢出虹自北歙于河」菁四、一此均紀時之字也金文作□ 滕侯昃戟 从夨所以寫示欹側之意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昏

鄴三、三、三、 粹七一五 粹七一七、 新四四五〇

郭沫若曰「昏字說文云『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段玉裁云『一曰民聲』四字蓋淺人所增，非許本書，宜刪。凡全書內昏聲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譌也』。又云『昏聲之字，蟁亦作蚊，暋亦作敃，敯亦作忞，古音同文，与真臻韵有斂侈之別。字从氏省為會意，絕非从民聲為形聲也。蓋隸書淆亂，乃有从民作昬者，俗皆遵用，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凡汦昏之類皆从氏』。以昏類泯，其亦傎矣。今得此知殷人昏字實不从民，足證段氏之卓識，而解決千載下之疑案矣」。見粹考九八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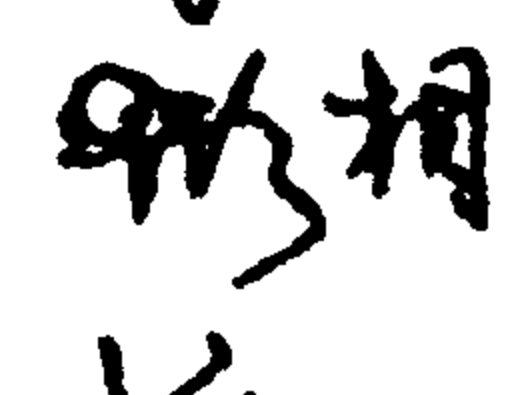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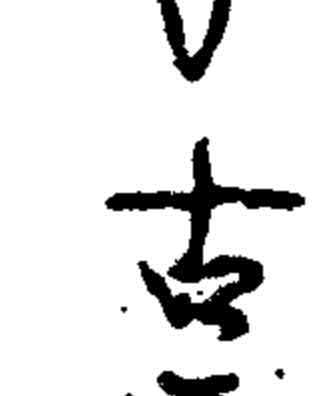
按說文「㫟，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栔文从日从氏。卜辭

以爲紀時字義即用其本義謂日暮時也辭云「𦘔兮至昏不雨」（粹七一五）「昏至𦘔兮其雨　𦘔兮至昏不雨」（粹七一七）郭云「𦘔殆段爲彤明日也兮假爲曦」其說盖是謂由朝至莫其雨也金文作𣅳毛公鼎辭云「余非𦘔庸又昏」乃段聞爲昏字左旁人形右著一丈耳與栔文𦘔爲同字鼎銘段爲昏非本字也

晦

按說文「晦月盡也从日每聲」契文不從日叚每為之每字重文

昌

昌粹、一〇二九、昌佚、四六八 昌後、下、三九、十四、昌粹、七〇〇 昌鄴三下、四四五、昌鄴初下、三五、三、昌佚、一六六、

郭沫若釋昌無說見粹考九六葉下又一三四葉上

于省吾曰「絜文昌字作昌昌昌昌等形郭沫若釋昌按昌即旦之初文旦昌同源後歧為二金文旦字望𣪘作昌克鼎作昌頌壺作昌伊𣪘作昌休盤作昌古文虛廓與填實同契文下不填實者契刻之便也其上从日或無點者文之省也惟契文二體分離金文多上下相連祗休盤旦字與契文相彷彿遞衍跡猶可尋說文『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按古文無从一者許說失之絜文旦字當係从日丁聲丁旦雙聲疊韻毋字絜文丁作ロ〇與旦字下从之虛廓形同絜文旦亦作昌下从日中有小橫乃變體

也。金文丁作●■，與字旦下从之填實形同，此旦字演變之證驗也。說文
「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籀文昌。」按古鉢昌字作[glyph][glyph]，下
从日，與小篆形相近，而說文所引籀文昌字下从▽，是籀文時期猶在鉢
文之前。▽即古丁字，金文晚期丁字王孫鐘作▼，者㳄鐘作▽。古璽文字徵
七、一。旦作日▼，即☉▽字。旦穿紐三等字，古讀穿紐亦為舌頭音。書皋陶謨
「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注引作「禹拜讜言」。讜亦通黨。逸周書祭公「王拜手
稽首黨言」。昌與黨聲讜近字通。爾雅釋詁「昌，丁，當也。」書皋陶謨偽傳亦
訓昌為當。詩雲漢「寧丁我躬。」傳「丁，當也。」昌本从丁聲，昌丁並釋為當，以聲
為訓。廣雅釋言「昌，光也。」與說文日光之訓符。說文訓旦為明，明光義相同，
此旦昌同名之證驗也。契文昌字均作旦字用。佚四六八「于南門昌」，當謂旦

時于南門，有事也」後下，三九，十四，「于昌亡𢦏」粹，九八四，「于昌王西田亡𢦏」宋粹于下一字作𠮛，疑當釋害。絜文金文雝字从此為聲，可證。一零二九，「于昌亡𢦏」均係占狩獵之時。鄴三下，四四，五，「癸于昌西伐𢦏，不雉人」係占征伐之時。粹，七〇〇，「昌不雨，食不雨」旦與食對文，食謂食時也。鄴初下三三，三，「昌湢至昏不雨」由旦至昏義尤明顯。佚，一六六，「兄祖東今昌彡正」新，二二六，「昌其㳄蒸」謂旦時祭也。佚八八二，「其复⊖」⊖下殘。應作昌，絜文复复互作，即复即復。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戊辰复昌」又有辭云「弜复昌其㣇」書大傳，虞夏傳，「旦復旦兮」管子牧民「不行不可復者」注「復重也」絜文言旦謂即日之旦，言復旦謂翌日之旦也。要之絜文昌昌字以日丁聲，即今旦字。說文誤作从一。金文旦形與丁形相連而亦有不相連者，可資參證。旦與昌初本同名，後以用各有當，因而歧化。然說文藉

文昌下从丁猶可溯其形昌當為聲訓昌又適鐘憲猶可溯其音昌訓光猶可溯其義小篆昌字下从曰謂形聲為會意而昌之義訓遂不可解矣」定按子文解下有錯字誤衍或解作二字為完誤之字之誤見駢之第四葉

按說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ᐁ籀文昌」案文昌郭氏釋昌是也下从口與許書籀文合小篆从曰之字古籀文多作ᐁ如君之作[glyph]意之箸籀文作[glyph]从言从口作ᐁ𡍬之籀文作[glyph]从高省偏旁而口字作ᐁ𧶠之籀文作[glyph]从口作ᐁ均其例也于氏謂字乃旦字下从丁聲金祭古籀丁字未見有作ᐁ形者蓋「此字實从口也小篆从曰与口同意許訓昌為美言乃其本義以字从日故又有日光也一解段氏注云「裴松之引易運期讖曰『雨日並光日居午兩日昌字』」圖讖說字多不合本義裴

引孝經中黄纖𥁕為日載東昌字亦本从曰非从日蓋昌之本義訓美言引申之時為凡光盛之稱俑則亦有訓為日光者日光秪為餘義例所不載」一曰日光也五字恐魏時因許昌之說而妄增之」段說是也惟謂日光一訓為妄增則未必然徐灝段注箋云「此字以美言為本義自當入曰部蓋載於此全書此類多有」其說甚是王筠說文釋例亦謂「此字當以虞書昌言為正義其說與徐氏段注箋之意略同當即為徐說所本據此數家所說昌字古从口篆从曰為無可疑于氏釋此為旦謂許書以會意說旦字為非旦乃从日丁聲實形聲字也按金文諸旦字其下所从實筆除「盤」一文外均与上日字相連實當以此形為正休盤作旦其變體也凡一字兩體相連例為指事間亦為會意甚少為形聲字者又契文昌字兩體多離無一相連者以較金文旦字其

口在食旬是也然則食不雨昌不雨者食昌（昌）蓋均地名非紀時字也後辭昌湄 湄連文卜辭未見以此二字連文紀紀時者卜辭恆言湄日亡戈屈萬里氏讀湄爲彌是也蓋猶言終日也此辭湄字義訓當同蓋謂昌地終日至昏亦不雨也于氏所舉它辭昌釋爲昌解爲地名亦多可通惟用爲祭名者則不知當於後世何禮耳又言「復昌」則當訓爲昌盛于氏訓爲翌日之旦殊覺牽強也

〔補〕陳夢家曰「卜辭言『祖某旦』『父某旦』疑段作壇」見綜述四七二葉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昱

前六.二十.四　前六.五一.二　前七.五.二　前七.三二.四　後上.二十.五　後下.六.七　後下.二十.三　後下四三.三　甲一.十七.二二　甲一.二一.五　甲六.二五.七　戩十三.九　戩二一.十二　甲編五六四　乙五三九四　珠六四四　佚三〇五　卜.九〇六　卜.九三五　京二一.一.四　鄴三.三四.四　新五六四六

按說文「昱明日也。从日立聲」。為後起篆文明日專字。契文多叚羽為明日字。或又叚翊為之。此从日羽聲。為後起契文明日專字。說詳四卷羽字條下。請參看。金文作[glyph]盂鼎「雩若翊乙酉」。从日羽立並為聲符。乃翊昱二字之混合體。[glyph]宰椃角「在六月隹王廿祀昱又五」。叚羽為之。

補 唐蘭曰。右[日羽]字知非羽日合文者。以卜辭每云[日羽]日也。王國維謂借戠為

昱後來加日作䎠為形聲字固誤近人以用翊䎠三字通釋為翌亦非卜辭云「羽丁未䎠于父丁」又云「羽辛䎠于口辛」則羽䎠不應無別明矣䎠字當从日羽聲雍邑刻石作翌與此同以字例考之蓋即羽之孳乳字也古初字少假借羽毛之羽以為羽日形聲字興因注日於羽旁而為䎠字矣䎠字之用未廣或又假借從立羽聲之翊以為之其後更注日於翊旁而為翌字小盂鼎之翌是也後世誤認翊從立聲於是有翌為昱說文所載是也蓋由羽演變而為昱當如左圖

辭

羽 卒象羽形 叚為羽日

䎠 從日羽聲 䎠日也

翊 從立羽声 叚為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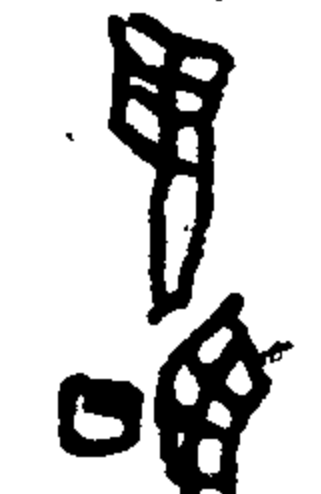
小盂鼎 周康王時

翌 從日翊声 翌日也

小篆

昱 從日翊省声 昱日也

昱 說文从日立聲

翊 說文从羽立聲

王國維氏說于㫚即昱字遂不可通至謂翊爲㫚有與史跡不符矣」見文字記十二葉下至十三葉上

馬叙倫曰「字爲从日葉聲所以之甲實爲葉之象形」見中國文字之原流載馬叙倫學術論文集三十葉

于省吾曰「卜辭昱字作□、□、□其畫繁簡無定不煩備錄按甲與嵐非同字已詳唐說定按見四卷羽字條惟葉唐之君以爲羽翼字亦誤昱字盂鼎作□宰椃角作□前三之六五有□字殆左象器形兩側插羽非从又也金文从羽之字如史喜鼎翟字作□、翏生盨翏字作□、是甲與羽翼字迥別如謂爲形之演變則石鼓文昱字猶作□其非羽翼字不待辯矣卜辭昱字實象古刀形近年安陽出土商代之刀刀背及刀之兩面每有縱橫陽文線其花文成

正方形或斜方形與卜辭昱字絕相類再以商代出土彝器銘文之有刀形者證之刀作□形數見不鮮容庚金文編附錄所摭者已略備其畫成虛匡或有交文者如刀爵作□且父乙卣作□父乙爵作甲或刀爵作甲與卜辭昱之作□形者相彷又刀字父辛卣作□初毁初字从刀作□予所藏父己尊有□字左右均象刀形父年（定按當是父辛）爵有□字正爵有□字均象以手持刀之形與卜辭昱之作□□□者相彷是昱字之初文本象刀形灼然明矣古籍昱亦作⿱羽昱翌从羽乃刀形之譌變也卜辭有□字从口从刀當即書多方叨懫之叨又□字習見从三止从凡不識舊釋邎未可據說文云昱明日也从日立聲以聲言之昱喻母四等字古讀喻母歸舌頭音卜辭假刀為昱是古讀昱如刀猶古讀繇如陶讀揄如當

讀攸如調矣見駢枝二十至二十一葉
按以卜辭𤔲小篆作翊䎙之唐氏釋□為羽是也馬氏謂此乃从日葉聲於形於聲雖皆略近然無解於翊之作□于氏釋甲為刀舉金文刀之象形數文謂與甲字相仿按栔文羽字形體詭變至繁而能附會以說為刀形者實鮮見于氏所舉金文數器未著明所見書名卷葉名器銘文有無定字不可知然則所舉甲□□□諸文或即羽字亦未可知所舉㓞字疑即栩字也即于氏所舉金文數形並皆刀字似亦不能僅據三數疑似之文遂謂栔文所見形體不一之諸文悉皆刀字于氏文謂金文從羽之字皆作羽與甲字不類實則甲為原始象形與圖畫初無異致羽則文字化程度已深之象形文固不能謂形體已殊即非一字如置文虎字作□

昔

昔前、四、二七、三 昔後、上、二八、三 昔後、下、五、三 昔菁、六、一 昔甲編、二九一三 昔乙、一九六八 昔佚、三八六 昔佚、五四三 昔簠徵、文字、四五 昔新、一八八五 昔鄴二、四、三 昔鄴、四五、五 新、六七七

葉玉森曰：「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𦠆。按籀文乃腊字，古必先有昔乃孳乳腊。契文昔作昔昔，从巛，巛乃象洪水，即古巛字。从日，古人殆不忘洪水之巛，故制昔字，取誼於洪水之日。𦠆鼎作昔，上亦从巛。吳侗曰『昔从巛日之說至精，楊子雲所言洪荒之世即古昔誼』。」說契一葉下

按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𦠆，籀文从肉。」段注云：「昨之殘肉，今日晞之，故从日。鄭注腊人云：『腊之言夕也。』此可證周禮故作昔字，後人改之。昔者古文，籀文增肉作𦠆，於義爲複。昔肉必經一夕，故古段昔

為夕穀梁經「辛卯昔恆星不見」左傳「為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為君」皆是又引伸之則段昔為昨又引伸之則以今昔為今古矣今古之義盛行而其本義遂廢」此謂乾肉為昔之本義今古之義乃引伸昔為古籀之別實則昔為今古義之本字乃从日从𡿧會意葉說是也乾肉之腊乃从肉从昔昔亦聲二者實非一字玉篇二字分收二部不誤玉篇日部「昔思亦切往也久也昨也」肉部「腊思亦切乾肉也」周禮「腊人掌乾肉」而王筠說文釋例乃云「昔之籀文腊玉篇在肉部注解判然時代漸降古義漸微顧氏即知之亦或从佮後生愈不知矣以不誤為誤未見真古文之故也字上从𡿧非与俎同意也」俎許之「从半肉」顧氏去古未遠其分別部居必有所本非从佮也」許君以乾肉訓昔不類後人誤混亦智者千慮之一失也魏三體石

經昔之古文猶有殘泐然其上猶隱約可辨為从仌不誤非从仌仌文已从石經叢
仌也卜辭昔均為今由昔義辭云「丁亥卜㱿貞昔乙酉箙旋（殷）御□大甲且
乙百鬯百羌卯三百□」後、上、二八、三「□之齒今□昔我觀□」下、五三「四日庚申亦
有來艱自北子㚸告曰昔甲辰方征于收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
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菁、五、是也金文作昔克鼎昔卯簋昔師𩰫簋
昔善鼎昔㝬鼎昔史昔鼎容庚金文編七卷二葉上昔字條下亦收以
肉作者一文見郤徐王鼎字作昔其銘曰「徐王擇用其良金鑄其鼎鼎
用鬻腊鬻用雝賓客子子孫孫世世是若」貞松、三、廿一、金叢、二六〇、又鬻字雖不識
然以文義揆之當為烹飪義其下一字與昔字同為所鬻之品物謂鬻
之以雝賓客也昔當為乾肉之義而金文不以肉作之諸昔字均與今

為相對義分別較然契文昔字其義亦与金文同（契文無腊字）足證玉篇不誤也

昕 甲編、四五八、

屈翼鵬曰「字从囧从斤疑是昕之本字昕之作昕猶朙之作明也」見甲釋七一葉

按說文「昕旦明日將出也从日斤聲讀若希」契文此字屈氏釋昕可从本辭僅殘餘昕字其義不明

⿰日卩

[甲骨字形] 乙、一六二一、

从日从卩說文所無

⿰日何

[甲骨字形] 摭續、一〇六、

从日从何說文所無文疑日乃象頭形非从日姑收於此

⿰日内

[甲骨字形] 珠、三九三、

金祖同曰「⿰日内从日从内玉篇「⿰日内奴骨切日入色也」⿰日内歲「疑即晚祭」見遺珠三十二葉

从日从内說文所無金氏謂即玉篇之⿰日内可从

前五.五.七　乙.三五七　乙.六三一四　珠七七七　續.二.二九.三　菁.徵.雜事四七　鄴三.三.八　續存一六四四　粹.四.　粹二八二　粹一一九六　新四八二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从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㫃古文㫃字象旌旗之游及㫃之形』其義頗難通又所載古文與篆文無異段先生正之曰『从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十一字當作从巾曲而下垂者游从入游相出入也』語意略顯然謂㫃从入尚未得盡㫃字全為象形卜辭作與古金文同象杠與首之飾象游形段君以為从入非也蓋篆形既失初意乃全不可知矣卜辭又有字象四游之形疑亦㫃字」見增考中四十六葉上

徐協貞曰「㫃與㫃同古㫃字」見通釋一卷五葉下

按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从屮曲而下垂㫃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㫃古文㫃字象形旌旗之游及㫃之形」契文為單體象形之文羅說是也徐氏所舉二文未著出處第二文或是㫃字第一文待考羅氏疑𠂢亦㫃字孫海波文編从之（乙七三）𠂢唐蘭釋中是也（見中字條）羅說非全文作𠂢金文作𠂢（休盤孝亂為旂銘云「䜌旂」）與契文同

旂 𣄃 戩、四七、九、

王國維曰「𣄃卜辭作𣄃即旂之本字頌鼎頌敦等作𣄃假借為祈求之祈」

見戩考七三葉上

按說文「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从㫃斤聲」王氏說此為旂之本字可從說詳

一卷祈字條下契文金文多假此為祈匄字金文作𣄃休盤放字重文𣄃毛公鼎

𣄃頌鼎𣄃𣄃頌簋𣄃鄀公鈹鐘「旂年眉壽」𣄃師㝨父鼎「用旂眉壽」与上文五段為旂祈匄字

〔補遺〕葉玉森曰「𣄃亦旂字」見枝譚二葉按葉說可从惟手頭無葉氏此書不知此文出處故本書不收但錄存其

說用備查攷

唐蘭曰「𣄃王國維釋旂近是按此字從㫃斷聲舊以為從旂從單誤」

見導論下之十九葉上

旃

前、五、六、六　前、六、三一、四、　乙、二八八二、　乙、四〇二七、　乙、四九八八、　乙、六五七六　乙、七二八八、　佚、六〇八　摭續一八四

商承祚曰「旃案此字从㫃从丹从冉字此疑即旃字丹月形相近殆傳寫失之」見類編七卷四葉上

按說文「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从㫃丹聲周禮曰通帛為旃」旜旃或从亶」絜文从㫃从人冉聲商說可从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令旃」前七、三一、四「旃眾𣪠」乙、二八八二可證

[glyph] 藏一五三、一 [glyph] 前二、二六、六 [glyph] 前二、二六、七 [glyph] 前二、二九、一 [glyph] 前二、八、三 [glyph] 藏六三、一二 [glyph] 前六、四一、七 [glyph] 後上十三、十三 [glyph] 後下十四、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古文作𨒫案石鼓文作[glyph]與此同从子執旗全象形从水者後來所加於是變象形為形聲矣」見增考中四十六葉。

按說文「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𨒫古文游」契文从㫃从子羅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王往游」藏一三二、二「田游」前二、二六、六「田于游」前二、二六、七可證

金文作[glyph] 𣪘文 [glyph] 𤔲文 [glyph] 辭文 [glyph] 長日戊鼎 [glyph] 四年相邦戟 [glyph] 金鼎 [glyph] 盂鼎文

旋

□拾、十二、十七、□後、上、二八、三、□後、下、二十、十六、□後、下、二六、

二、□後、下、三五、五、□佚、九六、□佚、五四三、□佚、六九七、

羅振玉曰「旋許書从疋此从足增彳者殆亦旋字」見增考中六十五葉下

孫海波曰「□當是旋之初文金文召尊旋字作□正與此同」見考古三期七一葉

按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㫃从疋疋足也」絜文从㫃从止或从足會意止足與疋同意羅孫之說皆是也辭云「辛酉卜王貞余丙亦旋于征」後、下、三五、五、「囚卜王亦旋征」佚、六九七、旋𣄴當剔還「丁亥卜㱿貞昔乙酉葡旋御囚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卯三百囚」後、上、二八、三「囚貞昔乙酉葡旋囚乙百鬯百羌卯三百宰」佚、五四三、二辭為一骨之折言「葡旋」未詳其義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与

旅

藏九十一　前一、二、六　前一、八、八　前一、十五、三　前一、二、六　前四、三一、七　前六、十八、一　後上、五、八　後上八十三　後下四、八　後下五、七　後下四三、九　甲一、七、八　戩二十、六　戩二十、六　戩五十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旅古文作㫃从止古金文皆从㫃从从亦有从止者曾伯霧簠旅與許書略近其卜辭从冂从从　許書从止者皆从之變形卜辭又作㫃（作㫃从从从人亦从人或借用屋室許書从㫃即从之譌）象人執旂形古者有事以旂致民故作執旂形亦得知旅誼矣伯㠱鼎旅（作㫃）許書从从即从之譌」見增考中二十葉下

郭沫若曰「[illegible]蓋人乘車而車上載旌形當即旅之初字」見青銅上冊十八葉

按說文「旅軍之五百人爲旅从㫃从从从俱也𣄚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契文与小篆同象旂下聚眾之形軍旅之本義也引伸之爲眾爲陳叚借爲盧爲魯古文从㫃之字金文多譌从止偏旁中數見不鮮不煩具舉說文旅古文作𣄚从止即从㫃之譌从从即从从之譌也徐灝朱駿聲並以𣄚爲者下許云「□古文旅」之□之譌體非是□与𣄚形近故許君誤仞□爲古文旅字實則二者互不相涉也郭謂金文□象三數人奉車實則乃象奉旂之形非奉車也金文作□㪤盤□遣鼎□庫伯鼎□商丘叔簠□叔考父簋□虢叔鐘□鄭同媿鼎□鄀公簠□旅虎簠□昜做比鼎□作旅鼎□仲錄簋□季念鼎□滕侯盨□甫人盨□免簋□□晉伯簋□陳公子甗□伯其父簠□□弔簠□郳侯鼎□魯大僕

盉　父乙卣　父辛卣　廣父己簋　豆

丁𣪘　父辛觶　亦有以車作者如　偖尊　𣪘仲簋

作父乙尊　牽伯𣪘　中旅鼎　卜辭旅爲貞人名

族

藏十四、二 藏九三、一 拾十一、四 前四、三二、六 前五、七、七 前五、七、八 前五、八、一 前六、五一、七 前七、一四 前七、三八、二 後下二六、十六 後下三八、一 後下四二、六 菁十一、七

羅振玉曰「从㫃从矢 軍旅之下矢所集也」見增考中四十四葉下

葉玉森曰「族字乃象交脛人在旗下 从㫃从交 非从矢 卜辭从矢之字必作天形 此實从交 族字之原 應創造于酋長時代 古之酋長必俘虜異族之人而歸屬于旗下 以擴張其部衆 故族字象交脛人在旗下 交脛人即俘虜也」說契九葉廿四行 殷時殆編制俘虜為若干族 或即謂之俘 如「早俘族」藏十四、六 「多早俘族」徵文人名三六 「肙是也」 又他辭云「王由令伊令五族伐羌方」後下四二、六 「五族未舉其名 當為遷陸陟軍使之就近會師出伐 故略其族名也」見前釋四卷四十

一葉上

丁山曰「字从㫃从矢矢所以殺敵㫃所以標衆其本義應是軍旅的組織清人八旗的制度當是族字从㫃正解唐書突厥傳紀其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箭者矢也族字从矢當又與部落稱箭的涵誼相同有是八旗十箭的故事即證我認為族字的來源不僅是由家族演來還是氏族社會軍旅組織的遺蹟」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三至三四葉

又曰「卜辭又有族氏連稱者氏盡是部族的徽號族則是軍旅的組織其區別可能如莫爾甘古代社會所謂一為聯合部族一為胞族」見同上

按說文「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从㫃从矢」許君意蓋以此為鏃之本字段

氏注亦謂族類讀乃由「束之族」之所引申按矢族鏃字从㫃無所取義段注據韻會集韻類篇所引於「从矢」下增「㫃所以標眾眾矢之所集」十字此乃族類之本義於矢族之義又無涉字从㫃从矢其本義當為族類丁說是也蓋古者同一家族或同一氏族即為一戰鬥單位故於文从㫃从矢會之意也許君誤以此為矢族字故於鏃下但云「利也」利也一義實由矢鏃一義所引申族則族類之本字也卜辭言「多子（叢釋侯非是）族」「五族」「旅族」均部族之義金文作[字形]毛公鼎[字形]師酉簋[字形]番生簋[字形]王命明公簋[字形]事族簋[字形]不易戈均从矢与卜辭同足證葉說从文之誤

旋 [glyph] 前、五、七、四、
从㫃从疋說文所無

旝 [glyph] 前、五、六、三、
从㫃从高說文所無

⿸㫃土 [glyph] 乙、四〇九二、[glyph] 乙、四二〇一、
从㫃从土說文所無

⿸㫃又 [glyph] 續、二、二九、三、[glyph] 簠徵、雜事、九七、[glyph] 新、二六七八、
从㫃从又說文所無

⿸㫃大 [glyph] 甲編、二六四七、[glyph] 鄴三、三九、十、[glyph] 粹、二五八、[glyph] 粹一一四六、
从㫃从大或从八說文所無粹、一一四九辭云「癸巳卜王其令X」X五字為刻橫畫 [glyph]

丁山曰：字當从陳說釋弇，讀為奄。奄為盤庚遷殷前之故都。詳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四二葉。

郭沫若曰：卜辭言向猋放者一「（壬戌）卜㱿貞帚妌向猋放。王固曰其隹庚向猋放。旬辛亥帚妌向猋允放。二月」（二、十一）「壬午卜㱿貞帚妌向猋放」（凡十三條餘从略）。孝定按：郭氏所引辭例此等辭例均屢見，此外尚多有（中畧）。凡言向猋放之帚妌、帚孜、帚婡、帚𡚸等均人名（中畧）。附此有待討論者為向猋放二字。此二字舊釋為弇奴，字形既異，義亦難通。細案此二字向猋當為動詞，上舉第六例「帚孜不其向猋」（續四、二九、二）可證。而放當是形容猋之狀詞。第一例之「帚妌向猋允放」（續四、二五、一，大一八四合）及第十二例「帚𡚸猋不其放」（後下三四、四）可證。又此二字恆專係于帚某之下，此外無所見。放字有左列二例稍異：「□辰王卜在兮（貞），戠放（王）占曰：吉。在三月」（前六、一六、三）乙

亥卜㱿貞王曰㞢□㚤不曰㚤佚、五八六、第一例乃帝乙時所卜娍下一文左旁从毓右旁从止衣又當即毓之繁文象女人產子持襁褓以待之第二例當在帝乙之前武丁之後□即身之繁文象人懷娠之形㚤字係於毓與身之下而加以貞問必係吉祥之意前例答曰吉後例答曰㚤是㚤亦猶吉矣準此則㚤當是妿之省讀為嘉㚤字係於□下既与係於毓下身下之例相同而□又專為女子所有事則□蓋娩之古文从向从廾攀廾亦聲也」見古代銘刻彙攷續編骨臼刻辭之一攷察五葉下至七葉下按郭氏於釋編攷釋則書此字作「冥」而小書「娩」字於其下見粹考一六〇葉下又楊樹達氏亦采郭氏此說見求義五一葉上

唐蘭曰「卜辭習見□㚤㚤舊誤釋奴□則自陳邦懷氏始釋□而以□

為娩學者從之初不詳帚某冥奴之當作何解也郭沫若釋冥妿而讀為娩嘉為卜辭研究中一重要之貢獻惟以冥為從向從廾廾亦聲則殊勉強余謂冥即冥字冥之本義當如幎冪象兩手以巾覆物形之說文作冥其形既誤遂謂「從日從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穿鑿可笑卜辭冥當釋嫇冥或嫇之用為動詞者並段為娩「生子免身也」余前作卜辭文學文」一中釋冥為冥（清華學報）而未詳其說今故補之郭氏粹編考釋亦逕作冥則其近時之見解或與余意符合矣」（見天壤文釋六十葉下）

按說文「冥幽（段注改作窈）也从日从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段改作冥）冥也」家云从十而解云「日數十」第云从月而解云「月始虧」既云「日數十」矣而又云「十六日」文離穿鑿莫可究詰治說文者固多疑之矣契文作上出

諸形。郭唐均釋冥。（郭氏粹考出書早於唐氏天壤文釋者二年，二氏並釋冥，蓋未所見略同。）郭氏復詳解辭意，其說均塙不可易。陳氏釋舁，於卜辭辭義均不可解，其說非是。字象兩手以巾蔽日（或从月，乃象蔽月形）之形。許君「幽也」之解爲其本義，蓋幽有闇義。許書冥下云「日且冥也」，昏下云「日冥也」，均其義也。从「𠬞」之字偏旁或通於「収」，「収」之隸變爲「廾」，再變則爲「大」。冥之今隸正从「大」，猶与此偏旁衍變之迹相合。篆譌从「六」，而義始難解，此許君支離穿鑿之說之所由作也。字在卜辭除一之例用爲地名，如（藏一八六、一）「王入于冥」（戩九、十四）「丁酉㱿貞來乙巳王入于冥」，它辭均爲「帚某冥㓜」連文，冥當讀爲娩，㓜則讀爲嘉，郭氏論之審矣。（郭謂𠂤爲身字，其意是，而釋字則非。說卜辭身作㐆，作𠂤，則𠂤亦字也。）惟郭氏謂𡚬与吉同意，其說稍有未諦。卜辭中有數條饒有趣味之辭，例可見𡚬字之塙義。其辭云「壬寅

嘉」乙、六九〇九、安辭均言「帚某娩」而此辭獨言「子目娩」則子目者蓋武丁之女子也據此以推安辭之言「子某」者蓋亦男女並稱也」

晶

前七、十四、一、晶 後、下、九、一、晶 甲編、六七五、晶 佚、五〇六、

商承祚曰「晶疑曐字說文曐之古文作霝从雨乃後增唐氏謂此乃星之本字」見佚考六九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並星之象形字與晶之作𠁁異亦有从生作者如曐曐生即栔文生字形聲字也說文古文曐與此同見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之二葉」

楊樹達曰「卜辭星為象形字而其用則同於許書之姓晴見甲文說十一葉」釋星

屈翼鵬曰「晶與𠁁異𠁁乃品字晶則星字也卜辭星字作曐前七、二六四、一 曐乙、八七、以晶口口亦形以生亦音為形聲字治卜辭者既識之矣而但象形不

者聲符之品，諸家率誤釋為品，則不知其為星字也。通纂四三二片云：「七日己巳夕㞢𡆥㞢新大品竝火𡆥。」郭氏釋品為品，而不識其字。按其乃新字，品乃星字。新大星者，新發現之大星也。火亦星名，即詩豳風「七月流火」之火。「新大星竝火」者，言此新大星與火星竝行也。以是知品確為星字，本辭之○○○亦即星字。惜辭殘，未詳所卜者為何事。勞貞一先生云：「新星當即客星，言火星旁有客星也。此蓋記變星最早之資料，在天文史中可謂珍貴矣。」見甲釋一〇七葉。按說文：「晶，精光也，从三日。」天無二日而字从三日，段氏注之云：「凡言物之盛，皆三其文。日可三者，所謂絫日也。」是以此為會意。徐灝段注箋云：「晶即星之象形文，故曐疊字从之。古文作○○○、⊙⊙⊙二形，因其形略，故又从生聲。小篆變體，有似於三日，而非从日也。古書傳於晶字別無他義，精光之訓即星之

引申因聲轉爲子盈切遂歧而二之耳」王筠說文釋例亦謂晶爲星之古文

桉羅氏之說極塙卜辭星字作㽔品亦作器可證也㽔品晶象眾星羅列

形器則形聲字辭云「囗未有㽔新㽔」前七、十四、一「七日己巳夕㞢有新大

品並火」後、下、九、一此言有新大星與火星並行同片它辭云「囗希祟其有來嬉囗

不吉」蓋謂此種天象爲不吉之徵也「囗貞王囗曰先囗火晶囗好囗」佚、五〇六「囗

[甲骨字形]嬉云自北西單[甲骨字形]囗[甲骨字形]器三月」前七、二六、四[甲骨字形]疑爲來之殘字言有來嬉

雲自北來西單當爲地名[甲骨字形]爲天象字諸家說者不一當另詳之星上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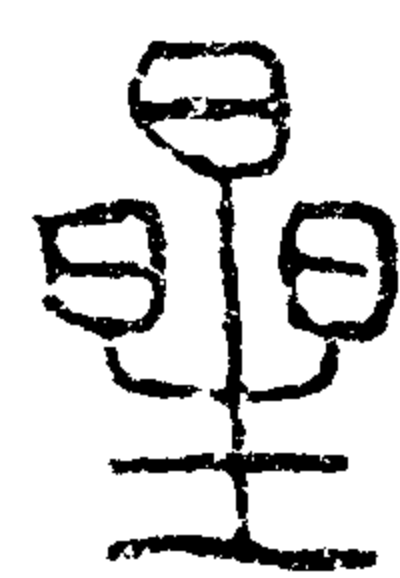
不可識乃星名右从鳥右从商与小異「丙申卜殸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固曰酒隹有祟其

有設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𢻱卯鳥星」乙、六六六四、六六七之㬫文晴同此均品器通

用之證也金文星字作[甲骨字形]麓伯星父簋与篆文同本書仍以許例分收品器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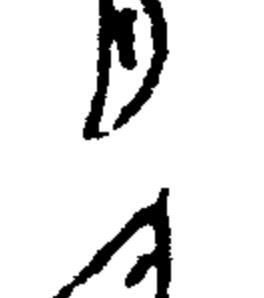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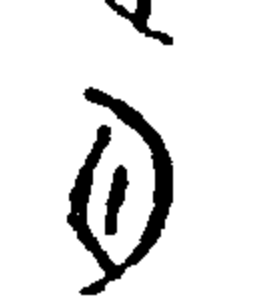
晶星二字其實一字也

曐

㽬前七.二六.四 㽬拾十四.六 㽬乙一八七七 㽬乙六三八六 㽬乙六六六四 㽬乙六六七二

郭沫若曰「㽬字高田忠周釋星今按与云蚌等天象字之文同見其說殆無可易㞢亦生字作冊大鼎『既生霸』字臣辰盉『生豚』字均如是作㽬象繁星之形與許書星之作曐若㽬者同意金文麓伯星父殷作曐」見卜通九十葉上

按說文「曐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从晶生聲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㽬古文星曐曐或省」許君說云「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是也晶即品亦即曐之象形字乃復别晶曐為二字而訓晶為「精光也」是於己見仍不能無疑然「一曰」以下云云甚矯且似因疑或非許語亦然者(或有挩誤)

許君不宜若是之自為矛盾也。沈濤古本考云「案五行大義論七政引云『星者萬物之精，或曰日分為星，故其字日下生也。』此釋重文曐字之義，本春秋說題辭。許君解字多用緯書說，今本為二徐所妄刪」。沈氏之於「曰」以下一段未加論列，然其意則謂曐下說解非復許君之舊。王筠說文釋例云「一曰象形，從○（徐作口）。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案此當為部首晶下之說，攙誤在此也。晶蓋當作☉☉☉，而又有古文作○○○，云从○者，謂○○○也。云古○復注中者，謂☉☉☉也，於○○○中加點也。故曐之古文作○○○生，曑之或體作○○○彡也。安當是云（古文）故与日同者，乃牽合之誤」。又云「然吾謂☉☉☉○○○皆當為古文星字，迨加生為曐，而晶改為子盈切，訓曰精光，遂占為青義。（中畧）況乎晶字不見於經，而說曰精光，又為曐字部中字，則實字也。以虛就實，無是理也」。其說是也。餘

詳見前晶之字條下

藏、十七、一 藏、三一、三 藏、五四、二 餘、十、二 前、一、三、八 前、一、五、七 前、一、十六、八 前、一、二十、四 前、一、三九、二 前、一、四一、一 前、一、四六、六 前、二、三、五 前、二、十、二 前、二、十二、六 前、二、二二、一、 前、二、二六、六 前、二、二三、六 前、二、四三、六 前、三、十九、五 前、三、二七、七 前、四、三六、五 前、四、四六、一 前、八、十四、二 後、上、七、十一 後、上、十、五 後、上、十八、二 後、上、十八、六 後、上、十九、四 後、上、二一、三 菁、一、一 甲、一、七、十九 甲、一、九、十六 甲、一、十一、十六 甲、二、二二十一 戩、六、五 戩、二八、二

羅振玉曰。卜辭以歲字例之。當為歲月之月本字。作月者日月之本字。然卜辭中凡某月已借用日月之月。而罕用本字矣。說見增考中六葉下。歲字下

又曰「作☽者亦見子璋鐘」見增考中五葉上

葉玉森曰「月之初文必為((象新月因日作正方長方或多角形乃亦變作((後又沿日注小直之譌變為☽☽☽☽☽☽☽等形篆作☽文☽更由☽☽☽蛻化者也」說契一葉上

郭沫若曰「古月夕字每混用然大抵以有點者為月無點者為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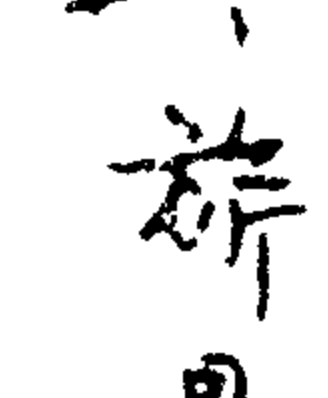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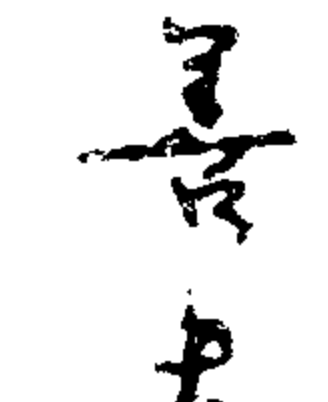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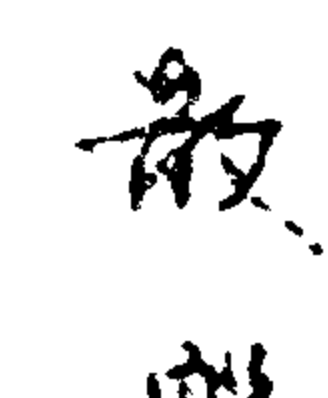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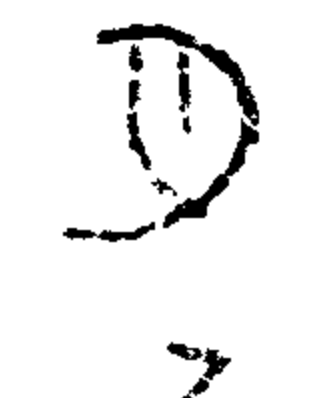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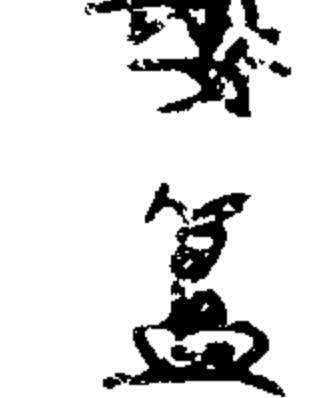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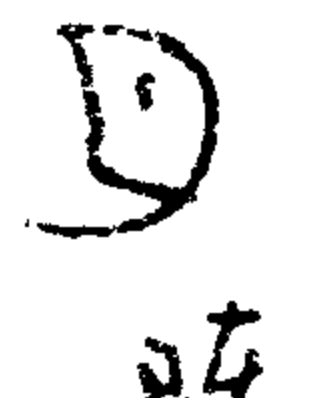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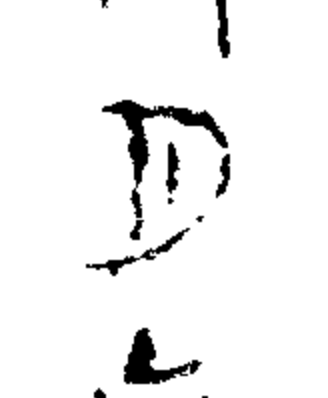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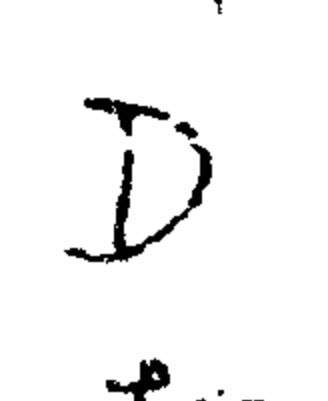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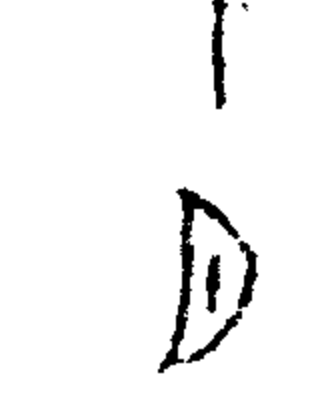
董彥堂先生曰「卜辭中月夕同文互與篆文恰反以☽為夕以☽為月」

陳邦福曰「戩壽堂殷虛文字第六葉云『丙子卜貞其月于父丁』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三十葉之三『貞月出于妣甲』案月疑禮記祭法『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之略惜卜辭文簡不言何帝貞又何帝貞妣惟以辭例求之殆祭義考廟月祭之說矣」見瑣言二葉上

王國維曰「月亦無名見戩考十四葉下」按王氏所據之辭為戩六、一、即前編陳邦福氏所引之一辭也

董彥堂先生又曰「契文前後期月夕二字互易其形前期月作)夕作D後期月作D夕作)也」見卜辭六十二葉亦見斷代研究例集刊外編四一五葉文曰「月字前期作)夕字後期作D毫無區別而) D則有別D為前期夕字从)內有點D為後期月字从)間有直上下至邊此其異也此是三尸厂說」見董先生所藏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七卷月字條上眉批

郭沫若曰「卜辭或用月作動詞殆假為刖說文『刖折也』契文或之」亘弗月隹可證見粹考二〇八葉上

唐蘭曰「甲骨文以)為月之專字後變為D與D異D則夕之專字其間有作)者則因字小而省且月夕本可通也」見佚考四八葉上引

孫海波「月」曰：「卜辭月夕同文，惟以文義別之。蓋月夕二字之誼同取於月初見，故易混也。董以為前期月作D，夕作Ð；後期月作Ð，夕作D，蓋誤。卜辭固有月夕同見一片而同作Ð若D者，可證其文無別也。」甲文錄八葉下

容庚曰：「卜辭月夕二字通用。」見卜釋二三葉上

按說文「月，闕也。」闕也，太陰之精，象形。契文象新月之形，葉氏說字形演變之迹是也。有主卜辭月夕二字先後易形或主月夕各有專字者，蓋可謂得其大凡，然亦時有例外，如前二、三、五片凡三「月」字之作Ð，而一作D，是一片中同一月字而有二體也。又後上、十九、四片三「月」字均作Ð，是日非夕之專字也。惟孫氏之說最為得之，卜辭月夕之字惟當以文義別之耳。月

有圓時然虧闕之時為多故取象半虧月彙亦以別於日字也夕之初義同於夜故即假月字以見義（許君以莫訓夕，證屬後起）月夕固為同字也後以其用有別遂歧為二字而音義亦各殊矣全文作□、旂鼎□頌鼎□頌壺□盂鼎□□善夫克鼎□散盤□不嬰簋□盧鐘□盂簋□鄀公𨿅鐘□□鄀夫人簋□賢簋□陳侯鼎□東周左師壺文尚多見不能具舉形變雖繁然章節作□無作□者文字演變趨於定型此亦自然之理也又陳邦福氏舉粹戩六、一、辭之「月」謂是月祭王國維氏亦以月為祭名按此辭直行右行其辭曰「丙子卜（行、卜下疑有闕文乃貞人名以同片它辭卜下有貞人即也）貞其□（行、月、或夕不能遽定其下疑亦有闕文如夕福夕酒□連文之類）于父丁」卜□二文之下即無闕文則月字亦但當於〔如〕王氏解為祭名求之即當於後世之月祭也蓋月祭之說祭為通名謂每月

祭祀一次而已然則月祭之文斷無有爲「月」字之理陳說未免失之附會矣

㞢 不從月又字重文

㞢藏一、四、㞢藏二、三、㞢㞢藏三、三、㞢藏二四、二、㞢㞢藏三二、一、㞢藏六三、五、㞢藏七六、一、㞢藏九二、三、㞢藏一一七、六、㞢藏一二〇四、㞢藏一三七、三、㞢藏一五六、二、㞢藏一六〇、二、㞢藏一七六、四、㞢藏一八五四、㞢藏一八九、三、㞢藏一九六、一、㞢藏二〇七、三、㞢藏二二〇、一、㞢藏二三七、一、㞢藏二四七、二、㞢藏二五〇、一、㞢藏二五八、一、㞢藏二六一、一、㞢㞢餘三、一、㞢㞢餘八、二、㞢拾一、六、㞢拾二、二、㞢前一、一、一、㞢後上、一、三、㞢菁五、一、㞢甲一、九、十四、㞢㞢戩四、二、

孫詒讓曰「字當釋之（字按四字孫說所無以意足之如此）凡云之者其誼當為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蓋謂卜適其廟而祭。猶儀禮特牲饋食禮『命筮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

某某違其皇祖某子尙饗」是也見舉例上十七葉

胡小石先生曰「㞢與說文㞢訓近卜辭用㞢之例或以為又如「侑人十㞢六人」後六貫即侑人十又六人也或以為有如「允㞢來艱」後大貫即允有來艱也或以為告之省如「貞㞢于祖丁」後二四貫十即告于祖丁也」見說文古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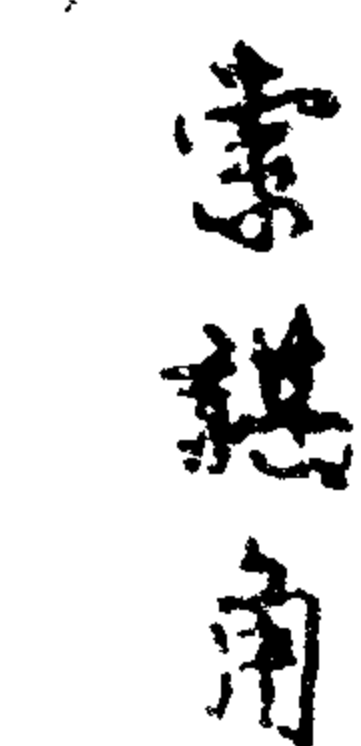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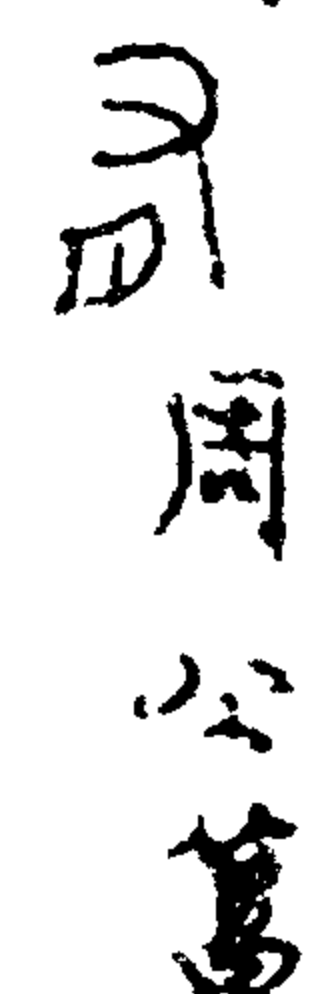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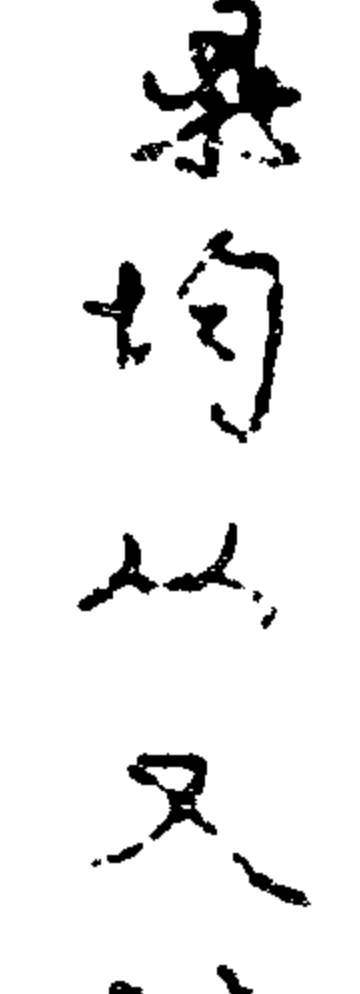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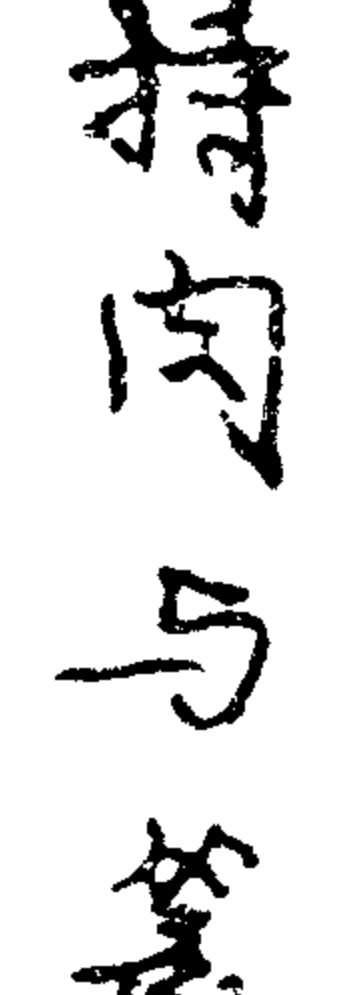
葉玉森曰「按卜辭云「㞢于夒」後見或作㞢如「□□貞其𤎟㞢于高妣寅」前一、三三、上或作㞢如「㞢于母庚一牛」後上七、九、二或作㞢如「庚辰㞢于母庚」前一、九、四、二告字則作𡆥㞢其上以牛或省作屮無作㞢㞢㞢者又卜辭一辭中有之告二字並見者如「□□卜賓貞庚子㞢𡆥歲」「庚子卜賓貞辛丑㞢𡆥歲」前四、四、七、六「既㞢王亥𡆥」〇五、新寫二書契菁華中亦有數辭並告字一見之字數見似㞢非告省仍應从孫氏說訓適較安至他辭有㞢之牛之豕之

犬之犾牝之牡匕之匕之俘者則之用為獻」見前釋一卷三葉下

郭沫若云「㞢字羅釋之然卜辭多假為又如「俘人十㞢五人」「或十㞢六人」者（菁、五、）即十又五人十又六人如「㞢犬其㞢來嬉」（原倒主多菁）」事中最多見羅釋為「之」求其之來嬉」（定按羅釋見增考 下卜辭釋文）者實即「有求其有來嬉」又如鐵雲藏龜有一例云「口申卜貞𢀛㞢𢦏旬㞢二日口未𢀛乞𠂤」（藏、五之、三）此辰申日卜而於未日應者故所謂「旬」之「二日」（王國維讀見釋旬）如是實即「旬有二日」又卜辭習見之「受㞢又」亦當讀為「受有祐」此乃卜辭語如「伐土方受㞢又」「伐𢀛方受㞢又」之例屢見不鮮別有「王受又」之成語晴中器當讀為「王受有祐」又作重文全文重文之例均如是作」見甲研釋作一葉下

又曰「㞢即常見之㞢字又乃又字之異字形亦無可說」見卜通別一第九葉下

商承祚曰「卜辭㞢或讀及」見佚考九葉下（宜按所據一辭云「帝三豕㞢犬」乃「帝三豕又犬」也非及字）上

胡厚宣曰「㞢為武丁時常見祭名當為侑之借字或假為有」見慶甲一葉

東世澂曰「『受㞢』當讀為受侑是受貢的意思」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四八葉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按東氏所據為珠、一、七辭云「貞王循方受㞢」㞢當讀為祐謂受福祐也未見有受貢意）

孫海波文編六卷四葉下收此作之謂與㞢㞢為一字

金祥恆續文編六卷八葉下与㞢並收為之字

按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栔文有無字多假「㞢」為之亦恒假「㞢」為「有」或又以「㞢」為「又」胡先生之說是也（惟謂假此為告之者則有未安也）

郭氏所說亦與胡先生同，確不可易。至㞢之字形則無可說。本書從其字義收之於此。金文作有（盂鼎）、有（周公簋）、有有（召伯簋）、有（散盤）、有（令鼎）、有（南公有司鼎），均从又持肉，與篆文同，非从月也。許君以不宜有訓有，且引春秋之文以證成其說，蓋誤以為字乃从月，故有此曲說耳。且春秋亦惟言「有年」、「大有年」，豈亦不宜有之謂乎？諸家或說此為之以讀卜辭，無一可通，不可从也。

[甲骨字形] 前六、四六、六 [甲骨字形] 珠、六二〇 [甲骨字形] 同上背

陳邦懷曰「此字當即龖之古文。說文解字『龖兼有也。從有龍聲，讀若聾。』段注『今寵字當作此。寵行而龖廢矣。』卜辭龖字從又象人手拿龍頭形，寵之誼昭然。小篆從有殆以又有通用而然歟。」見小箋二五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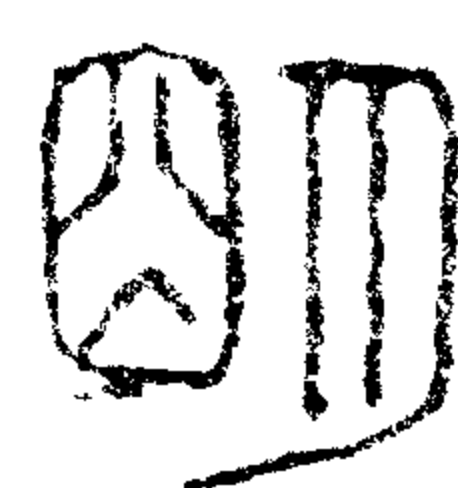
董彥堂先生曰「龖今寵字，有困苦之意。」見殷曆譜下編卷九第四十七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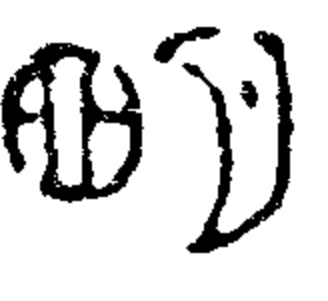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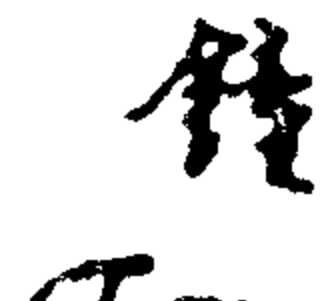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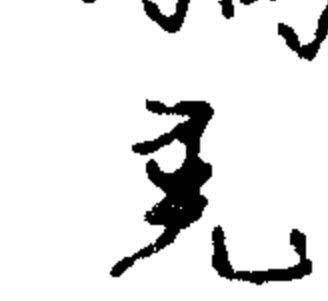
金祖同曰「[甲骨字形]」若[甲骨字形]，鼎堂師以為殆龍字之異，假為寵。「若茲不雨帝隹茲邑龍」，乃求晴之卜。見遺珠四一葉下

按說文「龖兼有也。从有龍聲，讀若聾。」契文从又从龍，或从出，以卜辭又出得通證之，並當釋龖。前六、四六、六「口未卜囗龖囗戌囗」其義不詳。珠

六二〇正面辭云「龖出，若壬寅卜方貞若茲不，雨，惟茲邑龖不若」背面辭略同當釋龖段為寵與龍究有別也

□□

□前四、十、四、□前七、三二、四□後、下、十七、三、□後、下、二〇、十六、□甲編三〇七九□乙、六四□乙、一六三、□乙、三二〇〇、□乙、六一五〇、□乙、六三八六、□乙六四一九□乙、六四二〇、□佚、一八八、□甲、一、十、十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朙古文作明證以卜辭則朙明皆古文」見增考中六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明字在武丁時作□或□右為窗囧即窗之象形字左為月取義於夜間室內黑暗惟有窗前月光射入以會明意窗形譌而為日文武丁時已變為从日月作之□矣卜辭明多指天明之時」見殷曆譜上編卷一第四葉下

郭沫若曰「□與昃為對文乃朙字說文『朙照也从月从囧』又『囧窗牖麗廔

闓明也。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与朙同」。此从月从田，亦象窗牖玲瓏形，特囧象圓窗，此象方窗為異耳，為明字無疑。明者晨也。小盂鼎「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各于周廟」。明与昧爽同列，而(則定校列字，郭原文作例)在其後，其時刻可知矣」。見卜通八九葉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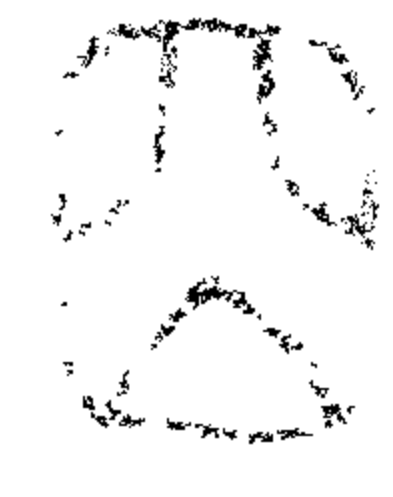
按說文「朙，照也。从月从囧。明，古文朙从日」。契文作朙明明三形。諸家之說並是，惟董先生謂朙从囧誤以為日，則似有可商。从日亦為會意，日月麗天，明之至也。非囧誤為日，取象有別耳。辭云「戊囗又王固囗隹丁吉其囗未乞囗乞有殺明(明)有各云囗昃亦有殺，有出[illegible]自囗于河，在十二月」。(甲、一、十、十)(之、)朙昃對文，郭說是也。金文作朙虢叔鐘 朙王命明公簋 朙仲明父簋 朙盂鼎 朙秦公簋 朙矢簋 朙服尊 朙𨟻卣 朙矢尊 朙𪈀羌鐘 朙戒鬲

囧

囧拾、十四、十二 囧後、上、二三、七 囧後、下、十、九、囧後、下、二三、六、囧戩、三七、三、

囧甲編、二七八 囧甲編、九〇三 囧甲編、一〇五一、囧佚、五七七、囧續、二、五、

七、囧摭續、一〇六、囧粹、二二七、囧新、二四五三、囧下、四七、三、

郭沫若釋此為囧無說見粹考三七葉下

葉玉森曰「囧圖地名」見拾考二十八葉下

屈翼鵬曰「辭云『己巳貞王米囧其登于且乙』米即米穀之米囧當倉廩一類之物於此則作動詞用米囧意謂新米已入倉廩也故下文言登于且乙登于且乙乃薦新之祭也」見甲釋一四〇葉

按說文「囧窻牖麗廔闓明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許意蓋謂囧象窻牖麗廔闓明之形然則囧固窻牖之象形字也商篆作囧與囧

形近囧讀若獷與皿之音韻亦不相遠疑獷乃窗牖一義之音讀實傳中讀明則以窗義引之申得有麗廔闓明一義謂其音義均與明同也卜辭囧為地名且多與米字同見屈說當是許書亩下云「回象屋形中有戶牖」以囧為倉廩亩𠭯即其意卜辭或云「己巳貞王其登南囧米叀乙亥」。甲編、九三、文錢下、二、三、五辭與此略同與此當為同有其說尤顯金文作⦻戈父辛鼎又明字偏旁多从此均與契文同

盟 盟後、下、三十、十七、盟後、下、三九、十七、盟甲編二二一、盟佚、八七六、盟續存、一四九四、盟粹、七九、盟粹、二五一、盟新、三〇八七、

郭沫若釋盟無說見粹考十六葉下

胡厚宣釋血無說見商史論叢四集一冊五十六葉

屈翼鵬於甲編二二一辭之貞引羅振玉說釋血其說曰「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此則作動詞用言以一牛之血薦祭也冊在此亦爲用牲之法而非冊告之義其詳則未聞」見甲釋三五葉

按說文「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囧从血盟篆文从朙盟古文从明」契文从皿从囧不从血段注改「从血」爲「皿聲」篆體亦改作盟與古

藏、五、三 藏、五、四 藏、十一、二 藏、十六、一 藏、一四七、四 餘、一、一 拾、三、十三 前、一、五、一 前、一、三、七 前、六、五三、四 前、七、三三、二 前、七、四三、一 前、八、六、三 後、上、六、八 後、下、三六、一 菁、六、一 甲、一、五六 甲、一、十九 甲、二、十一、一 戩、六、一 戩、七、二 戩、十九、一 戩、十九、二 戩、十九、四 戩、二七、十三 戩、二八、

王襄曰「說文解字『夕莫也从月半見』段注『莫者日且冥也日且冥而月且生矣故字从月半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夕下引洪範五行傳注『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考說文解字無晡而有餔餔許說『申時食也』依段氏改本段注云『餔一作晡』按史記呂后本紀『日餔時』作『晡』見簠考天象一葉上

又曰「殷契月夕通用不別」見同上一葉下

三「噬腊肉」。虞本腊作昔。釋文引馬云「晞於陽而煬於火曰腊肉」。按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腊，小物全乾」。段玉裁說文注云「鄭意大曰乾肉，小曰腊。然官名腊人，則大物亦稱腊也。故許渾言之」。按段說是也。腊亦作焟。廣雅釋詁「焟，乾也」。釋器「腊，脯也」。儀禮有司徹「無腊與膚」注「腊為庶羞」。之夕，昔腊古字通。契文言夕，經傳言昔腊，其義一也。契文言「夕羊」「夕十羊」，夕作動字用，謂殺羊而乾其肉，以腊脯為祭品也。見駢三第三十五葉下

楊樹達曰「夕在卜辭或為祭名。王國維葉玉森皆釋月，今按是夕字，即多夕之省。多夕例用王名先一日卜」。見求義八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對於一天廿四小時以內各個時間都有詳細的專名(1)

日、夕是對待的日指白天夕指夜晚(2)中日即日中卜辭說「中日至昃中」（掇、一、三九四、）「中日至郭兮」（甲、五四七）則中日在日昃之前當是中午(3)明日明」丁明雀（定按釋雀）雷大食日啟。（庫、二九、）三月辛丑夕雨丁卯明雨戊小采日雨風己明啟壬申大風自北」（乙一六三、參乙六三八六、六六四四、六六七二、六六七三、）此可證明在大食之前說文「旦明也」(4)「昏郭兮至昏不雨」（粹、七一五、一七一七、）昏在郭兮之後郭兮在昃之後則昏為昏夜旦昏是相對的昏莫皆指天黑的一段時間夕則與日為對代表了較長的一段時間(5)旦為日與昏為對旦與各日為對昏與各日皆指日落而旦為日出大地上的象形(6)各日即落日(7)朝莫(8)昃為日已偏斜故日昃亦即日側(9)郭兮中日昃郭兮昏是先後為序的假定中日為正午十二時昏為下午六時則昃與郭兮為下午二時與四時

(10)大食小食即朝夕兩餐之時(11)𦍒日𦍒从日从羊在昃之前疑即餉或餉即午時食餉之時(12)大采小采大㬂為朝小采為夕即上午八時下午六時前後(13)妹即昧爽之時」詳見殷曆綜述二二九—二三三葉

按說文「夕莫也从月半見」栔文月夕通用其說已見前月字條下于氏謂卜辭「夕羊」之夕乃叚為昔其說是也（昔則臘之借字說見前昔字條下）陳氏論卜辭中一日內時間之分段原應分收各字之下為讀者參考便利計併收之於此金文作D毛公鼎D盂鼎D麃公鼎D追簋D D仲殷父簋D曆鼎亦D D通作與栔文同

卜外

卜前、一、五、四、卜前、一、二、一、卜前、一、五、一、卜前、一、五、六、卜前、一、五、三、卜後上、二、七、卜乙、五一六六、卜粹四九、卜珠、一一五七、卜珠、一一六三、

羅振玉曰「孟子及史記均作外丙，尚書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太史公采世本有之。今卜丙之名屢見於卜辭，則孟子與史公爲得實矣」見增考上三葉上。

又曰「卜辭言卜壬（定按此五字羅書所無以意足之）史記作外壬，與卜丙作外丙同」見同上三葉下。

孫海波曰「外不从夕，卜辭外丙如此作」見文編七卷九葉上外字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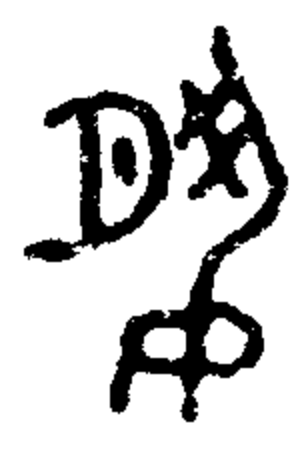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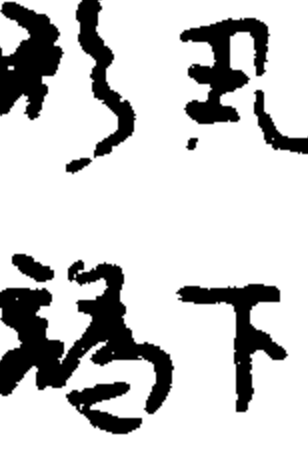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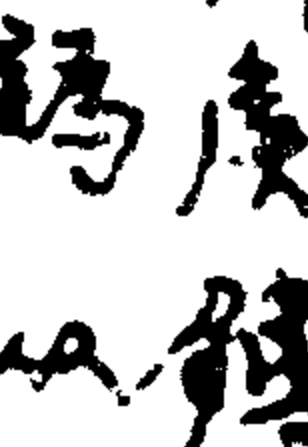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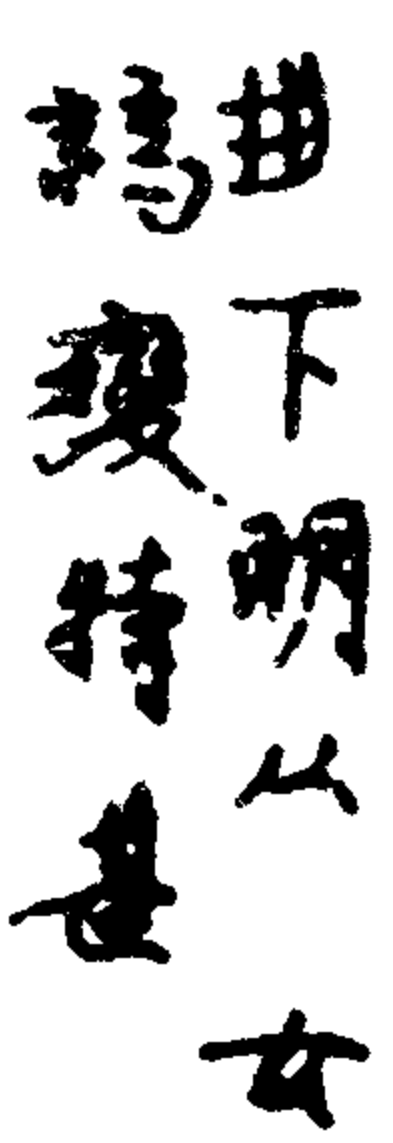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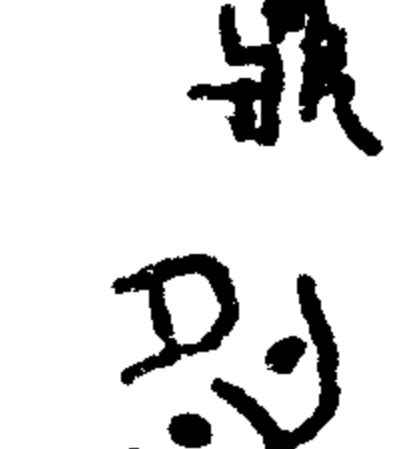
按說文「外，遠也。卜尚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外，古文外」。孫氏文編據卜辭稱卜丙，丙，史記孟子作外丙，遂收卜丙卜壬諸所見卜字作外，似仍有可

商卜辭與孟子史記之不同蓋以歷世綿邈傳聞異詞辭有以致之契文未迻以卜為外也契文未見以卜為內外之外者且金文外字作外静簋外外毛公鼎外南疆鉦外子禾子釜外外字釋均从夕从卜与小篆同亦未見以卜為外者今姑以孫氏文編之例收之於此以備一說

夙

□ 前、六、十五、五、□ 前、六、十六、三、□ 前、八、一、三、□ 後、下二、二、□
鐵、三四、六、□ 摭續、一二四、□ 粹、三七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夙古文作𠈖㐟二形卜辭从夕丮與許書之夙正同篆文之丮卜辭及古金文皆作丮象執事形」見增考中五葉下

胡小石先生曰「象人執事于月下侵月而起故其誼為早」見說文古文考

葉玉森曰「按卜辭諸夙字並象一人跽而捧月狀殊難索解惟金文夜作□ 師𩛥敦 □ 叔夜鼎 與篆略同予謂□□象人立形而月在肊下蓋因夜則月照下土俛而可見如在肊下也並夙乃嚮明之時殘月在天惟仰而可見夙興之人喜見殘月故兩手向空作捧月狀」見說契 又前釋六卷十四葉下

按說文「夙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𠈖古文夙从人㐫㐟亦

古文夙从人㐆宿从此」字。絜文夙字象人在月下執事之形，胡先生及羅氏之說是也。葉氏舉夜字為說，以證夙字之義失之。夜从亦省聲，許說不誤，乃形聲非會意也。葉謂「月照下土，俛向可見」，然可見者乃月光而非月，欲見月者無論夙夜皆須仰首向天，月固不得在肘下也。且月亦非可捧之物，字从丮者乃執事形非捧之也。辭云「夙受年」前、六、十六、三，夙為方國之名。又云「癸卯貞夙□未祉出示其侑夙」。丙午卜出貞殷卯載□□子酒莫」粹、三七〇。夙莫對貞，則夙之義當為早，與許訓同。許書夙下二古文，皆當為宿之古文。㐆若㐆絜文作□字，象人臥席上之形，後又增宀象屋下施席人臥其上，宿誼益顯，非夙之古文也。金文作□ 毛公鼎 □ 曆鼎 □ 伯康簋 □ 弔尊父簋 □ 師餕簋 □ 伯中父簋 □ 師虎簋 □ 克鼎 □ 盂鼎

應公鼎

師寰簋

師𩛥簋　凡下从卩乃止之形譌非女字

芾伯簋

齊侯鎛　凡譌从

曲下明从女　譌變特甚

師望鼎

雍侯鼎

弔妃簋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藏六、一　藏十六、二　拾二、十五　拾七、四　前一、三、四　前一、四六、一　前二、二五、一　前七、三五、六　後上、十二、十七　後上、三十、十五　甲一、十一、十八　甲一、二三、六　甲一、二六、四　戩九、六

王國維曰「多从二肉會意」。

葉玉森曰「殷人謂羣曰多。尚書中屢見此習語。多君、多尹、多臣、多父、多老、多寇等，亦時見于卜辭。多衡亦其一也」。見前釋一卷三十四葉上。

按說文「多，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為多。重夕為多，重日為疊。𡖋古文多」。林義光文源曰「按重夕非多義。日象物形。見品字條。衰之為𡖋，與夕形同意別。多象物之多，與品同意」。其說与王氏意同。按金文作　不嬰簋　䧹弔鐘　弔向簋　弔多父簋　觴仲多壺　㝬且丁卣　麥鼎　奉

之簋☾☾伯多壺餘尚多見均从重D無一从重D者金文夕字或从夕之字如夜外夙等字皆D D閒作無獨多字二十餘見竟無一从D作者則从重夕之說不無可疑王氏从重肉之說非無故也卜辭謂羣曰多葉說是也或言多君爲猶後世言諸侯也

毌

毌藏一、三、毌藏二五、一、毌前五、三九、六 毌後下五、六 毌甲二、三、十六 毌甲二、二之四、六 毌甲二、二、六、四

孫詒讓曰「毌似即毌字。說文毌部『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若貫』（宗從各本說文作『讀若冠』，孫氏所引如此）此變橫為縱，其形義可通。又云毌疑亦毌之異文。詩大雅『串夷載路』，串字說文不載，疑即因毌變為毌，與二中形近，復又變作串。經典俗字亦有所本也。」見舉例下卅三葉上

又曰「說文毌部『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依許說則以一貫毌，於象義不甚密切。攷龜甲文有毌字，當即毌之原始象形字。又有作中者，則毌之省變也。蓋回為寶貨，有空好之形，以｜貫之，從橫小異，而取貫穿寶貨之義則尤明確。又毛詩大雅皇矣『串夷載路』，串亦即毌字之異

文盖因古文串本以兩口大小相間變之為兩口直列則成串字因其流變以推其原始本形固可知初文之必从兩口也薛氏款識晉姜鼎毌遺毌字作毌則以兩毌從橫午毌形證金文子荷貝父丁鼎作□形古亡言為直毌兩貝與晉姜鼎毌字可互證若然毌本兩形直毌者為一形直毌後又變為橫毌要不及作直毌之近古矣說文王部王象三玉之連｜其貫也義亦適於此毌之為串或本作中而兩口各列或本作串而省其兩橫皆未可定要必在秦漢以前說文毌部貫錢貝之貫也以毌貝會文南宮中鼎作□字从兩貝而｜貫之與毌同意是古穿實貨之毌作中以兩口穿貝之毌作□从兩貝其字形異而例同後省變作貫則為合兩文為之兼實貨與貝為一字而毌字變直為橫遂與貝字不得相貫遠不及古文字例之精說

一奇字，舊所未識，今得二尊文（定扶二文 楼摘貞），始譯然縣解，蓋即干之初文也。古干戈字每相將，盾字殆後起，金文無盾字，亦無从盾之字，典籍中之較古者亦所罕見。宅毀與盂鼎乃成康時物，二尊或尤古，形雖為盾，而字則當讀干也。據上諸圖形文字，可知古干亦或以呈方形，而有上下兩出（中畢）別有申申中箸形者，均同是一字也。（中畢）方盾形之干字亦屢見於卜辭，其字有下列諸異形：申 串 卑 申 中。商承祚類編列為一字，甚是。商釋為毌，案毌乃貫古干字，特字罕廢，許因貫字从此作，故以毌穿義解之耳。今知毌實是干，許書毌部之貫字，云「从毌貝」者，當云「从貝毌聲」。又「虜，獲也，从毌从力」，知毌為干，於虜獲義尤相契合也。準上可知古干字有種種異文，今更表列之如次：

象方盾形者（卜辭）…中 […] ↓ 毌（殷）

（金文）…[…]

象圓盾形者（金文）…[…] ¥ ¥ ↓ 干

象方盾形之毌字見於卜辭及金文中器之較古者象圓盾形之干字卜辭所未見且見於金文中器之較晚者據此可知古干之遞化蓋干制之最古者為方盾而有上下兩出其後圓之而為上下左右四出更其後則於盾上飾以析羽而以下出為蹲遂演化成為干字之形入漢而後羽飾與蹲出俱廢干字之為象形文二千年來無人知之矣又卜辭之毌字均係國族之名金文之古者亦多用為族徽蓋古有毌國或干國而其國與周為婚媾周金之干氏叔子盤之干氏殆即其後裔矣（見金文餘釋二一〇至

之一四葉釋干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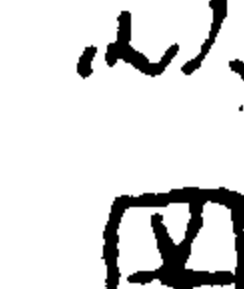
又曰「辭云『辛未卜王貞往敀其𠬝又來𠷎』𠷎乃毌字蓋段爲患」見釋考一

二〇葉上

按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貫（段攺作毌複重 外毌一毌字）象寶貨之形讀若冠」栔文上出諸形孫氏釋毌是也惟仍囿於許說以貫穿寶貨說之故與串及關混爲一談按舊說以爲子荷貝形者實乃嬰之古象形文𧵩則賏之異構也郭氏謂干毌古實一字其說可从毌之訓穿乃引申誼說詳前三卷干字條下請參看金文毌字已見郭文所引不贅卜辭毌爲國族之名孫謂即後世之串夷是也

[字形]

[字形]前、六、三二、二[字形]後、下、二二、五、[字形]後、下、二二、六、[字形]甲、六、十八、十三、[字形]戩、四六、十四、[字形]粹、一五五六、[字形]粹、一五六四、[字形]新、四四六七、

王國維曰「[字形]象倒矢在函中（[字形]字見於此器及毛公鼎周頌敦周頌壺者其中為倒矢形殷虛卜辭中地名有[字形]字作正矢形猶即此字也）小篆[字形]字由此譌變[字形]殆即古文函字古者盛矢之器有二種皆倒載之射時所用者為箙矢括與笴之半皆露於外以便於抽矢[字形][字形]諸字象之藏矢所用者為函則全矢皆藏其中[字形]字象之考工記函人為甲謂作矢函之人兼作甲盛矢之函欲其堅而不穿故與甲同工亦猶輪人為蓋旊人為簋梓人為侯車人為耒數工相兼不必甲有函名後人因甲與函相又為函人所作遂呼甲為函非其朔矣函本藏矢之器引申而為他容器之名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鄭注『咸讀為函』故函者含也咸

𠧪之形。王氏之說是也。篆譌作[glyph]。下从[glyph]与[glyph]，若[glyph]近。凡作此等形者，許君均以象舌形說之。三上㕯部「西，舌皃」是也。以𠧪字訓舌，故其俗體从肉、今聲，是與[glyph]字音同義近矣。古文均象以函盛矢之形。粹一五五六作[glyph]，當亦𠧪之異構，从己象以繩束矢之形也。郭氏釋文隸定作寅，非是。辭云「戓[glyph]」與它辭言「田𠧪」（粹一一五、六四）者同為地名可證。从[glyph]乃橐之象形字，𠧪亦橐之譌也。[glyph]与[glyph]同意。卜辭𠧪均為地名。金文作[glyph]（𠧪皇父匜），即王氏所稱周頌匜。[glyph]𠧪皇父簋，[glyph]毛公鼎，[glyph]不嬰簋。王氏續文編七卷十葉上𠧪下收𨗴[glyph]，第一形當釋𨗴，第二文辭云「乙丑其[glyph]」（乙、六六九〇），非𠧪字。

按說文「𣎵木垂華實从木乃乃亦聲」楊氏釋甲文之𣎵為東是也胡氏四方風名考所引善齋藏甲其文曰「東方曰析鳳風曰劦南方曰夾風曰𠇠西方曰東風曰彝□北□方□曰□刀殘文風曰𠇠」楊氏釋夾為英謂曰方之名均與艸木之義有關其說亦是胡氏疑為韋之字誤非也金氏續文編收王韋之形与此並作𩏑亦有可商金書所收續三、二六、三及三、二七、一兩文乃韋字當釋𩏑不誤而金氏但收其偏旁作韋遺其另一旁从韋字並所收乙、六二九八及六五三三兩文作生王者審其辭例與東𩏑二文所見諸辭皆不類恐非一字也

𩘊

□ 續、三、二六、三、□ 續、三、二七、一、□ 辭、一 二八 一、新、四 三 一 六、□ 前、七、六、四 □ 前、四、四二、六、□ 前、四、二 六、四

商承祚曰「案王徵君釋𩘊」見類編七卷七葉上

葉玉森曰「按卜辭此字或參差書或竟析書如之字王襄氏疑丰為王類纂存疑第四第疑四三十四葉尚待商兌」前釋四卷三十四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旋風之旋忘却誰說」矣見先生所藏朱芳圃文字編七卷六葉上𩘊字條眉批

楊樹達曰「前四、四二、六、六片曰□風叀豚又有大雨」第一字類編記王靜安釋𩘊是也按說文「𩘊東也从東韋聲」風字甲文恒叚為風依說文之訓東風義不可通余謂𩘊風者西方之風也知者劉體智所藏甲骨之「東方曰析

風曰劦南方曰夾風曰光西方曰東「風風曰彝口北口方口曰口風曰攺」（定按楊氏所引作攺當係攺之誤植）此曰韋皆見山海經胡厚宣言之矣按大荒西經云「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長短」此條與劉藏甲骨西方一則相當甲骨言「西方曰東」山海經云「石夷」書堯典亦言「厥民夷」者東字稀見字形極似夷故經傳皆誤為夷山海經云「來風曰韋」正此辭所謂⿰束韋風也特甲骨用韋聲之⿰束韋山海經則第用韋字耳劉藏甲骨曰「風曰彝」者韋與彝同屬古韻微部字以音近通假也據劉藏甲骨片及山海經合觀之⿰束韋風屬為西方之風殆明確無疑矣「⿰束韋風叀厥有大雨」者將以厥為牲祀西方之風貞問其有無大雨也」見甲文說十七葉釋⿰束韋

按說文「⿰束韋束也」从束韋聲」契文作上出諸形鄉先輩楊遇夫先生以王靜

卣

[glyph]藏一九三、四 [glyph] [glyph] [glyph]前一、十八、四 [glyph]前五、三九、五 [glyph]前六、四一、五 [glyph]後下三九、十三 [glyph]甲二六十一、四 [glyph]戩二五、九 [glyph]戩二五、十 [glyph]甲編一一三九 [glyph]甲編一二七六 [glyph]甲編二七五二 [glyph]乙一〇五 [glyph]乙六三四四 [glyph]乙七八三五 [glyph]佚八〇一 [glyph]續一、四〇、五 [glyph]天三二 [glyph]外一〇六 [glyph]摭續六〇 [glyph]新四二三五 [glyph] [glyph]天十九

王國維曰「古文卣字作[glyph]盂鼎作[glyph]毛公鼎作[glyph]伯晨鼎作[glyph]录伯𣪘吳尊蓋及石鼓文逌字亦作[glyph]而殷虛卜辭[glyph]鬯之卣則作[glyph]作[glyph]知[glyph]所从之乚乚即[glyph]之省。又知說文[glyph]盧二字一从由一从[glyph]即[glyph]與[glyph]之變。實一字而繁簡異也」詳見集林六卷釋由下七葉

唐蘭曰「[glyph]即[glyph]字。[glyph]與[glyph]雨鐵四一、六同。[glyph]當釋卣。卣蓋假為脩。周禮鬯人

「觶用脩」即卣也。脩，脩長也，久也。蓋謂酉之縣長者。㽙字卜辭多作㽙鐵六一·六前六·一人未

識。蓋字形譌變也。」見天壤文釋二四葉下。

又曰：「卜辭云：『囗𢆶一卣』此即以卣為卣者。」見同上卅四葉下。

又曰：「酉與卣聲相近，爾雅：『卣，中尊也。』然則卣是尊之屬。其字形當與酉之

作丣者相近。卜辭𠙴𠙴諸形與尊形略同，而為平底。舞彝之『𠙴』又正讀

為卣，則𠙴即象卣形無疑。余意卣之有提梁者，後世之製，其原形當如瓦

罐，或以繩約其頸，則提梁所自仿也。如瓦罐而較長，變為𠙴形，則銅器中

簋卣一類之型式也。後世卣既有提梁，而卣字作𠙴者，卜辭或增飾而為

㔾小變為囗，則與卣相似。及殷末遂假卣為之，而字形與器懸隔矣。卜辭

倉字作㿝通八·八纂別六，其中所象即卣形，而上下有覆蓋之器，卣之為倉猶

㓾之為尊也漢後陶倉今猶多存者其形正作日是卣之原形尚可藉以考見也」見天壤考釋七葉上○按此為唐氏釋𠧪為卣文中之一段讀者請與四卷丙下唐說參看

羅振玉曰「古金文作[卣]作[卣]卜辭又省丨其文曰「鬯六卣」故知為卣矣」見增考中三十八葉上

葉玉森曰「商承祚氏并列[卣]前、六、五八之[卣]前、六、五八、六[卣]前、六、五八、七[卣]前、六、六下、七[卣]後、下、二二、十六[卣]後、下、四、二二、諸字于卣字下類編七、七、考各辭[卣]為單字[卣]亦殘文無以認定至「貞□亡[卣]正我□」「□㐭攸」攸徐中舒氏釋精𠬝又示□[卣]𢌳方□」伐猶往于來以[卣]□从衛又有「戈于□[卣]雨亡戈」四辭如讀為卣並難索解至本辭若釋「𠬝來卣」定按葉氏所稱本辭乃「前、四、三五、一」字作[卣]似亦不可通」見前釋卷四第五十葉上

按說文「𠧪，艸木實垂𠧪𠧪然，象形，讀若調。𠧪，籀文三𠧪為𠧪」，酒器之卣，說文無之，段氏注云「𠧪之隸變為卣，周書雒誥曰『秬鬯二卣』，大雅江漢曰『秬鬯一卣』，毛云『卣，器也』，鄭注周禮『廟用脩』，脩讀曰卣，卣，中尊，凡彝為上尊，卣為中尊，罍為下尊，中尊謂獻象之屬」。按如許說則木實垂者其本義，假借為中尊字也」。又云「中尊之義乎久廢，又音由」。王筠說文釋例云「詩書爾雅皆有卣字，而說文無之，似即𠧪之變文。𠧪讀若調，乃部逌從𠧪而讀攸，廣韵或作逌，是其比也。書云『秬鬯二卣』，『秬鬯一卣』，知卣所實者鬯也，𠧪讀若調，蓋取芬芳條暢之義乎」。雷浚說文外編卷三卣字條云「洛誥『秬鬯一（作二」按當）卣』，說文無卣字，大雅『秬鬯一卣』，陸釋文曰『卣本或作攸』。又周禮鬯人『廟用脩』注，鄭司農云『脩，器名』，云謂脩讀曰卣』，知脩亦卣之假借字，案

康成謂脩讀曰卣，是康成時有卣字，而說文不載者，或卣即𠧪之形變，然說文部首「𠧪，艸木實垂𠧪𠧪然，象形」，器名字作卣，亦假借此形，殆亙古無正字者。徐灝段注箋則謂「卣者𠧪之變體」，朱駿聲通訓定聲則兩存之。桂馥義證云「艸木實垂𠧪𠧪然者，或借油字，箕子麥秀歌『禾黍油油』」，樓段王當之分之說是也。桂氏謂字或借油為之，而不謂字有徒遼、羊久二反者，蓋慎之也。據周禮鬯人鄭注，知康成時必有卣字；據箕子麥秀之歌，知艸木實垂之義亦有羊久反一讀，且此音當較徒遼切為早也。惟諸家或謂器名之卣亦叚借，則似有未安。蓋物名之字多屬象形，且器必當早出，重言形況之字例當後起也。卣字契文作[glyph]或[glyph]，金文作[glyph]盂鼎、[glyph]毛公鼎、[glyph]卣壺，其形並同。[glyph]當象器形，圓底，上象提梁，下其座也。或謂卣象艸木之實

然艸木之實千百其形安得以一卣字盡象之乎字本象酒器之形至重言形況之義則為假借此義初亦但讀若久反麥秀之歌可證及後始另徒有從逌反一讀耳攸之為條于省吾氏論之已書見前六卷條字下唐氏知㠯為卣又信㠯亦卣字乃不得不謂「及殷末遂段卣為之」不知㠯乃吕字而㠯則酒器之卣之本字也商氏類編七卷七葉上孫氏文編七卷十葉下皆卣字條下併收作𠧪形者數文按當釋「乃」見前五卷乃字條下請參看葉氏於商氏所收已致疑議今按疑之是也卜辭卣字多用其本義辭云「丁酉卜貞宜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前、一、十八、四「其即斫冊于囗夕日丁卣酌亦王受有祐王固曰吉」前、五、十、七、三「其五卣入正王受有祐」前、五、九、五、三「畢囗旅貞鬯五卣」戩、三、五、九「其禱新鬯二必一卣」戩、二、五、十是也或則段為脩唐說是也辭云「貞

今夕其亦卣雨　今夕不亦卣雨」天、十九、一九三、四、合与藏「辛巳卜今十月亦卣□酉」甲、二、十一、六、四是也。金文卣字亦或用其本義，孟鼎「錫女鬯一卣」，毛公鼎「錫女秬鬯一卣」是也。或用為語詞，即許書之逌，𦅫叔鐘「飲御于天子逌天子多錫旅休」是也。參看五卷逌字條

續羅振玉曰「爾雅釋器『彝、卣、罍，器也』。說文無卣字，王筠謂其字當作𠧪或籀用逌攸脩考卣即說文𠧪字，象艸木實下垂𠧪𠧪然，中从土，象果實坼文，傳繕譌作仌古人从土从仌之字多相亂，如卣字本从大，後人作卣从土，此類甚多。古从土之字或又譌作コ如因字東魏比丘僧惠造象記作困，唐少林寺碑及唐玉真公主受道記文作囯，是其證。於是卣字遂有卣卣二形，其實並卣之譌變也。說文乃部之逌、卣部之㮚，考之古金文石刻並从逌不作卣，石鼓文中逌𩁹字可證，定金文亦然，以無作卣者，此卣即𠧪譌

字之確據。卣字本義為草木實垂皃，籀為尊卣字。吳彝「秬鬯一卣」，此尊彝字當作卣之確據。伯晨鼎、彔伯𢦏敦、毛公鼎又作「一逌」，詩大雅江漢「秬鬯一卣」釋文「卣本作攸」，周禮鬯人「廟用脩」注「脩讀為卣」，釋文「脩中尊」，此卣字或借用逌攸脩之確據。（說文卣讀若調，當如詩惄如調飢之調，讀如周，不當讀徒遼切。）逌攸脩音近例得段（假）借也。段茂堂、王菉友兩先生均已謂卣即說文𠧪字，其說甚確，而引證未詳，爰推闡之，冀求申之義，作釋卣（見釋卣）。

按羅氏此說乃為段王作注，其得失與段王同。其說卣卣卣隸變之故甚善。惟以草木實垂為卣之本義則非。且字从「土」乃器之紋飾，古文卣字亦不盡从「土」（盂鼎从「丨」，臣辰卣及卜辭或从「・」可證），盂𣪘彔界實坼文也（作土形亦與所文不類）。又卣逌一字有座無座之別，非段逌為卣也。

栗 前、二十九、三、 前、二十九、四、 後、下、十六、十三、 甲、一、二八、十二、 乙、二七六二、 佚、三九二、

葉玉森曰「疑亦栗字、象栗實外刺毛形、其體物尤肖」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㮚古文作𣡌、从西、石鼓文作、與此畧同。案許書卤之籀文作𠧪、㮚之籀文亦从𠧪、㮚之古文从𠧪者、殆亦从𠧪之譌矣」見增考中三十六葉上

按說文「㮚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卤。𣡌古文㮚、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㮚」栔文象木實有芒之形、以其形與卤近、故篆誤从卤。石鼓文直从三卤、字爲小篆所本。栗木名之栗从卤無義、若謂所从乃艸木實垂之卤、則栔文明是象形、不得以會意說之。且木實下垂者不獨栗木爲

然何以㮚獨从卣義亦難通𠧪从卣乃象實上有芒之形㮚从卣乃形近而譌也許說不可據至其說古文栗字既譌引徐巡說尤爲望文之訓羅氏謂是从𠧪之譌者是也

㮚

[甲骨字形] 後、上、七、十、 [甲骨字形] 後、上、十八、十一、 [甲骨字形] 佚、五六三、 [甲骨字形] 鄴三、四六、六、 [甲骨字形] 掇、四三八、 [甲骨字形] 新、四〇二五、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㮚嘉穀實也籀文作𥻆』此象手持黍（字按指上出第二文）之形當為㮚之本字」見類編七卷八葉上

按說文「㮚嘉穀實也从鹵从米孔子曰『㮚之為言續也』𥻆籀文㮚」契文从禾象形篆譌从鹵其故與粟字同篆又譌禾為米遂以象形為會意矣卜辭云「登㮚于宗」佚、五六三、「囗卜其征登㮚于兄甲」鄴三、下、四六、七、「囗𠭯㮚其禘登兄辛」後、上、七、十、「囗貞在囗襄王囗㮚囗往來囗」後、下、十八、十一、乃薦新穀之祭也𠭯為聲之古文子　卜辭盂地名

〔補〕陳夢家曰「說文曰『㮚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或體作穗卜辭則从

𢎹从又。京津一五〇九。象手采桌之形。乙辛卜辭有𣚨字（上、一一、八）。即此字之繁文。而說文桌則有去穗形。卜辭又有从桌之剝（戩、𬮿、辭、卜通七三一一七三三、鐵十、二、明四五〇）。象用刀割穗。見綜述五三六葉。

按陳氏釋采之字仍當釋桌。舊釋不誤。辭云「囚䢅𣚨禘于兄辛」（後、上、一八、一一）。言以新地之桌薦于兄辛。釋采則不辭。又剝當釋刹。其所以之𥝢則搗是桌字。分詳前四卷「剝」及本卷後「桌」字條下。請參看。

齊

前、二、十五、三、前、二、十五、四、前、二、十五、五、後、上、十五、十六、甲、二、二、六、十六、乙、八〇三五、珠、三〇八、粹、七二、卜、五七三、與前二十五、三重出

按說文「𪗉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段注云「从二者（象形定按象形从二）象地有高下也禾麥隨地之高下為高下似不齊而實齊參差其上者蓋明其不齊而齊也」其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癸巳卜貞王旬亡禍在二月在齊餗隹王來正人方」前二、十五、三、「庚寅卜在齊餗王徃來亡災」前二、十五、四、「□巳王卜貞旬亡禍王乩曰吉在□月在齊餗隹王來征」前二、十五、五、「癸丑王卜貞旬亡禍□在齊餗」後上、十五、十六、「□卜又于五山在齊」粹七二、均為地名又云「己亥卜旁貞不牛宗齊東」珠三〇八、「辛卯卜宰貞子虎齊不」乙八〇三五、其義不詳金文作

齊鎛 齊侯盤 齊侯匜 齊侯壺 歸文盤 齊且

辛齊 [glyph] 國差鑰 [glyph] 齊大宰盤 [glyph] 齊巫姜簋 [glyph] 齊陳曼簠从土 金文地名或从土作[glyph]即齊文从二之所自鑄

[glyph] 陳侯因資錞 从二與篆文同 [glyph] 陳侯午簋 [glyph] 陳侯午錞 [glyph] 屬羌鐘

[glyph] 匋姜齊易

朿

□餘、二、一、□前、四、五、六、□前、七、三、六、一、□□前、七、四、六、二、□後、下、十、二、十、二、□菁、七、一、□□甲、二、二、六、七、□甲、二、十、八、十、三、□凡、五、一、□續、六、九、七、□新、三〇五七、□乙、八六九七、□乙、八七〇三、□乙、八七一〇、□乙、八七二一、□乙、八七二八、□乙、八七三四、□乙、八八〇四、□乙、八八〇八、□乙、八八一四、□乙、八八二一、□乙、八八二三、□乙、八八五一、□乙、八八五二、□乙、八八七六、□乙、八八九七、□續、四、十、四、□微、蕪、雜、事、一〇四、□粹、九七六、□京、四、二、五、三、

于省吾曰「卜辭有□字舊釋無誤當即朿之初文說文『朿木芒也讀若刺』□□字上下均象木有芒刺之形甲、二十八、十三『丁亥卜貞□□朿□□□王其□戎正』朿字作朿依斷代研究例考之此卜無貞人擬其作風當

屬晚期又卜辭陳字作⿰阝朿或⿰阝𣏟然則棘字在卜辭晚期或偏旁中者簡化作朿或朿朿矣余以金文證之朿字朿父辛卣作朿大鼎作朿朿毀作𣏟再以金文從朿之字證之責字告鼎作⿱朿貝旂文戊鼎作⿱朿貝字沈子它毀作⿱朿貝上端從∧與從十等耳冂形左右豎畫稍短又有去芒刺形後人遂不識其與𣏟為同字也又⿰朿朿𩰫鼎有⿰朿朿字金文編入附錄中當即說文茦字上從艸作艹形茦字下從朿作朿尤為𣏟形所孳乳之塙證石鼓文丁鼓敕字左從朿是中間兩邪畫亦變為一橫畫矣說文棘從並朿朿棘朸本同名斷岐為二且在古文字中每單雙無別呂氏春秋任地「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注「棘羸瘠也」說文膌之重文作𤺄玄應一切經音義二九「古文膌瘠𤺄三形」方言三「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

史歸」六、菁七、一、」戊戌卜㱿貞王曰「侯虎𡉈余不束其合氏乃史歸」三、粹編九七六」叀束西麋从」按束字前二段均作朿又均言余不束其合氏合應讀逸卽古會字甲二、二五、六、」其令東逸于商」東逸卽東會也說文古文會作㣛㣛卽逸氏當係地名史事古同字言但令侯虎往余不急其相會於氏乃從事於歸返也」俎子鼎」王命俎子逸西方于省」逸亦會也第三段言叀束西麋从束作朿同版有」叙𠬝及王其田雚」之辭以斷代研究例考之當係第三期物叀適惟惟朿西麋从卽惟急从西麋之倒文乃叙田獵追麋之事束有棱角棘剌之義卜辭適暮七三三片文云」乙未卜暊商舊乙左鶨其剌不束」吉餘三段」其剌不束」兩見藏十、二、」左赤馬其剌不束」郭氏謂剌乃剌之異蓋亦假爲辔也按郭說非是剌適惠剌字當从朿聲說文

桒重文作穗，是𥻆可讀惠之證。惠之通詁訓順，其惠不朿，言其順不棘也。不棘謂馬之馴順，無棱㕓刺棘，不駻突刺於服駕也。」其惠不棘，與詩言「其儀不忒」、「其德不爽」詞例相仿。續五、四、四言「在朿。」朿係地名。總之，朿字象木枝有芒刺形，其為朿之初文的矣。引申為棘急，為棱㕓，棘刺亦係，故訓常例，且於卜辭語義詞例均相符合也。」見駢枝三六至三八葉釋朿

按說文「朿，木芒也，象形，讀若刺。」于氏謂𣏟朿一字是也。作朿者與金文小篆並同，釋朿無可疑。朿多叢生，故初文作𣏟，簡之則為朿。卜辭恒言「朿豕」乙、八七一〇、八七三四、八八〇四、八八〇八、八八之六、八八九七，最後一辭又言「朿平豕」乙、八八九七，則「朿豕」與「責豕」同見，責从朿聲，其義當同。朿豕為用牲之法，其義不詳，疑當讀為刺。它辭朿字于氏論之已審。金文作朿大鼎 朿 𣏟朿簋

前七、三、一、 菁十一、十八、 前四、四五、三、 前八、四、八、 乙、八八〇八、
乙、八八六二、

爿

陳邦福曰「案說文無爿部而以爿之字春羊皆从爿得聲考卜辭多有爿牧前、四、四、五、三、爿求前、七、二、八、之文今就許書古籀文反復求之知為將之初字說文酉部醬古文作牆籀文作䊢是醬本从形得聲而古籀文皆明作爿是爿即古文形字證一水部漿古文作牀是漿本从形得聲而古文又明作爿是爿即古文形字證二細審卜辭爿與形為一字爿為最初古文形起稍後將則籀文而謂稍異矣許書既未立爿部又未收形字獨于寸部載將字从寸訓帥故段注云必有法度而後可以主之先之故从寸是由古變籀不同之一證也」見辨疑十三葉

向卜辭所見從爿之字若宜𤕫牀疒等皆有倚恃之義考之則爿誼雖近于牀而非牀字雖近于牖扆而非牖字雖近于几而非几字謂象斧扆之形較得其實斧扆之制魏書李謐傳引鄭氏禮圖云「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漢之屏風皆有後版（周禮天官幕次鄭注）後版謂之邸（周禮掌次疏）大版亦謂之業（詩有瞽業傳）業扆一聲之轉大版謂之業即謂之扆則斧扆之扆非大版即後版矣許君言「版判也從片反聲」「牘書版也從片賣聲」「牑牀版也從片扁聲」推而至於牑牒牖牏凡從片者皆版意而版片之音義俱近則判木為片即判木為版片版實古今字也古文筆勢不拘向背則片字今雖右向作片古文亦可向左作爿爿字雖不見許書然爿字解云「倚也象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爿形近爿音義則俱同扆是卜辭所

見爿爿即倚著之爿，爿亦即斧扆之扆矣。斧扆之扆本象判木，不特說文爿之字音義可證。說文「疾，病也。从爿，矢聲。」卜辭疾但作𤕫，象人血流滿體臥版寢息之形。說文「㝱，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夢聲。」卜辭但作𤖭，象人臥版寢息若有所見之形。凡許書從爿之字卜辭字但作爿，此爿爿一字之證也。爿爿為大版，不特寢疾偏旁可證。古者天子大旅上帝，必設帡幪，幬幪之中必設皇邸。卜辭邸字作[字形]，正象帷幕支覆中施植版之形。植版賈疏謂即斧扆，則斧扆植版異名而實同。爿象植版，亦象斧扆。爿之象斧扆也，此尤明證矣。」詳見說契，載集刊一本二分二三三葉至二三六葉。

按說文無爿字，而牀牆戕將牂等字均从之得聲。段氏說文注於片部之末補爿篆，解云「反片為爿，讀若牆。」注云「各本無此，按六書故云：唐本有爿部。」蓋

也。爿在此為聲符，夕與酉並為形符，醬非以將為聲，此爿將非一字，證一。又水部漿訓酢漿，从水將省聲，古文作㸓，从水爿聲，蓋將亦从爿聲也（非从將聲），非謂將即爿字也。證二。且將本無將字，爿安得與之為一字乎？至寸部之將，許云醬省聲，亦不云將聲，形聲之字，聲符但取音同，不得謂某字之聲符或作甲或作乙，而遂仍甲乙為一字也。丁氏詳考答床屏風植版諸名說甚詳，贍惟謂爿形近爿，音義則俱同床，遂謂爿為床之初文。考爿字金文偏旁作爿（吳疒王鐘疒字偏旁）、爿（齊侯鎛痛字偏旁）、爿（同上瘤字偏旁），說文疒之古文从爿，實即卜辭爿形之譌，象人有疾纏綿床笫之形，乃會意字，篆作疒者，乃合人體與床而為一畫，但餘象人臂一畫又譌之作爿，而古文从人从爿，猶會意之原形乃不可見，然許訓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其意猶不誤也。爿之與爿

實截然二字固不能由爿字以求爿字之音且牀牒等字皆象人臥之形而斧扆屏風植版皆豎立之物病者夢者又安能負板寢息乎又疒字於骨象陳于牀上以會疾意於骨固不能負斧扆而立也又將牂淅牆壯戕狀將諸字之以爿得聲者其聲韵並與牀字相近同古音均在十部且同隸陽韻就形音義三者觀之爿之釋牀蓋無可疑也今以許書之例並依段氏所補收之於此實當遷入本部以為牀之古文也卜辭或言「爿母庚」乙、八八〇八、「爿匕庚」乙、八八六二、與它辭言牀某某」者當為同意牀當釋將見十二卷將下並為祭名其義不詳孫海波謂爿爿疑一字是也而其文編仍分收為爿爿二字似有未安金文將牆以此為聲疒病寢諸字从此為形將字並作爿与契文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

□藏、六五、四 □藏、二〇二、四、□前、五、三、四、□後、上、六、四 □□戩、四七、四、□戩、四七、八、

羅振玉曰「象兩耳腹足之形與古金文同」見增考中三十八葉上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鼎部「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案殷虛卜辭貞或作□前、七、卅九、作□上、卅、同作□前、八、廿、其文皆云「卜鼎」即卜貞此以鼎為貞者也古金文鼎字多有上从卜如貞字者如宰鼎諶鼎鑄子鼎杞伯鼎夜君鼎等不勝枚舉書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見釋文貞無當訓馬融知貞即鼎字故訓為當此以貞為鼎者也蓋貞鼎二字形既相似聲又全同故自古通用許君見壁中書有貞無鼎史籀有鼎無貞故為此說實則自殷周以來已然不限古文籀文也」見史籀疏證廿三葉下靜安先生遺書四十七冊

孫海波曰「卜辭貞鼎無別鐵雲藏龜有𣅀字讀若貞乃鼎之別構」見考古三期七・三葉

按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為貞字」契文象兩耳腹足之形下非以析木段氏注於牀篆下引許君此語以證爿之為爿乃片之反文證之契文鼎字段說之誤「可以無辨卜辭貞鼎同文」王氏之說是也貞鼎音同故段鼎為貞說見三卷貞下金文作 卣文 父乙尊 鼎文 卓林父簋 毛公鼎 盂鼎 仲義父鼎 大鼎 頌文父鼎 師全父鼎 庫伯鼎 伯旅鼎 頍侯鼎 芮公鼎 嬴霝德鼎 樂

鼎 蛤鼎 作寶鼎 吳王姬鼎 祖仲鼎 雍伯原鼎 趠亥鼎
大鼎 樊君鼎 鄦鼎 中鼎 諆鼎 仲斿父鼎 餘尚
多見大抵象形或从鼎卜仍是鼎字契文亦有此形蓋叚鼎為貞者既多
又增之「卜」以為从卜鼎聲為貞卜專字而叚鼎為貞者仍並行不廢及
後乃更有叚鼎貞為鼎者郭氏之說是也郭說見二卷貞下引

䵼

䵼前五、二、六、䵼前、六、三、七、䵼菁、十、六、䵼甲編、八四九、䵼粹、簠徵、
文字、五〇、䵼新、二一二一〇六四、䵼乙、八三九、䵼乙、八八一〇

羅振玉曰「此字不見許書，古金文有之，有䵼（史頌敦）䵼（王作䵼鼎）䵼（日甲甗）諸形，从匕肉於鼎，爿聲，所以薦肉者也。此或加以象有湆汁，或省匕，或省爿，與肉或省肉，與匕然皆為一字也」見增考中三十八葉上。

王國維曰「古器物銘多云作䵼鼎，䵼鼎作䵼彝，亦有單言䵼者，如潘祖蔭所藏二器，其一銘曰『旅婦䵼』，一曰『晉內小臣𣎆生作䵼』，其器則皆鼎也。是䵼為鼎之異名。余按䵼字於金文或从匕肉从爿从鼎（史頌鼎、史頌敦及上晉內小臣鼎）或从肉从爿从鼎（上旅婦鼎）又作彝及或但从匕肉从爿（日甲甗）殷虛卜辭則或从匕肉从鼎，或从匕从鼎，或从爿从鼎。䵼當即詩小雅『或肆或將』、周頌『我將我

按从鼎从肉或从匕爿聲說文所無羅氏謂字从爿殆所以薦肉按爿為牀之古文非薦肉之具（古薦肉以俎，俎字作□）且薦肉之器亦不應列於鼎上此字實从爿為聲耳羅說非是王氏謂即詩周頌「我將我享」之將其說甚是□將並从爿為聲故得通也惟兩氏並謂□藏、一二九、六、□前、一、二二、一、□前、六、三四、五、□前、六、三三、四、六、皆是□字葉氏則疑非一字今按葉氏疑之是也字不从爿則其音讀不可知其辭例又與□字所見無一相同者今舉諸辭如下(一)□字所見諸辭「己歲□隩王受又」甲編、八四九、「□光」乙、八一〇、「弜卿饗宗庭□隩勺」粹、五一、「□唐」前、五、三六、「□卜□□□東□方□」前、五、五、七、「曰□」簠徵、文字、五十、(二)不从爿諸字所見諸辭「乎□二告」藏、一九、二、二、「貞□」續、五、三〇、十六、「癸丑卜□唐又勺□」甲編、二〇二、「貞王□殸□□□」前、一、二六、一、「□貞王有告□」前、六、三四、五、「貞勿令□□」前、六、三四、

⿱肉鼎

⿱肉鼎甲編、二一〇六、⿱肉鼎續、五三〇、一六、⿱肉鼎藏、一二九、六、

从鼎从肉說文所無

⿱⿰匕肉鼎

⿱⿰匕肉鼎前、一、二六、一、

从鼎从匕肉說文所無

⿱匕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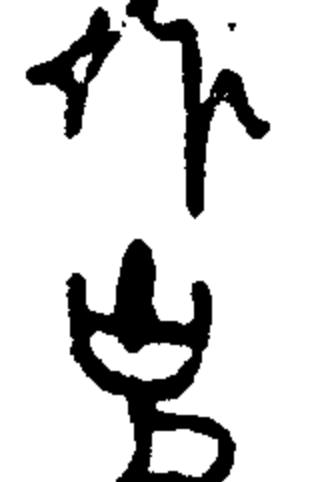
⿱匕鼎前、六、三四、五、⿱匕鼎前、六、三四、六、⿱匕鼎甲編、四〇四、⿱匕鼎甲編、八四〇、⿱匕鼎甲編、一六三三、⿱匕鼎粹、三九六、⿱匕鼎新、四二四三、

从鼎从匕說文所無

克

□藏十一.一 □藏七四.三 □拾十五.五 □前三.二七.二 □前三.二七.三 □前八.五.五 □前八.九.三 □後下十一.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作亯㲋』古金文作□大保敦作□鼎與此略同象人戴胄形古金文胄作□盂鼎□簋及作□伯晨鼎克本訓勝許訓肩殆引申之誼矣」見增考中六十九葉

屈翼鵬曰「□與□同即克字知者以師望鼎克字作□與本辭之□正同也」見甲釋四三九葉

按說文「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亯古文克㲋亦古文克」「肩也」說義下句當是說形而義語意含混亦與字形不類徐灝段注箋因以「克木」之義說之謂「上象屋下象析木之形」篆文上从古雖與高亯等字形近勉可解

王氏謂「象屋下刻木之形」一義不誤而謂「肩也」何以得肩也之義則不可解」見釋例

為象屋而下殊不類柱檯契文金文作𡵂則與屋形絕遠王筠釋例云「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二義不甚連屬而所謂刻木者則以古文𠧚與彔相似也」按許君此解亦頗致疑竊竊疑此字當以「肩也」為其本誼「象屋下刻木之形」與「𠧚亦古文克」二語疑有譌亂或涉下文彔字而誤王氏疑之是也字作𡵂若𡵂下从卩與古文卩字形近象人躬身以兩手拊膝之形上从𠙵象所肩之物肩重物者恆作此形也王氏但覺二義不甚連屬而以竄入之說解為不誤遂以肩也一義為不可解矣𠙵或形譌為甴再譌作古遂有「象屋下」之解此字當以肩也為本誼引申之遂有任也勝也勝任勝負二義能也諸義卜辭克字或為人名「貞子克征」拾、十五、四、是也或訓勝「貞其克子」前、三、二七、二、「囚其弗克」前、三、八、三、二是也或訓能「字歸克卿王事」甲編、二七、四、囚女口入字

詩有司汝克（□構）疑承字之異二人（甲編一九三三）之是也金文作□克鐘□克鼎□克盨□善夫克鼎□大保簋□周公簋□邢人鐘□德克簋□師旂鼎□陳侯因脊錞□曾伯簠□令鼎□者沪鐘

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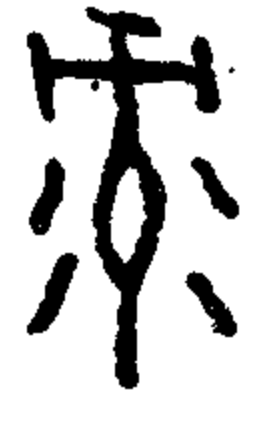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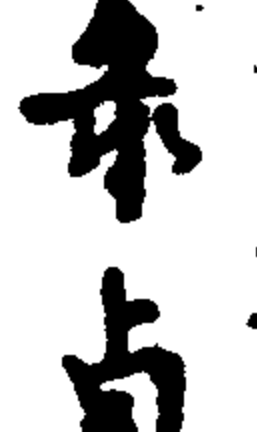
[甲骨文] 前六、一、八、[甲骨文] 前七、三、一、[甲骨文] 後下十、三十四、[甲骨文] 菁五、一、[甲骨文] 甲編五九八、[甲骨文]

孫海波曰、「彔孔爲祿」見文編七卷十一葉下

葉玉森曰、「彔即葉省地名」見前釋六卷一葉下

又曰、「[甲骨文]象懸亭於架預爲之防所以守也」見枝譚一葉廿四行

按說文「彔刻木彔彔也象形」許君此語亦殊費解「王筠釋例云「字上象其交互之文下象其紛披之文要之不定爲何物不得爲象形也」自[illegible]餘說此有甚多殊無足以饜人意者竊疑此爲井鹿盧之初字上象桔槔（或作挈皋或作契皋無定字）下象汲水器小點象水滴形許今字作轆與轤字連文說文無轆轤字然古語有之但作鹿盧古詩「腰中鹿盧劍」漢書雋不疑傳注「晉灼

禾

禾拾、二、九、禾前、三、二九、三、禾前、四、三九、六、禾後、上、二、六、三、禾後、上、二、二、四、禾後、上、二、三、六、禾後、上、二四、九、禾後、下、六、十、六、禾後、下、八、六、禾後、下、二十、十三、禾禾禾後、下、三、五、五、禾戩、二、一、十、禾禾禾戩、二、六、四、禾甲編、三九二、

羅振玉曰「上象穗與葉下象莖與根許君云从木从𠂹省誤以象形爲會意矣」見增考中三十四葉

按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𠂹省𠂹象其穗」契文禾字象形羅說是也其義亦爲嘉穀「庚午卜貞禾有及雨三月」前、三、二九、三、「言田禾其有及時之雨」「壬申貞𠦪禾于河」後、上、二二、三、「禱于河以求禾之熟也」它辭率皆類此金文作禾

曶鼎□禾簋□子禾子釜□鄀公鈔鐘「作□禾鐘」晉姜鼎為龢与栔文小篆並同許君解此字亦五行生剋之說為漢儒故習与字義無涉也

䄍 鐵前六、三六、三

陳邦懷曰：「此字从禾从兄，當是說文解字稷之古文。卜辭祝字有作䄍者（前四、十八），其所从兄字雖為反文，與此正合。又父丹作兄癸觶兄字亦作肙也。沈氏元誤釋為猷。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从禾畟聲。』古文作䄍。段注：『兕蓋即古文畟字。』邦懷案：䄍即卜辭之䄍，後世傳寫致譌兄為兕。段氏謂兕蓋即畟之古文，未免附會。許君說稷為五穀之長，又說兄曰：『長也。』然則䄍从兄，蓋取禾兄會意。知古文稷字當从兄矣。」見小箋十五葉

又曰：「此古文稷字。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杜注：『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山海經中山經：『又東五百里曰䄍山。』畢氏沅曰：『䄍當為稷字。稷山在今山西稷山縣。』」見同上一葉下

按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从禾畟聲。稷，古文稷省」。契文作稷，陳氏釋稷，可从。惟陳氏謂段氏以「兇為畟之古文」為附會，則非。畟之古文當作畟，為一人體象形字。古文从夊（止）者，每以肖略。許君謂兇為畟，肖亦不誤，兇與兄祇形體小異耳。陳氏說為會意，亦可通。字在卜辭為貞地又名辭云「戊午卜囚稅貞囚田衣囚亡災」，「災稷上適有闕文（以）。同片他辭云「囚卜在演囚田衣囚亡災」，推之知為地名也。

秫

朮 佚七一〇、

商承祚曰「祐作朮」見佚考八五葉上

唐蘭曰「右朮字，商承祚釋祐，誤。按說文朮字正作朮，金文盂鼎『我聞殷述令』之述从朮，舊誤釋為遂（述令借為墜命），非是。魚鼎匕述字从朮，均可證。說文『秫，稷之黏者，从禾朮，象形。朮，秫或省禾。』小徐本作『从禾朮聲』，徐鍇謂『言聲轉寫誤加之』。今按徐說非。秫字當從禾朮聲，朮字或叚作穀名（如弭仲簠云『朮稻糯粱』），後人加禾作秫耳。朮字本作朮，从又，又有手形，其本義未詳，然要非秫之省也。卜辭云『王其朮』，疑叚為述。說文『述，循也』。惟辭意未足，無以決之。」見文字記卅二葉下至卅三葉上

按說文「秫，稷之黏者，从禾朮，象形。朮，秫或省禾」。契文此字唐釋朮可以朮

之爲秫當爲叚借以字非稷之象形也其本義不可知唐說亦是

酋

酋乙、二五九六、酋乙、四一五一、酋乙、四五六七、酋乙、五三二三、酋珠、四五五、酋珠、四五六、酋佚、四〇〇、酋卜、四四四、酋續、二、二九、三、簠徵、歲時、十六、酋錄、一四六、酋天、五六、酋續存、一八〇、酋粹、八七〇、酋新、五五六、

王襄曰：「說文解字：『酋，繹酒也，从水半見於上。』段注：『繹之言昔也，日久之酒。』」見簠考歲時二葉下

羅振玉曰：「酋象酒由尊中挹出之狀，即許書之酋字。」見增考中七十之葉上猶獻字條下

唐蘭曰：「右舊字自羅振玉氏誤釋為酋，學者靡然從之。葉玉森取月令『乃命大酋』注『酒熟曰酋』以釋卜辭之舊，年來學者又靡然從之。葉說見研契枝譚不知此

字明明從𠭰，如何得為酉字？然以天資卓絕之郭沫若氏猶云「𦎧乃酉之古文，知者以卜辭猷字或作𤔲」（通纂考釋六四），信積習之難返也。釋𤔲為猶，其誤亦自羅氏，可謂一貫。然金文猷字頗多作𤔲、𤔲等形，決無從𠭰作者，其誤不亦顯然乎？凡從酉之字多變從酋，如尊作尊，奠作奠，均是，則酉字必從酉可知，與此從𠭰之字固了無干涉也。（中畧）𦎧字象米在𠭰中之形，或從米从𠭰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讀𠭰聲（𠭰為酸形容者猶酋，讀酉聲，𦎧豈讀𠭰聲）。從米𠭰聲，當即說文之䆐字。𠭰聲既變，後人改之為𦎧聲耳。說文「䆐，糜和也」，乃後起之義矣。卜辭言云「受𦎧年」，每與「受黍年」同出，則𦎧亦穀名也。昔人或本「酋年」之說，以為即「熟年」，而不顧「熟年」與「黍年」並列為不倫，亦云疏矣。𦎧是穀名，當讀如䆐。說文「䆐，禾也」。𦎧得與䆐通者，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古文

糧或為「導」，是其證。朱駿聲疑「䆃」實與「稻」同字，殊有見地。䆃通導，擇米也。後漢有導官，令主舂御米，是舂而擇之也。而稻字金文每作𥹋，偏旁或作[古文]，是既舂而特之也。是不僅聲同，義亦相近也。卜辭以𠦪年與黍年同卜，𠦪必為重要穀類，可知𠦪、䆃、稻蓋三名一實。𠦪象舂米於臼，稻象抒米於臼，故可引申為同一穀名矣。卜辭之「受𠦪年」當即「受稻年」，故與「受黍年」並重也。（見文字記廿五葉下至廿六葉上）

按說文「稻，稌也。从禾舀聲。」契文[古文]字唐氏釋為糧，讀為稻，甚是。金文稻字作[古文]曾伯簠、[古文]陳公子甗、[古文]弔家父簠、[古文]史免簠、[古文]稻嫚簠，从米从禾通作，或又从放為繁文，从舀，舀亦聲。米字或在臼中，上从爪，所以取之，明是會意，亦與米在臼中意同。卜辭𠦪字大抵為穀名，亦或為

地名辭云「口木卜在𦍒貞王步于口不遘囗」大續九是也它辭均言「受𦍒年」与「受黍年」同見如釋商訓埶則熱年應賅諸穀言之其下不應更出黍年唐說是也請參看下釋字條

[glyph] [glyph] 甲編、三六三六

屈翼鵬曰「[glyph]地名音讀未詳」見甲釋四六三葉

按說文「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glyph]采或从禾惠聲」契文此字當是采之初文下从禾上象其穗篆文从爪禾从爪疑乃穗形之訛所謂變會意例當晚出古文於表義之重要部分例加誇大如見从大目聞从大耳頁从大頭均是采字从禾上从正象穗上鋒芒之形契文剝字从[glyph]即篆文之采（剝即利从采乃會意兼聲說詳四卷利字條下）惟契文之采但見於偏旁[glyph]為象形[glyph]為會意其成字雖有早晚之殊然固得並行不悖也（采為會意穗為形聲於篆文固亦並行也）本辭云「異王異戌其射在采兕」為地名金文穆字作[glyph]師望鼎[glyph]曾鼎[glyph]家盤[glyph]號叔鐘[glyph]遹簋所以正此字許書穆訓禾蓋禾之一種

~~禾来同意故穆得从来~~（字从𥝩从彡會意）許云㣎聲乃據譌變之篆體爲言又㣎訓細文㣎穆當爲同字蓋禾来兩々對生上有鋒芒如飾畫之文故形文从来从彡會意細文乃其本日誼訓禾則別一誼也（許云㣎从彡𡭴省聲亦非）

穅

□前一、十、三、□□□前一、十、二、七、□前一、十、二、八、□前一、十、八、四、□□前一、二、一、□前一、二、一、四、□前一、三、七、一、□前一、四、七、六、□前二、三、九、六、□後上三、九、□後上四、十、□後上四、十四、□後上二十、五、□後上二、五、四、□□後上二、五、十三、□甲一、十一、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穅，穀皮也。或省作康。』此字與許書或體略同。穀皮非米，以∷象其碎屑之形，故或作∷，或作∵，或作∴，無定形。康侯鼎作□，伊敦作□，同此。今隸作康，尚得古文遺意矣。」見增考中卅五葉上。

郭沫若曰「康字小篆作康，从米，云穅之省。穅曰『穀之皮』。然卜文康字不从米。卜辭之康祖丁或康丁等，即史記、漢書之庚丁。□作□若□，金文亦同，如禁伯簋文敦之『康穌屯』，伊敦之『王在周康宮』，作□文，既不从米，意亦絕無穅

義然羅氏猶沿許書以為說以庚下之點作為象穀皮碎屑之形此恐未必然也康字訓安樂訓和靜訓廣大訓空虛只空虛之義於穀皮稍可牽及其它均大相逕庭無由引伸余意此康字必以和樂為其本義故殷周帝王即以其字為名號穅糠乃後起字蓋以米康聲古人同音通用不必康即是穅也大凡和樂字古多借樂器以為表示如和本小笙樂本絃樂之象又如喜字从壴（古鼓字象形）龢龤字从龠雅字亦本樂器之名然則康字蓋从庚庚亦聲也庚下之點撒蓋猶彭之作[古文]若[古文]言之作[古文]若[古文]也（見釋龢言）見研（一）甲下冊釋干支十葉下至十一葉上庚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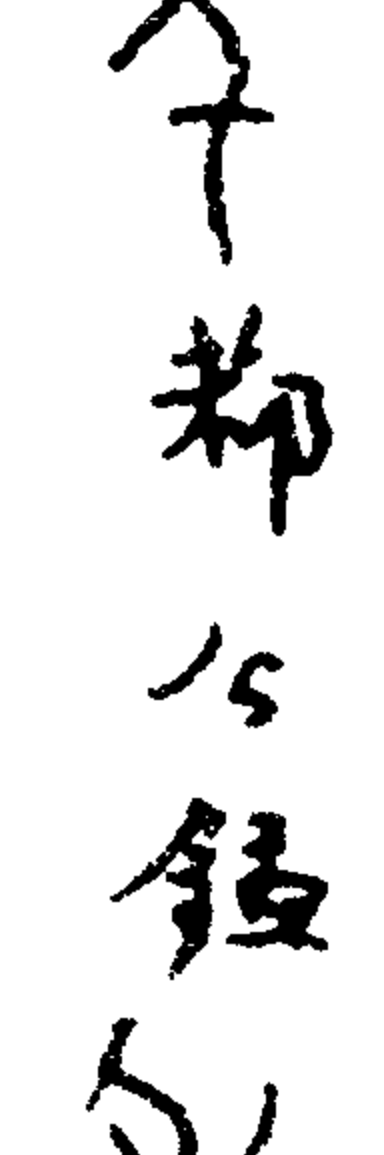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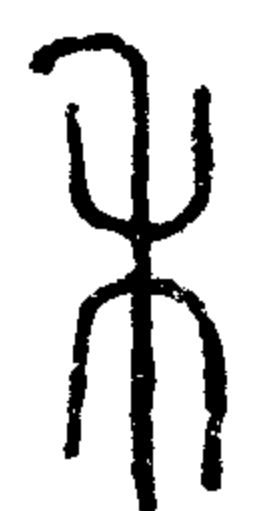
按說文「穅穀皮也从禾从米庚聲[篆文]穅或省」契文無从禾之穅而有康字羅氏之說較之許君已進一境郭氏舉金文庚字為證（見卷十四庚下）謂康之

本義當為和樂具說碻不可易樂器多中空故引申得有空虛之義其音又與古語穀皮之糠相同古或有假康為糠者矣至穀皮之字仍當以糠為本字康為俗字其筆體並不當从秉从米者乃庚下小點公之形譌金文作[字形]禹攸比鼎[字形]康丁簋[字形]毛公鼎[字形]頌鼎[字形]康侯鼎[字形]克鐘[字形]墜簋[字形]伊簋並與卜辭同从八合庚字豎畫極類米字故小篆譌从米耳實則穀皮之訓以米於義已足康祇是聲符無取於从米也卜辭康字皆為人名

藏、二四、二、藏、三十、三、藏、四五、二、藏、八三、一、藏、一〇一、四、藏、一五八、一、藏、一九六、三、藏、一九九、四、藏、二一四、三、藏、二四八、一、餘、八、一、拾、十、二、前、一、二七、二、前、一、五十、一、前、三、一、二、前、三、三十、一、前、三、三十、二、前、三、三十、五、前、三、三十、六、前、四、七、四、前、四、三三、六、前、四、四十、二、前、五、十七、五、前、六十六、三、前、六十八、三、前、六、三七、十、四、前、六、六四、一、前、七、五、二、前、七、十五、三、後、上、一、一、後、上、二七、六、後、上、三一、十、後、上、三一、十一、後、下、二八、十四、後、下、三九、九、後、下、四十、十四、菁、十、七、甲、一、二一、十四、甲、二、三、十、甲、二、四、六、甲、二、十三、十二、十、二、十九、十三、

戩二、三 □ 人□ 戩二八、□ 戩七、十五、□ 戩二六、五、

葉玉森曰「說文『年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按契文年字並不从千，似狀禾下見根形。禾孰則犂其根，根見則一年盡，即年之初誼，猶豳風於十月曰改歲，蓋言農事畢以禾孰紀歲功之成也。又疑从人戴禾，初民首部力強，禾稼既刈則捆為大束，以首戴之歸。仍許書穀孰為年之誼意。迄今當苗民族及西方未開化諸島國猶沿古代戴物之習，後制之秃殆緣禾字而誤認與」說契一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說文『年穀孰也。从禾千聲。』按金文卜辭皆从人，不从千，金文有从壬者作□齊侯壺。知當為人，壬或人聲，从千乃壬之訛變。見卜辭中从人作秀也，有省作禾的，意義則確為『穀孰』。卜辭中年字用途有

二一是年一是受年求年就是後世「祈穀」之祭受年受黍年就是年穀豐登之義意在商代還沒有把年作紀歲之用的到了周代才把禾穀成熟一次稱為一年而年字始含含有義歲祀之意見卜辭中所見之殷曆載安陽發掘報告五一九至五二〇葉

東世徵曰「受年是殷代統治者徵收實物年貢的名稱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一期四九葉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

按說文「秊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秊』」絜文千字亦从人作見弟三卷十下秊字从禾从人與許說同葉氏謂字象人首戴禾會意恐未然也又謂象禾下見根形亦未安絜文秊字多見其下明是「人」字且禾下見根於義亦無取葉謂禾孰則犂其根時既刈穫以後之事於文禾根不應與禾同見

也。卜辭恆言受年求年，咸謂年穀豐登無年歲意，董先生之說是也。金文年字多見，大抵从禾从人，如[字形]頌壺[字形]善夫克鼎[字形]仲師父鼎[字形]弔男父匜[字形]弔上匜。此例至多，不能具舉。亦有从千作者，如[字形][字形]齊巫姜簋同器之文，一从千，一从人。[字形]曾姬無卹壺[字形]邾公鈺[字形]陳子子匜。亦或从壬作，如[字形]齊侯壺[字形]邾公釛鐘[字形]王孫鐘。从壬乃从千所衍變，从千則从人所衍變。古文字每增橫畫無義。契文亦或作[字形]前四一六六辭云「貞我受[字形]」，[字形]為年字，惟何以从鼻則不可知也。

前五、二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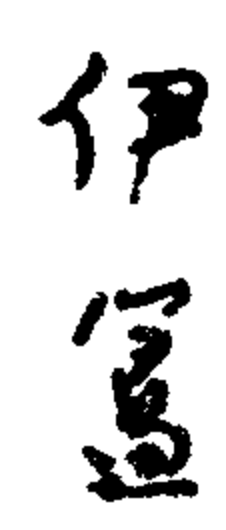
藏、一八四、三

按說文「秌禾穀孰也从禾𪚴省聲𥤚籀文不省」卜辭叚龜為穐龜字重文說詳十三卷龜下又或叚條為秋條字重文說詳六卷條下至籀文之穐當由龜字所衍變以龜為秋乃叚借後或增禾為形符遂為从禾龜聲龜龜形近音並近或有从禾龜聲之穐字後復譌龜為𪛁(廣韻有此字音進与龜音近)遂為許書籀文之穐矣

秦

□ 後、下三七、八 □ 後、下三九、六 □ 戩、三六、九 □ 戩、四四、八 □ 甲編、五七一、□ 甲編、七九四、□ 佚、九五五、□ 粹、一五七六、

商承祚曰「祚案午卜辭作□故知此為秦字說文解字秦籀文作䅘鄦子妝簠亦从秝皆與此同」見類篇七卷十葉上

徐中舒曰「秦象抱杵舂禾之形」見耒耜考四六葉載集刊二本一分

郭沫若曰「□殆秦之異文辭作□ 後、下三七、八 疑秦以束禾為其本義字不从舂省也」見粹考之一一〇葉下

按說文「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䅘籀文秦从秝」契文与籀文同段氏注云「按此字不以舂禾會意為本義以地名為本義者通人所傳如是也」字在卜辭亦多為地名徐氏解為舂禾郭氏解為束禾於卜

辭辭例亦無足徵許氏說此亦無定論蓋此字自古相沿為地名其本義遂不可知矣金文作□鄦子盙□秦公簋□𪊨羌鐘□史秦鬲□伊簋

⿰禾⿱冊口　藏二五、二
从禾从冊說文所無

⿰禾買　甲編一五七七
从木从買說文所無

⿰禾斤　粹四三三
从禾从斤說文所無

⿰禾北　乙三二一二
从禾从北說文所無

⿰禾亏　摭續一三七
从木从亏說文所無

𥝤

𥝤前八、十、四、𥝤前八、十一、一、𥝤前八、十三、二、𥝤截三六、十三、𥝤粹八四五

葉玉森曰「藏龜之餘「乙巳卜令𥝤月有事」殷虛文字第三十六葉「庚申𢦏令𥝤月」鐵事令下一字並从日在禾中依令春令夏例推之當即秋之初文卜辭以𡈼象春以𥝤象秋一狀枝條初生一狀禾穀成熟並繫以日為紀時幟識古人造字之始取義正同𥝤變从火許君謂龜省聲失其恉」已見鉤沈二葉

郭沫若曰「𥝤字字書所無葉玉森釋秋今與夏祭之𩰫其見足證其誤以辭意推之余意當是稈之古文从禾加束以示莖之所在指事字也字在此則讀為旱「其旱乃雩」則「旱乃雩」正文从字順」見粹考一一三葉上

唐蘭曰：「朿是𧀼之本字，其義當為蘿朿。」見天壤文釋二十三葉上

于省吾曰：「按釋朿為秋，為䅗，為補，均疏於分析偏旁，莫由徵信。古化蒲坂幣蒲字作朿，乃朿形之譌變，與朿字無涉。卜辭朿字从木从口，雖似朿字之形，然與朿字迥異。卜辭朿縛字作朿，金文有剌字，同剌，作剌、剌、剌、剌、剌、剌、剌、剌，字左从柬，或作朿、朿、朿，其从朿與从木一也。其加點為飾與不加點一也。（中略）由是可證卜辭朿字即剌與勅所从之朿。朿、朿、朿、朿為無可疑。說文朿部：『剌，戾也。从朿从刀，刀者剌之也。盧達切。』按剌戾為聲訓，惟說文入於朿部，又以為會意字，並誤。剌係形聲字，應从刀朿聲。凡經傳稱列者，或作烈，字金文適作剌，是列烈與剌以音近相假。又說文：『勅，勞也。从力朿聲。洛代切。』『敕，誡也。从攴朿聲。恥力切。』漢代人書敕字多作勅，勑即勅之譌。勅

同敕易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釋文「此俗字也字林作勅」按清儒多以為敕正勅俗疏矣（中畧）勅及敕讀與飭同剌勑並讀朿聲盧達切與勑恥力切乃一聲之轉凡金文剌剌剌剌勑敕所从之朿朿朿朿即卜辭朿字朿當讀盧達切與剌同音辣說文「瘌楚人謂藥毒曰痛瘌从疒剌聲」玉篇「辣辛辣也」按瘌同辣瘌从剌聲辣从朿聲是从剌从朿音同之證卜辭每稱今朿或今朿月朿應讀作臘朿臘雙聲臘盧盍切朿盧達切並來母一等字以後世方音言之又从朿說文「梀木也从木剌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云「即吾蘇所云白蠟杆子也」廣韻二十八盍「邋字注邋遢不謹事」宋項安世詩「辣闥山頭破草亭」按辣闥乃邋遢之轉語是亦以臘以剌以朿字通之證風俗通義祀典「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

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廣雅釋天「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按廣雅與風俗通所記合異惟臘祭之名不始於秦漢左僖五年傳「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韓非子五蠹「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明堂位注「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按此可證臘祭不始於秦漢「師寰𣪘「余用作朕後男巤尊𣪘」孫詒讓謂巤當為臘之省是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包慎言云「先鄭但以蜡為十二月大祭萬物不辨

周正夏正故後鄭補其義謂建亥之月即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按御覽三十三引杜公瞻云「蜡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澤』其所祭八神者皆報其成功則於十月農隙是也後世臘有新故交接之義遂移於夏正之十二月」按杜說是也卜辭以柬為臘祭名多用適借字猶匚之即祊衣之即殷劦之即祫叙之即塞啻之即禘是其證哉三六、十三「庚申囗卜令柬月囗𡆥史」類纂存疑十四「令柬（柬作柬柬之異構）」即月拾、七、六「庚申卜我令柬又史」前、八、十四「丁未卜囗令柬又史」又史即有事有事均指祭言詳研契枝譚是令柬月即令臘月令柬即令臘前、四、二九、三「友柬」即有臘類纂存疑三八「又柬」即有臘粹編七八〇「柬于孟莫大雨」柬如讀為臘亦適後、下、六、六「弜蒦柬」類纂存疑三八「柬弜蒦」即弜蒦柬之倒文蒦柬即觀臘臘祭

即蜡祭。禮記雜記「子貢觀於蜡」語例同。粹編八四五「其朿乃𩆜其朿」即其臘。遺珠四〇二「癸酉卜其朿三示」朿作朿。金祖同誤釋為帝。其臘三示者其臘祭三示也。葉玉森釋朿為秋不特於形不符且今秋月不詞又殷代紀時有春秋而無夏冬由一月至六月為春由七月至十二月為秋稱今秋可也稱今秋月不知其為秋之某月古人紀月均冠以數字不應如此籠統卜辭亦稱今月以其月數紀於辭尾然則今朿月必就一年十二月中之一月為言斷可識矣。朿既應讀為臘臘就一月為言故但冠以今字春秋乃季名故稱今亦稱來臘屬於秋故不復稱來矣。總之朿字即金文剌剌刺剌敕數所从之朿朿朿朿其音讀如粹卜辭以朿為臘臘為祭名引伸之則名臘祭之月為臘月矣」見駢枝九至十二葉

按束字从禾从口，葉釋秋，郭釋稈，唐釋補，均於字形無徵。郭說為會意字雖若可信，然卜辭言「今束」或「今束月」，讀為今早或今早月亦不詞。于氏讀為賴，以讀卜辭雖較順適，然其主要論據不外二端：一曰卜辭之束即金文剌之偏旁所从；二曰「說文入剌於束部，又以為會意字，殊誤。剌係形聲字，應从刀束聲」，以證東字應讀盧達切。今按金文剌字偏旁除剌鼎作𣐺與卜辭之束略近外，餘作……諸形，均與束形迥異，不可遽併為一字。又剌字篆文从束，固未必可據，于氏謂剌應从刀東聲，東應讀盧達切，尤屬臆定，且束即讀盧達切，亦與東字無與。蓋卜辭之束與金文剌之旁从者，非一字也。于氏又引玉篇辛部之辢，以證束之當讀盧達切。按玉篇不言从某某聲，辢字實當解云「从辛剌省聲」，非束有盧達切一讀

秝 𥝌 甲、六、十八、十四、

孫海波文編七卷十三葉下收此作秝

按說文「秝，稀疏適秝也。（適下秝字依段注補）从二禾，讀若歷」契文正从二禾，辭云「秝示三屯又一」，字秝似為人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入林

[甲骨字形] 佚、七四五、[甲骨字形] 新、四八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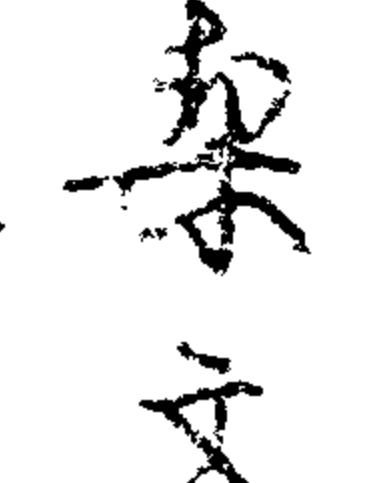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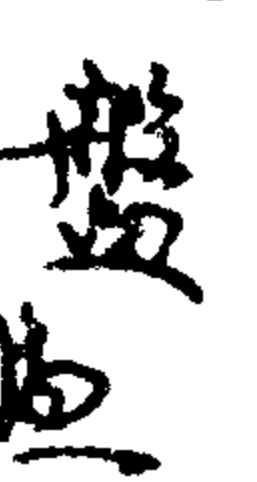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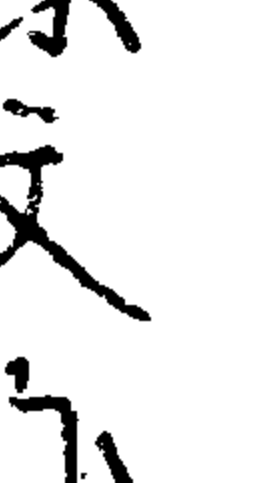
从林从入說文所無商承祚疑與柰爲一字非也商說見佚考八七葉上

晽

[甲骨字形] 佚、八七八、[甲骨字形] 錄、三二七、[甲骨字形] 粹、三〇〇、[甲骨字形] 新、三二八二、

从日林从日說文所無

金祥恆釋莫詳見中國文字第十一期釋[甲骨字形]

按古文偏旁从木从朩間有通用者金說當可从

五、[glyph] 乙、六九六四、[glyph] 乙、七五九六、[glyph] 簠徵、歲時一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引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仲𣪘父盤亦作[glyph]此或省水黍為散穗與稻不同故作[glyph]之狀以象之」見增考中三十四葉

束世澂曰「甲骨文中有象黍字而聚穗的或作禾字形而加水點的皆是稷字過去皆誤釋為黍」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一葉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小註

按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栔文大多象黍形間亦从禾作从水或省作小或緐作小作[glyph]者即篆體从[glyph]所自昉也篆既作[glyph]故或以為雨省聲段氏且改篆體為[glyph]从[glyph]矣黍為高粱為旱地作物增韻云「利高燥者曰黍」而字以水

殊不可解。惟字形與篆體合，釋黍固無可疑。朱氏釋稷非是。徐灝段注箋云：「黍謂黍當从禾建類，上二點下四點象黍米，與桼从木作點象桼汁同例。書者誤以上兩點作丗垂於是，上半體成禾，下四點成水，斷而之遂謂之禾入水耳」。徐氏蓋緣不得从水之解，故為此說，且解（改）篆體作黍。其說固若可從，然契文字亦从水，篆體固不誤也。其義雖不可解，闕之可也。金文作黍（仲叡父盤），與契文作黍者同。

𥝢 𥝢

王襄曰「𥝢古黧字媘黑說文解字無黧字惟利之古文作𥝢說文通訓定聲以爲犁黎黧古本一字引荀子堯問『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注『謂面如凍黎之色也』釋名『九十曰鮐背或曰凍黎皮有斑點如凍黎也』字亦作黧字林『黧黃黑也』此曰『𥝢馬』即黃黑色之馬」見簠考典禮七葉下

按說文「黎履黏也从黍𥝢省聲𥝢古文利作履黏以黍米」經典凡訓黑之字多假此字爲之亦作黧玉篇「黧黑也」亦作黎字林「黧黃黑也」而說文無黧字卜辭言「𥝢馬」當言黃黑色或黑色之馬王氏之說是也今从經典假黎爲黧之例收𥝢作黎利字重文卜辭又假物𥝢聲之文爲黧下說詳二卷犁亦請參看並收之於此犁字重文之字用爲顏色字皆假借與黎之本義無涉也

[glyph]

[glyph]甲、二、二五、一五、[glyph]珠、二六三、[glyph]京、二、一五、一、[glyph]卜通、四四一、又甲二二五、一五、重出

郭沫若曰「香字小篆作[glyph]从黍从甘此作[glyph]上正从黍下亦甘省古文从甘之字多省作如是者故知此乃香字」見卜通一四三葉上

葉玉森曰「此字从黍从日疑香字即古文諸由黍得聲金文作[glyph]諸女觴諸女[glyph]兕敢或省日作[glyph]方尊彝从黍之譌變」說契二葉下

金祖同曰「香彙師葉漁以為从黍从日地名疑為香字按甲文自有黍字此非从黍變至[glyph]契文中亦有地名作[glyph]者商承祚疑為黃亦非」見遺珠二三葉上

郭沫若又曰「[glyph]字或釋秋義雖可通而形不合疑亦啚之異文从來从口口象麥之器非口字」見卜通九三葉下

米

米 藏七二、三　米 拾四、十六　米 前四、四一、二　米 後上二五、九　米 後下二三、五

羅振玉曰「象米粒瑣碎縱橫之狀，古金文从米之字皆如此作，許書作米，形稍失矣」見增考中三十四葉下

郭沫若曰「米蓋讀為䊮，䊮从頪聲，頪从米聲，例可通假。周禮大祝『一曰類』注云『類祭名也』。小宗伯言『類社稷宗廟』，則宗廟之祭亦得用之」見粹考二七葉下

陳夢家曰「辭云『令茲米衆』鐵七二、三，『步不米衆』拾四、十六，米或是敉或侎字，說文『撫也』」見綜述六〇八葉

于省吾曰「栔文米字作米，金文如粱稻糧等从米之字亦如是作，小篆中畫直

貞」已失初形。契文求字間作朮，與求字有別。後、下、二九、十五「王其皋求自且囗」佚、八五「𢆶求」登求、宗求均謂祭時獻求也。後、上、二五、七「王求囗叀父丁卯」以于囚求」後、下、二三、五「王其皋囗囚求」粹、二二七「王求于以且乙王求于囚以且乙」二二八「囗王求囗于囗以且乙」囚為祭名，契文亦作盟，通盟，即周禮詛祝「盟詛」之盟。求作動字用，亦當為祭名，與彌弭敉字通。周禮小祝「彌烖兵」注「彌讀曰敉，敉安也」。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為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說文「敉，撫也。从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按：敉撫安同義。是契文之求祭，即男巫招弭之弭。弭為安凶禍之祭。囚求猶文盟，謂要誓於鬼神其言。「以于囚求」謂與于盟弭其言。「王求于以且乙」以應讀台，訓我。之言王弭祀于我之且乙。其言「王求于囚以且乙」者

言王徂與盟于我之且乙中間有去介詞于字乃契文之常例也」見駢三弟十三葉

按說文「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禾實者嘉穀中之人乃賅六穀之人而言非僅稻實也篆作米中从十段注謂「十其間者四米之分也」徐灝段注箋則謂「十者甲之古文四點象粟實此指粟實在裹中甲坼而見」王筠句讀則云「有十以象其穎與穖以米難象故原其在禾時以象之也」釋例則云「石鼓文糜字从米以一為稃而六點則米也」契文金文米字均作米與石鼓文同其中均不从十則甲坼穎穖之說無徵王菉友據石鼓文謂以一為稃仍與句讀之說略同米既為粟實自不得並稃象之疑中一畫乃象篩簏形蓋米之為物作⺌圍足以象之而與沙水諸字之从小點作者易混故取象於篩簏以

酋 一五九六

羅振玉曰「酋象酒盈尊殆即許書之酋字」見增考中七十二葉上猷字條下

郭沫若曰「酋乃酋之古文知者以卜辭猷字或作猶所从酋字同此酋就也熟也」見卜通九四葉上

瞿潤緡曰「卜辭言『受酋年』者多見說文『酋繹酒也』引申為多所謂酋年者多禾之年豐年也方言『酋熟也久熟曰酋』廣雅釋詁同今江南俗謂豐年曰熟年」見卜釋五九葉上

商承祚曰「說文『酋繹酒也』此曰『受酋年』『不受酋年』殆卜所穫釀酒之黍豐年不豐年也」見佚考五八葉下

葉玉森亦釋㐭，謂酒熟也。見枝譚

金祖同曰：「亯或作亯，鼎堂師釋㐭乎？疑稟字，古文稟作㐭，从亩。玉篇『亩中尊也，器也。』正韵云：『九切，音酉。』是與酉同聲同義。从禾亩，即稟字。廣雅『糧，稟穀也。』說文『積芻稟也。』又周官『倉人職掌稟禾之出入。』注『九穀六米別為書。』是稟乃穀米之通稱。卜辭屢見『受稟年』，卜諸穀也。『受黍年』則祇卜黍，與諸穀種植異時也。（中引說文及孟子語从略）故卜辭于黍于諸穀兩卜之。」見遺珠三十五葉下

陳夢家曰：「祈卜辭作亯，上部是來，下部象大口兩形酒器。唐蘭釋穡，讀為䆃，並从朱駿聲䆃稻一字之說。說文『䆃，禾也。从禾，道聲。司馬相如曰「䆃一莖六穗」。』這種穀物在河北省中部稱為難介穀，福建莆田凡多穗的小米

叫做𥞤即稬由此知道𥞤是禾(小米)的一種不是稻稻是水田作物沒有渠水不能種稻只能種麥安陽一帶若要種穀必需引漳洹之水而此種溝渠的興築似不甚古詩和西周晚期金文已有稻粱所以北方之有稻也不能遠於西周晚期這個字的下半是𣎆字所從我們今暫時定為秬字其理由如下1、𣎆與巨古音相近2、秬和黍每卜於一辭而有當屬相近的穀物3、卜辭祭祀用鬯而秬是製鬯時所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所以當時一定已經種秬了殷代既有鬯一定種植秬一類的作物但這個字是否秬字是不能肯定的見綜述五二七葉」

唐蘭釋穛讀為稻評前編考稻字條

楊樹達曰「𠷎字从米或从来甯作𠷎郭君謂𣯭字与猷為一字以此證

知𦎫字即酋字余謂𦎫獻一字之說良是特𦎫字从禾與說文云酋从酉水半見於上者形異蓋𦎫獻二文雖一而所从聲類不同甲文从𦎫篆文自从酋此猶篆文麐字从吝而甲文此字只从文作麐篆文狼字从良而甲文狼字只以亡作𤝵以此知𦎫與酋雖非一字而二字音近則可斷言也然𦎫當為何字乎按字即从禾而𦎫年與黍年為對貞則𦎫非是穀類之名不可故余疑其為穛字也說文穛早取穀也从禾焦聲𦎫與酋音近故甲文作𦎫篆文作穛爾經傳以穛為穀名者罕見然金文弭仲簠之「用盛秫稻穛粱」楚辭招魂云「稻粢穱麥」穱與穛同玉篇謂穛穱同字是也仲叡父盤云「黍粱𨘢麥」𨘢字从米𨘢省聲亦當讀為穛穛本穀名故卜辭以之與黍為對貞金文弭仲簠以之與秫稻粱為連文楚辭以之與稻粱麥為

遣文仲叡父盤以之与黍稷麥為遣文。盖殷周時極常見之穀物也」見求義二六葉下至二七葉上

按說文「穆，穈和也。从禾𩓞聲，讀若鄰」此从禾从早，唐氏釋穆，讀為稻是也。舊釋茜其失明々，以朿朿首或从下亦與酉字形異，其誤甚明。金氏釋粟亦非。說文卤有粟字見前象形以𠧪者，實變為卤字條下說見前卤粟字非徒以之為聲也。此據篆文為言，金文粟字則純係象形，与步無涉。與此字亦非以酉，自不得謂為酉聲而讀為粟也。陳氏釋秬，則純屬推測之辭，字形字音兩皆無徵，且亦自認不能肯定，可以無辯。楊氏釋糯，亦沿陽舊釋為酋之誤讀，既非一字，則酋酉音近之假定，亦不能成立，則楊氏之說亦屬無據矣。唐氏之說於形音義三者均優，有可說。蓋不誤可易也。餘詳前稻字條下

〇 後、下、二十、十三 〇〇 續、五、二、四

葉玉森曰「按〇象杵臼〇象臼⋯象米未溢挹出臼旁點者作雙手舉杵狀殷契文簠稻作〇上象雙手舂杵向臼去杵形⋯象溢出之米臼象臼又滔嫚殷滔字偏旁作〇〇从〇象杵〇象雙手〇象米與臼與卜辭尤合卜辭乃古文舀字詩生民或簸或舀說文舀抒臼也古亦假作稻故簠文以〇為稻」

于省吾曰「栔文舀作〇 續、五、二、四 全文作〇」見駢三第二七葉釋舀為

按說文「舂擣粟也从廾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古者雝父初作舂」栔文正象一人兩手舂杵臨臼擣粟之形⋯者象溢出之米或省作〇與篆文全同古文从奴从凡每無別也葉釋舀說文舀訓抒臼抒臼有既舂之後

藏、七一、一、 藏、二五八、三、 前、一、四六、二、 前、六十一、一、

前、六十一、一、 前、三、二一、五、 前、四、十四、七、 前、四、五十、六、 前、六、八、三、 前、六十四、六、 後、上、八、十二、 後、上、十三、五、 後、上、二三、五、 後、上、之五、七、 後、下、二七、十四、 菁、七、一、 甲、一、四、二、 甲、一、八、五、 鐵、二六、九、 鐵、三七、十五、

魯實先曰「於卜辭作 葉玉森疑為龜殷契鉤沈甲卷郭沫若疑為種之初文又謂从行之 殆是衛字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挈金文之 與 同體張廷濟疑為冑見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卷二第三二葉朱建卿釋為 見小校經閣卷四第三五葉吳大澂釋為八甲二字見愙齋集古錄十冊十葉羅振玉謂卤所以之 見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九第二葉林義光釋為由因疑為饋之古文見文源卷六說並非是惟王襄疑為併解所以

伐小川見方」（鄴羽三集下四十葉一片）者，并薄為同紐雙聲，所謂「伐并」者，義猶小雅出車及六月之「薄伐玁狁」、虢季子白盤之「博伐」與兮白吉父盤之「廣伐」，伐并者轉為显撲與𩫖為同部疊韻，則所謂伐并者亦如宗周鐘之「𩫖伐」與不嬰𣪘之「𩫖戟」，皆為同義連語也。辭（中略）并之第二義為方名，如云「癸巳卜王其令□族戍□」（粹一一四九）（中略）是也。案說文并之本字作𢎪，攷之金文則有父乙□鼎（三代二卷十九葉）、父乙□觶（三代十四卷四二葉）、父辛□册鼎（三代二卷四八葉）、乍父癸□彝（三代六卷二二葉）、□父乙彝、父乙□彝（三代六卷十一葉）（中略）凡此俱系并𢎪之形，與□之作□者同體（中略）是皆𢎪并之初文，亦并方或并氏所作之器也（下略）」詳見新詮之二，載東海學報三卷一期三九至七二葉。

王襄曰「□古关字，或作□，許書無之。关作文乙卣作□，子豆敵作□，是古

文有𠬪字段氏云「从𠬪許書無此字而遂侯皆用為聲此亦許書奪屚之一也」見舊考地望七葉上

郭沫若曰「𡆥與伐同例字於卜辭屢見他辭云『王𡆥林方亡𡿧』前二·十六·三亦有用作人名或地名者於古金中亦屢見前人每釋為『八申』之字由非申字羅氏已辨之羅釋於申下注云『吳中丞式芬案疑矣因篆文作申遂謂子申且乙角之𡆥孟𡆥鼎之𡆥均即申字』今案𡆥象兩手持杵形雖不能知其為何字其義與舂字所从之𦥑同𦥑字亦然均非申字也」今案舂亦可省作𦥑如毛公鼎之舂字均作𦥑則𦥑固舂字之初字也𡆥與𦥑之別在倒提杵末有作勢前進之意疑即𢷎之初字說文云「𢷎見擣也」此正象見擣之形从八作者當與一字八亦分破之意亦有从行作𧗟者殆是即衝四·武

一六

撞衛古當為一字（左氏文十一年「富父終甥摏其喉」杜注「摏猶衝也」按摏即是撞）見甲研釋𢦏一葉

葉玉森曰「按予舊釋此與㦸乃國名殷契鉤沈似均未安」見前釋一卷一二七葉下

孫詒讓曰「此字上从八下似从由不知何字金文父乙卣有□字子之敲有□字似並即此字」見舉例下四七葉下

張秉權曰「□字的形體在卜辭中作□及□二形又有作□形者恐怕也是這個字的一種形變在金文中其形體變化比較複雜但大致亦可分為作□（丁卣）（之般父）與作□（□鼎）二類又有作□形者（□鼎）似乎也是這個字的形變此字的結構象兩手捧一錐狀物體（或矢鏃）向上鑽鑿之形兩旁的兩撇是象分開之意至其確實的意義迄無定論葉玉森集後來諸家

的解釋說（定按許所引各家說見上所舉）沒有肯定那一家的說法是對的並且連他自己常經說過的也否定了我想此字象兩手持錐插刺之狀當是臿字大徐本說文七上臼部「臿舂去麥皮也从臼干所以臿之（楚洽切）」小徐本作「从臼干聲」段氏等參用二家之說謂「从臼干聲一曰干所以臿之」許氏誤把臼認作臼形遂將此字列於臼部並且以舂麥為其本義其實這個字當以分刺為本釋名釋用器「鍤插也插地起土也」漢書王莽傳「司隸荷鍤」注「鍤鏵也」王先謙補注「鍤或作臿」史記司馬相如傳「赤瑕駁犖雜臿其間」則臿又通插說文十二上手部「插刺肉也从手从臿」廣韻「插刺也」說文十四上金部「鍤郭衣鍼也」集韻「鍤綴衣鍼」則臿又有綴衣鍼的意義（定按郭衣鍼所以圍定衣形者鍤當以郭衣鍼為本義郭衣鍼無目非所以綴衣者也）與金文的形義尤為相近史記記史皇紀「身自持築

臿」正義「臿鍬也」漢書溝洫志「舉臿如雲」注「鍬也所以開渠者也」又說文於木部之梠說是「臿也」於金部之鋙銚鏵說是臿屬可見臿是幾種田器的總名說文七上臼部「臼舂也古者掘地為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然則古時舂穀掘地為臼是舂穀與插地起土的姿勢相似而古人穴居須在地下穿室所以插地起土並不完全向下臿字象兩手捧錐形石斧側視形亦如此向上或向前刺插形既象鐵狀又極似插刺許氏誤凵為臼於是舂去麥皮的意義獨顯而其本義遂晦但是在其他的地方還保存着這個意義既臿字在卜辭中的用法大部分都是用作名詞的祇有極少數的例子似乎並不用作名詞譬如「庚寅王卜在𪊨貞臿林方亡災」庫一二七六「庚寅卜在𪊨餗貞王臿林方亡災」遺八六五在前辭中我們還可以把臿方和林方都解釋為地名但是在

後辭中的『王卸林方』之卸字就不能那樣講了，它似乎是一個動詞。郭氏以為『與征伐字同意』，雖無確證，但也聊備一說。詳見卜辭御字正化說，載集刊二十九本七七七至七七九葉。

按說文「弁，舂去麥皮也。从臼干，所以臿之。」栔文作上出諸形，郭氏釋插，於字形無據。釋臾、釋舂，葉氏已自承未安。王氏據金文般之偏旁釋此為矢，於字形雖有可說，而音義無考。魯氏據以論定此為弁之古文，陳義甚高，惟弁之本義為冕，此字之形似與冕義無涉。至魯氏所舉諸𢀛字，則確為冕弁字，象人着冠冕之形，且𢀛字所見諸辭，多以日干為名，猶存殷習，大抵當為殷末周初所作，則𢀛字殷時當已有之。以較此字，實無絲毫相似，二者似不能混為一字，魯氏之說似有未安也。此字余曩亦疑為臿，當釋臿，惟未深考，繼觀

張氏此作與余意冥合引證甚備說當可从字在卜辭為方名亦有用為動詞者當與征伐同意郭說是也蓋字之本義為穿刺與征伐之義亦不相遠也金文諸甫字与栔文同已見諸氏所引不贅

補遺金釋恆續文編七卷十七葉上收此作春當本郭沫若說

按卜辭別有春字見前此仍以釋甫於字形較合

□

□前七、二六、二 □後下、十六、十一、□粹、四三六、□粹、五四〇 □珠、三四、

郭沫若隸定作「臽」無說見粹考六七葉上

于省吾曰「契文臽字作□□□□等形舊不識郭沫若隸定為臽不可據□象人跽於坎中即臽字其作□□者坎在側與在下一也猶㐁之作㐁亦作□定（象人坐席上之形与坐意同似非㐁字）案猶是㐁字象人臥首上之形□其坎較淺者陷人非如陷獸之深也藏五九、三、有□字隸定應作㽁象陷人于坎而用杵以舂之藏一七一、三、□字作□象兩手拯人於坎中金文父戊觶有□字象人陷于坎中與□自係同字均為陷之初文陷甫口墨陷字從臽作□宗周鐘臽作□林義光謂□即□從人下象其足是也珠三四、□字□于門□當亦臽字季宮文簠臽從臽作□象陷女於坎從人從女一也說文臽小阱也從人

□ □ 後、上、十六、十一、□ 佚、五七六

魯實先曰「卜辭二見□字。其辭曰『庚寅卜貞華弗其𡕎亡□』後、上、十六、十一『庚寅卜華隹𡕎亡□四月』佚、五七六研絜者并無詮釋。以愚考之，□所从之□即說文訓惡之凶，所以之□乃象二人相鬥之形，猶鬥於卜辭作□□以象二人相向搏擊之形也。從□以象之人相鬥者，正所以示擾恐之義，則□隸定為兇，其為兇之古文無疑。倞若競从二人以示彊語之義，奻从二女以示爭訟之義，虤从二虎以示虎怒之義，㹜从二犬以示相齧之義，并同此例。篆文之兇省存一儿，則與訓㪔之宂、訓竫之安同例，惟足示其為悠閒寍靜，不足示其為相互擾恐也。本此以言，則篆文之兇乃後世之省體，是猶古文之䜌則隸定於篆文省作言，則某宜籀文之□□□□□乃□□□於篆

文省作共聲融副乃貞聲亦猶卜辭之靃於篆文省作霍皆後世之省體不足示造字之本義也卜辭別有□□□諸字斯乃說文訓邕蔽之兆說者或釋為兇卜（見陳夢家卜辭綜述）然其上不象交陷之形下不示相擾之義則知其非兇字矣」見新詮之四第二回至二五葉釋兇

按說文「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傳曰『曹人兇懼』魯氏釋𡴀為兇於字形文義兩皆允當其說甚是「亡兇」疑當讀為「亡凶」與它辭「亡巛」「亡尤」「亡禍」同例不必以訓許擾恐解之也

㪔

㪔　甲編一三六〇、

屈翼鵬曰：「隸定之應當作㪔。按古文四聲韻散字作𣡦，云出石經，則本辭之㪔蓋散字也。」見甲釋一八九葉

按說文：「㪔，分離也。从攴从𣏟。𣏟，分㪔之意也。」又隹部：「𢿫，繳𢿫也。从隹㪔聲。一曰飛𢿫也。」二者當為一字，而以𢿫為正體，㪔為省文。字當从攴从林从隹會意，以手執牧杖於林中敺鳥，飛㪔𢿫也，為其本誼，引申之則為分離。篆體譌林為𣏟，而㪔遂入𣏟部。𣏟與𣝯同，从朩朩，朩訓分枲莖皮，𣏟猶勉有分㪔之意。然字从攴無義，从攴从𣏟無由得有分離之義。蓋字本从攴从林作㪔，而㪔則𢿫之省文，字乃由林中敺鳥取意義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耑

[甲骨字形] 前四、四一、七 [甲骨字形] 前四、四二、一 [甲骨字形] 前四、四二、二 [甲骨字形] 後、下七、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根也』卜辭耑字增以象水形水可養植物者也从止象植物初茁漸生歧葉之狀形似止字而稍異許君止字注云『象艸木出有址』乃因形似致譌矣」見增考中三十五葉下

按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契文作上出諸形（前四、四一、七、後作[甲骨字形]原影本到置）上从止羅云「似止字而稍異許君謂上象生形」蓋謂象物初生之形止下許君注云「象艸木出有址」是許君明謂「止」象艸木初生之形也契文全文「止」字均象足形與許說異惟卜辭恆言「之㞢歲月」間亦作「㞢生㞢歲月」（見前六卷生字下引）前疑作「生」者當是偶誤而「生歲月」之辭數見似非誤書且此下許之「止」

象生形」而栔文正作「㞢」𡳿古文「生」之同源邪友人張秉權兄嘗為此言今頗疑之或者「生」「之」二字之間尚有甚它若何之關係不能概以偶誤說之然終疑莫能明也字象屮木初有花蕾之形下象其根在卜辭為方國之名金文作耑義楚耑耑耑郘王耑與篆文略近

宀

宀 乙、八八九六、宀 新四三四五、

金祥恆續文編七卷十七葉下收此作宀無說

按說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栔文家室安諸字所从均作宀與此同象房屋正視之形辭云「辛未卜作宀」乙、八八九六字當與宮室同意許訓交覆深屋其意亦同金文家室諸字所从之宀亦與此同

〔補〕陳夢家曰「殷代宗廟之制與西周自有不同西周金文中宮室廟寢四者是有分別的(1)廟是藏主之所(2)大室是治事策命之所(3)宮王居於宮(4)寢是宴享之所以上四類主要的分別在於王不居於廟而居於宮中寢西周金文所見與殷制的不同已屬顯然西周藏主之廟不見於卜辭西周金文广部的廙廬廟廟等字皆不見於卜辭卜辭宮室宣宗家寢

㝉等字都从宀即宀部在广部的亦有龐字乃是邦族之名但卜辭之㝉在晚期金文中已從广由此知在意義上宀广之可通殷周宀广之別和居住建築的形式當有關係穴後與家室兩種形制或有可以代表它們下畧。見綜述四七九至四八〇葉

家

□拾、一、七、□拾、十、四、九、□拾、十四、十、□前一、三十、七、□前四、十五、四、

□前、七、四、二、□前、七、三八、一、□後、下、三、三、一、□□□後、下、四二、十四、

一 羅振玉曰「或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宀下豕形（文庚卣及家尊）說文解字家古文作□」見增考中十二葉上

葉玉森曰「按豕為豭氏常畜許君訓豬曰『叢居』豵曰『叢聚』家字从豕當寓聚族而居之意又契文宗字亦从亥羅氏謂亥亦豕形二字疑亥即豕形古豕字之變體假作支名耳」說契二葉下

邵君樸曰「古今說家者眾矣然皆莫得其解說文『家居也从宀豭省聲□古文家』戴侗六書故改家作冢謂說文為牽強周伯琦六書正譌謂『家與牢同意豕居故从宀豕後人借用為室家之家牢牛屋後人借用為牢獄之牢舊

說家从豭省者非」段玉裁注因之（定案家字條从畧）下引段注又於哭字篆注曰「愚以為家入宀部从豕也哭入犬部从犬吅皆會意而移以言人庶可正省聲之勉強皮傅」而惑者非之以為人獸不當無分乃謂家字以豭省而非从豕加嚴章福說文校議云「余謂家字本無別義其所以从豕者非犬豕之豕乃古文亥字……亥下云「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褱子咳咳之形」按禮云「男女有室女有家」亥為一男一女而生子非家而何此其所以从豕之故也」于鬯說文職墨亦云（定按于說與嚴氏校議說畧同不具錄）今案許書曰省聲之說皆可疑不獨此字而已也如云「訇从言匀省聲」「秋从禾𪏽省聲」而有籀文𧦝（定案卲氏序文所引此字作「訇」當係手民之誤今正）字龝字皆不省「宜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巠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聲」而有古文𡧪字𢀛字皆不省「梓从木宰省聲」而有或體榟字亦不

商家字甲骨文从宀从豕或从亥亥亦豕也古金文亦多作宀下豕形而不見有从豭不省者則段氏之疑不以宀豭省聲而以豕宀為會意是矣吳承志家字說云鈕氏樹玉說文注訂云家當从彖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蠡从彖声劉子政九歎蠡與嶢巇為韻楊子雲賦蠡與宅為韻廣韻蠡亦收戈與家字古讀合今按鈕說得之彑部云彖豕也讀若弛古文作㣇讀若瑕瑕在歌部弛在支部音理相近古得通轉家以彖聲于六書為協按如此說則為會意兼声非純形声亦非省聲也　然未盡得其本義也考家字从宀从豕宀室廬也豕畜獸也其義重在豕而不在宀故頌鼎世家之字可省宀而作豕也郭忠恕汗簡有古文家字从宀下犬者後下四二、十四、有一家字作[glyph]其中所从之犭與定辭犬字之作犭者相類疑即犬字也犬亦家畜也故其義在畜而已英吉利謂家曰family 其字原於羅馬之familia familia又原於Oscan之famel之(Oscan為住居Compania古代義大利民族之一) famel 者奴婢之謂也古者戰勝所獲之男女不殺而係纍之使為奴婢僕隸或司牧豢或

執田功甲骨文僕字作□乃執賤役之俘虜奴婢又或使為妻妾而妻妾又實處同奴婢奴婢犬豕皆其人所畜平等無差故得冒家之名也妻妾如此兒女亦爾古人謂妻子曰帑是以妻子為貨幣也妻子奴僕與牛羊犬豕皆其產業藏有差等由此觀之何人獸之分乎然牛羊犬豕既為畜時重要畜獸則牢窂宊家四字理應同義而今家牢二字殊義意甲骨文家字从犬从豕者互有之絶無从牛从羊者牢字从牛从羊者互有之絶無从犬。从豕者以犬豕本豢擾於内故畜之於室廬為家牛羊本放牧於外故閑之於室廬為牢也」見集刊五本二分釋家

唐蘭曰「𧰼字卜辭習見當為豭之本字說文『𧰼豕也从彑下象其足讀若瑕』朱駿聲云『當為豭之古文』通訓定聲豫部 其說極允蓋𧰼之變如為殳即得轉為

者然則彘即豕形之變而說文僅云豕也下象其足已失其義豭則後起之形聲字遂獨專牡豕之義矣說文家字從豭省聲段玉裁疑之謂「此篆學者但見从豕而已從豕之字多矣安見其為豭省耶何以不从段而紆回至此耶」固謂家爲豕之居余謂家固豕居段所疑者亦正中輕說省聲之病（凡有省者當本有不省之字不然皆誤也）然許說此字未為大誤蓋卜辭家字作[glyph]前、四、十五象豕在宀中以象意聲化字之例推之當讀彘聲其但作豕形者可謂爲彘省聲彘即古豭字也」見天壤文釋三十五葉

馬敘倫曰「其實家的初文是亞字亞字在金文裡多寫做亞也有寫做亞和亞的宀字金甲文的偏旁裡多寫做宀或亼也有和說文裡一樣寫做宀的宀宀都是亼的變象亼是介的變相介是亞的一部分」見原流與傾

向馬氏論文集一六四葉

陳夢家曰：「卜辭云『□午卜貞其出𠂤于上甲家其□』拾一·七、一·四『父庚父甲家』甲編二七七九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家指門以內的居室。卜辭『某某家』當指先王廟中正室以內。」見綜述四七一葉

按說文「家，居也。从宀，豭省聲。𡨦，古文家」。自來治說文者於家字从宀豭省聲說紛紜莫衷一是。舊說以豕乃亥字，亥則一男一女，室家之意也。嚴章福、于鬯等皆主是說，其說似若可信，而古文亥字殊不見一男一女之象。或則以豕居解之，引申以言人居，此說段氏若膺實主之，而嚴氏校議云「余謂本義乃豕圈，當从口不當从宀，豕圈重闌不重屋，則為圂字，口部圂，廁也，象豕在口中，而非家字。許君人獸之辨極嚴，若以家為豕圈，宀

部不應有列此字而訓爲居也嚴氏之說是也鈕氏段注訂謂家當从豭省聲且引漢賦叢字與峨峨宅爲韻廣韻叢亦收戈爲証說較允當吳承志家字說遂本之而謂豭古文豕讀若豭（吳氏謂豭古文豕係从小徐本蓋據任本言之今本繫傳豭豕分列）唐蘭遂謂家以豭省而引朱駿聲按豭當爲豭之古文爲言證以古文字形作豭形變作豕其說甚是鈕吳二氏實啟之於字形字音並極允當甚說蓋鈕吳二氏實啟之也金文家字多見作　頌壺　頌鼎　省宀　頌鼎或　伯家父簋　伯家父鬲　寡子卣　輩肇家鬲　伯家父簋　　毛公鼎　　克鼎　獻伯簋　叔向簋　牧家卣　　戈文庚卣　林氏壺（从豕）似亦从豕豭之古文牧家卣一文於兩足（古文豕四足者）　例作工是外中一經畫即豕其勢其形尤顯也或亦从亥

補陳夢家曰「⿱宀卜當釋⿱宀亥左傳昭四注云『个東西廂』⿱宀亥疑即个又說文曰『陔階次也』」見綜述四七二葉

按从卜仍為豕殺之奇文其形近亥耳金文林氏壺家字亦从亥作仍以釋家為是

前一、三十、五、 前二、二五、六、 前四、十四、七、 前四、十五、一、 菁七、一、

甲二、一、五、

羅振玉曰「晉邦盦作 與此略同說文解字宅古文作 二形」見增考中十二葉上

按說文「宅所託也从宀乇聲 古文宅 亦古文宅」絜文宅與金文同在卜辭用為動詞如「三帚婦宅新寢囗」前一、三十、五、「癸巳卜穷口㞢今二月宅東寢」前四、十五、六、言宅於新寢若東寢也金文作 秦公簋 晉邦盦 宅簋 公父宅匜

藏五十·一　藏一七六·四　藏二六六·二　前一·三六·五　甲二·一一

戩二六·三

按說文「室實也。从宀至聲。室屋皆从至，至所止也。」小徐本　栔文與金文小篆並同。卜辭稱「中室」「南室」「血室」亦猶後世「曆」「曆室」「宣室」「請室」蓋宮中居室之名也。金文作　頌鼎　師全父鼎　伯晨鼎　無叀鼎　蘇妃簋　曾姬無卹壺

宣

宣後、上、二四、七、宣戩、四九、九、宣續、六、二七、十六、宣摭、四五九、宣新、四二六九、

羅振玉曰「卜辭中洹與趄从亘故知此爲宣矣」見增考中七十二葉下

按說文「宣天子宣室也从宀亘聲」栔文同辭云「弜宣方」後、上、二四、七、似爲地方國之名金文作宣虢季子白盤宣曾子仲宣鼎宣郭簋宣晉姜鼎从重亘

𠕋、𠕋前二、三、五、𠕋前二、二十、五、𠕋前二、二七、六、𠕋前二、二九、七、𠕋前四、十九、八、𠕋後、上、十三、十二

羅振玉曰「口象北出牖或从日乃由口而譌口日形近古文往々不別古人作書不如後世之嚴矣」見增考中十二葉下

按說文「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墐戶」古室多南北向宀象正視之形口象牖形羅說是也段氏注改篆作向古文口日不分久矣似以口从日而其字各殊如咸作㖑成作㖑則其別始顯作㖑始嚴其區別不則通作無別也字在卜辭爲地名金文作𠕋弔向簋𠕋弔向父簋𠕋𠕋向卣𠕋向簋

寍

寍丁　寧字重文

按說文「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許君以願詞訓寧而以安訓寍卜辭用寧之義為安二者當為一字願詞之義乃叚借也寧字重文說詳五卷寧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七

六、二四、六

曰「甲骨文的定字[glyph]字前人誤釋做『⿱宀止』迴我改為从宀正聲即『定』字」

導論下廿八葉

王襄曰「古迴字」見類纂正編八葉上

孫海波文編二卷二二葉收作迴以為說文所無字

按說文「定安也从宀从正」小徐作「正聲」是也唐氏釋此為定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glyph][glyph]伯定盉

拾、十、十六　拾、十、十七　後、上、九、十三　乙、四九六

商承祚曰「按安父彝作　與此同」見類編七卷十二葉上

按說文「安靜也从女在宀下」女在宀下會意字之安也卜辭云「貞口其安」拾、十、十七「隹毋庚告子安」乙、四九六其義與許訓同金文作　貿鼎　安父簋　國差𦉜　晏向　晏尊　　格伯簋从厂与宀通　陳猷釜

□

□前六、三一、三、□後、下、十八、三、□甲編、三三三〇、□甲編、三七四一、

羅振玉曰「貝與玉在宀內寶之誼已明古金文及篆文增缶此省」見增考中四十一葉上

葉玉森曰「寶字从王即玉从玨即珏篆文从缶乃珏之譌」

按說文「寶珍也从宀从王从貝缶聲□古文寶省貝」契文从宀从貝从玉或从珏羅釋寶可以篆从缶未必為珏之譌缶所以貯貝玉者亦猶璞之从缶也卜辭稱「婦寶」人名金文寶字多見均从宀从玉从貝从缶作□頌鼎□責尊□集咎簋□伯仲父簋□毛公鼎□乃孫作且己鼎□仲義父鼎□鄧孟壺□弔姞盨□彔伯簋□見都

尉鼎　楚公鐘　稍家貞　不嬰簋　己侯鐘　周

宅匜　仲盤　姞𠫑母鼎　後二文僅餘形符宀聲符缶而省玉與貝

宧 𡧊 菁四、一

高田忠周釋宧見古籀篇卷四十七第四葉

郭沫若隸定作𡧊謂殆是地名見卜通八六葉

馬叙倫釋𡧊謂[glyph]乃鼻之象形見六書疏證卷十七第二七葉

余永梁亦釋𡧊見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殷虛文字考詳九卷𡧊下按余氏釋此𡧊與[glyph]為𡧊

魯實先曰「卜辭一見𡧊字其辭曰『王固曰㞢希八日庚戌㞢各云自東𡧊母昃亦㞢出虹自北飲于河』菁四研契者於𡧊字迄無正詁以愚考之乃宧之異構宧本从宀匝作𡧊者證之卜辭是猶家之作[glyph]證之金文是猶宏之作[glyph]毛公鼎宏之作[glyph]象上有覆蓋邊有垂宇下有殘簷之形母帚為女之異構宧賈於古音同為安攝故相通假魏風碩鼠『三歲貫女』隸釋

卷十四載漢石經貫作宦是即貫宦相通之證所謂「八日庚戌㞢各云自東宦女」者㞢爲有之假字各乃徦之本字从夂者示行至之義从口者示至有所言也云即雲之古文宦如國策魏策「白虹貫日」之貫其義乃謂八日庚戌有來至之雲氣自東方連貫至于女宿也夫女爲北方之宿則所呂氏春秋有始篇云「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則所謂「自東宦女」者易言之即自東方貫于北方也說者乃釋宦女爲宦母而未知其義蘊或釋宦女爲囧母而謂殆是地名或釋㓁爲面而謂㓁乃鼻之象形是皆誤釋字形未遑辭義且人非鋭頂故訓鬼頭之田特鋭其頂以示別於人則面不當从∆以象鋭頂之形鼻爲直垂故訓鼻之自乃象直垂之貌則鼻不當從㓁作㓁以見橫陳之狀是知釋㓁爲面形體益遠矣宦於乇辭作宮乙、二一六八、古籀下門互通故宦亦從門或

□作□者其辭曰「己卯卜王口咸戈先令曰雀叶人伐□」（後下一五、五）乃方名據此是宦於卜辭有二義惟宦方於經傳無考蓋以世易名遷或以假為他字是未可據言也高田忠周釋□為自（見古籀篇卷四十七第三三葉）則未知古字異構之例矣（見新詮之四第二五至二七葉）

按說文「宦仕也从宀从臣」古文或作□魯氏釋此為宦讀為貫是也至□旧釋宦則似有未安字當从余永梁氏之說釋面古文中多以目為頭部之代表从□則象面之輪廓也（說詳九卷面下）金文宦作□（仲宦父鼎）

〔補〕王襄亦釋□為宦（見類纂三十五葉上）

宰

□佚、四二六、□粹、一一九六、□乙、八六八八、

吳其昌曰「宰字宰文乙解作□宰德工壺作□宰甫毁作□以二三推一始知一亦為宰字以一釋二三始知宰之義乃為屋下有辛類兵器惟辛為兵刄之器故宰之義為宰殺為宰割漢書宣帝本紀『本始四年損膳省宰』師古曰『宰為屠殺也』又引漢儀注云『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又陳平為宰分肉甚均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蓋宰本示於屋下操辛以屠殺切割牛羊牲牷者故引伸之又為宰夫職『主烹煮也』」見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

郭沫若隸定□粹、一一九六、為宰無說見粹考一五五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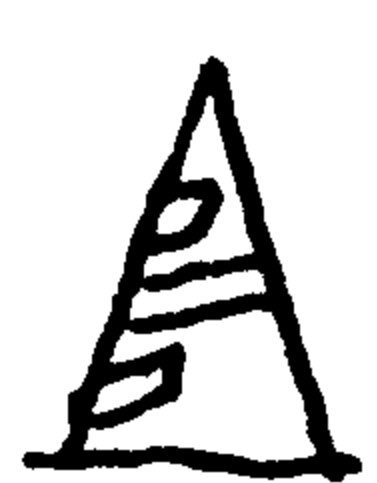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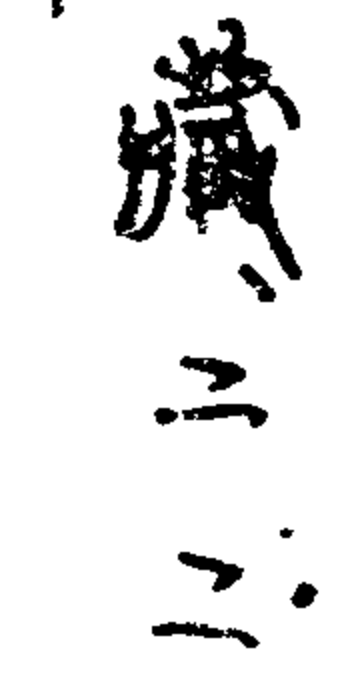
商承祚釋□佚、四二六、為宰無說見佚考六二葉下

按說文「宰辠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戴侗謂宰乃从辛聲徐

俎字重文

容庚曰「象置肉于且上之形疑與俎爲一字儀禮鄉飲酒禮『賓辭以俎』注『俎者肴之貴者』詩『女曰雞鳴』『與子宜之』傳『宜肴也』又爾雅釋言李注『宜飲酒之肴也』俎宜同訓肴可證又廣雅釋器『俎几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置肉于几有安之義故引申而爲訓安之宜古璽『宜民和衆』作[glyph]漢封泥『宜春侯左園』作[glyph]尚存俎形之意與許氏說異」見金文編七卷二五葉下

按說文「宜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glyph]古文宜[glyph]亦古文宜」古文第二形與金文作[glyph]者極近當即由此譌變容說是也林義光文源曰「按宜與多不同音」言按詩君子偕老叶珈佗河宜何鳧鷖叶沙宜多嘉爲閟宮叶犧宜多宜多古音雖相近然金文實不从多

宀从二肉林說未安夕象物形古文从二夕一地也物在屋之下地之上得所安也」
林氏謂夕為物是也然仍囿于許說析俎形為从宀从一故仍未達一間
也金文作□殷甗□宜生肉□貉子卣彝亦戍宜」□大豐簋□矢作
丁公簋□宜子鼎□史宜父鼎□秦公簋□秦子戈第二形與說書古文全同
〔補〕陳夢家曰「卜辭之宜作□𡧍即俎字金文編以為俎宜一字是對的宜
字在卜辭中有兩種用法1、祭名「貞我一月酌二月宜」前、一、三十六、六「其宜于妣
辛一牛」後、上、十九、十五 2、用牲「祭于河十牛宜十牛」後、上、二四、四「甲辰宜大牢祭小牢」
甲編、二四六、都是動詞後世祭社曰宜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補〕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
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卜辭之宜有

可注意的四事：1、常之「宜于某京」2、宜之祭常用羌3、乙六八七九「王𠂇三羌于宜不𠂇若」宜似是宗廟4、除宜于某京的記事辭外其它卜辭中以宜爲祭名或用牲之法的先公多于先王先妣，見綜述二六六至二六七葉

𠈁

[字形]藏、二二九、四 [字形]後、下、二、三 [字形]珠、六七五 [字形]粹、九七〇、[字形]粹、一一九九、

[字形]甲編、九二一 [字形]甲編、三五三〇、[字形]新、四八九七、[字形]新、四九四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宿止也从宀佰聲佰古文夙』又夙注古文作佰佰案古金文及卜辭夙字皆从夕从丮疑佰佰為古文宿字非夙也卜辭从人在㐁旁或人在[字形]上皆示止意古之自外入者至席而止也豐姞敦作[字形]與此同但卜辭增宀耳姑改隸宿下以俟考」見增考中五十五葉下

葉玉森曰「宿字从人从茵表就宿意」

按說文「宿止也从宀佰聲佰古文夙」契文作佰若[字形]羅氏釋宿甚是佰即宿之古文从宀與否無別契文亦有从宀者可證也惟羅氏謂[字形]亦宿字則似有未安佰象人卧席上之形[字形]則象人坐席上之形混言

之跋固皆得循止祈言之則坐卧有别也且二字卜辭用法亦有别辭云「弜宿」粹九七〇、「丁卯王其尋宁循其宿　弜宿其每（晦）吉」粹一一九九、「王☐宿亡戋」果九二二、「甲午卜爭貞王宿皀」（師字，屈翼鵬甲釋四四九業說合宿皀為一字誤）不可識、「不☐」（也，疑是二處）當是䟫字「震亡☐」（不亡或為一字）（从字）屈氏甲釋謂「三月」甲編三三〇。凡此均為止宿之意。其作☐者辭云「貞且辛☐」、「貞且辛不☐☐」乙一一七〇、「☐于父乙」乙二二五二五、「☐☐不☐」乙三九八八九、「☐☐往有步」（字）乙七二二九三、「☐貞☐往☐（疑是步字）殘餘☐字于☐」（缺）乙五八三。除後一辭似為地名外，餘辭☐當為祭名，與宿字義别。☐之本義當為坐，惟不知究當於今之何字耳。金文作☐弔宿簋、☐宿父尊、☐寢弔簋

寑

□前、一、三十、五、□前四、十五、五、□後、下、三、十一、□後、下、二、十六、□後、下、三十、十三、□戩、三五、十三、□佚、四二六、□佚、四四六、□佚、九一五、□續、六、十七、一、□鐵、三〇、三、□新、二七七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寑籀文作𡪚於帚下增又師遽方尊商方卣均作□與卜辭同」見增考中十二葉上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宀部『寑臥也从宀𠬶聲𡪚籀文寑省』案殷虛卜辭及師遽方尊皆作帚省又」見史籀疏證二十四葉下遺書十七冊

又曰「𡩙从又持帚在厂下古宀厂通用疑亦寑字」

葉玉森曰「說文『寑臥也从宀侵聲籀文作𡪚』釋名『寢權假臥之名也』按契文多假帚為歸□□並契文寢从宀从帚當為歸屋之誼古人日入而

息歸屋以寢汔可小休即寢之初誼許書所出籀文从宀从㝱已譌變矣」見說契二葉下

唐蘭曰「右𡨦字說文『寑臥也从宀侵聲𡨦籀文寑省』按籀文𡨦字當是從㝱聲甲骨金文俱作𡨦則從帚聲帚古讀如侵也葉玉森乃謂『從宀從帚當為歸屋之誼』而謂籀文从宀从㝱為已譌變真野言也」見文字記廿之葉下

丁山曰「𡨦當寢字初文帚為婦省婦人所居之室禮經謂之燕寢卜辭有𡨦小𡨦𡨦都殆作大寢或路寢解小𡨦當是武丁食息之所」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六八至六九葉

陳夢家曰𡨦即寢的省文有王寢新寢東寢西寢大寢等的分別西北岡

出土銅器有「寢小室」的銘文，則小室當是附屬於寢的。卜辭凡說寢的都與祭無關，當是王居住之所」見綜述四七九葉

按說文「寑，臥也，从宀侵聲。𡨦，籀文寑省」契文从宀从帚，當是𡩧省聲，亦有从宀从𡩧不省者新、二七七六 可證也。唐說甚是。凡說帚為歸為婦會意者皆非也。卜辭用寑之義為時王燕居之所，乃名詞，猶今言寢室也。辭云「作王寑」前、四、一五、五「宅東寑」燕、五九五、「宅新寑」前、一、三十、五、「于西寑 于東寑」京津、四六一四、是也。至後、下、二九、四、一文作「𡪊」王氏疑亦寑字，似有可商。辭云「乙未卜𡪊子𡪊亡𡆥」乃人名，與它辭寑字有別。唐蘭云「古𡪊字舊釋寑，按从宀广二形不近，疑𡪊乃歸之異文」按唐疑歸之異文，亦無據。金文作𡪊 𨍭卣 𡪊 𨍭鄃 遽尊 𡪊 乙未鼎 𡪊 寑脊 均與契文同

宄

□前六、十六、一 □後、下、三、十三、

于省吾曰「栔文寑字作□舊不識當即宄之初文說文『宄姦也外爲盜內爲宄从宀九聲讀若軌古文作𡧇𡩡』按金文宄作□□□□□□字从宀可證說文內爲宄之義从□□形左从□象蟲虺形之曲其尾右从攴以攴擊之象毆蟲虺於室外而姦宄之義尤顯以六書之誼求之寑从宀从九从攴九亦聲是會意兼形聲也前六、十六、一『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寑□㞢□歲羌卅卯十牛』後、下、三、十三『丁亥其寑□宰』□今作寑寑字應讀爲宮寑□即宮寑寑宮雙聲並見毋三等字金文宄字作□上从宮或作宄上从宮者參盂『參嗣于參宮』假宮爲宮徇𤞤𣪘『徇𤞤作肆宄室寶𣪘』宄室即宮室假宄爲宮晚期栔文有□宮□宮早期每假寑爲宮亦猶金文有宮

[宀𣪊]

□ 甲一、六六、

葉玉森曰「羅氏考釋列□於𣪊下。叡殆謂叡有文也。按此字有从宀作□者，即許書[宀𣪊]之所由孳乳」見前釋一一二葉上

孫海波文編五卷六葉下、金祥恆續文編五卷十葉上並收此作粵。按說文「[宀𣪊]，塞也」从宀𣪊聲。讀若虞書曰「𣪊[宀𣪊]三苗之[宀𣪊]」。按葉氏疑此為[宀𣪊]之初文是也。孫金兩氏並非。說詳三卷叡下

宕

宕拾、五、十三、宕前、六、三十七、宕後、上、十五、三、宕甲編、六五三、

陳邦懷曰「此古文宕字說文解字宕下曰『汝南項有宕鄉』段注『汝南郡項縣地理郡國志同春秋經之項國也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是其地』」見小箋二葉下

又曰「此字从宀从石卜辭石字作𠙵所从之厂即許君說篆文石字所謂从厂聲之厂可證卜辭宕字所从之厂即篆文厂乃宕字也說文解字『宕過也一曰洞屋从宀碭省聲汝南項有宕鄉』」見同上二十五葉

屈翼鵬曰「宕地名或釋宕非是以其字从日不从口也按古文曰聲讀潞字作宕云出石經並古春秋然則宕乃古潞字也潞蓋古潞子國故地在今山西潞城縣東北四十里」見甲釋四五六葉

桉說文「宕過也一曰洞屋从宀碭省聲汝南項有宕鄉」絜文作上出諸形陳氏釋宕是也屈氏據古文四聲韻所引石經及古春秋潞字作□□遂釋此為潞其說似有未安宕之與潞於字形字音殊不相涉潞之古文似無作宕之可能且古文四聲韻一書晚出所引未必可據屈氏又以此字从日不从口故謂不當釋宕桉石字古祇作𠂆象石壁嶕峭之形从口乃後增無義古文衍變多此例固非从口再之口 日 亦非以口象石形且古文从日从口每無別（此以从此為塙亮背就之字為尤甚加从口从口两其字有別者則亦有不得通作如咸戚是也）□實即小篆之宕也字在卜辭為地名惟前一、三十、七辭云「囚仔于母辛寮宕彫」言宕彫其義不明疑為□之字誤金文作□不嬰簋□召伯虎簋亦从日不从口

宋

宋佚、一〇六、宋續、六、二四、五、宋凡、二〇、一

商承祚釋宋無說見佚考二〇葉上

按說文「宋居也从宀从木讀若送」段注云「此義未見經傳說者多謂以木木社也宀屋也勝國之社則屋之不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之義致宋字周武以前無之特為此而起亦無他訓可求釋名『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若云滓濊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與許說相發明」王紹蘭段注訂補說以之者甚多若謂周興始有宋字今卜辭已有之且亦為國名（佚、一〇六稱「宋伯」可證）「宋則屋社之說為不可據按困許訓故廬而其義實為門橛（說見六卷困下）宋字與困之結構相近其義或亦相同訓居其引申義也」金文作宋趠鼎宋北子宋盤宋不嬰毀

⿱宀執

佚、六二四、　新、二四九〇、

按說文「⿱宀執，屋傾下也，从宀執聲」契文正从宀从執，許書⿱宀執从執聲，訓屋傾下，音義疑皆後起，其本義當為會意，疑與圉為同字，象拘罪人於屋下，此增止者當為繁文。

宗

拾、一、十、拾、十一、二、拾、十四、十一、前、一、十、三、前、一、二一、三、前一、四五、五、前、三、二三、一、前、四、十六、二、前、四、三八、四、前、八、十五、一、後、上、五、五、後、上、七、十一、甲、一、一、五、甲、一、十七、二十、甲、二、二五四、戩、三、四、續、二、一九、四、新、二一八九、

郭沫若曰「示之初意本即生殖神之偶象宗即祀此神象之地」見甲研釋祖妣十二葉下詳見第一卷示字祖字諸條引

按說文「宗尊祖廟也从宀从示」卜辭恆言祖丁宗武乙宗其義正與許訓同言祖丁武乙之廟也陳夢家云（綜述四七三葉）「大宗小宗都是宗廟大宗的廟主自大甲起小宗的廟主自大乙起」是也言大宗小宗猶大示小示之別示象神主宀象宗廟宗即藏主之地郭說非是說詳一卷示祖諸條下金文宗字

作

直鼎

乃孫作且己鼎

善夫克鼎

過伯簋

仲殷父簋弟二文同

佳偈

祺

季良父簋与仲殷父簋弟二文同

陳逆簋

⿱宀新

甲編一〇四〇、粹一四五、粹一六一、

屈翼鵬曰「⿱宀新疑與新字同。⿱宀新宗即新廟也。其言⿱宀新大乙」粹一四五、一六一、「⿱宀新作勤詞用為新修大乙之廟也。粹編釋⿱宀新為新。楊樹達卜辭求義五六、謂⿱宀新為且丁之名皆未確」見甲釋一五五葉

郭沫若曰「⿱宀新殆新之繁文，讀為新。詩棫樸『薪之槱之』。⿱宀新大乙猶言槱大乙也」見粹考二六葉上

楊樹達曰「按辭稱『⿱宀新宗』，又稱『宗宗』，與『惠宗』、『唐宗』文例同。⿱宀新與宗自當是殷先王之名。按今本竹書紀年云『祖丁名新』。⿱宀新字从新，新字从亲，亲新⿱宀新音並同。然則甲文之⿱宀新宗、宗宗皆謂祖丁之廟也。而『且丁名⿱宀新宗』甲編一〇四〇、正謂名祭祖丁于且丁之廟，尤⿱宀新為且丁廟之確證也」見求義五二葉下

金祖同曰「鼎堂師謂⿱宀新為新之繁文，讀為新。按覲之古文作寴，覲作寴疑即⿱宀新字。國策『作祝串親』，親作新。大學『在親民』，程注『親當作新』。公傳桓二年『內、入工商各有分親』，注『以新疏為別』。辭言『名⿱宀新宗』，猶言名近宗也。卜辭有言『小宗自大乙』者，蓋以先王之祠為近宗也」見遺珠四四葉

楊氏又曰「卜辭言⿱宀新宗，其義當謂禰，猶之言新廟也。而後會意禰之辭言亞宗、唐宗、丁宗、中丁宗、且辛宗，皆指先祖之宗廟」

為言今本竹書紀年載祖

廟其說似仍有可商也卜辭稱「大乙宗」「且丁宗」亦數見多於

⿱宀鼓

[甲骨文] 前二、十二、四

唐蘭曰「⿱宀鼓字字書所無殆象擊鼓屋下之意當為从宀鼓聲卜辭為地名」見文字記五一葉上

按从宀从鼓說文所無

⿱宀⿰女木

[甲骨文] 前六、二九、二 [甲骨文] 前二、五、二

商承祚曰「羅師釋寐从㝱省木聲」見類編七卷十四葉下

葉玉森曰「按古人以木為枕[甲骨文]之異體作[甲骨文][甲骨文]人或女在室內就枕即謂之⿱宀⿰木卩⿱宀⿰女木 寐或不亦聲乎」見前釋二卷八葉上

按从宀从女木或从尸木說文所無辭云「[illegible]⿱宀⿰女木」前六、二九、二「往⿱宀⿰木卩」前二、五、二乃方

國之名羅釋麻無據

宊

[甲骨文] 簠微、地望、二六、

陳邦福曰「簠微地望第三葉云『乙丑王嗞闕下文在[甲骨文]』邦福案[甲骨文]為大坰二字合文說文冂部云『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介也古文从口作回或从土作坰』卜辭大坰地名史記殷本紀云『湯歸至于泰卷陶』集解云『一本無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索隱『卷當為坰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見辨疑十葉上

定案此陳氏節引史記索隱文原文然字應屬上讀

按从宀从大說文無所陳氏以為大坰合文蓋誤坰古作冂而此字从冂實非同字

[甲骨文] 寧滬一・五一六、[甲骨文] 鄴三・四〇・四

陳夢家曰「⿱宀矢字從矢，與作寔者或是一字。矢吴古與側相通。內則『居側室』注云『謂夾之室，次燕寢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郝疏云『按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疑所謂夾室、側室在大室的兩旁」見綜述四七二葉

按从宀从矢，說文所無。辭云「于獄小乙⿱宀矢」寧滬一・五一六「叩卜于王⿱宀矢」鄴三・四〇・四 陳氏疑爲宗廟之側室，當是，可從。

⿱宀⿺夂人

[甲骨文] 粹六六四

郭沫若曰「⿱宀⿺夂人乃客省，即客之古字，此讀爲格，至也」見粹考九二葉上

按从宀从夂从人，說文所無。金文各字有作咯客者（仲義父作新客鼎），郭釋此爲

名或是辭云「今日丁酉王其宊林麓湮弗每」讀爲格亦可以「以井」名故
仍收爲說文所無字

⿱宀午

□前、六、二三、一 □後、上、十三、七、 □後、上、十三、十三、 □甲、一、八、十一、

陳邦懷曰「从宀从午疑是寤之古文吾午古音同在五部許書宀部『𡨦寤也』又㝱部『寤寐覺而有言曰寤从㝱省吾聲一曰晝見而夜夢也』是𡨦寤二字異文而同讀⿱宀午从午與許書一曰晝見說合」見小箋七葉下至八葉上

聞宥曰「陳氏說⿱宀午迂曲其字當爲网之別構8土其縱橫交午之文與XX同意在辭中又孳乳爲羅字汗簡所出古文羅爲□與此全同可爲塙證古文之网即有从网作□諸體而其義又兼適捕魚捕鳥之事一形數讀

爲事不便，後世分析斷細乃綴隹以别之，而綴者不察，誤將爻幺兩體並存，遂成羅。此觀于网之或體，更有罬字，既象交文，又復从糸重累爲之，是無異，蓋可知誤存者不僅羅之一字已也。」見殷虛文字孳乳研究，載東方雜志廿五卷三號五五葉

按从冂从子，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爲地名，無義。陳氏謂子吾古音同部，說雖可通，然卜辭宇字無一有寄寓之義者，形音雖有可說，而於辭義無徵，不敢必其爲寄寓之異構。聞氏謂是网之異體，則尤有未安。蓋字上明爲从冂，与网之从‖象其綱者已迥不相侔，爻之与幺形亦大異。偽謂俱象縱橫交午，即爲同字，則準此以求古文字，閒不幾乎大率可通乎？又羅字从幺，聞氏亦明知爲糸，糸者絲之古文，謂綱羅之屬以絲爲之，故字从糸，与

縱橫交午象网形之乂殊不相涉固非「綴者」並存之也

⿱宀卸

前六、二九、三

从宀从卸說文所無商氏類編七卷十三葉下引其師羅振玉氏之說釋此為寓謂是从宀御聲其說之可商与陳邦懷氏釋宇為寓同

⿱宀畀

前七、三二、二、 拾、一 續、五、三一、三

从宀从畀說文所無

⿱宀及

前四、三一、六、

从宀从及說文所無

⿱宀見

藏、四四、三、

从宀从見說文所無

⿱宀卩

前八、二、二

从宀从卩說文所無

⿱宀⿱石火

前六、三一、二

从宀从石从火說文所無

⿱宀止

樸六〇、新三九三九、

从宀从止說文所無

⿱宀矢

鄴、四〇、六、新四三〇七、

从宀从矢說文所無

⿱宀爿

乙、四二九三、

从宀从爿說文所無當即寢寐等字之所从

⿱宀卸

乙、九〇七〇 从宀从卩从杏說文所無

⿱宀黃

古、二八、 从宀从黃說文所無疑廣之古文

⿱宀攴

甲編、一八〇三、 从宀从攴說文所無辭云「囗雨⿱宀攴每（晦）」屈翼鵬云「當是攴之或體」甲釋二三三葉是也

⿱宀東

甲編、一九二五、 从宀从東說文所無

⿱宀⿰女貝

乙、一〇九一、　續、五、一一二、七、

从宀从女从貝說文所無

⿱宀貝

粹一二七九、

从宀从貝說文所無郭沫若曰「疑是寶字之省」粹、一一六七文葉下

⿱宀壬

新二一八九、

从宀从壬說文所無

⿱宀⿰人器

粹一五六九、

从宀从人从器說文所無

⿱宀⿸疒口

東方、五一一

从宀从疒从口說文所無

⿱宀⿰女田

乙、七八九六、

从宀从女从田說文所無

⿱宀⿰女卩

乙、九〇七六、佚、六〇四

从宀从女从卩說文所無

⿱宀吳

甲編、二六九八、佚、九一五、續、三、三一、一

从宀从吳說文所無

⿱宀⿰舟子

佚、一三六、續、三、四五、六 京、四、三二、六

从宀从子从舟說文所無

⿱宀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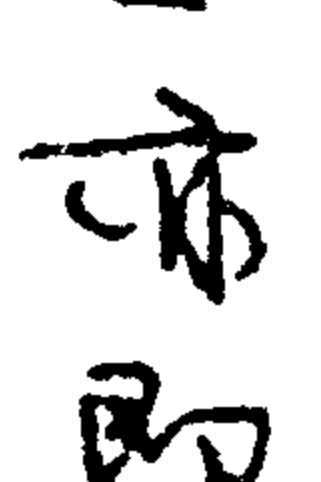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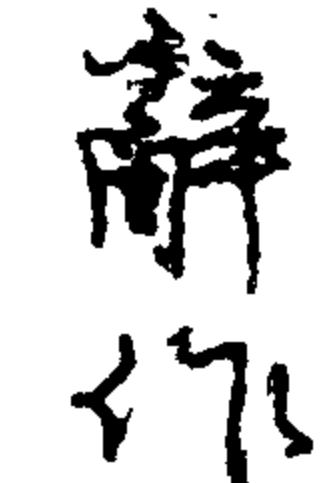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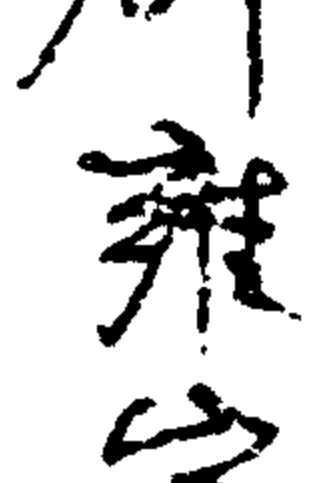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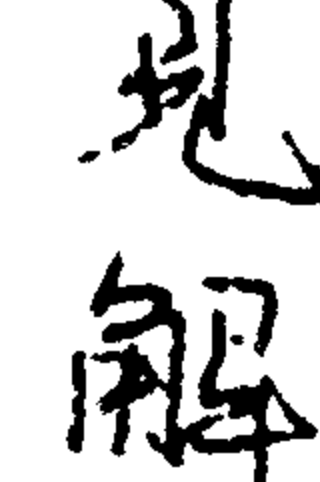
甲、二、二六、六

从宀从吅說文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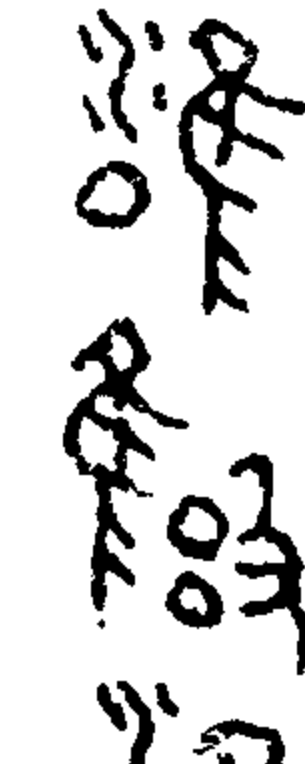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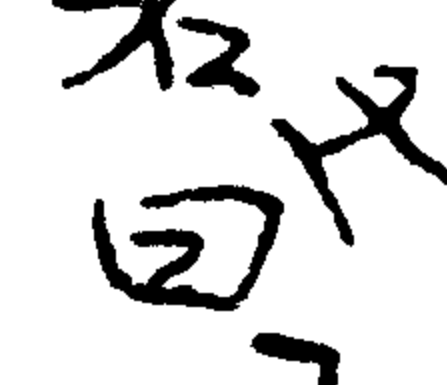
宮前二、三七、宮前二、二十、五、宮前二、二二、一、宮前四、十五、二、宮前四十五、六、宮前六、二三、五、宮後上三十、八、宮菁十、二、宮戩十、三、宮戩十一、九、宮佚七三四、宮甲二、六十三、宮甲編三四四七、宮甲編三九一五、宮甲編五八〇八、宮粹三七五、吕乙一九八〇、吕乙二六六〇、吕乙三八八九、

吕新一〇二九、吕粹九八四、吕甲一五八、

羅振玉曰「从吕从口象有數室之狀从宮象此室達于彼室之狀皆象形也說文解字謂从躳省聲誤以象形爲形聲矣謂躳从宮省則可耳」見增考中十二葉上

薛尚功釋金文之吕為環見鐘鼎款識十四卷一二九葉

吳大澂曰「吕定按此金文古韍字从市從重環形許氏說制如榼缺四角此从吕

正象四角構圓形，後人改从合，合、□形相近也。」見古籀補七卷十二葉

郭沫若曰：「舍謂□（定按：指金文）亦當是鈴之初文，象形。殷為鈴，其作□者，則鈴之初文也。」見金文大系攷釋七七葉

李旦丘釋□為舒，見金文研究二五葉

吳其昌曰：「契文雍己合文作□，若□，然則此口己合文之口字果為何字乎？曰：此邑字，古文作□者所从之口，亦即宮字卜辭作□作□者所从之吕，或□之單文，亦即說文邕字籀文作□者所从之吕之單文，亦即古辟雍字甲骨文作□者之原始初文也。」見解詁二續六七六葉

于省吾曰：「金文亦□市習見。按薛吳郭李四氏說並誤（定按：已見上引从畧）。□即雍字之初文，吳說（定按：指吳其昌）是也，惟謂為邑字所从之口，待酌。佚七三四『□受

年」□為地名（後下四一、三、）「乎□」（林二、二、十三、）「□于萬」（寒拾二、）「弜帚其氏□」

眔奠□□□為同字均應讀為饔郭沫若釋□為房七適致失之雝字契文作□□□□全文作□□□宮字契文作□□□全文作□（格于宮尊）□

均从□得聲其所从之□或合或分一也說文以宮為从巛躳省聲誤矣雝字小篆作雝隸變作雍以契文雍已合文作邕及雝宮以□聲證之知全文□字塙為雍之初文契文作方形全文作圜形者以契刻易於為方也（中略）

要之全文言赤□市言□市□為雍之初文赤雍市即赤縕市雍市即縕市赤猶朱也雍謂黃也赤黃市即詩斯干箋所謂「備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之黃朱也」見駢三雙劍誃古文雜釋九葉下至十葉釋赤□市

陳小松釋□為呂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六一葉釋呂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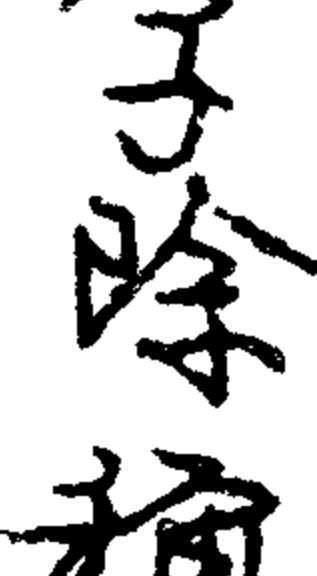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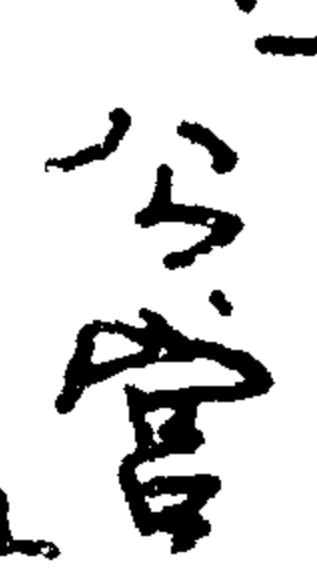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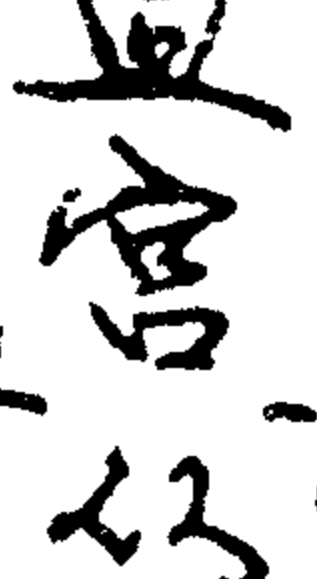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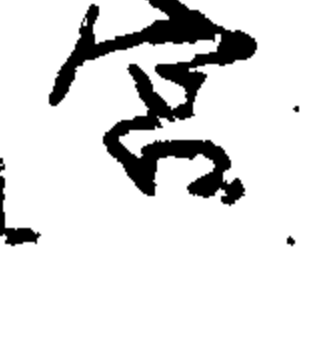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字屢見宮字从此作□雝亦从此作□若□蓋从宮省聲字象連室之形聲當與宮雝相近蓋即古房字字在此當是人或國族名國語周語「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或即此□」見卜通七葉上

李旦丘又曰「□當釋予口實△字實从二△也」見零拾七葉上

王襄曰「疑□□疑宮字」見類纂存疑(七卷)四十一葉上

魯實先曰「□字當釋環王襄疑宮郭沫若疑為房並非」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二二葉三行

孫海波曰「□□羅振玉釋宮余疑環容庚曰此與金文□皆非環字」見文編附錄二六葉下

孫詒讓釋□為田見鐵雲藏龜二一〇葉三片鉈鼎釋文引

屈翼鵬曰「毌蓋邦族之名綦釋以其為宮雝等字所從疑為古房字按此當是孟子』上者為營窟』之營字連環之窟穴也說見焦循孟子正義」見甲釋三九七葉

孫海波釋吕為呂無說見文編七卷十六葉下

金祥恆收毌卪諸形於宮字下但另起一行又收吕作呂無見續文編七卷二五葉上

按說文「宮室也从宀躳省聲」契文作上出諸形除作宮宮宮形者各家皆釋宮並無異說外餘作毌卪或吕形者各家說者紛紜今以字形及卜辭辭例考之諸形並當釋宮他說皆有可商作宮宮者宀象正視之形毌若吕則象俯視之形羅氏之說是也其省宀而僅作毌若吕形者亦是宮字

蓋字之本義訓室，作𠀠若呂於義已顯也。卜辭宮字除稱「公宮」「皿宮」「从宮」為時王居住之所外，自餘諸宮字皆為地名。其作𠀠若呂者，諸家多分釋為二字，今舉其辭例於下：(一)地名。「壬子卜取𠀠」甲編、三〇七三。「己亥卜亘𠀠㠯女」「己亥卜𡆥亘𠀠」乙、五三二八。「戊午卜𠀠受年」佚、七三四。「貞呂不其受年」乙、一八〇九。「于呂王𠙵（𠙵為𠙵字之漫漶不明者）田亡𢦏」粹、九八四。宅辭言「𠀠宮亡𢦏」者數數見，當為一地，但省「宮」，同為地名，宮一作𠀠一作呂，正猶宮字或作𠀠或作𠀠，所从雖不同，然固一字也。(二)動字。「又𠀠于口受祐」佚、四三六。「𠀠于萬」甲、六二二、十三。「呂于口」乙、八七〇九。言宮于某地名者，將于某地營建宮室卜吉凶也。字作𠀠亦作呂。(三)辭意不明者二例。「𠙵𠀠示𠙵」甲編、四四七三。「呂示」乙、八九五六。辭意雖不明，而辭例全同，其字亦一作𠀠一作呂也。以上就𠀠呂二字辭例可以證其必為一字。又契文金文雝字並从此為聲，所以示𠀠呂通作

雍為縕于氏之說是也金文作□頌鼎□頌壺□趠度鼎□庚嬴卣□休盤□令父鼎□□散盤□雍伯鼎□拍敦蓋又前六、二三、五辭宮字作□从二口固是誤書要足見古人於偏旁从日从口之字每多任意為之也

竂

[甲骨字形] 前、四、三一、四(六)、[甲骨字形][甲骨字形] 前、五、三九、八、[甲骨字形] 珠、五三七、[甲骨字形] 佚、三九五、粹一二一二、[甲骨字形] 續、三、二八、七、簠、徵、人名、五四、[甲骨字形] 錄、一八六、[甲骨字形] 錄、六九四、[甲骨字形] 錄、七七

孫海波曰「从宀从火、爾雅釋詁『寮、官也』釋文『字又作僚』左傳穀梁傳國語魯語注并云『同官曰寮』儀禮士冠禮注『同官為僚』是寮古通僚、亦作寮、漢祝睦碑『寮屬欽熙』魏元丕碑『醻咨羣寮』均假寮為寮、卜辭寮亦用作寮」見文編七卷十六葉下

按說文「竂、穿也、从穴尞聲、論語有公伯寮」今本論語作「寮」說文無寮字而於竂下引論語以證、字是許君所見本作竂也、段氏注云「倉頡篇曰『竂、寮小空也』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薛曰『疏、刻穿之也』蒼頡篇云『寮、小窗』

魏都賦「瞰日籠光於綺寮」按大雅「及爾同寮」左傳曰「同官為寮」毛傳曰「寮官也」箋云「與女同官俱為卿士」蓋同官者同居一域如俗云同學一處為同窗也亦假僚字為之」今通作寮僚。栔文正从宀尞聲當與寮寮為同字古人有穴居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然則从穴从宀其事類正同字之本義當為人所居屋今台灣猶多以寮名屋者蓋古義之僅存者訓穿訓空其引申義也同官為同寮者同官則其治事之所必同也雷浚說文外編云「說文無寮字左傳「同官為寮」此寮字他處多作僚」案說文「僚好皃」此陳風「佼人僚兮」之僚字凡百僚同僚僚友皆假借字此殆亙古無正字者」雷氏此說恐未必然其正字固當作寮若寮寮為寮之或體許君有寮無寮殆偶失收耳卜辭云「貞令雎其唯大史寮令」前五、三九、八此百僚同僚之義也「丁未卜行貞王賓叡亡

尤在官師寮卜　「丁未卜行貞王賓歲亡尤在官寮」（佚、三九五、）官寮地名，蓋即寮舍之義也。又云「韋官寮弜改亡宜王其乎宜京宜又用若」（前四、三一、六）「口卜在韋泉（字樓二字合文地名）𢀛貞韋官寮䢅口王其令宜不口克古王令囚」（簠徵、人名、五四）人辭義不詳。「言韋官寮」未知與上辭「官寮」同義否。金文作□（毛公鼎）「卿事寮」「大史寮」與卜辭同。

卜辭　□　矢簋　□　矢作丁公簋　□　同上　□　齊侯鎛　从宮寮聲

从宮与从宀从穴同意

〔補遺〕羅振玉曰「爾雅釋詁『寮，官也』釋文『字又作僚』左氏傳文七年、穀梁傳莊十六年、國語魯語注並云『同官曰寮』，儀禮士冠禮注『同官為僚』，是寮古通僚。說文有僚無寮，於僚訓『好貌』，而卜辭及毛公鼎、番生敦皆有寮字。今人每以文字不見許書者為俗書，是不然矣。卜辭又省宀作寮。漢祝睦碑『寮屬欽熙』，魏元丕碑

「斛咨居貣之漢魏間尚段尞為寮也」見增考中二十葉

按羅說可从。朱芳圃文字編即採此說收入八卷一葉下作「僚」。金祥恆續文編从之續文編八、三上。恐失羅氏原意。蓋後世用「僚」為「同僚」「百僚」字者乃假借，其本字當作寮若寮說見上，不當收入卷八也。

突

[oracle form] 拾五、六

葉玉森曰「[oracle form]疑突字」見拾考十一葉上

按說文「突犬从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一曰滑也」契文正从穴从犬辭云「亞突帚鼠」其義不明

□

□前六、三二、二 □前六、三五、三 □前八、五、三 □前八、十三、二 □後上六、四 □後下三十八、八 □菁五、一 □菁三、一 □甲編六九〇 □甲編一一二八 □甲編二〇八〇 □甲編三五一六 □乙一一〇六 □乙一二七七 □乙一四二八 □乙五三九四 □乙六三一〇 □乙六三七一 □乙六四〇八 □乙七七一 □乙七八二九 □珠九六五 □佚六二 □佚九八 □佚九一六 □天八四

孫海波曰「□字从爿从眉，當寫作□，以聲類求之，當即許書之寱或寐字。爲之先民信鬼，夢魘亦以鬼神當之，夜寐不詳，故其字从爿示牀形，从鬽示鬼神之意。篆文作寐，米眉音近通假也。」見考古四期十五葉小記

戴蕃豫曰「□字舊或釋□，或釋寐，均誤，當釋寐。定陽方作寐，古鉢文作寐

均从左卜辭从爿从□□差本字古差左爲一字故此當釋㾊象人偃臥
牀上發擾亂形」見考古五期三五葉
葉玉森曰「□當釋𤻲□□乃古文牀字□□等形並象一病人新愈就牀
起立手足腰膂無力之狀」見鉤沈
董彥堂先生曰「考□从□从□象病人兩手無力而下垂輾轉於臥牀之
狀當爲疒之本字說文『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而小篆作疒倚箸
之形反晦矣」
郭沫若曰「□字丁山釋爲夢之異文可信」見卜通九二葉上
丁山曰「周禮太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又占夢『掌
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

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釋文夢作𦵏云「本多作㝱」孫詒讓正義「曰夢字正當作㝱𦵏即㝱之俗經凡㝱字皆叚夢為之」占夢釋文載或本作㝱則用正字」說文「㝱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又「夢不明也从夕瞢省聲」「瞢目不明也从苜从旬」「苜目不正也从丫从目」蔑从苜从戍而金文或从□作□免卣或从□作□師遽尊或从□作□□生簋卜辭或从□作□或从□作□或从□作□以蔑之變文偏旁變化測概右之□可斷其為夢之最初形左爿可斷其為爿之最初形許君言「爿倚也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墨經言「夢臥而以為然也」倚著而臥神有所遇怳兮忽兮見其有物則㝱从爿从𦭝𦭝亦聲形誼已著矣用以宀哉夢从𦭝不明之誼亦足叚矣用以夕哉寢疑𦭝瞢古今字概即㝱之

初形矣何以徵之辭曰「庚辰卜貞多鬼夢不至囚」後、下三「庚辰卜貞多鬼夢由疾見」徵、雜六五「卜貞多鬼夢由言見」同上、「貞多夢由見」同上「貞𠂤多鬼夢亡疾」殷契、四八、十「鬼夢猶言」多畏懼是周禮所占之懼夢也夢亦作夢此與夢之特變然以卜辭文法比勘不得謂另是一字夢之變化形亦不齊有作夢一藏、六、者有作夢徵、人六 夢徵、典二八、者其辭或曰「己巳卜貞賓王夢葡口隹口」藏、貞王夢𢀛不獲囚殷契、四四「庚子卜賓貞王夢白牛隹囚」徵、人六 此謂見事物而卜其吉凶者也「辛巳卜貞夢亞雀肱若」殷契、八、十三「貞王夢帝好不隹孽」藏、一一三、「辛未卜貞王夢兄戊口以不隹囚」藏、一二一、「辛亥𢀛壬子王亦夢𡖊之口口」殷契、七、三三「口口𢀛辛亥王夢戠口口」同上 此謂見人而卜其吉凶者也餘若「丙寅卜𡧊貞𠦪𡆥柬于之夢」殷契、六、六、「口口之夢口口不若」殷契、六、三六「壬午卜王

按此乃菁三、一辭
丁氏誤為後、下、三八

乙貞口牀藏、二。貞王牀之藏、一七、口午卜口貞王牀隹囚藏、一四八、丁口口貞王牀不口乙六五藏、一。貞王牀之口乙四七藏、三。貞王牀亾其人來乙七徵、人。貞𡧊亯隹牀乙一〇。徵、雜八、則或事物不記徒卜寢之吉亾至于癸丑卜𡆥貞旬亡囚王固曰之求之牀文甲寅允之來嬉乙五後、下。王固曰求之牀文其來嬉乙六、菁、寢文應作人名解尚書序言。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今偽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殷本紀亦謂。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舉以為相殷國大治。寢文宜猶伊尹之稱保衡師保之稱保文亦傅說之尊稱歟若然則殷之名臣見于卜辭者伊尹咸戊而外得說而三矣。見釋牀載集刊一本二分二四五至二四七葉

字之異。从牀𡰪聲之說，詳餘釋五七葉。卜辭作㾆，蓋从牀尸聲。尸古用為夷，与決同紐。決者，失也。「㾆齒」蓋謂失齒。見卜通十葉下至十一葉上。

屈翼鵬曰：「㾆甲編一五〇九當是疾之異體。」見甲釋二〇三葉。

曹寶先曰：「㾆當釋疷，从𠆢是𠂆之省也。他說釋疴、疾、㾆並非。」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十七葉。

丁山曰：「周易卦爻辭言疾者凡九，其在復卦曰：『出入无疾，往來无咎。』鼎之九二曰：『我仇有疾，不能我即，吉。』疾之為言咎也，憂也。明夷之九三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疾之為言疐也，速也。豫六五：『貞疾，恒不死。』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遯九三：『係遯，有疾厲。』損六四：『損有疾，使遄有喜。』豐六二：『往得疑疾。』兑九四：『介疾有喜。』疾皆當依說文訓曰『病也』。人誰不病，病誰不懼死，令人之死生

常問居鬼神古人之疾瘳與否則卜諸蓍龜周禮『太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八曰瘳』凡此疾病諸辭殆亦殷周間卜瘳之類矣卜瘳之辭亦常見於甲骨刻辭但字作𤕫孫詒讓以為瘳字王襄以為疒字（今按王氏釋疒丁引作疒筆誤）山按急就篇『疝疥瘍癡聾盲』顏注云『疥小蟲攻齧皮膚漼錯如鱗介也』疥乃皮膚之疾非齒也而卜辭數言『𤕫齒』（藏、一九〇、殷契、一、二五、殷契、四、四四、徵文、游田、三〇、）謂齒生疥瘍則不可通孫君疑𤕫為倒𡴀形形亦甚遠山謂𤕫齒猶言齒病𤕫即周易常見之疾字也許君言『疥从疒介聲』而秦兩詔楕量刻辭『丞相斯去疾』疾則从人作𤕫與𤕫所从之𠆢同也又按祭卜辭作𥁎殺卜辭作𤕫商卜辭作𢀛所从之∷皆象血液則𤕫外之∷亦可謂象血液形𤕫本象大版亦象斧依人體流血倚版寢息此𤕫之全形亦疾之初義矣釋𤕫為疾不特合于形義驗諸所卜

各辭亦無不怡然理順辭曰「已𡆥不死」藏一六八、死字作𣦶象人在棺槨之中舊釋因非也與𣦶之「貞疾恒不死」同一文法同一意義此一證也又曰「貞𠂤多鬼夢亡𡆥」殷契四二二「已未卜畢已𢀛亡𡆥」後下廿九、四、定按「已」當釋子「丁亥貞巳」定按當釋子「漁亡疾𡆥三月」微文人名八九、「貞王曰亡其𡆥」微文雜事六六「癸未卜出貞巳」定按當釋子「弗𡆥」微文游四十、「貞巳其不之」定按當釋「有」「𠧟」殷契四三六「癸未卜貞口弗𠧟之有𠧟月」殷契八六、「亡疾」「亡其疾」「弗疾」「弗疾之疾」「其不之疾」皆與後之「出入亡死疾」同讀此之證也而殷虛書契第十葉有一版曰「癸酉卜貞𠧟其之疾𡆥」貞𠧟𠧟亡𡆥而為命卜之辭後為吉凶既判之語合而讀之尤非卜疾之事莫解此𡆥為疾字之證三也餘若「辛未卜𡆥貞之𡆥告口」藏一五六、「貞告𡆥于且丁」殷契一十六、「丙午卜貞福告𡆥于口丁惠」微文帝系二一〇、是告疾之卜也「貞之𡆥隹之告」藏一五三、「癸酉卜貞𠧟其之𡆥」殷契六八、「甲寅卜告貞𡆥旨

隹口巷」戩、三、四、四。戊申卜雀貞囗月之𤕫」藏龜、北大、四」壬子卜貞十克與之𤕫」同上」己酉卜賓之𤕫宅出」微文、游、四、二八」丁未𠂤之𤕫」微文、游、四、三〇、是臣屬之疾也。藏龜有曰」卜貞𤕫𠂤𤕫旬之二日」葉、五」則卜疾𤕫之期矣。金縢言」武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王翼日廼瘳」然則卜疾之瘳否乃古人之常事。僞孔傳以疾速讀訓，易卦文辭之疾字易通釋卷八毫釐千里，其失也不亦遠乎」見釋𤕫戩集刊一本二分二四三至二四五葉

楊樹達曰「胡君依丁山之說釋𤕫𤕫為疾字，義則是矣。余去秋以來之治甲文，釋字為疒所以然者，說文七篇下疒部云「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甲文从人倚爿，與說解義相合，此一證也。篆文疒字右方橫畫乃人字之省變，說文載疾字古文作𤕫，疒亦是人字之譌。國差𦉜有𤕫字，其所从疒字與古文疾字同，王

篇疾或作㑵，亦从人作。今甲文从人，與古文疾字及金文、玉篇偏旁相合，此又證也。甲文有𤕫字，其字从爿从攴，余釋為痡（甲文有㕮䀹肞三字，余釋為哺䀹脯字，字皆从父，不从甫。）校以說文，爿當為疒之省，此三證也。疒既象人有疾病倚箸之形，自含疾義，疒疾雖小異，義實無殊，以之讀卜辭諸文，圓無礙隔也。見積微居甲文說五八葉。

按說文疒部：「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又同部部首下第一文：「疾，病也，从疒，矢聲。𤸪古文疾。𥏣籀文疾。」孔廣居說文疑疑云：「疾，病也，从疒，矢聲。𥏣籀文疾，𤸪古文疾。疒小徐本訓痾也，痾即病也，从牀省，一聲，蓋即疾之古文也。今大徐本訓倚也，疑誤。疾即疒之篆文，从矢，傷殘之意也。籀文𥏣，六書統曰：『𥏣兼廿人是敏疾，非疾病也。』說文分疒疾為二，合疾𥏣為一，疑皆非。」朱駿聲通訓定聲於疾下云：「按此字當以訓急疾速，从矢，疒聲。籀文从𥏣省，从廿，會意，或廿聲

之訛變，其說小有未達。疒字作𤕫，象人卧牀上，即許君所謂「象倚箸之形」，人倚箸於牀，人體與牀面自當密合無間，然則象人體之「ㄣ」與牀面之「丨」合而為一，即為篆文之疒矣（橫畫者人體之形，特易斜畫為橫畫耳），非人之省也。金文無疒字，而偏旁作𤕫𤕫諸形，猶與契文同。上官鼎疾字作𤕫，則與篆文同矣。

（注）疾之隸體與疒之隸定作疒者形頗相似

又後下十一、八辭云「貞婦好不延𤕫」，𤕫字从亻乃身字，為疒字之異構，而辭云「婦好不延疒」，豈婦娠之疒之專字乎。

又楊氏釋𤕫為痛，亦誤。字从亻乃人形之訛變，非从父也。當釋𤕫，說見前。卜辭有𤕫字（續二、八、二），似是从疒从父，然細繹審之，乃是从攴，攴與从又同，仍是疚，非痛也。𤕫字亦不得有作𤕫，以其義各別也。楊氏殆偶未察耳。

疾 [甲骨字形] 後、下、三五、六

葉玉森曰「疾當从交不从矢象一交脛人橫臥一大人足下雖未施以扑扑教而疾惡之誼已顯疾即仁之反誼也仁契文作[甲骨字形]象一小人在大人腋下寓提攜扶持之意乃仁之真誼疾引申為疾病字更引申為急疾惡乃其本誼今作嫉」見說契十葉二行

按說文「疾病也从疒矢聲𤵸古文疾𤸪籀文疾」葉氏釋此為疾是也而其說則非即今栔文疾（實當隸定作⿸疒大）所以為交亦非橫臥大人足下與渠所舉[甲骨字形]字當釋「疢」（亦非「仁」字）字初無二致然則卵翼疾惡之說皆由心造葉氏說字多此之比不足為訓也字實象矢著人肌下之形其本義為疾速引申為疾病說詳前疒字條下誠如葉氏之言則疾惡之義又安得引申而為疾病若急速

之義乎金文旋 疾 字除前引毛公鼎齊侯鎛二文外十三年上官鼎作疾

原辭似爲人名其義無可說其形則與篆文同與㫃本非一字也

疫

□甲編、三二八〇 □乙、九六四、□乙、二二四四、□乙、二五九六、□乙、三七九五、□乙、四五二九、□乙、五〇〇一、□佚、九六、□珠、三〇四、□續、五三六一、□京、二八、□鐵、五八八、□新、一六四〇

王襄隸定作疫無說見簠考地望五葉上

屈翼鵬曰「□與□當為一字象人仰臥牀上有手撫摩其腹之狀蓋疾病之名當是疫之初文古文四聲韻疫字作□筆畫雖小有訛變猶與甲骨文相近」見甲釋二五六葉二〇四〇片釋文

按說文「疫顫也从疒又聲」又「疛小腹病从疒肘省聲」疫疛當是一字古文从又从寸每得通作如此二者聲近韻同其義亦相關也呂覽盡數篇「處腹則為張為疛」高注「疛跳動腹疾」訓許疫為顫正與高注跳動義合徐灝段注

（𤵊箋已有此說）契文𤵊字隸定之正當作疒象人臥床上从又象有手撫其腹與許訓小腹病正合从又會意兼聲也屈氏釋𤵊於義雖是而字形不合（今本𤵊字說文云「女病也」段弋注據詩正義引說文以明唐本無女字又據史記倉公傳以証𤵊為腹中病与卜辭疒字義合然𤵊是純形声疒是会意兼声𤵊不得釋𤵊也）卜辭疒字多為人名字又作𤵊从身是明繪其腹正可證疒𤵊是一字也辭云「貞勿乎疒帚口」（錄、五六八）「勿乎王族同于疒」（續、三、七、六）「貞乎王族眾疒」（續、六、十四、六）「口未卜殸貞疒兂」（乙、六四六）四疒均為人名「丙辰卜殸貞疒延乇」（甲編二〇四〇）「貞疒往乇」（乙、四五二九）其義不明未知是用其本義否（乇據唐蘭說讀為徇或徇然則此辭當讀為旬謂腹疾戠當遍旬也唐說見天壤文釋六一葉）王氏釋疒是以契文𤵊字所从人形既屬之「片」為「爿」又屬之「又」為「及」是蓋偏旁分析未精之故也

同

同 後、下十、二 同同 菁十、六 同 甲編、三九一六

按說文「同合會也从冃从口」契文上似从冃凡不从冃金文作同同卣同不嬰簋同鄦同媿鼎同同姜鬲同同師兌簋同散盤與契文同

青 藏、十四、一

于省吾曰：「郭沫若釋青為南，謂：『殆鐘鎛之類之樂器。』又云：『卜辭之八南九南或一羊一南，實即八鈴九鈴或一羊一鈴。小雅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鈴」也。』（甲研釋南）又云：『青讀為豰，謂祀上帝以豰也。青舊釋為南，于用為祭牲之事甚難解。近時唐蘭始改釋為青，而讀為豰。今案：釋青是，而讀豰則未為得。如「㞢于祖辛八青九青于祖辛」（通、一五九），說為八豰九豰，既不辭。如「癸未卜帚鼠㞢妣己青犬帚鼠㞢妣庚羊犬」（庫、一〇六六），青犬與羊犬對文，則青當是動物之名。更有一例曰「癸九牢卯三青」（壹野前氏藏骨），與卯牛卯羊之例同，尤足證青之必為動物。由上諸證，余改讀之為豰。豰者，說文：「小豚也，从豕㱿聲。」㱿則从殳青聲，故青可假為豰也。』（駢考、一、六五）」唐蘭云：「據卜辭方南之南

本無正字，借青為之，後世形聲俱變，逆歧為二字耳。」又云：「卜辭用此字凡有二義。一為方向之名，即後世析為南字者。其一則所祭品物之名，例如一青二青三青五青八青九青十青之類，當讀為㱿。古者假青為㱿，或又假㱿為之，變為形聲字則為以禾㱿聲之穀字矣。」又云：「青多與牛羊豕同用，必讀為㱿乃合古俗牲以豢稷也。」（釋青㱿　文字記）又云：「余按郭訂正較余舊說為優，惟尚須略加修正。卜辭云『宰㞢一牛㞢青』是青與牛同稱之；『一羊一青』是青與羊同稱之；『十豕㞢青』是青與豕同稱之；『一犬一青』是青與犬同稱。然則青或㱿乃高子之通稱，不僅小豕也。」（天考、五一）按郭前後說並誤，唐前說是也。惟以義證不備，後又改从郭說，實無定見。郭所引堂野前氏藏骨「貞九宰卯三青□」見珠六八三，□字與青形有別，存疑可也。庫、一九八七：「庚戌卜爭貞：求于西圖一犬一青求四豕四羊

青二卯十牛青一」歷史博物館藏骨有辭云「丁子卜宾貞求于王亥十青卯十牛三青告其从晝來征下𠂇」按一青、青二、青一、十青、三青均與牲數相參錯如讀青為殺殺亦牲也同為一牲契文無如再三複舉之例金、六二三、「貞求于王亥五牛新青」新青即新殺猶他辭言新𢼸新黍矣（新𢼸習見新黍見粹、一二六、）𢼸黍與殺可言新牲類無言新之理前、一、卅、二「㞢于且乙牢㞢一牛㞢青」四、四四、四」㞢青」七、一、一「貞方帝卯一牛㞢青」戠、二五、八「求四羊由豕卯四牛四☒一青」後、上、五、一「一羊一青」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貞実以二青于父口」後、下、四、一、五「三青」續、一、一九、五「求三青」菁八「☒十羊十豕五青于示壬」漢、章氏藏契有「五殺」之辭殺即青林、一、一二、一七「九青于且辛㞢于且辛八青」佚、四六一「九青」上文所引歷史博物館藏骨有「十青」之語栔文稱㞢

青一青二青三青五青八青九青十青青均應讀為穀。穀者百穀之總名。經傳習稱五穀。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大宰「三農生九穀」。詩大田「播厥百穀」。易離彖傳「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从禾㱿聲」。栔文五青或作五㱿。㱿與穀但有禾耳。山海經南山經「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為席」。注「糈，祀神之米名，稌，稻也」。中山經「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楚辭離騷「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所以享神」。栔文言㱿米或系米，乃以米祀神之證。其言㞢青即脩穀，新青即新穀。其用牲時亦每雜以若干穀米，与穀雖有精粗之別，而均可為祭品一也。山海經稱糈用五種穀類尤繁。栔文言十青謂十種之穀也。其言米三青五青，乎米求四豕四羊青三，米于王亥十青，是均於穀言米。禮記郊特牲「取膟

穀，所以實籩豆，故卜辭恆言「登黍登米」，登之所以即為「豆」字，蓋既炊之後將以實籩豆，故鬼神得享其馨香也。既未聞人類燔燎黍稷以為食，斷無燔燎百穀以事鬼神之理。于氏引郊特牲鄭注以證其燔燎黍稷之說，考鄭氏此注蓋因上文「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為言。上文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中略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定按「合」疑「合」之字誤）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鄭氏此注蓋緣經文「蕭合黍稷」一語而誤。按蕭合黍稷所以為奠，鄭云「奠薦孰時也」是也。即炊黍稷實諸籩豆以為祭也，必以蕭合黍稷者，蕭者薌香蒿，周人尚臭之意也。經文固未言「焫蕭合黍稷」也，而下文則明言「焫蕭合羶薌」，而

青既言卯則必為牲名可知且卜辭薦新之祭必具舉穀名於偁祭時當與混言八穀九穀之理且「一穀」之辭又將何以解之何不逕舉穀名如薦新之祭之所偁乎總上所論卜辭青字之與牲名同見者當如唐氏後說讀為穀解為牲子至究為何牲則視其上言犬豕牛羊為別言新青者猶言初生之犢若羔也餘詳前六卷南字條下請參看

〔注〕禮記禮運「其燔黍捭豚」經文雖明言「燔黍」而鄭氏注則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与郊特牲注異蓋鄭氏亦知黍稷之可以燔而後食（此經上文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故其言如此而郊特牲則言蕭合黍稷鄭君不察故其言又如彼耳今按禮運注之說是

䨥

䨥 䨥字重文

郭沫若曰「䨥當是冡之古文讀爲霧舊或釋風非是」見粹考八六葉上又曰「䨥字王國維釋風謂『从隹从凡即鳳字卜辭叚鳳爲風』戩釋六十葉此字从冃隹從並非从凡卜辭凡字作月乃盤之初文其它鳳字可證与此从冃作者迥然有別又此字有与鳳字同見於一片者鐵二六〇、又明二一四六、二片併殘僅存二字亦不得爲風余謂此當是冡字之異說文『冡覆也从冃豕』今字作蒙同豕爲蒙同隹亦蒙意也字每與風雨同見必假爲天象字無疑余意蓋假爲霿若霧書洪範『曰雨曰霽曰霿』傳云『蒙陰闇』疏云『曰霿兆氣蒙闇也』又云『霿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均以蒙釋霿』今書竟作蒙乃衛包所改音近可通史記宋世家引作霧卜辭䨥字殆兩用其言『雨䨥』『風䨥』者如詩之『零雨其蒙』其單見者

蓋用為「霾」見卜通八五葉 文釋考一〇九葉下引粹八二一片「雈霾」（風）同 見証雈之非風

葉玉森曰「藏龜二六〇葉□□二字在一版上余曾疑風 定按當隸定作雈不當作風 非風字 說見研契枝譚 今按本辭曰「大□」與後下二三葉之「大□」三六葉之「大□」及菁華之「大□」辭例並同則雈塙為風字更無可疑矣□」金釋當象天地之斧鉞 說辭殷契鉤沈」見拾考十六葉下至十七葉上

陳夢家曰「說文『䨞雨止雲罷貌』䨞是雨止雲散天已廓清定與啟 自日 雨止 霽雨止是不同的卜辭的雈字應是說文卷五冂部的雈字說文曰『高至也以隹上欲出冂』字象以罩罩鳥之形爾雅釋器『雈謂之罩』郭璞注云『捕魚籠也』說文作䨥雈霍同從隹冋音亦相同古音與廓為近武丁卜辭云『翊壬寅易日壬寅雈』續五·廿六·三『翊丁酉彭伐易日丁明雈大食日啟』續六、一一、三、庫二〇九、（參乙、六三八六）

「卯雨辛雀」前六、六、五。「羽辛丑雨雀」下、二、五六。「羽癸卯帝不令風夕雀」乙、二、五二四。「羽甲啟甲雀」續、四、三、六、八。「羽壬寅啟，壬寅雀」珠、一六。「旬日其雨其于丙辰雀，不雨」粹、八一九。「囗日允雨，出乙巳雀」拾、七、十六。由此可知凡一卜之中預卜天氣者有（1）易日或雀（2）雨或雀（3）啟或雀，則雀不是陰，不是雨也，不是白日雨止，而是雨止雲散，集韻「曜，音霍，暫明也」，玉篇「曤，音擴，明也」，其義與卜辭之雀近。乙六三八六「乙卯允明雀」可參證。卜辭雀字亦可讀為瞿，說文「瞿，䨥鳥令不飛走也，從网隹，讀若到」，說文「昭，日明也」，「照，明也」，音皆與到同。卜辭之雀若讀作昭，與霩義亦相若，見綜述二四五至二四六葉

王襄釋鳳，謂卜辭假為風，見簠考天象一葉下

孫詒讓亦釋鳳，見舉例下卅六葉上

按說文「冡覆也从冃豕」。契文从冃隹，舊多釋為鳳之異文，假為風。惟甲文鳳字皆从凡作H，而此字皆从冃，無一作H者，足證其誤。葉氏舉「大□冡」一辭，謂冡是風字之異，說非。「大□風」與「大□冡」並是紀天象之辭，然風冡不必同字。猶言「大雷雨」或「大雷風」，風雨豈亦同字乎？陳氏釋雈讀為霚，亦有未安。雈字从H，古金文从H之字如同、冘、央之屬皆从H，無一从冃者，足證二者之非一字。且陳氏說雈為雨止雲散，是與霽啟義相近，卜辭中每多霽啟對貞之辭，如陳氏言，則將無以為解。郭釋冡讀為霿或霧，以讀陳氏文所舉諸辭（如續六、一一、三，後、下、二五、六，續、四、三六、八，前、六、五一、六、等辭），莫不怡然理順。如粹八一九之「旬日其雨其于丙辰霿不雨」，蓋謂丙辰僅有霧而不雨。如讀為霽，則其意將為「丙辰雨止雲散不雨」。上言「雨止」，而下言「不雨」，不亦煩複無理邪？通讀諸辭，實以

郭說於義爲長也（即如陳氏之言亦當釋爲瞿讀爲曜不當讀霍）本書已於四卷隹部收此作瞿其字主於目依例應入目部以爲从目隹會意說文所無以其形義俱與許書篆字乖迕故更收作冡以爲瞿字重文

冃

□藏、四、四、□藏、一四六、四、□拾、中四十五、□前、一、四、六、□前四、五、四、
□甲、六十四、六、□前、四十九、三、□前、六五九、三、□後、上廿、十五、□□後、上廿一、十三、

于省吾曰「唐蘭云『早期卜辭有□方，晚期則恆見伐□字，或為□□□等形，疑為一國。□者從人戴□，□則□之變也。□當即說文冎字古文之□，□則即說文死字古文死字古文之□。其用為祭法之□當讀為詩生民載燔載烈之烈。其用為國名之□若□則當讀為別』天壤閣考釋四十。陳邦懷釋□字云『此字當即說文解字□字所從之□字，借聲讀不可考耳』小箋二六。按唐說誤矣。□亦作□，□下均从丙。前四、一、五、丙寅之丙作□，商器□文丙作□，丙作□與□□下从□同有別。卜辭晚期於□每言伐，言征，言□，言步，如藏四、四、『王于來春伐□』拾、四十五、『令□伐□』續、五、二十、十二、『令□正□』六、

二四、八」「令㣈苜」甲、二、十四、六」「令𢀛步苜」其為方國之名自不待言陳邦懷以為即說文萈字所从之萈頭具見也惟說文夒之籀文作虎林義光謂苜即苜之變楳林說未知然否存以待考卜辭用為祭法之苜亦作苜苜形惟前二、四、七「有苜字上有冂字下有方大丁三字辭已不完吳其昌疑為曾之殘文解詁二續六四。是也卜辭苜與苜字多就祭上甲言之即萈字所从之苜苜同苜象以羊角為飾之帽形說文「冃小兒蠻夷頭衣也」段玉裁云「冃即今之帽字也後聖有作因冃以制冠冕而冃遂為小兒蠻夷頭衣」按段說是也許氏蠻夷頭衣之說當有所本卜辭苜字以羊角形為帽飾當係古代蠻夷所戴之帽形萈字既孳變為芇以當經典之髳髦則苜字之音必亦讀如冒矛毛斷可識矣釋名釋形體「髦冒也覆冒頭頸也」廣雅釋器「髦

毛也」釋名釋兵「矛冒也刃下冒於矜也」文選枚叔七發「冒以山膚」注「冒與芼古字通」是冒與毛矛爲音訓之證。前四、十九、三「才三月甲晃苜祭上甲六、五九、三」「才十月二彡苜祭上甲」六、六一、一「甲晃卜貞王宾苜旬亡尤」（孫氏甲骨文編合摹苜旬作𦣻入于附錄失之）後上、二十、十三「才十月又二甲申苜彡祭上甲」上、二一、三「其苜又才十月彡苜祭上甲」明七八九「才十二月甲午苜祭上甲」苜苜均應讀爲詩閟宮「毛炰胾羹」之毛。傳「毛炰豚也」炰同炮，詩瓠葉「炮之燔之」傳「毛曰炮」說文「炮毛炙肉也」漢書楊惲傳「烹羊炰羔」注「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燒也。由是可證用牲之禮毛而炰之曰毛。卜辭之苜即就毛炰爲言要之因苜字之形譌爲矛而知其當於經傳蠻夷之髳髦也因苜字之音讀爲髳髦而知苜字之當於經傳用牲之言毛炰也」見駢續十七葉下至十九葉上

按說文「冃小兒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絜文作上出諸形于氏釋冃是也于謂上象羊角之飾今吾湘小兒頭衣常繡作諸獸頭形（多作虎頭）上出兩耳謂可辟邪与契文此字狀極相似可為于說旁證至𠑷字疑為冕免之異構与金文作𠑷者相似象人戴冠冕之形曰免音亦相近也篆文免作𠑷即由𠑷形有變（有作）為𠑷後又增冃作冕已為後起形聲字矣說文無免字段氏注於兔部末補此字解云「兔逸也从兔不見足會意」注云「許書失此字而形聲多用為偏旁不可闕也」今補免兔之異異於其足（中略）兔象其蹲居之形有足有尾其字當橫視之兔之走最迅速其足不可諦見故故免有一畫兔不見足獲於人則謂之兔（中略）此二字之別也引申之凡逃逸者皆謂之免（中略）錢氏大昕云「兔免當是一字漢人作隸誤分之」似未然

篇免下解云「去也止也脫也」去脫之訓猶與戴同之本誼相因也段氏謂從兔省一足鄭氏已辨其非惟鄭說亦支離不經免字倘果從二儿從也省則古人製字殆象遝虛蓋免下从儿鄭以「子」也說之是手足先出也」契文育字作□□其象產子形其狀如繪且所謂「也」字在上「儿」字足下亦非常例其說之誕昭然也免當以戴同為本義脫免免身皆由去脫之義所引申也」

契文同字之用為祭名者于氏所說是也」

補唐蘭曰「凷字極奇詭昔人未釋前、四、七、八、云「癸未卜貞來于凷十小宰卯牛李十月用」殷契卜辭五九二片云「貞帝龍于凷于土」凷當是人名既與土同列其祭禮又頗隆重蓋大示也余頗疑凷即𠂤之本字古从ʌʌ形多變作□□者晚期卜辭有□字前九、三、四、十或變□□□□等形為用牲之名又畢

期卜辭有𢀛方晚期則恆見伐𢀛字或作𢀛𢀛𢀛等形疑為一國𢀛者從人戴𢀛𢀛則𢀛之變也𢀛當即說文歺字古文之𣦵𢀛則即說文兜則字古文之𢀛其用為祭法之𢀛當讀為詩生民載燔載烈之烈其用為國名之𢀛若𢀛則當讀為列凷既即歺古文之𣦵則本象骨形以字形象之殆是獸頭之骨而𢀛之從𢀛殆象人戴獸首卜辭凷在祭禮中既占重要之地位則或即歺之本名夕歺聲相近故後世假歺契等字為之見天壤文釋四十葉

按凷𢀛非一字此由字形之異可以覘之此不具論至𢀛亦非歺字々當釋囟說已見上闔者之字當釋兜段鴞𤠣後世以𤠣字當之說見八卷兜下又容氏金文編收𡗕作先八卷二十葉亦非字即兜之古文

网 前、六、三八、二 网 後、下、八、十二 网 甲編、二九五七、网 乙、五三二九、网 佚、七〇二、网 乙、二九〇四、网 粹、一五九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网从冂下象网交文或从亡作罔或从糸作網古文作冈籀文作𦉪此作网象張网形」見增考中四十九葉上

郭沫若曰「罗字象投网之形殆即网之異文」見萃考二一三葉上

按說文「网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冂下象网交文罔网或从亡䍏网或从糸冈古文网𦉪籀文网」絜文同但無从亡為聲符者郭謂从奴若升者亦网字其說是也辭云「口巳罗其隻獲　口巳网不其隻」乙、二九〇四字从奴与它辭不从奴者辭例全同如云「辛丑卜王𫹳囗寅我网口隻允隻」甲編二九五七「壬戌卜㱿貞取豕𢌛网鹰于𣝬」乙、五三二九「网隻」佚、七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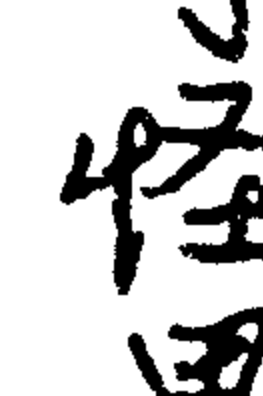
□

□藏、五、一、□藏、三四、二、□藏、一三四、三、□藏、二五九、一、□餘、七、一、□拾、六、三、□拾、六十三、□前、一、二九、四、□前、二、二三、一、□前、四、八、一、□前、四、二五、八、□前、八、九、四、□後、下、六十三、□後、下、四一、十三、□後、下、四一、十四、□□戩、三七、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畢，田网也。从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卜辭諸字正象网形，下有柄，或增又持之，即許書所謂象畢形之華也。但篆文改交錯之網為平直相當，於初形已失，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為會意。漢畫象刻石凡捕兔之畢尚與□字形同，是田網之制漢時尚然也。又許書隸畢字於華部，于華注云『从華，象畢形』，而於華注乃曰『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一若華既象田網之畢，又象推棄之箕者。許君又謂糞棄二字皆从華

今證之卜辭則𦘔字作𠭯乃从甘不从𦥑并𦘔除以箕古今所同不聞別用它器其在古文𦥑即畢字箕屬固無用畢之理也此亦因形失而致歧者見續考中四十八葉下

郭沫若隸定作𠭯無說見萃考一二〇葉下

丁山从羅說謂即畢之初文見氏族及制度八一葉

唐蘭曰𠦒非畢字字或作𠦒𠦒者本象罕形金文有象形文字作𠦒者是也（憲二二、三十）辭其字當釋為干罕者干之孳乳字也罕為小網而長柄與網羅不同說文訓干為犯以為入一又歧出一𠦒字（北潘切）訓為箕屬推棄之器及一單字訓為大也而不知其為罕形之變皆其失也見天壤文釋二十八葉

又曰「□字孫詒讓據金文禽字作□謂似即□之省（舉例下）。羅振玉釋為畢，學者均從羅釋。今按羅說非是。說文「畢，田網也。從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金文畢作□□□等形，明明不从田聲。羅氏因謂「卜辭諸字正象网形，下有柄，即許書所謂象畢形之華。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為會意。漢畫象刻石凡捕兔之畢尚與□形同，是田网之制，漢時尚然也。」羅意蓋謂華象畢形，畢本與華一字，後人加田以為田网之會意字。然金文之畢實不从田。田（在畢形之中，明非田野之田）田網之說本屬附會。至□字本由□字嬗變而成，象罕之形。罕畢雖同類，其字固有殊也。羅氏釋□為畢，而於□下謂□與网同，足證其無定見。若其所見漢畫象之與□形同者，亦不必定是畢也。卜辭□字習見，釋為畢，其辭多不可通，而學者不悟，殊可怪異。請云

「畢之羅之」畢是雉兔之网，而卜辭有「畢虎」拾、六、四「十之逐六兕畢」後、上、卅、十「畢又虎」拾、六、八「畢麑」前、四、四、六等辭，豈虎、兕、麋、鹿而可以畢哉？後、下、四一、十二、六「丙戌卜王罝毕，允毕三百又卅八」，罝是附麋之義，允毕三百又卅八者，正是得麋三百四十八也。罝即附麋，又為用畢明，毕不當讀為畢也。鐵雲藏龜之餘云「王其毕兕方，毕」七、六，兕方又豈可以畢者耶？然則毕決不當釋畢，由文義已可定之。余按毕即干字，干、單聲近。史記蘇秦傳「禽夫差於干遂」，朱駿聲謂即周語之「耹遂」。墨子有「禽艾」，前人附會為世俘解之「禽艾侯」，殊可笑。禽艾即咸艾，咸古讀如感也。干、耹、禽、感並一聲之轉。然則孫詒讓以毕為禽，實較羅為優。惟毕當為禽之本字，而非有文益，後世音讀差異，遂加今聲耳。毕象畢形，其引申之義為禽，肉象犬在毕旁則為獸字，禽獸通名。其

用為動詞者則禽是禽獲獸是狩獵也卜辭毕字讀為禽則無不順適禽虎逐六兕禽禽有鹿禽麋以及王逐禽允禽三百有四十八皆極易解王其來兕方禽唯王祈於祖宗冀有禽獲於兕方也或云「……獸隻毕鹿五十出六」前、四、八、一貞狩獵有所獲而其占驗為禽鹿五十有六或云「丁卯……獸正……毕隻鹿百六十二□百四十豕十旨一」後、下、一、四本片云「王獸叀允隻□二兕一鹿二十豕二兕百廿七□二豸廿□□七」則皆貞有所禽而紀其占驗稱獲可見毕與隻為一事之異稱故卜辭得通用也」見天考壤考釋五十七葉下至五十八葉下

按說文「罕网也从网干聲」契文毕字羅氏釋畢學者多從之或疑卜辭有「毕虎」「虎犬」非可畢者胡師小石因讀毕為彈引楚辭「羿焉彈日」為證謂毕

虎者射虎也。自胡師此說出，以讀卜辭，泰半可通，學者又翕然宗之。然後下、四一、十二、一辭上言「阱」，下言「罕」，夫阱者利生獲，既獲之後，復安用畢？更安用彈乎？唐氏據孫氏之說，釋此為罕，而讀為禽（二者祇是一字，後始歧為二），以讀諸辭無不允當，其說塙不可易。罕禽古通，當同讀，及後音義歧異，乃於罕上加今為聲符耳。罕之為禽，猶含从今聲，圅之俗體作肣亦从今聲可證也。惟唐氏謂罕為干之訛變，則有可商。干為盾之別名，與毌單諸字同源（說見干單毌諸字下），與訓网之罕實截然二物。罕之从干者，實由象网匡廓形之「凵」與柄形之「丨」所訛變，本非从「干」，篆變近「干」，許君遂謂「从干聲」，然不謂「从干」也。唐氏釋竟謂干罕一字，則所謂執干戈（猶矛盾也）以衛社稷者，宜致命疆場，亦孰田網以从事？罕所以捕鳥獸，其捕獲之事為執，謂之禽（今作擒），其捕獲之

字丁氏引牝牡二字契文或从豕或从牛或从羊而其意皆主於牝牡丁氏此說前引从略當是同字其說亦誤說詳見前二卷牝下契文有麀字義為牝鹿今仍有此字寧能謂其意主於牝而亦釋為牝字乎實則牢即禽之本字也

罞

□ 藏、一六〇、三、□ 前、四、九、二、□ 甲、一、六、八、□ 戩、四四、一、

王國維曰「罞卜辭作□从麋首在网下。爾雅釋器『麋罟謂之罞』郭璞注『冒其頭也』蓋麋鹿大獸，不能以网网其全身，但冒其頭已足獲之。此字正象以网冒麋首之形，殆即爾雅罞字也」見戩考六九葉上

葉玉森曰「卜辭之□地名。前、四、九、二、甲、一、六、八、辭云『往□』可證。此从网从目，當別為一字，商氏列入罞字下似誤」見前釋一卷一三二葉下 按葉氏於□仍从王釋，作謂□非罞字耳

楊樹達曰「前、四、九、二、云『往罞』又云『莫罞』樹達按爾雅釋器云『麋罟謂之罞』此辭雖是殘文，然往罞莫罞，罞作動字用，義自可通。周礼天官獸人云『獸人掌罟田獸』罟作動字用，知罞亦可作動字用矣」見求義廿七葉下

陳邦懷曰「此字從网從鹿省當為罷字說文解字『罷罜罷也从网鹿聲』卜辭罷字乃从网鹿省聲省鹿作丙猶籀文麗字从麗省作丽也」見小箋十七葉上

按說文「罷罜罷从网鹿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小魚罟也魯語『水虞於是禁罝罷』罝者罜之譌字」主且聲同罝罜自得相通罷為魚罟當仍由麋罟一義所引申引申之義專行遂別造「罪」字以當之契文从罶當以网鹿會意非徒以鹿為聲也以其本義久湮許君遂以為从鹿聲耳

⿱网畐

⿱网畐 前八、七、三

孫海波甲骨文編七卷十七葉下收此作⿱网畐，以爲說文所無字。

戴家祥曰：「此字从网从畐，許書所無，以聲類互易求之，殆罦字也。說文『⿱网否，兔罟也。从网否聲』。古匋文作罘，古鉨文作罘（丁氏說文古籀補補據吳氏古匋釋陳氏印舉。字據第十下所引注字）。古音否畐同部。釋名釋言『否，鄙也』。釋州國『鄙，否也』。書堯典『否德忝帝位』，史記五帝本紀作『鄙德』。論語雍也『予所否者』，論衡問孔引作『予所鄙者』。莊子大宗師『不善少而否』（定按：『否』下脫『老』字），釋文『本作鄙』。晉邦盦『鄙鄙作者』，否是以畐，即以否之證。又說文『罦，覆車也』。引王風兔爰篇『雉離于罦』。爾雅釋器『罬謂之罦。罦，覆車也』。禮記月令『置罘羅網畢翳』，淮南時則訓亦同。呂覽慎人篇『觸蒲葦結罘網』。莊子胠篋篇『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釋文『罘本又作罦』。又

爾雅「彘罟謂之羉」郭注「羉幕也」釋文「本或作罠」羉罠幕一聲之轉是罦邑罠羉罟罘䍐即一字之聲類互易例也」見釋南

于省吾曰「前八、七、三「叀右隻䍐叀左隻吉」按此二語下上對貞係卜田狩左右獲之事叀讀惠乃發語詞右獲䍐與左獲者反正為義䍐字舊無解以音義求之應讀為易否泰之否金文兮甲盤有䍐盧乃地名王國維兮甲盤跋云「䍐字雖不可識然必為从网啚聲之字盧則古文魚字以聲類求之䍐盧疑即春秋之彭衙矣」按王說是也䍐从啚聲與否字同音左襄三十一年傳「以議執政之善否」淮南子人間「故善鄙不同」善否即善鄙書堯典「否德忝帝位」史記五帝紀「否德」作「鄙德」莊子大宗師注「不善少而否者」釋文「否本亦作鄙」釋名釋言語「否鄙也」釋州國「鄙否也」契文及西周金

字同由罤則爲方國之名辭云「辛巳卜㱿貞乎雀伐罤 辛巳卜㱿貞勿乎雀伐罤」乙、四三八〇「貞我用罤俘」乙、六六九四字當即俘之初字謂用罤方之俘也 此字許訓幬中网當爲後起之義

⿱冊廌

⿱冊廌甲編、六七七、⿱冊廌甲編、一七九〇⿱冊廌甲編、一九二七、⿱冊廌甲編、一九九七、⿱冊廌粹、二四七、⿱冊廌粹、一四八九、⿱冊廌新、四一四九

魯實先曰「卜辭有⿱冊廌字高田忠周釋罵見古籀篇十七卷十七葉其說非是郭沫若釋⿱冊廌見粹考其說得之惟未悉其音義也以愚考之編於卜辭作⿰冊糸見粹編四九六、與⿱冊廌之上體相同則⿱冊廌之為字當為从編从薦省薦亦聲乃荐之初文說文艸部云「荐薦席也从艸存聲」廌部云「薦獸之所食艸从廌艸」是⿱冊廌之構體乃示編艸以為藉席之義薦荐於古音同屬昷攝故金文及經傳並假薦為之而說文亦以薦訓荐若荐之从存聲則不足示編艸為席之義矣編義為次簡而簡與冊同義是以卜辭之編字从冊作⿰冊糸篆文乃从扁聲作編則扁義為署門戶之文斯不足示次簡之義此可知篆文之荐與編乃

𩰫与緐之後起俗字也卜辭之𩰫義如儀礼「薦脯醢」「薦歲事」之薦謂進獻祭品与祭儀也其云「二𩰫眔王受又」(後、下、二六、一六、)者眔乃肆之初文謂二薦肆解之牲體以祭也其云「比又𩰫中宗三𩰫告又祖乙」(粹、二四七、)者比即庀之初文又義如少牢饋食礼之「尸又食」之又亦如上辭之二乃卜具再薦之禮也所謂「中宗三𩰫」者乃卜於中宗祖乙之廟行三薦之禮也其云「貞矢三𩰫」(粹、一五九〇、)者矢義如逸周書世俘篇「矢珪矢憲」之矢乃卜陳三薦之禮也其云「五𩰫卯叀牛王受又」(粹、一五八九、)者卯為劉之本字其義為殺叀為惠之初文其義為飾此乃卜行五薦之禮殺所飾之牛為牲也攷之周制致祭先公有七獻之礼夫獻薦同義是以卜辭有五薦之文據此則卜𩰫爲薦之初文亦即存之本字審之字形證之辭義俱可融通無礙斷無可疑者矣」見

新詮之三第十七至十八頁

郭沫若隸定作羈無說見粹考四〇葉下

葉玉森釋羈見鉤沈

屈萬里曰「此即說文之驩字而其義則當為羈知者集韻有鸛字即說文之驩是此字左旁或从糸或从革右旁或从萑或从雚其右旁之𦫳即雚字鉤沈所釋甚確而左旁之革則象絡形以絡束於雚角正是羈雒之意說文以驩為馬按其然雚非可騎之獸似不應从雚作也雚（雚字艸頭疑由𦫳角演變而來又舊說解雚一角殆非是）竊意鸛乃羈之初文而羈或覔是鸛之異體也惟三鸛五鸛之語未詳何義」見甲釋一〇八葉六七七序釋文

按說文「𦌴（𦌴）馬絡頭也从网从馽馽馬絆也羈或以𦌴或从革」契文象以糸

⿱罒兔

[甲骨文] 前四、五十、八　[甲骨文] 前五、十三、七　[甲骨文] 前五、十四、一　[甲骨文] 前五、十四、二　[甲骨文] 前六、三五、五　[甲骨文] 前六、三五、六　[甲骨文] 前六、六五、六　[甲骨文] 後、下、十七、八　[甲骨文] 甲、一、六、四

商承祚曰：「案爾雅釋器『兔罟謂之罝』，此从网兔，當為罝之本字。說文从网且，且殆兔之譌文，誤象形為形聲矣。」見類編七卷十五葉下。

按說文罟訓兔罟，罝訓兔网。契文此字从网兔，其為捕兔之具自無可疑，商說其意是也。惟遽斷為罝之本字，則似未安。蓋其音既不可知，又安知非罟字乎？古文質直，此類字但圖其狀以為會意，其後以方語各殊，遂各就其音讀製為形聲字，此同義異形異音之字所以孳〔滋〕多也。當隸定作⿱罒兔，以為說文所無字。又許書有冤字訓屈，疑亦由此字所孳衍。

罬 [甲骨字形] 藏、四三、四、[甲骨字形] 藏、一五二、一、[甲骨字形] 前、六、四八、一、[甲骨字形] 前、七、十二、一、[甲骨字形] 前、七、十六、三、[甲骨字形] 續、三、四五、八、[甲骨字形] 京、二、三〇二、

商承祚曰「此字說文所無以网从豕當爲雅爾釋器彘罟謂之羉之羉字」見類編七卷十六葉上

按字从罕从豕而說文無罕部从本書之例此字又不能入豕部姑隸定作罬以之於此商釋羉其意雖是而逕釋爲羉則非說具見前罟字罬字條下

【補】孫詒讓曰「此當是䍜字前一字从廾从馬有缺蝕後一字从廾則與豕字略同說文䍜从网从𩇔𩇔馬絆也此从网从馬象形當即䍜之省」見舉例下四十一葉

葉玉森曰「此字从豕非从馬孫氏誤釋矣」見前釋六卷四四葉上

樓字不从馬孫氏說非是即爲从馬亦當釋罵 罵非羈字也 後二文从网从豕當与𦉪爲同字

[glyph] 前、一、四八 [glyph] 甲編、七四、[glyph] 簠徵、雜事、一一八、[glyph] 粹、一五五八、[glyph] 新、四四九九

[glyph] [glyph] 新、四七八六、

[罒目]

从网从目說文所無孫海波文編七卷十七卷葉下收此作罟誤葉玉森氏謂「商氏列入罗字下似誤」見前釋一、卷一三之葉下

[glyph] 甲編、三一一六、[glyph] 同上、

[罒維]

从网从維說文所無

[glyph] 佚、四〇六、

[罒口]

从网从口說文所無

[网戌]

□鄴三、四二、三、□鄴三、四二、六、□粹一五六三、□續存、一七六八、

从网从戌說文所無

[网七]

□藏、四九、四、□藏、七一、七、□藏、一〇五、二、□餘、三、一、□前、一、二八、六、□後、下、十七、五、□後、下、二一、一二、□菁、十、八、□甲、一、六、十二、□甲、一、二二九、十七、□戩、四四、六、

羅振玉釋「羅」說見四卷離字條下引

丁山曰「□之匕當是杝字其下之畢實是彖㚒叉（定按丁文前段引儀礼特牲饋食「執畢」鄭注「畢狀如叉」）……神物㚒桒叉」之說 此字決是杝之本字當為从畢从𠃉匕匕亦聲」見氏族及制度八十四葉

按字不从隹其从隹作□者亦當釋離羅說非是丁說亦無據字當隸定

𠦪或𠦪說文所無以許書無罕部又不能入匕部以眔字之例姑隸定作罒匕

收入网部之末

[隹罒廾]

乙[网/大]庫一〇一四

陳夢家曰「當即羅字」見考古五期十五葉

按字象人兩手張网羅隹之形與羅同意然未可逕釋作羅以其字形當隸定作[隹罒廾]以[网/大]字即說文之罼前見故隸定之如此

巾

巾 前、七、五、三、 巾 錄、一三五、

按說文「巾佩巾也从冂丨象糸也」契文與小篆同二辭皆殘不詳其義金文作巾師兌簋「錫乃祖巾五黄」巾亩壺「赤巾幽黄」與契文亦同其義與許訓同

幎 [甲骨字形] 後、下、十九、四、[甲骨字形] 珠、五三一、[甲骨字形] 佚、九六四、[甲骨字形] 新、三四三〇、

羅振玉曰「象巾覆尊上乃禮注覆尊巾之冪之本字後世用冪則借字也今則借字行而本字廢矣」見增考中三十九葉下

王襄曰「古幎字許說幔也以巾冥聲周禮有幎人」今本作冪段氏玉裁先生云「俗作冪」按禮記禮運疏「布以冪作冪」又禮器疏「布冪作鼏」儀禮公食大夫禮「鼏若束若編」亦作鼏疑幎之本字作幎或作冪譌作冪或幕此作冪象以巾覆尊之形冪人注「以巾覆物曰冪」所覆之物為尊則作[甲骨字形]鼎則以鼎作鼏說文鼏字殆即幎之異文」見類纂正編卷七第三十六葉上

孫海波文編卷七第十七葉下收此作幕無說

按說文「幎幔也以巾冥聲周禮有幎人」段氏注曰「謂冡其上也周禮注曰

塓館宮室」注「塗也」然則卜辭之塓蓋謂以牲血塗物而祭猶後世之釁與是則未可據知也

帚

藏、三六、四、藏、五三、一、藏、九二、三、藏、一二二、三、前、一、二五、三、前、四、二七、一、前、四、三三、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帚从又持巾埽冂內』卜辭帚字从㞢象帚形㞢其柄末所以卓立者與金文戈字之㞢同意其从冂者象置帚之架埽畢而置帚於架上倒卓之也許君所謂从又乃㞢之譌从巾乃㞢之譌謂冂為門內乃架形之譌亦因形失而致誤也凡卜辭中帚字皆假為歸」見增考中四十八葉上

郭沫若曰「帚字羅振玉一律釋為歸案其下大抵乃从女之字實讀為婦婦某乃人名也」見卜通六四葉上

胡小石先生曰「歸不省自省自為婦」此余曩从胡師受業時師所口授

孫詒讓曰「帚即帚字說文巾部『帚糞也从又持巾埽冂內也』此文兵唯一見餘並省作帚又宋校文義當段為歸字金文女歸自作帚與此同」見舉例下廿六葉下

葉玉森曰「卜辭之帚森曩疑為殷代娣媵之禮此衍繼思卜辭之『帚好』即歸好』『帚嬪』即歸婺所从者為女則于从字易女旁所執者為女則于執字增女旁此一例也若歸姘歸媒一作歸井歸某疑井即井方某亦地名或國名來歸者為男从或不分男女性則作歸井歸某來歸者為女从則增女旁作歸姘歸媒此又一例也見前釋二卷七十六葉

金祖同从葉說釋歸見卜辭講話六十九葉下至七十四葉下歸嬪佩考

王襄亦釋歸見簠室考典禮十二葉下

唐蘭曰、右帚字作□□□□諸形者最多，其作□及□者，舊不釋，今以卜辭歸作□證之，知實亦帚字也。說文「帚，糞也，从又持巾埽冂內。」帚而从巾，事本可疑，故戴侗以為象手持帚形也。然小篆之帚乃□形之譌，則从又初亦無據也。羅振玉氏說亦誤。卜辭戈字作□，金文大抵作□，與卜辭□之必从木作者迥異，且一帚也，而必帚早之，何為哉。凡為架者將以盛器皿，以盛矢是也。今□字之凵在□之中，如何能盛。凡此皆臆說之遠於事實者也。余謂卜辭之作□□者，帚之初文，與□□等字相近，實象植物之形。爾雅釋艸「葥，王蔧。」注「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為埽蔧，江東呼之為落帚。」是帚之字形正象王帚一類之植物，以其可為埽蔧，引申之遂以帚為埽蔧之稱，習久忘本，遂不知帚字之本象樹形矣。□象帚形，其或作□者，字體之增繁，猶庚字作

法上爲小。概其結論殊正確也」卜辭叚帚爲婦習用于人名然亦有但用爲人名者如多帚（佚、三四、乙二一、三）三帚（前、一、三四〇、五、）即多婦與三婦也（中略）甲骨所載帚字並讀爲婦又𠬶字卜辭作⿱宀帚字或作⿰扌帚是又讀帚如侵也」今音帚婦侵迥异在甲骨則相通叚可知商時此三字之音尚未甚變其距離不甚遠也諧聲之字以𠬶爲最多与帚音近者只一婦字婦字則更無同音者余意𠬶乃其本音帚婦皆其變音𠬶帚聲近而變帚婦則韵近而變也」見文字十八葉下至二十葉下

按說文「帚糞也从又持巾埽冂内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箕帚秫酒了不相涉雖曰相傳並爲少康所作故並及之然意者古或有以秫稭爲帚者矣（故因帚及箕又因秫及酒耳）是亦可爲唐說之一旁證禾字象植物之形蓋無可疑也（吾湘今猶編秫稭爲帚）卜辭皆叚爲婦無用其本義者蓋箕帚瑣務不煩載

諸卜辭也金文作女歸卣母宊卣父乙尊歸女簋

氏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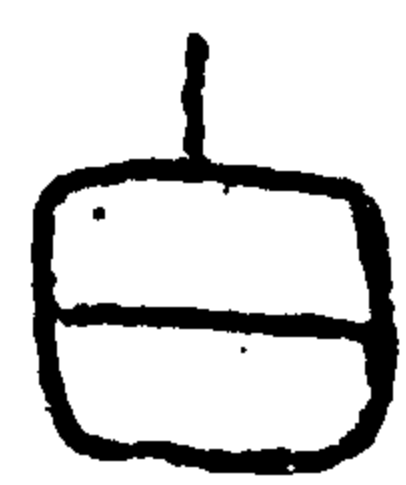
帛

帛 前、六十二四、

按說文「帛繒也从巾白聲」金文作帛大簋帛召伯虎簋帛舍父鼎帛兩簋帛亞鼎匕與栔文小篆並同字在卜辭爲地名

[字形]

[字形]藏、四三、一 [字形]藏、五三、四、[字形]前、一、二六、五、[字形]前、二、八、五、[字形]前、七、二九、二、[字形]餘、四、二 [字形]拾、一、十、[字形]後、上、十、一 [字形]後、下、四、十、一 [字形]菁、十一、八、[字形]甲、二、九、十一、[字形]外、四二、六、[字形]燕續、一二、二 [字形]粹、一三一六、[字形]新、二〇六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白从入合二古文作自古金文與此同亦作[字形]鼎盂但多借爲伯仲字」見增考中二十五葉上

瞿潤緡曰「按白當如字讀卜辭言『十白豕』『獲白鹿』可證羅振玉謂『禮家皆謂夏后氏牲用黑殷用白周用騂以卜辭證之殊不然』殷虛書契考釋蓋彼由讀白爲百而誤白羊白牛卜辭習見殷用白之言未嘗無徵也」見卜釋三十五葉上

王襄曰「白疑帛之𡠄」見簠考帝系七葉上 按王所釋辭云「□寅卜王貞由丁巳□帚白子大丁」白當讀如

字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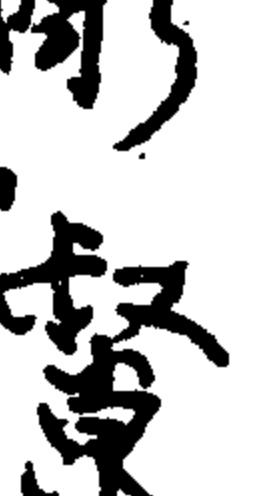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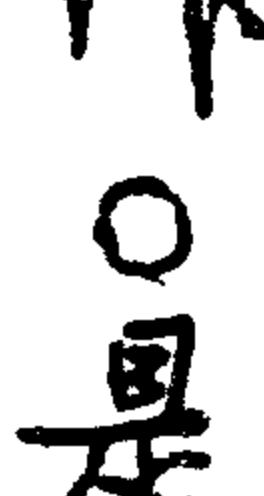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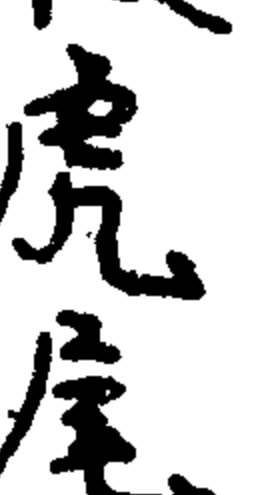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金文凡伯仲之伯均作白說文云『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然金文白字除白侯父盤作白稍呈異形之外餘均作白白僅或長或短或正或衺而已均無所謂『从入合二』之痕跡余謂此實拇指之象形易咸之初六『咸其拇』馬鄭薛虞皆云『拇足大指也』說文『拇將指也』左傳定十四年『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是將指乃大指之別名也鄭玄持異說其注大射禮『設決朱極三』云『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是以中指為將指蓋不免出於千慮之失段玉裁牽許以就鄭云『合三經而言之手以中指為將指足以大指為將指為拇此手足不同稱也』此實不經亦非從長之意也拇與白

同屬脣音古音之魚二部亦每通韻是則拇白一音之轉也拇又名巨擘擘白亦一音之轉也拇為將指在手足俱居首位故白引申為伯仲之伯又引申為王伯之伯其用為白色字者乃叚借也白侯父盨之[白]亦正拇指之象於指端著爪甲尤要之許書說白為「西方色」之之實亦生於傅會金文用白為白色義罕見作冊大鼎云「公賁賞作冊大白馬」僅此而已見金文叢考一九九葉下至二〇〇葉上釋白

按說文「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白]古文白」五行陰陽之說大盛於漢許君所言自非朔誼郭氏謂白象將指之形其說可从引申為伯仲之伯叚借為物色之白千百之百（百作百乃「一白」合文明卜辭叚「白」為十十之佰也）卜辭用白多言牲色亦用為侯伯字金文作[白]盂鼎[白]不𡢁簋[白]虢季子白

[字形]

[字形]前、四、八、五、[字形]前、四、八、六、[字形]後、下、二、一、[字形]龜、二、二、十六、

羅振玉曰「象日光輝四射之狀後世篆文將此字所從之〇引長之而作〇上文隋字形義全晦於是許君遂以隸畫部而為與夜為界之說矣」見增考中五葉下

葉玉森曰「疑即周禮眡祲『掌十煇』之煇乃暈之古文日光炁也〇〇並象日旁光氣四面旋捲若軍營圍守者然」見鉤沈甲似當釋煇 煇甲 鉤沈本辭煇下有日字即風殆占煇而驗風歟」見前釋四卷十三葉下

于省吾曰「卜辭㡡[字形]字亦作[字形][字形][字形]等形羅葉二說但憑臆測於字形嬗變之迹殊有未符[字形]當即後世㡡字說文『㡡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徐灝段注箋云『㡡隙古今字際見之白孔隙漏光也』明吳元滿六書總要曰「从

日上下指光芒之狀」是也」。按徐引吳說最為精塙。如金文皇字矢作丁公𣪘作[形]，召卣作[形]，仲𠭯父𣪘作[形]，豐兮𣪘作[形]，彔伯𣪘作[形]，上畫繁簡無定，均象日光外射形。說文古籀補七、十二引古鉩文㬎作[形]，金文顯字所從之㬎，毛公鼎作[形]，秦公𣪘作[形]，𡚽鎛作[形]，均不从白。凡古文字所以之點，其橫點與豎點同，其點之部位變化靡定，如後上、七、十三，有[形]字，前、四、十三、三，作[形]，𡚽彝文習見之字，如彰作[形]，亦作[形]；派作[形]，亦作[形]；㝅作[形]，亦作[形]。藁實 類纂 存疑 五五 又如奐字作[形]，亦作[形]；冘字作[形]，亦作[形]；彔字作[形]，亦[形]。然則點之形勢縱橫之上下之左右之周圍之變動不居，惟施所宜。由白形之變為[形]，在偏旁中或以限於地位，在獨體中或以書寫之順便，在分期中或以時間之又晚。如前、六、五、五，四、「韓祖乙」，「韓」字从㬎作[形]，前、二十八、三，「漢亡[形]」，為第五期

卜辭𣻣字从㝁作□中从◇乃日形之稍變非白字蓋㝁字古文从日小篆譌為白若謂契文从白金文譌為日小篆又由日譌為白殊不爾也亦有在偏旁中而其點仍有在日之周圍者如粹、四九九『叀繫㝁彤』繫字从㝁作□又四九七、及四九八、均有繫㝁字上半稍殘下从㝁作□、□、形金文□黃𣪘□字向不識當亦㝁字中从日作◇剌作兄日辛卣日作口祖伯匜祖字从日作○是其證然則㝁之演變由□□而□而□而□其為㝁字殆無可疑㝁之本形象日光四射後世假灼爍爍為之容光必照故㝁之引申義為隙孔為空閒卜辭㝁及隙字上下文多已殘闕前、四、八、六、『□㝁』未識何義前、六、十八、三、『𣻣亡災』四、八、五、『㝁凡』佚存、七五〇、『口酉㝁止雨』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二『甲午㝁』𣻣㝁並應讀作遡遊之遡从㝁从朔之字音近相借說文『虩易履虎尾虩

从虎𡭴聲」今易履九四「虩虩」作「愬愬」，又易震「震來虩虩」，釋文「荀作愬愬」，愬遡古通用。文選七命「遡九秋之鳴飇」注「愬與遡同」，經傳遡亦作泝，左哀四年傳「吳將泝江入郢」注「逆流曰泝」，說文「㴑逆流而上曰㴑洄」，重文作遡，然則遡之从者，謂汎舟遡遊之所也。遡凡者，凡應讀盤，謂遡遊盤樂也。卜辭因凡習見，郭沫若讀為游盤（通纂攷釋一九六）是也。卜辭亦稱旬凡，即徇盤，詳駢枝釋洀。遡盤遊盤衍盤其辭例，文義並相仿也」見駢續卅三至卅五葉

按說文「𡭴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古文不从白，蓋日上小點中畫與日相連，故許君以為从白耳。栔文此字，羅氏釋曅（畫），葉氏釋燁，若掌均與篆體字形絕遠，于氏釋𡭴，於字形差近，雖難謂塙不可易，然實較羅葉之說為長，今从之

敝

[甲骨文字形] 拾六·十一 [甲骨文字形] 後上·十·二 [甲骨文字形] 甲二·二四·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敝，帗也，一曰敗衣，从攴从㡀，㡀亦聲』此从㡀，有見增考中四十二葉下

葉玉森曰「卜辭有[甲骨文字形]字，地名，余釋敝彔合文，即敝蔡，本辭之敝鹿（拾六·十一）當為同地，敝鹿作彔，于古有徵矣」見拾考十四葉上

按說文「敝，帗也，一曰敗衣，从攴从㡀，㡀亦聲」㡀象敗巾之形，八八其破敗處也。契文正从攴从㡀，會意。後上·十·二·六「在敝」，與拾六·十一之敝鹿同為地名。

黹

黹 前四、三八、七；黹 新四六三二、

王國維曰：「此殆黹字，所謂兩己相背者，形當如此。師全父鼎作黹，頌敦器作黹，與此略同。多與屯字連文，謂黹純也。」見類編七卷十七葉引

王襄曰：「古黹字，師全父鼎黹作黹，黹与此相似。」見類纂正編卷七第三十六葉上

葉玉森曰：「按釋黹釋帶以讀本辭均不可通。」見前釋四卷五十三葉下

孫海波文編七卷二十葉上收此作黹無說

按說文：「黹，箴縷所紩衣，从㡀，丵省。」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云：「黹，韻會四紙、六書故弟卅一引『丵省』下有『象刺文也』。」段氏即據以逕補四字是也。契文金文黹字正象所刺圖案之形，以字為單體象形文，許說非，當即黹之初字，故

金文與屯字連文王氏讀為𢦔純是也𢦏𢦔古音同在十五部金文作[glyph]頌鼎[glyph]頌簋[glyph]頌壺[glyph]休盤[glyph]無㠱鼎[glyph]乃孫作且己鼎與契文同卜辭云「庚辰卜王朕攸兄不𢦏死□在□」前.四.三八.七王下衍貞字朕王自謂也攸字說見前「不𢦏」為成語其義不詳